〔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王晓峰 译



铁国王

封面设计：王艺光

ISBN 7-224-00034-5/I·11
统一书号：10094·733 定价1.75元

铁国王

《被诅咒的国王》第一部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王晓峰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铁国王

《被诅咒的国王》第一部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王晓峰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富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24-00034-5/I·11
统一书号：10094·733 定价：1.75元

引　子

十四世纪初叶，人称美男子的菲利普王统治着法兰西。他是一个专制君主，战胜了傲慢并惯于征战的大贵族，平息了佛拉曼德的叛乱，在阿奎坦制服了英国，甚至打败了教廷，并用武力将教皇安置在阿维尼翁。当时的最高法院惟国王马首是瞻，宗教评议会是国王用津贴豢养的。

国王有三个儿子，他的女儿嫁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在他的亲属中，有六个是国王，甚至跟俄国皇室都有亲戚关系。

他的手紧紧抓住一切财富，向教会的各种产业轮流征税，对犹太人巧取豪夺，并打击了伦巴第的银行集团。为了应付国库需要，他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一夜之间，金币的重量变小，而价格却更高了。苛捐杂税层层盘剥，警察多如牛毛。经济危机导致了破产和匮乏，而破产和匮乏又引来了流血暴乱。一次次的暴动被绞刑架镇压下去，于是，一切都必须在国王的权威面前匍伏听命。

然而，在这位平静而又残忍的国王头脑中，有一种民族意识。他觉得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他的统治下，法兰西强盛壮大，而法国人却过着不幸的生活。

只有一种势力敢与王室分庭抗礼：圣殿骑士团。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将军事、宗教和金融财务结为一体，是由十字军传下来的，也在十字军的征战中取得了荣誉和财富。

圣殿骑士团的独立地位使美男子菲利普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同时，他们那巨大的财富也引起了国王的觊觎。他罗织罪名，制造了一个牵连极广的冤狱。历史上曾有记载，大约一万五千人受累。在这个案子中，略有瑕疵即构成犯罪。官司持续了七年之久。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第七年开始的。

目　　录

第三卷　上帝的手

第一卷 诅　咒

第一章　没有爱情的王后

一整段树干横放在烧得正旺的炭火上，在壁炉里冒着火苗儿。绿莹莹的玻璃窗上镶着铅条，透进来微茫的光线。伊莎贝尔王后坐在一把高高的座椅上，椅子的靠背顶上刻着三头英吉利纹章的狮子。她用手掌托着腮，茫然地注视着炉子里的火。

她二十二岁，金色的头发梳成长长的发辫，盘在头顶，作成双耳壶的模样。

她在听一位法国随侍女官给她朗读纪尧姆·德·阿奎坦公爵①的诗。

> 我不该说爱情有什么好处，
> 因为爱情对我似有若无，
> 我找不到意中的情侣……

---

①纪尧姆第九·德·阿奎坦（Guillaume d'Aguit'faine 1071-1127）领主，亦作诗，曾率领三万人加入十字军，东征至耶路撒冷。著有《诗集》，其中只有十二首传世，诗中歌颂理想化的妇女及理想化的爱情，开法国抒情诗之源。风格颇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那随侍女官唱歌似的声音消失在大厅之中；这厅堂太大了，女人在这里生活是不会幸福的。

他对我总是这副脸相，
我从未将爱情的滋味品尝，
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

没有爱情的王后叹了一口气，说：

“这些诗句真是感人，仿佛正是为我说的，唉！象纪尧姆公爵这样的老爷们又写诗又打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您说他是什么时候的人？生活在二百年以前？从这首小诗来看，真象是昨天写的。”

她自言自语地吟道：

我不该说爱情有什么好处，
因为爱情对我似有若无……

她若有所思地待了一会儿。

“我继续念吗，娘娘？”随侍女官把手放在画有彩饰的书页上，问道。

“不用了，朋友。”王后回答，“今天我已经够伤心的了！”

她站起身，改变了声调说道：

“我的表兄阿尔杜亚告诉我他要来。等他一到，请您立刻派人把他领来。”

“他是从法国来的吗？那么，您一定会很高兴，娘娘。”

“我希望我能高兴……如果他给我带来的是好消息。”

另一位随侍女官快步走进来，满脸喜色，她自称是罗热·冒尔第梅伯爵夫人①，这个姓氏是英国第一流的大贵族。

“娘娘，娘娘！”她叫道：“他说话了。”

“真的吗？夫人，”王后问道，“他说什么了？”

“娘娘，他敲着桌子说：‘要！’”

伊莎贝尔那美丽的面庞上显出自豪的神色。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她下命令。

冒尔第梅夫人跑着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怀里抱着一个十五个月的小孩。她把孩子放在王后的脚前。王子满脸红光，圆圆胖胖，穿着一件红宝石色的长袍，上面盘满金绣。对于这么个小孩子来说，袍子未免太重。

伊莎贝尔弯下身，抚摸着孩子的脸说：

“那么，我的王子殿下，您方才说：‘我要。’您的第一句话是这样，我很高兴。这正是一位王子的语言。”

孩子把脑袋晃来晃去，朝她微笑着。

“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王后又问。

“因为我没有给他一块烙饼。”冒尔第梅夫人回答。

伊莎贝尔的笑容马上消失了，她说：

“既然他已经开始说话，我命令你们，不要象对待通常的孩子一样，让他结结巴巴，或说些琐碎小事。让他说爸爸妈妈倒无关紧要，我特别要求让他会说‘国王’和‘王后’。”

她的声调中自然而然有一种绝对的权威。她又接着说：

---

①昌尔第梅是威尔士地方的大族。罗热·冒尔第梅是王后伊莎贝尔的情夫，与王后一起杀死英王爱德华第二，后来被爱德华第三杀死。

“我的朋友，您很明白我为什么选择您作我儿子的教师。您是大个子汝安维尔老爷的侄孙女，他曾跟着我的曾祖父圣路易先王参加十字军。您应该懂得如何教导这个孩子。他是英吉利的王子，也是法兰西的贵胄。”

冒尔第梅夫人俯身行礼。这时，第一个法国籍的随侍女官又来了，报告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伯爵大人驾到。

王后在扶手椅上正襟危坐，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作出接受顶礼膜拜的女神姿态。纵然她时刻不忘显出王家气派，这倒不曾损害她那年轻的容貌。

一阵脚步声，差不多有两百斤的分量，使地板都颤动起来。

进来的人有六尺来高，大腿粗得象两棵橡树，拳头好似攻城锤。科尔多瓦①造的红色皮靴上还沾着没有擦拭干净的污泥。他肩上披的斗篷大得能遮住一张床。只要再斜挂上一把短剑，这副模样就象要到战场上厮杀似的。他一出现，立刻把周围的物件都比得微小脆弱不堪一击了。他的下巴溜圆，鼻子很短，宽大的牙床骨，挺胸叠肚的，仿佛吸进去的空气也比平常人多。这个巨人有二十七岁，不过，肌肉过于肥厚，显不出年龄，人人见了，都会以为他比实际还大十岁。

他摘下手套，走到王后面前，一条腿在地面上略跪一跪，马上又站起了身，别人还来不及谦让。难为他那么大的块头，动作倒出人意料地灵活。

“嗯，表哥阁下，”伊莎贝尔问道，“您渡海航行还算顺利？”

---

①西班牙的一个城市。

“糟糕透了，娘娘。真吓死人。”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回答道：“一场暴风雨，颠得人连肠子带灵魂都吐出来。我以为我的大限到了。甚至开始向上帝忏悔我的罪过。幸亏我犯过的罪太多，刚说了一半，船就到岸了。下一半只够我回去的时侯说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玻璃窗都哗哗直震。

“真是他妈的，”他又接口说下去，“我天生是在陆地上跑的，不是在水上漂的，要不是看在您的份上，还有紧急事儿要告诉您，我的表妹娘娘……”

“您允许我说一件事吗，表哥？”伊莎贝尔打断了他的话，指着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今天开始说话了。”

她又对冒尔第梅夫人说道：

“我要他熟悉他长辈的名字，一旦可能，就要让他知道他的外祖父菲利普是法兰西英俊的国王。现在就要开始在他面前念天主经和圣母经，还要向先王圣路易祈祷。这些事在他理解之前先要让他熟记在心里。”

有机会向她的一个亲戚、圣路易兄弟的一个后代显示一下她如何教育儿子，她当然很高兴。

“您对这孩子的教育非常好。”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说。

“为了教会他如何统治，开始得多么早都不嫌过分。”伊莎贝尔回答。

孩子小心翼翼、跌跌撞撞地想走几步。阿尔杜亚说：

“难道我们当初也是这个样子？”

王后微笑着说：

“表哥，看您如今的模样，真是很难想象哩！”

她将罗贝尔·德·阿尔杜亚打量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个娇小、软弱的女子将这样一个堡垒似的男子生到世上，会有什么感觉呢？接着，她的眼光又转向她的儿子。

孩子向前走着，把小手伸向炉子，仿佛要用小小的拳头握住一束火苗儿。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伸着一条腿，拦住了他的去路。小王子并没有害怕，抱住这只用两条胳臂还围不过来的红靴子，骑了上去。巨人开始用脚一上一下地摇那小孩。这意想不到的玩意儿让那孩子很高兴，他笑了起来。

“嗳，爱德华王子殿下，”阿尔杜亚说，“有朝一日，当您成为强而有力的君王时，请允许我告诉您，您曾骑在我的靴子上玩过。”

“您当然可以这么说，我的表哥，如果您对王室效忠，您就永远有这个权利。现在，把他领走吧。”伊莎贝尔下了命令。

“好了，请您下地吧，殿下。”阿尔杜亚说着，把脚放好。

法国籍的随侍女官领着孩子走出房间。如果命运不改变自然发展的方向，有朝一日，这孩子将成为英吉利的国王。

过了一会儿，德·阿尔杜亚才说道：

“好吧，娘娘，为了使您儿子的知识更加完整，您可以告诉他，玛格丽特·德·布戈涅，圣路易的重孙女，纳尔瓦的王妃，法兰西未来的王后目前正被她的臣民称为淫妇玛格丽特。”

“真的吗？”伊莎贝尔问道：“您估计这当真？”

“当然，我的表妹。不仅是玛格丽特，您的另外两个嫂

子也一样。”

“让娜和布朗歇？”

“布朗歇，我说得准，至于让娜……”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用他那大手作了个不肯定的手势。又说：

“她比另外两个狡猾得多，我完全可以说她同样也是个臭婊子！”

他迈了三步，站定之后说：

“您的三个哥哥都戴上了绿帽子，就象乡下佬一样当了王八。①”

王后站起来，两颊微微现出红色。

“如果您的话是真的，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让我的家庭成为笑柄。”

“您放心，法兰西的贵族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

“您知道是谁，您有证据吗？”

德·阿尔杜亚吸了一大口气说道：

“去年夏天，您跟您的丈夫英王陛下回法国时，在欢迎盛典上，我曾有幸跟您的哥哥一起作为武装骑士。您知道，对于这种一钱不值的荣誉他们不会舍不得给我……那个时候，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您，您也对我说了心腹话，您让我一方面留心观察，另一方面把知道的机密告诉您。我成了您的耳目。第一件事我已办妥，现在我来完成第二个使命。

---

①西俗，称受欺骗的丈夫为头上长了角。此处为易于理解，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那么现在您了解到什么机密了？”伊莎贝尔急切地问。

“首先，您那位温柔的嫂子首饰匣里有几件珠宝不知去向。一个女人，背着人把自己的首饰脱手，不是养了野汉子，就是花钱买同谋。她明明有了奸情，您不觉得吗？”

“她可以说施舍给教堂了。”

“不一定，不能这样一口咬定。比方说，她曾在隆巴商人的铺子里用珠宝换了一把大马士革造的匕首……”

“您发现这把匕首挂在谁的腰带上了？”

“嗳，没有弄清！”德·阿尔杜亚回答道，“我查了，但是没有找出头绪。咱们的美人儿精明得很。甚至我在龚市森林里猎鹿的时候，踪迹也没有这么乱，这么难以追寻。”

伊莎贝尔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估计到了她要说什么，就伸出手来：

“等一等，等一等，我是个好猎手。我很少会把要打的猎物丢掉……那位正派、纯洁、贞节的玛格丽特让人把内斯勒王宫的一个老塔楼改成一个小小的内宅。照她的说法，这是为了静居祈祷用的，但是，每次深夜她到那里去作的显然是一种特别的祈祷，而您的哥哥路易·德·纳瓦尔都不在。塔楼里的灯一直点到很晚。她的表妹布朗歇或是让娜有时到那里去找她。滑头鬼！贱货！如果有人问她们中间的一个人，她就会玩个花招说：‘怎么，您凭什么说我？还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哩！’一个女人假正经，要瞒人也瞒不住，可是有三个婊子串通在一起，那就固若金汤了。只不过，您瞧一瞧，哪天夜里路易亲王不在家，哪天夜里内斯勒塔楼上就灯火辉煌。在那个时候，塔楼底下的河岸上通常人迹罕至，然

而现在却有人活动。有人看见几个男人从塔楼出来，衣著不象是修士。而且，那些人如果是来唱经的，应该走另外一些门。宫里的人谁也不说什么，但是老百姓已经说长道短。因为主人还没有开口，仆人们早就说开了……”

他一边说，一边指手划脚地走来走去。地面在震颤，大斗篷一下下地扇动着空气。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特别喜欢卖弄他那过人的力气，这是他让人信服的一种方式。他想用他的肌肉来打动人，正象用话来说服人一样。在糊里糊涂的一阵旋风中，让对手对他深信不疑。再加上他那粗鲁的言词，与他的形体相貌很是相称，仿佛都能证明他的好心眼儿。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寻思：他的这些动作莫非就是卖艺的在吹牛或是丑角儿在逗乐？在他灰色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专一而又顽强的仇恨。年轻的王后努力保持她明晰的判断力。她说：

“您对我的父王说过这件事吗？”

“我的好表妹，您比我了解菲利普王的脾气。他相信女人都是大贤大德。得把您两位嫂子跟情夫睡在一起的样儿给他看，他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自从我打输了官司以来，我在宫里并不得势。”

“我知道，我的表哥，他们让您受了委曲。如果我说了算，我会立刻给您平反。”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赶紧走上去，拉住王后的手，把嘴唇贴上。

伊莎贝尔款款地说道：

“不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人家难道不会想到您到这里来活动是为了报仇的？”

"当然了，娘娘，我是在经营报仇。①"

他坦率得叫人生不得气。人家本以为给他设下了陷井，能抓住他的错处，他倒对您毫不遮掩，开门见山，就象一扇窗户似的。他说：

"人家把我对阿尔杜亚伯爵封地的继承权夺去，反倒给了我的姑妈，马奥·德·布戈涅……这条母狗，老乞婆，让她不得好死！让大麻疯烂了她的嘴！让她的尸首烂成一滩泥！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们要耍阴谋、施诡计，把亮光光叮当响的金币堆满您父亲那些顾问的手掌，所以她就能让她的两个臭女儿和一个表亲戚嫁给您的三个哥哥。"

他开始模仿在他想象中他姑妈马奥，占有布戈涅和阿尔杜亚领地的伯爵夫人，对美男子菲利普王的讲话：

"我亲爱的君主，我的亲戚，我的伙伴，咱们是不是把我疼爱的小让娜跟您的儿子路易撮合一下呀……不行？您觉得不合适？您还是愿意把小玛格丽特②给他？那么，就把让娜给菲利普吧，然后，再把我温柔的小布朗歇嫁给您那漂亮儿子

---

①圣路易于一二三七年将阿尔杜亚的产地赠给他的兄弟罗贝尔第一；罗贝尔第一有一子罗贝尔第二，及一女马奥。罗贝尔第二死后，其子罗贝尔第三（即书中的人物）与马奥都要求继承阿尔杜亚的产业。国王美男子菲利普为了王室的利益，将这块产地判给马奥，又娶了马奥的两个女儿作儿媳，从而大大扩展了王室的实力。罗贝尔第三与马奥姑侄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②国王的大儿媳，纳瓦尔王妃玛格丽特出自布戈涅公爵之家，马奥家是伯爵，马奥的两个女儿嫁了国王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布戈涅公爵与伯爵两家也有亲戚关系。

夏尔。他们如果能够相爱，那该多么好！还有，如果您把我父亲留下的阿尔杜亚领地给我，那么，我就把在布戈涅的弗朗歇伯爵领地给我的一个小鸟儿作陪嫁，比如说，可以给让娜。这样，您的二儿子就可以成为布戈涅的王权贵族，您可以把他推到德国的王位上去。至于我的侄儿罗贝尔，给这条丧家犬扔块骨头吧，孔什的官堡，博蒙的田地，给这个大老粗就足够了！我还在诺加莱的耳朵里灌些迷汤，给马里尼多送些好处……我嫁我的第一个女儿，嫁我的第二个女儿，嫁我的第 三 个 女儿。可是用不了多久，我的那些小婊子儿就开始偷偷摸摸，传书带信，养野汉子，让法兰西的王冠上再戴上一顶鲜艳的绿帽子……'嗳，如果他们还是白璧无瑕，娘娘，我情愿把马嚼子咬碎吞下去。害了我，又作出这种荒唐事，布戈涅家的姑娘得尝尝要付什么代价。他们的母亲作出对不起我的事，我要在她们身上报复！"

听着这暴雨似的发泄，伊莎贝尔显出思索的模样。德·阿尔杜亚走到她的身旁，放低声音说：

"她们恨您。"

"的确，从我这方面说，从一开始，我也并不爱她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伊莎贝尔回答。

"您不爱她们，因为她们虚伪，只想玩乐，从来不关心她们的义务；她们恨您，因为她们嫉妒。"

伊莎贝尔叹了一口气说：

"我的命运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嫉妒的，我觉得她们的地位比我就好得多。"

"娘娘，您是一位王后，您的才智和血统都配得上，您的几位嫂子本来可以戴上皇冠，可是终于没有戴上，所以就

把您看作眼中钉。”

伊莎贝尔抬起美丽的蓝色眼睛，看着她的表哥。这一回，阿尔杜亚感觉到他的话击中了要害。伊莎贝尔肯定站在他这一边了。

“您知道我的几个嫂子……是跟谁……”

她不象她表哥那样语言粗俗，有些话，她决不肯说出口。

“我不知道是谁，就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她又接着说，“您弄清楚他们是谁，我就答应您找个借口立刻回巴黎去了结这件丑事。我得怎样帮助您呢？您告诉过我的叔叔瓦卢瓦吗？”

“我没有告诉他，”阿尔杜亚说，“瓦卢瓦老爷是对我最关切的保护人，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他的嘴太不严实，我们要瞒人的事他会到处乱说。他会打草惊蛇，等我们去捉淫妇的时候，她们会在我们面前装得比修女还正经。”

“您说怎么办？”

“要作两件事。”阿尔杜亚说，“第一件，在玛格丽特王妃身边再安插一个随侍女官，能为我们暗中察访，向我们忠实报告情况。我想到了科曼热夫人，她新近寡居，为人很受人敬重。要办这件事，您的叔叔瓦卢瓦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您可以叫人给他写一封信，说明我们的意图。他对您的哥哥路易有很大的影响，能够让科曼热夫人立刻进入内斯勒王宫。这样，我们就在现场安下一个钉子。咱们的事跟打仗一样，在萧墙之内有一个密探比在墙外有一支军队还顶用。”

“我马上写信由您送去。还要什么呢？”伊莎贝尔问。

“同时，还得让您嫂子们不对您起疑心。”阿尔杜亚接着说，“您对她们十分亲近，送他们一些招人喜欢的礼品。这

礼品要男人和女人都能用。您私下送给她们，不要让她们的公公和丈夫知道，表示您们姑嫂之间要好。玛格丽特往往拿她首饰匣里的东西倒贴给一个不知名的标致男人；给了她这件礼物决不要她再还，要是能在我们寻找的那个坏蛋腰里发现这个物件，那才叫妙哩！您只要给她们提供疏忽大意的机会就行。”

伊莎贝尔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她拍了拍手掌，法国随侍女官来了，王后说：

“朋友，请把阿尔比齐老板今天早上送来的钱荷包拿来。”

等着钱荷包的时候，阿尔杜亚终于丢开了他的那些机谋计策，用这功夫观看一下他待着的这间大厅。墙上画着壁画，巨大的镶木天花板作成流线型，一切装饰还相当新，然而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家俱很漂亮，但件数不多。

他说：

“我的表妹，您住的这个地方并不能让人心情愉快，与其说是个宫堡，不如说是个教堂。”

伊莎贝尔小声说：

“但愿这里不要变成我的一所监狱。我多么想念法国啊，时常想念。”

法国随侍女官又回来了，拿着一个丝绸的钱袋，上面用金线和银线绣着凸面花，在翻盖上缀着三颗胡桃那么大的宝石。

“真漂亮！”德·阿尔杜亚叫道，“正好是我们要的。太太们戴着重了点儿，我戴着又轻了点儿。我挂个弹药盒比挂个绣荷包更合适。出入宫庭的公子哥儿正想把这种物件挂在腰带上摆阔气……”

伊莎贝尔对她的女侍说："您去告诉阿尔比齐老板，再作两个跟这个一样的，赶快送来。"

侍从女官出去了之后，她又说：

"那么，就请您把荷包带到法国去。"

"好哇，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些钱袋经过我的手。"

从外面传进来了喊声和笑声。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走到窗户旁边。院子里一群泥瓦匠正把一块拱顶石举起来，一些人在拉滑轮的绳子，另一些人高高地站在手脚架上，准备拽住那块石头。大家都好象干得兴高彩烈。

"嘿，好哇，"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说，"爱德华王似乎仍然喜欢土木工程。"

他刚发现，爱德华二世，伊莎贝尔的丈夫也在那群工人里，这是一个三十岁的漂亮男人，长着一头卷曲的头发，肩膀很宽，腰身轻捷。他那身天鹅绒的衣服上已沾满了白灰。

"半个月以来，他们就在翻修威斯姆蒂埃宫。"伊莎贝尔王后说起来，怀着满腔怒气。

她也跟法国宫庭里的人一样，把威斯敏斯特宫用法文读作威斯姆蒂埃宫。她又接着说：

"我结婚六年以来，周围就都是一些瓦刀和灰泥。上个月修好的，这个月又拆，没完没了。他喜欢的并不是土木工程，只不过喜欢泥瓦匠罢了。您以为他们还管他叫'陛下'吗？他们直接叫他爱德华，他还挺高兴哩。哼，瞧瞧他那样子！"

爱德华第二正在院子里，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工人的脖子上，身子靠着他，在指挥施工。周围是一片让人不放心的亲密气氛。

"我看清了卡威斯顿骑士的居心。"伊莎贝尔又说，"这

个傲慢无礼又爱吹牛的贝亚恩人完全能控制我的丈夫，于是也就掌握了整个王国。爱德华把我结婚时的首饰送给他，讨他高兴。这也是许我们家的一种规矩，女人的珠宝到头来总要佩戴在男人身上。”

伊莎贝尔身边有了个亲戚，有个朋友，就尽情地倾诉苦楚和委曲。的确，英王爱德华二世的坏嗜好在欧洲是人人尽知的。

“有一年，英国的贵族和我打倒了卡威斯顿，杀了他的头，他的尸首在牛津郡的多明我修士中间烂掉了，我真痛快。可是现在，我倒怀念起卡威斯顿骑士来，因为从那以后，爱德华为了向我报仇，就把英国人中间最卑贱最下流的男人都拉到宫里。他在伦敦港出入于贫民窟之间，跟那些无赖平起平坐，跟码头工摔跤，跟马夫赛跑，其实，他是在跟我赌气。这一阵子，谁爱来统治王国谁就来，只要这人能逗他高兴，能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眼下，迪斯邦索家的老爷们最得宠。老子指挥着儿子，而这儿子在我丈夫身旁充当女人的角色。至于我，爱德华从来不亲近。万一他到我房里找便宜，我觉得耻辱，我冷冷的不理他。”

她低下了头，又说：

“一个王后，成了王国里最不幸的女人。丈夫根本不爱我，只要我生儿育女就够了。有哪家的贵族、资产者或是庄户人家的女人忍受我遭的这种罪呢？……我是王后，可是连王国里最低贱的洗衣妇比我的权利都多：她们还能来向我要求支持哩！”

“我的表妹，美丽的表妹！我愿意给您支持。”阿尔杜亚很热情地说。

她伤心地耸了耸肩膀，仿佛是说：

“您能为我干些什么呢！”

他们正好面对面。他伸出了两只手，抓住了王后的肘弯，动作尽量温柔，同时喃喃地说：

“伊莎贝尔！”

她把手放在那巨人的手臂上，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突然都感到一种未曾料到的惶惑。阿尔杜亚忽然显得异常激动，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折磨他，他怕把这种力量利用得不合适。在冲动之中，他但愿把他的时间、身体和生命都奉献给这位脆弱的王后。他对她产生了欲念，还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通常，他的口味并不在高贵的女人身上，他并不善于用翩翩的风度去献殷勤。

他说：

“一个国王不屑一顾，因为他不知道那种完美，然而，别的男人会两腿跪在地上向上帝去祈求哩。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怎么能够不让您享受自然的欢乐！您的嘴唇应当时常被亲吻，您的手臂、您的身体……嗳，伊莎贝尔，您找个男人吧，而这个男人，就是我……”

他天性粗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他的口才不能跟纪尧姆·德·阿奎坦公爵相比。可是，伊莎贝尔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他把王后抱在怀里。这人浑身发出一股树林、马匹、皮革和盔甲的气味。从言谈举止来看，完全配不上当个勾引妇女的浪荡子，然而，王后却如醉如痴。他是个真正的男人，有男性粗鲁狂暴的力量和深沉的呼吸。伊莎贝尔觉得她的一切意志都丧失了，只剩了一种愿望：把头靠在这水牛般的胸膛上，尽情满足爱情的饥渴……她微微的颤抖着。但忽

而，她一下子振作起来。

“不行，罗贝尔！”她说，“我斥责我的两位嫂子所干的事，我自己不能干。我不愿意，我也不应该。不过，我是强制自己，悬崖勒马，而她们，那些荡妇，她们运气好，丈夫爱她们，……哼，她们必须受到惩罚，受到严厉的惩罚！”

她没有允许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对那几个有罪的妇人穷追不舍。她又坐到橡木的大交椅上。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走到她的身旁。

“不行，罗贝尔！”她伸出手臂，又说了一遍，“不要利用我一时的脆弱占便宜，否则，我就对您生气了。”

她那非凡的美丽跟她尊贵的身分一样，都能引起人们的敬重。那大个子男人服从了。

然而，流逝过去的时间却消抹不掉他们的记忆。

“我本来可以得到幸福。”伊莎贝尔自思自忖。

对于那个刚刚使她明确了这一点的男人，她仿佛抱有感激之情。

“我的表哥，您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事吗？您没有别的消息带给我？”她说着，强打精神，振作起来。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略一沉吟，思索着是否该利用他的优越地位。

“娘娘，还有别的消息。”他说，“我还知道有关您的叔叔瓦卢瓦的事。”

他们之间重新建立起的联系使他们的语气有了新的变化，两个人都不再完全注意他们刚才说过的话了。

“圣殿骑士团的那些要犯马上就要受审判。”阿尔杜亚

接着说，“您的教父，雅克·德·莫莱大师恐怕要被判死刑。瓦卢瓦老爷请您写一封信给您的父亲，请求他宽大处理。”

伊莎贝尔没有作声，又恢复了她习惯的姿态，用手掌托住下巴。

“您这个样子，多么象他呀！”阿尔杜亚说。

“象谁？”

“象菲利普王，您的父亲……”

她抬起眼睛，思索了一会儿。

“既然我的父王作了决定，那就已成定局了。”她终于回答道，“我能作的只是保持家族的荣誉，我不干涉王国的政务。”

“雅克·德·莫莱年事已高，他一生高贵宽宏，即使犯了什么错误，他补偿的也足够了。您要知道，他曾把您抱在圣水盆里……听我说吧，如果处死他，就是又犯了一个大错，又是诺加莱和马里尼在捣鬼！那些出身微贱的人打击了圣殿骑士团，就是要打击整个骑士阶层和大贵族。”

王后茫然不解。显然，这种事情太复杂，超出了她的知识范围。她说：

“我说不好，我说不好……”

“您知道，我欠您叔叔一大笔债，我如果让您写了这封信，他就会感激我的。何况，一位王后，应当慈悲为怀，仁厚宽容本来是女人的感情。您那样作一定会得到称赞，任何人就不会说您心肠太硬，您一下子就封住了他们的嘴。伊莎贝尔，无论是为了您还是为了我，您都得这么办。”

王后朝他笑了一下。

“您真滑头，罗贝尔表哥，您的模样真象个老妖精。得了，您要我写信，我就写吧，您可以一块儿拿去，您什么时候动身？”

“您什么时候让我走，我什么时候就走，表妹。”

“我估计那两个钱包明天就能送来。这就没有多少时间了。”

在王后的声调中带有惋惜之意。他们又对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又感到一阵惶惑。

“我等着您派人给我带信，再决定是不是回法国。回头见，表哥。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还能会面。”

阿尔杜亚告辞了。王后觉得大厅异常静寂，就象龙卷风扫过的山谷一样。伊莎贝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待了许久。

在两个民族的历史中，男人们将要去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两个民族中，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身上将会有什么样的共同命运。1314年的一个下午，两个主要人物在威斯敏斯特宫交谈了很久。他们想象不到，由于他们二人一连串的行动，在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持续达一百年的战争舞台上，他们充当了首先出场的两个演员。

第二章　圣殿里的囚徒

墙壁上都出了硝，一条朦朦胧胧微微发黄的光线照到这土牢里来。牢顶是拱形的，挖成地窖模样。

囚犯在打盹，胳臂弯着，放在胡子底下。他一哆嗦，马

上挺起身，满脸惶恐，心跳不止。通风孔里吹进了晨雾。倾耳细听，虽然墙壁很厚，挡住了声音，但他分明听出钟声在宣告第一次晨祷。那是巴黎市区的圣马丁教堂，圣梅利教堂，圣日耳曼卢克赛卢亚教堂，圣奥斯塔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还有附近农村地区的古尔狄埃教堂，克利纳古尔教堂和蒙马特尔教堂也敲起了钟。

这囚犯一点也不能安下心来，忧郁绝望时而使他心惊肉跳。他每次醒来就会陷入忧郁，而每次睡去又会作恶梦。

他从地上拿起一个木盆，喝了一大口水，好降低一下他的体温。几天几夜他一直在发烧。喝过水之后，他把水放好，弯下身子，象要照照镜子。他看到的容貌枯槁阴沉，象个百岁老人。他就这样对着水盆照了一会儿，要在这浮动的脸上找出往日相貌的痕迹。在盆底抖动的是老头的大胡子，缺了牙齿缩缩瘪瘪的嘴唇和一个又长又瘦的鼻子。

接着，他慢慢站起身，走了两步，感到把他扣在墙上的链子拉直了，于是，又赶紧退了回来。

“雅克·德·莫莱，雅克·德·莫莱，我是雅克·德·莫莱！”

没有人跟他答话，他知道，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说话，然而，他需要大声喊出他自己的名字，免得让他自己的精神崩溃。他还要提醒自己，他曾指挥过千军万马，充当过封疆大吏，在几个外地省份建立起与王权相侔的政治力量，并且，只要他一息尚存，即使在这土牢里，他还是圣殿骑士团的最高统帅。

也许是他已丧失理智，也许是他在自嘲。他仿佛看到他本人在骑士团中心的那间房里，指定圣殿中一间低矮的房间作

为监狱。

“是我让这塔楼成了监狱！”大师怒火中烧地低语，一边用拳头捶着墙。

拳头刚一下去，他就喊出了声：原来他忘了，他的拇指已经被酷刑压断。不过，在他身上，哪一处不是伤口，哪一处不在作痛？四肢的血流已经不通畅。自从人家给他上过夹棍之后，他就得了很厉害的抽筋病……他的腿被夹在橡木的板子里，行刑的人用木槌打着板子角，夹得越来越紧……他仿佛听到纪尧姆·德·诺加莱那无情而又固执的嗓音，这是国王的掌玺官，他逼着莫莱招供……招供什么呢？……他昏了过去。

他那血肉模糊的皮肉已经被污垢、潮湿和缺乏营养折磨得不成样子。

在所有残忍的肉刑中，最可怕的也许就是“抻身子”了，在右脚坠上一百八十斤的石砣，再用滑轮把他吊起来，一直吊到天花板上。纪尧姆·德·诺加莱那固执的声音又响起来：“招了吧！大师……”他怎么能再矢口否认呢？他的身子被抻着，越来越紧，越来越快。从地面一直拉到顶棚。他觉得四肢脱了环，每个关节都松了扣。他的肚子、胸口都裂开了。于是他喊着说他要招。对，什么都招，管他什么罪行！世界上所有的罪他都犯过：对，圣殿骑士彼此搞同性恋。对，为了加入圣殿骑士团，必须向十字架吐唾沫。对，他们向长着猫头的偶像顶礼膜拜。对，他们沉缅于魔法，热衷于巫术，崇拜魔鬼。对，他们挪用公款。对，他们阴谋反对教皇和国王……还得说什么呢？

雅克·德·莫莱不明白，在这以后，他怎么居然活了下

来。无疑，那是因为给他精心配制的痛苦还没有达到要致他于死地的程度，还因为，一位骑士经过了戎马和战火，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强。

他跪下来，眼睛转向从通风口射进的那缕光线，祈祷道：

“我的上帝，您为什么使我灵魂中的力量比骨骼中的力量更少呢？我配得上当骑士团的大师吗？上帝呀，您没有让我陷入懦弱，现在也不要让我陷于疯狂吧。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我不行了。”

入狱七年来，只有被拉去受审时才出牢门。他忍受了司法人员和宗教界人士对他的污辱，在这种折磨下，恐怕每个人都会发疯。这位大师失去了时间概念。为了分一下心，他曾经试着驯养一对耗子，这对耗子每夜都来啃他的面包屑。他压不住怒火，只好流眼泪，虔诚的信仰发生了危机，直想狂暴地发泄一番，时而如痴如呆，时而怒不可遏。

“他们不得好死，他们不得好死。”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谁不得好死？克莱芒，纪尧姆，菲利普。一个是教皇，一个是掌玺大臣，一个是国王。他们一定会死。莫莱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死，但是，为了赎回他们的罪恶，一定得经受最大的痛苦。

他还跪着，长满胡子的脸仰起来，望着通风孔，这位大师喃喃地说：

“我的上帝，感谢您给了我仇恨，这是唯一能够支持我的力量了。”

他艰难地站起身，又回到石头凳子上，那石凳跟墙砌在

一起，是他的坐椅，也是床。

谁能够想象他落到了这种地步呢？他时常想到他的青年时代，想到他的少年时期。那是五十年前，他从他的故乡，汝拉山脉的陡坡上走下来，在冒险生涯中碰运气。

那个时代，大凡贵族之家的幼子都是如此，他背上披着长长的白斗篷，上面缝着黑色的十字，这是圣殿骑士团的制服。只要提起圣殿骑士团，马上就会使人想起东方，想起那史诗般的战斗，吃饱了风的帆船在蔚蓝的大海上疾驶，纵马向沙漠的国度冲锋。阿拉伯人的财宝，抓住了俘虏索要赎身金，还有被强占被劫掠的城市，宏伟的宫堡。有人甚至说，圣殿骑士团还有秘密的港口，可以从那里上船，驶向不为人知的大陆……

当时，雅克·德·莫莱就一直在他的梦里活着。他曾航行过、战斗过，曾在坚固的金黄色的堡垒中驻扎，在飘着各种香料气味的大街上昂首阔步，身上披着华丽的斗篷，皱褶一直拖到金质的马刺上。沿着骑士团的阶梯他步步高升，一直到了他从不敢想的高位。他有过各式各样显赫的官爵，最后受同事的推举，得到了法兰西本土及外省大师这最高职务，并统率着一千五百名骑士。

而这一切，最终的归宿竟是这个土牢，无衣无食，不可收拾。很少有人命中注定得到如此的荣华富贵，紧接着又这样一败涂地……

雅克·德·莫莱用他手铐上的铁环在墙上的白灰上划出模模糊糊的笔划，那是表示“耶路撒冷”的几个字母。忽然，他听到通往这地牢的狭窄的楼梯上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和武器的声音。

他又感到心情沮丧，而这一次是有原因的。

门吖哨响了一阵，打开了。莫莱瞧见在狱卒背后还有四名弓箭手，穿着罗马式的皮制服，手里拿着长矛。他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周围结成朵朵白雾。

“我们是来找您的，老爷。”其中一个人说。

莫莱一声不吭地站起身，那狱卒走过来，用大锤和凿子使劲砸开脚镣上的铆钉，脚镣扣在那囚徒的踝骨上。

莫莱在皮开肉绽的肩膀上披上往日里华贵无比的斗篷，如今变成一块灰不溜湫的破布，肩上的十字架也成布条条了。

这个老人已精力耗尽，步履蹒跚地走在塔楼的阶梯上。脚镣坠得他抬不起腿，然而，在眉目之间，仍保留着一位战将的余威。就是他，在塞浦路斯曾经统率过全部东征的基督徒。

“我的上帝，请给我力量……”他在心里暗地说，“请给我力量。”为了鼓起他的勇气，他又在重复这三个仇敌的名字：“克莱芒，纪尧姆，菲利普……”

神庙的大院子里，一片浓雾环绕着围墙上的小塔，雾气在骑士团教堂的尖顶上缭绕。

一百来个士兵紧持着武器，围在一辆敞篷的方形大马车四周。

围墙外面，可以听见巴黎的喧嚣声，时而传来一声凄厉的马嘶。

院子中间，御林弓箭队的统领，阿兰·德·帕莱耶老爷正缓缓地踱着方步。这人每次执行死刑时都在场。他十分厌倦，所以面色阴沉，铁灰色的短发一绺绺的搭在方形的额头上。

他穿着连环锁子甲，身旁佩一把剑，用臂弯夹着他的头盔。

听到骑士团大师出来了，他调转身。那大师一见他，脸色马上变得苍白，苍白得无以复加。

平常，提人受审，并不这样兴师动众，没有这辆马车，也没有这些武装人员。一般是几名王家警卫来提犯人，用船送到塞纳河对岸去。通常是在傍晚时分。

“那么，这是宣判了？”莫莱问弓箭手统领。

“是的，老爷。”那人回答。

莫莱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我的孩子，您知道宣判的内容吗？”

“我不知道，老爷。给我的命令只是把您领到巴黎圣母院去，在那儿宣读判决书。”

静默了一会儿，莫莱又问：

“今天几号了？”

“圣格雷古瓦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这就是3月18日，1314年的3月18日。

“莫非他押解我去受死？”莫莱自思自忖。

塔楼的门又开了，又出现了三个要犯，两边有人看守。首席巡迴神甫，诺曼第教区导师和阿奎坦骑士。他们也是白发苍苍，胡须蓬乱，披着褴褛的斗篷，身子摇摇晃晃。他们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眼睛眨着，就象夜出的大鸟，被光线照花了眼。

诺曼第教区的导师若弗鲁瓦·德·夏尔内首先带着脚镣趺趺撞撞地快步跑来，跟大师拥抱在一起。这两个人有多年的交情。雅克·德·莫莱曾在夏尔内地方任教职，夏尔内比他小十岁，他一向把这人看作接班人。

夏尔内的额头上有一条很深的伤疤，鼻子有些歪。往日里有一次战斗，他的尖形盔被一剑砍开，这是留下的痕迹。这个在战斗中破了相的勇武男人跑过来，把头贴上大师的肩膀，掩住了他的眼泪。

"拿出勇气，我的兄弟，拿出勇气！"莫莱紧紧地搂住他，一面说："拿出勇气，我的兄弟！"他一面不住的说，一面抱住了另外两个要犯。

一个狱卒走过来说：

"你们可以取下镣铐，老爷们。"

大师又伤心又丧气地摊开两只手，说道：

"我连一个德尼①都没有了。"

每次出牢门，要摘下镣铐，这些圣殿骑士必须付一个德尼。监狱每天给他们一个苏的生活费。从这些钱里，要为他们那菲薄的伙食、地牢里睡觉的稻草和洗衬衣付款。这只不过是附带的酷刑罢了，然而，却正体现了讼棍诺加莱的作风！……他们只是被告，还没有定罪，他们有权利得到津贴。然而，他们在八天中就有四天吃不上饭，在光石板上睡觉，由于肮脏而发臭腐烂。

若弗卢瓦·德·夏尔内从挂在腰带上的一个旧皮夹里掏出了仅有的两个德尼扔在地上。一个是为摘他自己的镣的，另一个是替大师付的钱。

"我的兄弟！"雅克·德·莫莱伸出手要拦阻。

"现在，让他们再伺候我们一次。"夏尔内说："您就接受吧，我的兄弟。我甚至都不配帮您的忙哩！"

①德尼，法国古时的辅币，相当于一个苏的十二分之一。

“既然给我们下了镣，这说不定是好兆头。”巡迴神甫说。“也许教皇决定赦免我们了。”

他剩下的那几颗牙，又被程度不同地打碎了，所以说起话来直漏风，肿胀的双手抖个不停。

大师耸耸了肩膀，指着排成队的一百来个弓箭手说：

“我们准备去死吧，我的兄弟。”

“看呀！看，他们把我们折磨成什么样子！”阿奎坦骑士举起来袖子，哼哼唧唧地说。

“我们都受了酷刑。”大师回答。

就象每次一样，一提起受刑，他就转过了眼睛。他没有顶住，在屈打成招的供词上签了名。为了这个，他不能原谅自己。

他巡视着那雄伟的围墙，这里曾是圣殿骑士团的大本营，也是骑士团权力的象征。

“最后一次了……”他想。

他最后一次端详着这壮丽的建筑群。有主塔、教堂、宫殿、房舍、院子和果园。在巴黎市区之内，真象个固若金汤的小城。

两个世纪以来，圣殿骑士们就在这儿生活、祈祷、睡眠、审判，决定远征的时间。法兰西赐于王国守卫者和管理人的大量财富也长期保存在这里。圣路易悲惨的远征之后，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陷落之后，骑士们身后带着执盾侍从，用骡子驮着黄金，领着一大群阿拉伯良马和黑奴也是回到这里来的。

雅克·德·莫莱仿佛又看到了远征者凯旋的场面，直至今日仍象史诗般震撼人心。

“我们早就没有用处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大师

心里想，“我们那时总说要组织一支新的十字军，进行一次新的远征……我们也许过于狂妄自大，占有了很多的特权，但是没有建立更多的功勋与之相称……”

圣殿团的骑士们本来是基督教国家的常设民兵，后来竟向至高无上的教廷和各国国王放起债来。一方面支持了许多开国君主，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树立了许多仇敌。

哎，显然，王家的事业进行得非常顺利。悲剧开始的日期清清楚楚，其实，美男子菲利普要求加入圣殿骑士团的那天，就是想当大师。教务会议断然拒绝了。

“我难道错了？”雅克·德·莫莱自思自忖。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难道我把自己的权威看得过重？不，我不能答应，我们已经定了规矩，在领导机构中不许接受任何王国的君主。”

菲利普王从来没有把这次的失败忘掉。他开始施行诡计，却继续对雅克·德·莫莱表示宠信和友谊。圣殿骑士团的大师不是他一个孩子的教父吗？大师不是他王国的栋梁吗？

但是不久，一道命令，把圣殿塔楼里的财宝搬到卢浮宫去。同时，暗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对圣殿骑士进行恶毒的诽谤中伤。有人在公共场所和市场上散布谣言，大肆宣扬说，圣殿骑士们作粮食投机生意，应为饥荒负责，说他们并不热衷于将基督的坟墓从异教徒手里夺回来，而相反，更关心的是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都是赳赳武夫，出言粗鲁，人家就说他们亵渎神明，还造出了一个歇后语：“圣殿骑士赌咒——满嘴脏话。”从亵渎神明到异端分子，距离也就不大了。人家断言他们的习惯不合常情，他们的黑奴都是巫

师①……

“当然，我们的那些弟兄为人行事并不都象圣人，很多人无非游手好闲而已。”

特别有谣传，说在加入骑士团的仪式上，逼着新入团的人否认耶稣，逼着他们向十字架吐唾沫，让他们作猥亵的动作。

菲利普借口制止谣言，建议大师为了骑士团的荣誉进行一次调查。

“我竟然同意了。”莫莱想到：“我被人耍弄了，我上当了。”

1307年的一天……唉！这一天，莫莱记得多么清楚……“这是13号，星期五②，头一天，他还拥抱我，跟我称兄道弟哩。在他的兄弟媳妇，君士坦丁皇后的葬礼上，他让我占了首席……”

1307年10月13日，菲利普以宗教裁判所的的名义，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大搜捕，清晨时分，逮捕了法国全部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说是要对异端分子进行控告。掌玺大臣诺加莱亲自来抓雅克·德·莫莱和大本营里的一百五十名骑士……

传来一声口令，把大师惊得一跳。弓箭手们排齐了队

---

①当时对圣殿骑士团的控告从宗教的观点来说是否一定公正，史学家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总而言之，国王一定要打垮圣殿骑士团，骑士团在东征的过程中，的确从东方基督教发源的地方吸收了一些带有原始色彩的习惯和仪式，而这一点则成为别人发难的借口。

②欧洲人以为十三是不祥的数字，星期五是不祥的日子。因为耶稣被出卖前的最后晚餐上，有十三个人在座，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是星期五。

伍，阿兰·德·帕莱耶戴上了战盔，一个士卒牵过来马，扶好了马镫。

“得了。”大师说了一声。

囚犯们被推上大车，莫莱第一个上去。阿奎坦骑士，那个在圣让达克打退了土耳其人的战将，这时痴呆呆不知所措，有人把他推了上去。巡迴神甫不住地翕动着嘴唇。等若弗莱·德·夏尔内爬上车时，从马厩那个方向，藏在某处的一只狗呜呜地嚎了起来。

接着，四匹马拉着沉重的车走动了。大门打开，一片喧嚣声传过来。成千上万的人，差不多圣殿区和附近地方的全体居民密密层层地靠墙站着，走在前面的弓箭手不得不用长矛柄开路。

“给国王的警卫让路！”弓箭手们喊。

阿兰·德·帕莱耶端端正正坐在马上，他仍然感到厌倦，然而却不露声色。

可是，当圣殿骑士出现时，人群一下子安静了。这四个皮开肉绽的老人被木车颠得跌来撞去，巴黎人一见，由于本能的同情心，一下子惊呆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这些异端分子！”王家的卫队在喊，人群中也有人呼应。这时，那些时刻准备着为官家摇旗呐喊，不冒一点风险而又闹点风潮的人，就开始喊叫，形成了一个大合唱：

“杀了他们！”

“强盗！”

“崇拜偶像的异教徒！”

“看呀，这些异教徒，今天不趾高气扬了！”

“杀死他们！”

押解的队伍一路走着，谩骂，讥刺，威胁此起彼伏。然而，这点怒气并没有什么威势，大多数人仍然默不作声。尽管他们小心谨慎，然而这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

因为，七年以来，民众的感情已经有了变化。他们知道这场官司的始末。在教堂的门口，有些圣殿骑士把受刑之后脚上被砸断的骨头给过路的人看。在很多城市里，他们也见到过，十来个一批的骑士们在焚尸堆里丧命。他们知道，有些教士团也不愿再来宣读判决词，不得不任命新的长老，例如，让首相马里尼的兄弟这类人来干这个差事。有人还说教皇本人也忍气吞声一味退让，因为他受制于法国国王，身不由己。他也怕遭到他的前任博尼法斯一样的命运，即在宝座上被人打一个耳光。再说，在这七年之中，小麦的收成并没有增长，面包仍然很贵，不得不说这并不是圣殿骑士的错……

二十名弓箭手身上斜背着弓，肩上扛着长矛走在大车的前面，两侧各有二十五名弓箭手，另有二十五名殿后。

“唉！只要身上还有一点力量，我就会反抗！”大师心里想。的确，二十岁的时候，遇到如今这种情况，他会向一个士卒冲去，抢下他的长矛，试图逃走，或是当场格斗一直到死。

在他身后，巡迴神甫在他打缺了的牙缝儿里喃喃地说：

“他们不会判我们的罪，我不相信他们会判我们的罪。我们的情况还不危险。”

阿奎坦骑士尽力从麻木中振作起来，说道：

“出来放放风，呼吸点新鲜空气也是好事，对不对，我的兄弟？”

诺曼第教区导师碰了碰大师的臂肘，低声说：

"大人，我看到人群中有些人在哭，还有些人在划十字。我们在走向骷髅①地的时候，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这些人可以怜悯我们，但是，他们不能救我们的命。我找的是另外一些人的脸。"雅克·德·莫莱回答说。

导师明白大师在这最后的一刻还抱着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他也本能地在人群中搜求起来。

在一万五千名圣殿骑士中，有一部分成员逃脱了1307年的大逮捕，一部分人藏在修道院里，另一部分人还了俗，转入地下；散居在农村或城市中；还有一部分人逃到西班牙。在那里，西班牙王阿拉贡并不听从法国国王和教皇的指令，他给圣殿骑士封地，并且跟他们一起重建一个新的骑士团。还有一些骑士遇到了一些比较仁厚的审判官，被交给了宗教收容所。这些以前的圣殿骑士彼此都有联系，有一个秘密的联络网。

雅克·德·莫莱就想着，说不定……

说不定有人已经密谋起事……说不定在他们走过的某个地方，白斗篷街或布列塔尼街或是圣马利教堂的回廊上有一队人要骚动，从铠甲底下取出武器，冲向弓箭手。而另一些同谋站在窗前，会扔出东西砸人。用一辆马车横放在大路上，堵塞道路，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

莫莱又想：

"不过，我们以前的那些兄弟为什么要这样阴谋起事呢？他们的大师已经叛变了，为什么还要解救他呢？我已经

---

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此处意谓殉教的处所。

否认了骑士团，在酷刑面前屈服了……”

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在人群中搜索，尽量看得更远。可是他只看到一些男人，把孩子举在肩头上。往后，人们说起圣殿骑士，那些孩子们只会回忆起四个胡子拉碴、哆哆嗦嗦的老头子，被武装人员押着，就象流氓小偷似的。

巡迴神甫还在自言自语。牙缺了，话也说不清。这位圣让达克的英雄，还一遍又一遍地说大清早散散步是一件好事。

只有大师觉得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使他几乎要发疯。他在监狱里也时而这样发怒，禁不住要捶着墙壁大声叫喊。

现在，他肯定要作出点什么狂暴可怕的事……他还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他需要作点什么事……

他甘心去死，仿佛是作为一种解脱，但是，他不甘心死得冤屈，死得窝囊。长久以来战争中的习惯掀动了他那衰老的血液，他愿意死，但是还要战斗。

他摸到若弗莱·德·夏尔内的手，这是他的朋友，他的伴侣，他身边最后一个还有些力气的人。他把那只手握住。

诺曼第教区导师看见大师那深陷的太阳穴，条条青筋暴突起来，就象蓝色的水蛇。

这队人马走到了通往巴黎圣母院的大桥。

第三章　暴戾的国王

喷香的面粉，烤热的黄油和蜂蜜的气味在货摊周围飘荡。

“热的，热的蛋饼儿，不吃就后悔啦！来呀！各位老

板，吃呀！热蛋饼儿……”小贩一边吆喝一边在露天支起的炉灶旁边忙着干活儿。

他很忙活，和面、把烙好的饼拿出来、找钱，还得看住那些孩子们，防着他们偷吃。

“热的……蛋饼……”

一个顾客拿出一个铜钱，买了一个烤得焦黄、崩脆、卷成犄角形状的饼。那小贩只顾忙，没有看清客人的脸，只见一只白皙的手又把饼放回到摊子上，饼上只咬了一口。

“你这个人太挑剔。”小贩一面捅火，一面说了一句。他的这些东西那人已经吃腻了：优质的面粉，伏基拉尔出产的黄油……

忽然，他看清了那顾客是谁，赶紧直起身，张着嘴呆住了，最后一个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那人身体修长，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皮肤白皙，戴一顶白色的风帽，身穿半长的罗马式军衣……

那小贩还没有来得及深深鞠躬，结结巴巴地道歉，戴白风帽的那人早已走远。小贩搭拉着两只手，眼见那人走进人群里，这时，他铛子里的几张烙饼已经糊得冒烟儿了。

根据那些走南闯北，到过非洲和东方①的人说，西特岛②上的几条商业街很象阿拉伯城市里的集市。从早到晚，万头攒动，小小的店铺栉次鳞比，到处飘散着煮肉、香料和

---

①十二、三世纪时欧洲人所说的东方，是指目前的东欧及西亚一带。

②西特岛是塞纳河中心的一个小岛，巴黎就是以这个岛为据点发展起来的。

皮子的气味。买主们慢慢踱着方步，挡住了驴子和脚夫。每条大街，每个小巷，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特殊的行业。这条街上都是织布工，在店后堂里可以看到他们的织布机；那条街上都是补鞋匠，在铁的脚砧板上敲个不停；那边还有专制马鞍的，用锥子缝着皮子；细木工把矮凳子的脚转来转去。

有专卖鸟儿的街，专卖青草的街，和专卖青菜的街。铁匠街上满是一片敲打铁砧子的声音。金银首饰匠沿着滨河大路开铺子，那条街的名字就叫首饰街。匠人们在小小的熔炉前干活儿。

这里是清一色的木板和灰泥房子，山墙挨得很紧，上面露出一条窄窄的一线青天。地面上是一层臭烘烘的烂泥，由行人践踏着。按照不同的阶层，有的赤脚，有的穿着木鞋，有的穿着皮鞋。

肩膀宽阔戴个白风帽的男人继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漫步，两手放在背后，好象根本不怕被人挤倒。很多行人在他面前让开路，并且向他行礼，他只是微微点一点头。这人象竞技者一样魁伟，棕黄的头发，象丝一样卷成发卷，一直垂到脖子，整整齐齐地围着脸庞。面容出奇俊秀。

三名王家警卫穿着蓝色的制服，手里拿着顶端雕有百合花的警棍，跟着那个散步的人。他们虽然在几步之外，但是眼睛从不离开他们的主子，那人停，他们也停，那人走，他们也走①。

---

①1254年巴黎有六十来名王家警卫，担任着多种职务：保卫国王及大臣的安全，维持治安，执行法纪等。

突然，从一条小巷里跑出一个年轻人，前面还跑着三条猎兔狗，他用皮带拉着，直朝那散步的人冲过去，差一点儿把他撞倒。几条狗挤挤撞撞的叫了起来。

“小心点儿，看你走到哪儿了？”那少年喊道。他说话有很重的意大利口音，“你差一点儿撞到我的狗身上，它们咬你一口我才高兴哩！”

这人顶多十八岁，小小的个子，腰杆挺得笔直，黑眼睛，尖尖的下巴，故意粗声大气装出大人模样。

他拉紧皮带，又咕哝了一句：

“简直是第一号的白痴！”①

那三名警卫立刻把他围了起来，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臂，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那人立即脱下便帽，毕恭毕敬地躬身行礼。

于是双方小心翼翼地开始攀谈起来：

“这几条猎犬真漂亮，是谁的呀？”那散步的人用一双严厉的大眼睛望着那少年，问道。

“是我叔叔的，他是您的臣仆，开钱庄的托洛梅老板。”年轻人回答着，又鞠了一躬。

戴白风帽的那人不再说什么，继续走他的路。他和那些警卫人员走远了，一群人就围着那年轻的意大利人哈哈大笑起来。那少年一动不动，仿佛忍受不了对他的奚落。那几条狗却一声不出了。

“好哇！真是神气活现！”有人说。

---

①原文为意大利语：Non Si puo Vedere un Cretino peggiore.

“瞧瞧他，差一点把国王撞个跟头，这还不算，还把国王骂了一顿！”

“你准备好，今天晚上在监狱里睡觉吧！再挨上三十下皮鞭！”

意大利人跟那些闲汉顶起嘴来。

“怎么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怎么能认出他来？老少爷儿们，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国家，大家见了国王，并不就得乖乖靠墙站着。在我老家锡耶纳城，每个公民轮流当国王。再说，谁要想找我古齐奥·巴里奥尼打架，只要说一声就是了！”

他挑战似的说出自己的名字。托斯卡那地方人那一触即发的傲气使他的眼睛变得通红。他从腰间摸出一把磨得锃亮的匕首。没有人再跟他纠缠了。那少年用手打个榧子，招呼他的狗跟他一起走。纵然面上并不显露，他心里并不敢保险他这次的愚蠢行动会不会引起不良后果。

他刚才撞上的正是国王，美男子菲利普。这位拥有无与伦比权力的君主就喜欢这样在城里蹓跶，就象个普通的商人一样。他了解行情，尝尝水果，摸摸布料，还听人谈话。他在摸他臣民的脉搏。有的时候，几个外国人去向他问路。有一天，一个大兵拦住了他，说军饷拖欠了，没有发。这国王花钱小器，话也轻易不出口。在他散步的时候，不常说三句以上的话，也不花三个苏以上的钱。

国王正走过肉市的时候，从巴黎圣母院传来管风琴的柔合低音，同时，也听见一阵闹嚷嚷的声音。

“来啦！来啦！”街上的人们喊。

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路人开始朝那个地方跑去。

一个胖大屠夫从肉案子后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砍刀，大声叫道：

“打死异端分子！”

他老婆拉住了他的袖口：

“异端分子？他们跟你也差不了多少。”她说，“待在这儿伺候顾主吧，这样你还有点用，懒蛋！”

两口子吵起嘴来，周围马上聚了一大堆人。

“他们当着法官的面都招了。”卖肉的继续说。

“法官？”有一个人接上嘴：“咱们只见过一种法官，谁给钱就照准的意思判。”

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听自己的高见。

“圣殿骑士是圣人，他们经常施舍大量的钱。”

“要他们的钱可以，可是别对他们施酷刑。”

“国王成了他们最大的债户。圣殿骑士越多，债务就越大。”

“国王这么作倒不错。”

“无论是国王还是圣殿骑士，都是一丘之貉。”一个小徒工说：“就让狼吃狼吧，这时候，他们就不会来吃我们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一转身，脸都吓白了。美男子菲利普就在他们身后，用冷冰冰的眼睛看着他们。几个警卫正悄悄走过来，准备干涉。这时候，人群分散了，刚才还聚在这儿的人快步跑开，一面扯起嗓子大喊：

“国王万岁！打死异端分子！”

大家也许以为国王没有听见。国王却不露声色，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既使他有逮人的嗜好，他也要秘密地享受。

嘈杂声越来越大，押解圣殿骑士的队伍已经出现在街头。国王在一片房屋中间可以看到那辆大车和车上的四个人。大师直挺挺地站着，不象个被打败的俘虏，倒更有殉道者的气概。

美男子菲利普让人群跑过去看热闹，在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大街上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回王宫。

老百姓可以低声抱怨了。大师把那衰老的、遍体鳞伤的身躯挺得笔直，一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将结束。总的来说，人们同意了这个判决。

一个钟头以后，这个纠缠了七年的案子就算结束，圆满告终。宗教法庭早就作出了决定，弓箭手密密层层，警卫人员把守着街道。一个钟头以后，民众就不会再注意圣殿骑士团的这件案子。从此以后，王权得到了壮大和巩固。

"连我的女儿伊莎贝尔也会满意的。"菲利普王心里想，"对于她的要求，我处理得很公正，所以大家都满意。不过，这件事该结束了。"

他穿过百货商廊，回到自己的住处。

几世纪以来，王宫经过许多次修葺，菲利普新近又整个改建一番，显然增大了许多。

修建王宫的时候，王家的各个嗣子往往也正在争权夺势，各不相让。威斯敏斯特宫正是如此。然而在巴黎，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往年的建筑中，菲利普只没有改动圣夏佩尔宫，那是他的祖父圣路易建造的。西特岛上的整个建筑群映照在塞纳河里，巍峨壮丽，雄浑庞大，引人注目。

菲利普王一向对小笔花销掐得很紧，然而，一旦遇到增

强国家威力的事，却不再吝啬。不过他在利害得失上计较得很精，所以，他允许卖百货杂品的货郎们在通往王宫的一条通道上开铺子，每年交付一笔租金，那条通道因此就叫百货商廊。

这里是个很大的厅堂，高大宽敞，象有两个正殿的天主教堂，游人们赞不绝口。在廊柱的柱头上，有四十个历代诸王的塑像，从法兰克王国初叶的法拉蒙①和墨洛温②起，有历代相继的王。美男子菲利普的头像对面就是昂盖特·德·马里尼的头像。他是国王助理，王国内的事务全由他运筹帷幄并监督执行。

这个地方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是一处十分合适的场所，可以用来散步、谈话和相约会面。在这里买东西，能有机会遇到王室贵胄。时髦的服饰都从这儿兴起。在高大的列王塑像下面，在一个个的货摊之间，漫步的游人来往如织。绣品、花边、丝绸、天鹅绒、闪光缎、绦子、装饰品和廉价珠宝在橡木的柜台上堆积如山，闪闪发光。到了晚上就上起板，把货放到架子上或用撑竿吊起来。王宫里的贵妇，小财主家的女人，跑街的女仆从这家走到那家，买主们又摸又看，讲价钱，思索盘算，然后又走到别家去。一片嘈杂的声音，有的在争论，有的讨价还价，有的在聊天、嘻笑；而声音最大的是卖货的招徕主顾的吆喝。其中有很多人说话带外国口音，尤其是意大利和佛兰德腔调。

一个精瘦的小伙子在兜售绣花手绢，用一块亚麻布铺着

---

①法拉蒙，传说中法兰克人的首领。

②墨洛温，法兰克人的王，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

个地摊。

“嗨！漂亮的太太，用手指头或用袖头儿擦鼻涕该多么寒碜！”他大喊着：“您可以买一条细致的手绢儿，系在手腕上或系在钱包儿上，多么气派呀！”

几步以外，一个卖花边的正在玩着花样，他把花边高高扔起，形成一道白色的阿拉伯式花纹，一直到胖子路易的塑像上石质的马刺高。

“处理啦，白送啦！六个德尼一尺，哪位太太有六个德尼，胸口的衣服就撩人儿啦！”

美男子菲利普从走廊这头走到走廊那头。当他经过时，大多数男人躬身行礼，妇女们微微屈膝向他致敬。国王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心里很喜欢百货商廊这样热闹，也喜欢在这儿接受人们的敬礼。

巴黎圣母院那管风琴的声音还在回荡，不过，传到这儿，声音已经微细低沉了。

在走廊的尽头，离大楼梯不远的地方，有三个人聚在一起，两个年轻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他们美丽的容貌，豪华的衣著以及顾盼自如的态度，引起路人谨慎的注意。

两个年轻女人是国王的两个儿媳，人们称之谓“布戈涅家的两姊妹”。她们二人并不相象，大姐让娜嫁了美男子菲利普的第二个儿子普瓦梯埃伯爵。她还不到二十一岁，身体修长苗条，长着灰黄的淡色头发，举止有些做作，象猎狗似的长着一双长长的斜眼。她的衣饰很简单，仿佛有意追求俭朴。这一天，她穿着一件银灰色天鹅绒的衣裙，窄窄的衣袖，上面又罩了一件镶了白鼬皮的短外衣，直到腰际。

她的妹妹布朗歇，嫁给王室最小的王子，夏尔·德·法

兰西。她比姐姐矮，然而更丰满，面色红润，更为从容自然。她十八岁了，脸上仍带着儿童时期的小小酒窝儿。她有一头颜色偏深的金黄秀发，浅栗色的眼睛十分明亮，一口小小的牙齿白净闪光。穿衣服对她来说就跟闹着玩差不多，完全随她的兴致。她打扮得有些过分，却不显得非常高雅。额头、脖子、袖子、腰带上满满戴着珠宝，简直都驮不动了。衣服上用珍珠和金线绣出花纹。不过，她天生丽质，又时时显出自足自喜的神情，她那孩子气的不知分寸，别人也就不计较了。

站在两位王妃身边的年轻男人，从衣着打扮上来看，象是在王家府邸里供职的年轻军官。

这一小堆人正在争论着五天以来的一件事，他们压低了声音，克制着激动。

“只为了五天，找这么多麻烦，何必呢？”普瓦梯埃伯爵夫人说。

国王从一个柱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走近时，这些人没有看见。

“你们好，孩子们。”他说。

三个年轻人马上住了嘴。那个漂亮小伙子低低鞠了一躬，闪开了一步，眼睛看着地面。两个年轻女人赶紧行了屈膝礼，也一声不出。她们红着脸儿，一副尴尬相，都仿佛正在干坏事时当场被抓住了一样。

“好哇，我的孩子们，”国王说，“你们在闲聊，我好象是个多余的人了。你们在说什么呢？”

别人这样接待他，他一点也不惊奇，因为别人，甚至他的家里人或是最亲密的亲戚一见他就局促不安，这个他早已

习惯了。有一堵冷冰冰的墙把他和大家隔开。他对这个并不奇怪，然而他为这个伤心。他觉得他已经作了努力，想尽量显得平易近人。

年纪小的布朗歇最先恢复了自信，她说：

“请您原谅，陛下！把我们的话再对您说一遍不大方便哩！”

“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在说您的坏话！”

“真的吗？”美男子菲利普听到人家跟他开玩笑，倒不知所措了。

他把眼睛转向在后面站着的那年轻男子，用下巴指了指他，问道：

“这位小少爷是谁？”

“这位是菲利普·德·奥奈先生，我们的叔叔瓦卢瓦老爷的执盾侍从。”普瓦梯埃伯爵夫人回答道。

“您不是还有个哥哥吗？”国王问那侍从。

“是的，陛下，我哥哥伺候普瓦梯埃爵爷。”年轻的奥奈说着，胀红了脸，声音哆哆嗦嗦。

“那就是了，我总把你们俩弄混。”国王说了一句，又转身对布朗歇说：

“那么，你们刚才说我的什么坏话了？我的孩子。”

“让娜和我都在埋怨您，父王陛下，因为我们俩的丈夫已经有五天不回家来陪我们了。您把他们留下开国务会议，开到很晚，或者把他们派到很远的地方去奔走王事。”

“孩子们，孩子们，这种话可不能大声说呀！”

国王天生清心寡欲。据说，他丧偶九年以来，一直未近

女色。

不过，他也好象没有办法斥责布朗歇。那少妇活泼爽快，什么都敢说，这使他生不得气。他觉得很有趣，又有些不快。他微微一笑。整整一个月也没有见他这样笑一回。

“第三个呢？她说什么了？”他又问了一句。

所谓第三个，指的就是玛格丽特·德·布戈涅，是让娜和布朗歇的表姐，嫁给了法国王位的继承人，纳瓦尔王路易。

“玛格丽特吗？”布朗歇说，“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哭丧着脸。她说您长得漂亮，可是心眼儿特坏！”

这一次，国王又有些不知所措，仿佛拿不定主意怎样对付射来的这支箭。但是，布朗歇的眼光如此明净，如此憨直！只有这少妇一人敢于在他面前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不发抖。

“好吧，安慰一下玛格丽特，您也放心，布朗歇。我的儿子路易和夏尔今天晚上能陪你们了，今天是王国的一个好日子。”美男子菲利普说，“今天不开国务会议。至于您的丈夫，让娜，他到图尔和萨兰去照看伯爵领地上的事务，我想他不会再耽误一个星期。”

“那么，我就准备着欢迎他回府了。”让娜说着，俯下了她美丽的头。

菲利普觉得这次谈话太长了，他突然转过身，并没有道别，径直走上了通往他住所的大楼梯。

“感谢上帝！”看到他走远了，布朗歇用手捂着胸脯说：“我们逃出来了！”

“我差一点吓死！”让娜说。

菲利普·德·奥奈连头发根都红了，这时候，并不是因为发窘，而是因为愤怒。

“多谢您哪！”他干巴巴地对布朗歇说，“您刚才说的话我听起来特别舒服！”

“您要我怎么办呢？”布朗歇回答道：“您能找到更好的话吗？您刚才不知所措，叽叽咕咕地说不出话。他向我们走来我们没有看见。王国里，数他的耳朵最尖。万一他听见了我们的话，我们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会意。菲利普，你不但不该指责我，还该向我道谢哩！”

“别再说了。”让娜说，“走吧，到铺子旁边去，不要显得偷偷摸摸。”

他们向前走去，回答着路人的致敬。

“先生，”让娜小声说：“我得对您说明白，完全是因为您，是您那愚蠢的忌妒，才引起了这一场虚惊。如果您不那么声嘶力竭地抱怨玛格丽特，国王就不会听到我们的话了。”

菲利普·德·奥奈还拉长着脸。

“真的，”布朗歇说：“您的哥哥比您随和多了。”

“那显然是因为他受到的对待比我好。我为他高兴。”那年轻人说，“我确实是个大傻瓜，受一个女人的气。她对我象对待仆人一样。高兴时就把我叫到床上去，不高兴就把我打发开，一连好几天不给我音信，对面遇见了也装作不认识我。她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招？”

瓦卢瓦爵爷的执盾侍从菲利普·德·奥奈四年以前就成了美男子菲利普的大儿媳玛格丽特·德·布戈涅的情夫。他之所以能在夏尔·德·法兰西的夫人布朗歇·德·布戈涅的

面前说这件事，是因为布朗歇是他哥哥戈蒂埃·德·奥奈的情妇，这人是普瓦梯埃伯爵的执盾侍从。这事对让娜·德·布戈涅也毫不隐瞒，那是因为让娜虽然还没有情夫，但是由于心肠软，也觉得好玩，她处处为王家的那两位儿媳的私情帮忙，帮她们安排幽会，帮她们找机会见情人。

就这样，1314年春天到来之前，就在审判圣殿骑士的这一天，就在王上对王国的这个最主要的事件最为关切的时候，法兰西的两位王子，长子路易，幼子夏尔靠着两位风流倜傥的执盾侍从而戴上了绿头巾。这两个执盾侍从一个在他们的叔叔家当差，一个在他们的兄弟家供职，而这种风流勾当受着他们的大姨子让娜的保护。让娜虽然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失节，但却自愿当别人偷情的撮合者，她在别人的爱情纠葛里找一点又惊又怕的快乐。

“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不要再去内斯勒塔楼了。”布朗歇说。

“我觉得，今天跟以往的几天没有什么不同。”菲利普·德·奥奈回答道，“我一想到今天晚上玛格丽特在路易·德·纳瓦尔的怀里也会说同样的话，我就生气……”

“嘿，朋友，您的话太过分了。”让娜大声说，“刚才，你诬蔑玛格丽特还有别的情人，现在，您又不准她有个丈夫。她太宠爱您，让您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我打算明天劝我叔叔，把您派到瓦卢瓦伯爵领地去出几个月的差，让您的脑袋清醒清醒。”

这一下子，漂亮的菲利普·德·奥奈安静下来了。

“嘿，夫人，”他喃喃地说，“我估计为这事我非死不可。”

他即使在生气的时候，那模样也相当迷人，别人闹着玩吓唬他一下，就是为了看他那丝穗子似的睫毛低垂下来，白净的下巴在微微颤抖。他忽而那么伤心，那么可怜巴巴的。两位少妇忘了刚才那阵惊慌，忍俊不禁。

"您去告诉您的哥哥戈蒂埃，就说我今晚，会为了想念他而叹气。"布朗歇说着，口气极为温柔。

谁也闹不清她这话是不是真情实意。

"是不是应该告诉玛格丽特……"奥奈犹豫不定地说，"我们刚刚知道今天晚上的情况，应该通知她……"

"让布朗歇决定吧，我什么都不管了。"让娜说："我刚才吓坏了，我不愿意搅进你们的事里去。这件事总有一天要糟糕。我只是觉得好玩，白白受了牵累。"

"真的，明明有好机会你不想利用。"布朗歇说，"我们三个人的丈夫中，你的丈夫不在家的时间最多，如果玛格丽特和我象你这么运气的话……"

"我没有这种兴致。"让娜说。

"不如说没有这份勇气……"布朗歇说。

"真的。即使我愿意，我也不那么灵巧，善于掩饰。妹妹，我敢说，我会立刻露出马脚来。"

说完这话，让娜好象思索了一会儿。的确，她一点也不想欺骗菲利普·德·普瓦梯埃，不过，这种假装正经的日子，她又觉得十分厌倦……

"夫人，"菲利普对她说："您要不要让我……给您的表姐带个信儿呢？……"

让娜斜着眼睛瞟了一下那年轻人，眼光里充满了温厚的宽容。

“您离开了美丽的玛格丽特，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她说，“那么，我就做件好事吧。我给玛格丽特送一件礼物，您替我去送给她。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他们走到了一个货摊子面前。两个女人在商量挑选，布朗歇一下子就看上了最贵的东西。这时，菲利普·德·奥奈却又想起国王突然出现的事。

“他每次看见我都问我的名字，这已经是第六次了，每次他都提到我的哥哥。”

他有些忐忑不安，寻思着为什么他在国王面前总觉得这样不自在，也许是因为国王的眼光，因为他那盯着人的大眼睛有一种说不清的奇怪颜色，又象是蓝，又象是灰，就象冬天早晨结了冰的池塘。那样的一双眼睛，只要遇到一次之后，一连几个钟头都忘不了。

这三个年轻人中间，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位身材高大，穿着红色皮靴的爵爷站在大楼梯的中间，已经注意他们好一会儿了。

“菲利普先生，我身边的钱不够，您愿意替我付吗？”

刚才这样说的是让娜，这话打断了菲利普的思索。那执盾侍从赶忙付了钱。让娜替玛格丽特选了一条天鹅绒的腰带，上面用银线绣出了细密的花纹。

“啊，我也要一条一样的。”布朗歇说。

她也没有钱，菲利普也替她付了帐。

他陪两位夫人出门时总是这样。她们总说这钱她们会还，然后就立刻忘记了这回事。而菲利普是有面子的贵族子弟，当然决不再向她们提起。

有一天，他的父亲戈蒂埃·德·奥奈爵爷对他说：

"你可当心,我的孩子,最富有的女人养起来也最费钱。"

他花钱当然也有算计，不过这么一点花销他不在乎。奥奈家的人可以不计较这一点儿。他们在蓬图瓦兹和吕扎尔什之间的维马尔和奥奈蓬迪领地保证他们有大宗的收入。

现在，菲利普有了借口，可以去内斯勒宫堡跑一趟了。在那里，在河的那一边，住着国王和纳瓦尔王的王妃。从圣米歇桥过去，只要几分钟就到。

他向两位夫人行礼道别,然后朝着百货商廊的大门走去。

穿红皮靴的爵爷眼睛一直跟着他，那是一双猎人的眼，这位老爷就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几天以前刚从英国回来。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台阶，也走到街上。

在外边，圣母院的管风琴声已经停息，整个西特岛上一片异乎寻常的、使人警觉的寂静。

在巴黎圣母院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四章　巴黎圣母院是白色的

弓箭手们排成警戒线，把老百姓们拦在教堂前的空场里。每个窗户上，密密麻麻地挤着看热闹的人头。

雾散了，惨白的太阳照着巴黎圣母院洁白的石头。

这座天主教堂建成才七十年，装饰美化的工程一直就没有停过，所以仍然显得簇新锃亮①，太阳照得拱形尖塔和大

---

①巴黎圣母院1163年开始建造，1245年完成主体工程，装饰美化工作一直延续到1345年。

门上面的蔷薇花形饰带分外鲜明，门廊上一列列的雕像十分引人注目。

每天早上，都有小贩到这里来卖鸡。这个时候，卖鸡的小贩被人推得紧挨着房子站着。筐子里装着的家禽低低的叫着，打破了寂静。就是这种反常的寂静使阿尔杜亚伯爵走出百货商廊时觉得惊奇。

阿兰·德·帕莱耶统领一动不动地站在他手下的士卒前面。

空场上面高高的台阶上，站着四名圣殿骑士的要犯，他们背对着群众，面对着设有两扇敞开的大门之间的宗教法庭。几位主教，议事司铎，圣职执事坐了两排。

老百姓的好奇心，集中在红衣主教身上。这是教皇派来的特使，表示这次判决不许上诉，犯人在法庭面前得不到任何宽宥。群众也很注意让·德·马里尼老爷，这是桑区的年轻总主教，当今首相的兄弟。就是他与法兰西宗教裁判所一起，主持这次审判。

在列位法官身后，出现了三十来个修士，都穿着棕色或白色的袍子。在这一堆人中间，唯一在俗的人是巴黎的卫戍司令，让·普鲁瓦布什。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矮矮胖胖的汉子，阴沉着脸，好象很不高兴待在那里。他代表王室，负责维持秩序。他的眼睛一会儿看看老百姓，一会儿看弓箭手统领，一会儿又看看桑区总主教。

惨淡的阳光照着主教帽，各个教职的权杖，红衣主教的紫袍，主教们的茜红斗篷，披肩上的白鼬鼠皮，胸前十字架上的黄金，连环锁子甲上的铁片，还照着战盔和武器。这些光华与那被告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豪华的排场就是为了审判他们而

搬演的。那四个衣衫褴褛的圣殿骑士，挤作一团，满面灰色。

阿尔诺·德·奥克，阿尔巴诺地方的红衣主教，这次审判的首席特使站起来宣读罪状。他念得很慢，扯着声调。他在欣赏自己的声音，对自己很满意，尽量在听众面前装腔作势。有时候，他装作被他宣布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又作出感人的庄严模样，提出新的控告，宣布新的罪行。

“修士热罗·德·帕萨日及让·德·居尼曾在众人面前作证说，他在加入圣殿骑士团的仪式上，有人曾逼迫他们向十字架吐唾沫，声称十字架只不过是一块木头，而真正的上帝在天上……修士居依·窦樊，曾被告诫说，如果有一高级修士受肉欲驱使，想在他身上得到满足，他则必须听从摆布……

鉴于圣殿骑士团大师雅克·德·莫莱对上述指控皆已供认不讳……”

民众必须伸长耳朵，才能听清他用夸大的声调叫出的每个字。这位教皇特使作得过了分，占得时间太长，人们开始失去耐性了。

雅克·德·莫莱听了这些控告，这些用伪证、用苦刑逼出的招供，喃喃地说：

“谎言……谎言……谎言……”

他在路上所感到的那股怒气，此刻更升腾起来，消瘦的太阳穴里，血跳动得越来越快。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来打破这一场恶梦。并没有圣殿骑士团的小分队来鼓动群众……

“于克·德·派罗修士供认他曾逼迫见习修士一连三次否认基督……”

巡迴神甫把痛苦的脸转向雅克·德·莫莱，反问道：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难道说过这话？”

四个要犯孤伶伶地站着，上天和世人都遗弃了他们，他们象被一个巨大的钳子夹住：一边是军队，一边是法庭；一边是王室的力量，一边是宗教的力量。特使主教的每一句话都使钳子夹得更紧。

尽管他们已经解释过一百次了，可是那调查团怎么肯相信，怎么能明白，他们之所以对见习骑士讲这些话，是为了万一他们被穆斯林俘获，勒令他们叛离宗教时，让他们能有一个坚定的态度。

大师发疯似的想扑向那长老，掐住他的脖子，打他几个耳光，把他勒死。他想把这个教皇特使的心掏出来，这还不算，他还想宰了年轻的马里尼，那个戴着主教帽子，神色疲惫的小白脸。他特别想杀死他的三个真正敌人，他们并不在座，那就是国王、掌玺大臣和教皇。

愤怒和无能为力使他的眼前闪过一派红光，他需要作一点什么事情……一阵昏眩，使他差一点摔在地上。他没有看到，他的同伴若弗鲁瓦·德·夏尔内也跟他一样怒火中烧。诺曼第教区导师深红色的额头正中的那道伤疤，完全变白了。

教皇特使停止了宣读，放下那一大张羊皮纸，向左右两边他的陪审人员微微点一点头，又拿起那张羊皮纸凑近了脸，象是要把上面的灰尘吹掉似的。

“……鉴于被告皆已供认不讳，本法院以天父的名义①，判处被告终身监禁，俾使罪犯在四壁之中静居思过，

①原文为拉丁文In nomine Patris.

以悔恨的眼泪来减轻其罪孽……”

教皇特使慢慢地划了十字，严肃庄重地坐下来，卷起羊皮纸递给了秘书。

人群最初没有反应，听到列举了那么多罪行之后，大家显然都以为要判死刑。现在竟然是在四壁之中静居思过——也就是说终身监禁。土牢、铁链，只有面包和水，大家觉得这很宽大。

美男子菲利普早把这次攻击估计好了。民众的舆论会毫无困难，甚至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最后一击，来结束纠缠了七年之久的这场悲剧。首席特使和年轻的桑区总主教交换了一个不易觉察彼此会意的微笑。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巡迴神甫喃喃地说，“我没有听错，他们并不是要杀死我们，他们对我们宽大处理了！”

他的眼里满是泪水，缺了牙的嘴张着，好象要笑似的。

就是这种可怕的愉快，使大师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突然，在台阶上面，一个人的声音炸雷似的响起来：

“我抗议！”

这一声十分宏亮，最初，大家都不相信是大师喊出来的。

“我对这种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议！我声明，你们栽在我们头上的罪名都是捏造的”

人群中响起一阵叹息声。

法庭的人员骚动起来，主教们互相望着，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估计到会发生这种事。让·德·马里尼一下子跳了起

来，疲惫的神态一扫而光，只气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你撒谎！”他对大师喊到，“你在调查团面前已经招供了。”

弓箭手们一下子排齐队形，等待着命令。

雅克·德·莫莱回答说：

“我的罪过只是在欺骗威胁和苦刑下没有顶住，我在上帝面前宣布，圣殿骑士团完全清白无辜，上帝会听到我的话。”

上帝仿佛果真听见了，大师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从穹顶反射下来回声，好象有一个更深沉的声音，在正厅顶上重复着每一句话。

“你招供了你们搞同性恋！”让·德·马里尼说。

“屈打成招！”莫莱反驳。

“……屈打成招！……”圣体龛里仿佛有另一个声音在重复。

“您已经招供了您相信异端！”

“屈打成招！……”

“……屈打成招……”圣体龛在重复。

“我全部翻供！”大师喊道。

“全部……翻供！”整个教堂隆隆地响着回声。

又有一个人来参加这奇怪的对话了。若弗鲁瓦·德·夏尔内也来斥责桑区的总主教，他说：

“你们把我们愚弄了，我们中了你们的计，相信了你们虚伪的许诺。你们的仇恨和这场官司断送了我们。我也在上帝面前宣布：我们是无罪的，将我们判罪的人都是在空口说谎！”

这时，站在法庭人员背后的修士们都大声喊了起来：

“异端分子，烧死他们，烧死他们，异端分子！”

但是，这种谩骂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它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倒是受苦的人鼓起了勇气。群众中间大多数同情圣殿骑士。

有人向法官举起拳头，广场上有几处的防线突然被攻破，有人在窗口上喊叫，眼看事态要发展成为骚动了。

阿兰·德·帕莱耶下了命令，一半弓箭手组成人墙，胳臂挽着胳臂，顶住向前涌的人群，另一半人端着长矛，严阵以待。

王家警卫人员用他们那镶着百合花的警杖，在人群中乱打。鸡笼子被掀翻了，家禽被踩得直叫，这叫声跟人群的吼声混为一团。

法庭人员都站了起来，让·德·马里尼跟巴黎的卫戍司令商议：

“老爷，您得作出决定，您得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都会被绑架的。您不了解巴黎人，他们一旦暴动就什么都干得出。”

让·德·马里尼把他的权杖举起来，表示他要讲话，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人想听他讲了，骂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捣乱分子，假主教，上帝会责罚你的。”

“说话呀，老爷，说话呀！”卫戍司令对他说。

他怕处境危险丢掉性命，他想起1306年的暴动。当时，很多财主的住宅都被抢掠一空。

“我宣布，这里的两名被告犯有扶持异端之罪！”总主教拼命大声喊，但人群仍不听。“他们再一次坚持他们的异

端邪说，他们抛弃了法庭的公正，教庭也将驱逐他们，并送交国王的司法机构处理。”

他的话在人群的嘈杂声中一点也听不清。接着，全体法庭人员象一群被吓慌了的珍珠鸡似的，躲进了巴黎圣母院，大门立刻关上了。

卫戍司令向阿兰·德·帕莱耶召了一下手，一队弓箭手向台阶跑去，把大车也赶了过来，他们用长矛的柄把几个被告推上车。被告们很驯服地听他们摆布。大师和诺曼第教区导师一方面感到精疲力尽，一方面觉到松弛。他们的心终于平静了。而另外两个人还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弓箭手给大车开路，卫戍司令普鲁瓦布什命令王家警卫人员尽快清理现场。

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

“把犯人送回神庙！”他向阿兰·德·帕莱耶叫道，“我亲自去奏明国王。”

第五章　玛格丽特·德·布戈涅纳瓦尔的王妃

正在这时，菲利普·德·奥奈已经到了内斯勒王宫。人家让他在纳瓦尔王妃住宅的前厅里稍候片刻。这几分钟长得没完没了。菲利普寻思也许玛格丽特被不识相的讨厌鬼缠住了，不得脱身，也许是要让他受点折磨来取乐。她一向喜欢玩这种小小的把戏。也许让他在这里待一个钟头，坐立不

安，走来走去，来表示她今天不接见客人。他感到愠怒。

差不多四年以前，他们开始私通的时候，她并不这样。也许是这样，但他回忆不起来了。当时，他对这桩刚刚开始的艳遇着了迷，尽管在这里边虚荣和爱情占着同样的成份，他还是甘心情愿直挺挺地一连等五个钟头，为的只不过是看他的情妇一眼，摸摸她的手指头，或者听她一声耳语，约定下一次再见面。

时过境迁，困难能使初起的爱情更加有滋味，而对于已有四年之久的爱情来说，这些困难就不可忍受了。当初引起热情的因素，反倒窒息了热情。永远说不定什么时候见面，已经订好的约会又被取消。他在宫里有非干不可的职务，必须小心，不能过分，再加上玛格丽特脾气古怪，所有这一切，都使菲利普又气又恼，真想狠狠地报复一次，或是发一顿脾气。

玛格丽特倒显得极为从容自如。她欺骗丈夫而又激怒情人，从而享受着双重的快乐。象她这样的女人，只有看到别人为她受苦才觉得有趣。到后来，看别人为她受苦她也厌倦了。

菲利普没有一天不告诫自己，在通奸之中，绝对不会有伟大的爱情，他也没有一天不发誓要斩断这如此熬人的联系。

但是，他天性懦弱，毫无出息，他摆脱不开。就好象一个赌徒，一旦下注之后，只好赌到底。对于不久以前的梦想，毫无意义的现实，虚度了的光阴以及消逝了的幸福，他还紧追不舍。他没有勇气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说："我输得已经够多了，我再也不赌了。"

于是，他还在那儿等着，又苦恼又伤心，他还在等着有人来叫他进去。

为了在焦虑中分一下心，他坐到窗户旁边的一个石凳上，看着马夫们在干活儿。他们给马卸下鞍鞯，然后牵到小佩雷奥格莱的院子去。还有些脚夫，扛着大块的肉和一筐筐的青菜走进宫来。

内斯勒宫包括两个彼此相连而又各自分开的部分。一部分是王宫本体，是新近修建的。另一部分是塔楼，这比王宫早建了一百年，是菲利普·奥古斯都①时代修的整个城堡工事的一部分。六年以前，美男子菲利普把这所宫堡从阿莫里·德·内斯勒伯爵手里整个儿买下来，给了他的长子，纳瓦尔王作为府邸。

塔楼在以前只用来看守、瞭望或是贮存物品，玛格丽特最近决定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些日常生活用的家什。据她说为了在这里静居祈祷，她特别说明她需要清静清静。因为她的性格古怪，尽人皆知。路易·德·纳瓦尔对这事一点儿也不惊奇。其实，她决定安排这个住处，就是为了更为方便地接见漂亮的奥奈。

这样，菲利普·德·奥奈真是趾高气扬，天下无双了。一位王妃，为了他，竟把一处防御工事改建成了爱情的安乐窝。

后来，他的哥哥戈蒂埃成了布朗歇的情人，塔楼也成了这一对儿的香巢。借口很容易找，布朗歇是来找她的表姐和

---

①菲利普·奥古斯都(Phihippe Auguste 1165—1223)自1180年为法国国王，卢佛宫和内斯勒宫都是他统治时期修建的。

嫂嫂的。而玛格丽特，一方面提供方便，同时，有个同谋，她也求之不得。

但现在，当菲利普看到这阴沉的建筑，房顶上砌着雉堞，高处有几个窄小的开口，他也不禁寻思，别的男人是不是也会到这里，在他情妇的身边同样乱七八糟地过几夜呢……近来一连五天过去了，他一点音信也没有得到，而原来每天晚上都是准备好了要会面的，这不更叫人疑心吗？

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侍请菲利普跟她走。这一回，他决心不要再被人瞒过了。他穿过好几间大厅，最后，那女侍闪开了身。菲利普走进一间低矮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家具，飘着一股他十分熟悉的茉莉香精的气味。这是商人们从东方带回来的。

菲利普过了一会儿才适应了屋里半明半暗的光线和热气。石头壁炉里用厚实的木炭烧着一堆熊熊的火。

“王妃娘娘。”他开口说道。

一个声音从屋子里面传过来，声音有些沙哑，象是很厌烦似的。

“走近一些，先生。”

玛格丽特竟敢在她的内室里接见他，没有第三个人在场？菲利普马上定下心来，但又很失望，这儿不只纳瓦尔王妃一个人。床幔子后面，隐隐约约有一个贴身女官，下巴和头发上围着寡妇们专用的一种白色头巾。这位女官正在那儿刺绣。玛格丽特躺在床上，身穿配有皮里子的便装。从皮衣底下伸出来一双赤脚，又小又丰润。她觉得穿着这么一副装束，摆着这么一副姿态来接见一个男子，是勇气过人的表现。

菲利普走上前来，按宫里的规矩行礼问安，但他脸上的表情却说明这只是虚应故事。他说普瓦梯埃伯爵夫人派他来问候纳瓦尔王妃，祝王妃玉体健康，并送来一件礼物。

玛格丽特听着，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珠都没有转一下。

她个子不高，黑色的头发，浅棕色的皮肤。有人说她的身体是世界上最美的，她也在不遗余力地显示这一点。

菲利普看着那张圆润、诱人的嘴，那短短的下巴，颊上的酒窝儿，丰满的胸脯将衣领撑开。一条手臂弯着，由于衣袖肥大，高高地露出了上臂。菲利普想，玛格丽特在皮衣服里面，也许完全是裸体的。

“把那件礼物放在桌上，我一会儿再看。”

她舒展开身体，打个哈欠，露出一排小小的白牙。细长的舌头，粉红色带有皱褶的上颚。她打哈欠跟小猫一样。

对那年轻男人，她连看都没有看一眼。然而，菲利普却觉得那女官在注意他。在玛格丽特的随侍女官中，他并不认识这个面孔很长，两眼离得很近的寡妇。他觉得一阵反感，不得不略加克制。他问道：

“我是不是给普瓦梯埃夫人带个回信？”

玛格丽特终于看了菲利普一眼。她的眼睛很美，眸子的颜色很深，象天鹅绒似的，无论看人还是看物，都能给人一种抚慰。

“您告诉我的弟妹，普瓦梯埃夫人……”她说。

菲利普有点吃惊，手指头紧张地动一动，告诉玛格丽特把寡妇支开。可是玛格丽特好象是不明白。她嫣然一笑，并不是对着菲利普，她是对着空中微笑的。

“或者不用了，”她又说，“我要给她写封信请您带

去。”

接着，她对贴身女侍说：

“夫人，我该穿衣服了，您去看看我的衣服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寡妇走到隔壁的房间去，但是，并没有把门关上。

玛格丽特站起身，露出了美丽而光滑的膝头，走到菲利普的身旁，对他轻声说：

“我爱你。”

“为什么五天我都见不到你？”菲利普也轻声问她。

“啊！真漂亮！”她喊着，接过他递出的那条腰带。“让娜的眼光不凡，我多么喜欢这件礼物！”

“为什么我一直见不到你？”菲利普又低声问了一句。

“这腰带挂上我的新钱包正合适。”玛格丽特大声说，“奥奈先生，请您等一等，让我写一个感谢的便笺。”

她坐到一张桌子旁，拿过一管鹅毛笔和一张纸①只写了一个词。她打招呼叫菲利普走近些，然后叫他看那纸上的字：

“谨慎！”

接着，她对着隔壁的房间喊：

“科曼热夫人，去把我的女儿找来，我今天早上还没有亲她哩。”

听到那侍女出去了，菲利普才说：

①这是棉纸，据说是中国人发明的，十世纪时，威尼斯商人由希腊传入欧洲。所以，称为“希腊纸”。麻纸是由西班牙的撒拉逊人在更晚些的时候带入欧洲的。

“谨慎难道是把情人支开，去接待别人的好借口吗？我知道，您在对我撒谎。”

她的模样又是着急又无可奈何。

“我知道您什么也不明白，”她回答，“我请求您说话注意一点，连一盼一顾都得小心。情人们总是在吵架的时候向别人露出马脚，您要注意。”

玛格丽特说这话并不是开玩笑。几天以来，她觉得在她周围有一股对她怀疑的气氛。路易·德·纳瓦尔曾在她面前作过暗示，说她燃起的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这是她丈夫的玩笑，然而他笑的声音很虚假。菲利普这样急切，莫非已经被人看出？内勒斯宫的看门人和她的贴身女仆，都是她从布戈涅娘家带来的。她一方面威吓，一方面贿以重金。玛格丽特以为可以相信这两人，就象可以相信她自己一样。但是，任何人都可能出言有失，况且又来了这位科曼热夫人。这是为了不驳瓦卢瓦老爷的面子，硬要她收下的，这女人穿着那身丧服到处乱钻。

“那么，您想承认您是厌倦了？”菲利普·德·奥奈问。

“唉！您真讨厌！”她辩白，“您明知道人家爱您，还不停地抱怨。”

“好哇，今天晚上我没有理由当讨厌鬼。”菲利普回答，“今天不开国务会议，国王亲口对我们说的。这样，您就可以尽情地安慰您的丈夫啦。”

看到她的那副脸，菲利普如果不是气昏了头，准会明白，至少在这个方面他用不着那么忌妒。

“我呀，我要去逛窑子。”他又说了一句。

"好极了，"玛格丽特说，"到时您对我谈谈，那些姑娘待您怎么样，我会觉得很有趣。"

她的眼睛闪着光，用舌头尖舔了舔嘴唇，满脸的讽刺神色。

"婊子，婊子，婊子。"菲利普心里想。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抓得住她。无论是什么，都能从她身上滑开，就象水在玻璃上流过似的。

她朝一个打开的衣柜走去，从里面拿了一个荷包钱袋，菲利普还从来没有见过她佩戴过。

"配得正好。"玛格丽特说着，把腰带穿在纽襻上，又到锡箔贴的镜子前，把荷包钱袋在身上比量。

"这个荷包是谁给您的？"菲利普问。

"这是……"

她本来想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他，可是，看到他那么苦恼，疑心那么重，又禁不住想拿他开开心。

"是……一个人儿。"

"谁？"

"你猜猜。"

"纳瓦尔王？"

"我的丈夫没有这么大方。"

"那么是谁呢？"

"您想想吧。"

"我要知道，我有权利知道。"菲利普怒气冲冲地说，"这是男人送的礼，是个有钱的男人。你爱这个男人……因为他有理由得到你的青睐。我猜的对不对？"

玛格丽特继续照镜子，一会儿把钱包放在腰的这边，一会

儿放在那边，又把它放在正当中。就在她这么转来转去的时候，她那皮大氅忽而垂下，忽而掀开，露出一条大腿。

“是阿尔杜亚老爷。”菲利普说。

“嗨，照您看，我的口味太低了。他是个大老粗，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股野味的臊气……”

“那么是菲埃纳老爷，他总围着女人转，也向您献殷勤。”

玛格丽特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

“菲埃纳老爷吗？”她说，“我还没有发现他对我感兴趣。可是，既然您对我提到了他……那就谢谢您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总有一天我会弄清楚。”

“您不妨把法国宫廷中的人都列举一遍。”

她正要说：“也许您还想到了英国的宫廷哩！……”她的话被打断了，科曼热夫人已经回来，还把让娜公主推在前面。那小女孩才三岁，她慢慢地向前走，身上累累赘赘地穿着一件用珍珠绣成的袍子。她只有圆圆乎乎，有些突出的前额象她母亲。她的头发都是金黄的，鼻子十分纤巧，明亮的眼睛上，眨动着长长的睫毛。她很可能是菲利普·德·奥奈的女儿，也很可能的确是纳瓦尔王的亲骨肉。在这件事上，连菲利普本人也从来没有弄清真象。而玛格丽特天性机敏狡黠，对于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从来不肯说破实情而对自己不利。

菲利普每次看到这个孩子，都要自思自忖：“莫非是我的？”他回忆日期，寻找迹象。他还想，日后，他得躬身向这位公主行礼，而她说不定就是自己的女儿。这位公主也有可能

登上纳瓦尔和法兰西的王位。路易和玛格丽特直到当时并没有其他的继承人。

玛格丽特把小让娜抱起来，亲亲她的额头，看了看她的气色很好，就把孩子递给女仆，一面说：

“好，我亲过她了，您可以把她带走。”

她从科曼热夫人的眼神里看出来，这位女官并不是傻瓜。她心里想：“必须摆脱这个寡妇。”

另一位女官进来，问纳瓦尔王子是不是在这里。

“通常，在这个时候，他不在我这里。”玛格丽特回答。

“我们在王宫找遍了，国王要他立刻去。”

“您知道是什么事？”

“王妃娘娘，我估计是因为圣殿骑士拒绝接受审判，老百姓在圣母院周围发生了骚乱。全城各处都加了双岗，国王要召开国务会议。”

玛格丽特和菲利普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心里的想法都一样，但跟王国的国务没有一点关系。新近的事变，也许让路易·德·纳瓦尔不得不在国王的宫里待大半夜。

“也许，今天下半天得改变计划了。”菲利普说。

玛格丽特瞧了瞧他，觉得已经让他受够苦了。他早已恢复了略略疏远的尊敬态度，然而眼光里仍然流露出不满。玛格丽特受了感动，心中升起了对他的情意。

“也许是这样，先生。”她说。

他们两人之间又串通一气了。

她走近，拿起了那张写着“谨慎”的纸条扔到火里，一面说：

“这封信不合适了，过些时候，我要给普瓦梯埃夫人写另一封信。我希望那时候会有些更好的消息告诉她。再见了，先生。”

菲利普·德·奥奈从内斯勒王宫出来时，跟进去的时候已经判若两人。只要听到一句有希望的话，他就对他的情妇，对他自己乃至对整个的生活恢复了信心。他觉得今天上午最后的时刻，真是光明灿烂，充满希望。

经过大门的警卫，他劈头又碰上了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仿佛这个大个儿一直在跟踪年轻的执盾侍从似的。其实不然，这时候，阿尔杜亚有别的事。

“纳瓦尔亲王在他的府第？”他问菲利普。

“我知道有人找他开国务会议。”

“您刚刚通知他？”

“是的。”菲利普回答一声，立刻打住了话头。

可是，他马上觉得这个谎很容易验证，他说得很蠢。

“我也为这事儿找他。瓦卢瓦老爷想事先跟他商量一下。”

他们分手了。然而，这个偶然的会面引起了大个子的警觉。

“莫非就是他？”他穿过铺着石板的广场时，心里在寻思。一个钟头之前，他看到菲利普在百货商廊陪着让娜和布朗歇，现在又在玛格丽特的门口儿碰上了他……

“这个花花公子是她们之间的传信人，还是其中一个人的情夫？如果真有此事，我会马上弄个水落石出。”

科曼热夫人一定会告诉他真情。另外，他自己也安排了人，夜里来巡查内斯勒塔楼的围墙一带。网已经张开了，那只

长着华丽羽毛的鸟儿如果在这儿被逮住，就让他自己倒霉吧！

第六章　御前的国务会议

巴黎的卫戍司令，气喘吁吁地跑到王宫，却发现国王的心情极佳。美男子菲利普正忙着欣赏三条大猎兔犬，这是有人刚刚专程贡上来的。同时还有一封信，显然出自一位意大利人的手笔：

可敬可畏之我王陛下①：

微臣之侄言，彼曾驱猎兔犬三只外出，过街时，唐突圣驾，遂以己行为不敬深为惶惧。三犬本身，岂堪称贡？然其物已荣近至尊之圣驾，微臣即觉不配继续畜养。三犬乃近日送自威尼斯者。为博陛下一哂，维陛下笑纳之，以为微臣卑躬忠悫之举也。

斯皮奈洛·托洛梅

（锡耶纳人②）

"这个托洛梅倒是一个乖巧的人。"美男子菲利普曾经这么说过。

国王不收一切礼品，但是从不拒收猎犬。他拥有世上最好的狗，这是他唯一的嗜好。只要他见到好狗，马上有人送

---

①这封信是用夹着意大利文的法文写的。

②锡耶纳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给他，就一定会使他高兴。

卫戍司令奏明在圣母院发生的事情，而美男子菲利普却继续逗弄他那三条猎兔狗。他掀起狗的下唇，察看一下白色的獠牙和黑色的嘴，摸一摸长着浅黄色毛片的深厚的胸脯。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直接从东方进口的纯种狗。

在畜牲，尤其是狗和国王之间，立刻就有一种不可言传的默契。狗跟人完全不同，单单不怕他。三只狗中最大的那只已经把头靠上了它新主人的膝头。

“布维尔！”美男子菲利普叫道。

雨格·德·布维尔来了。这是王室的侍从长，五十来岁的一个男子，头发一绺白一绺黑，很是奇怪，这使他很象一匹杂毛的马。

“布维尔，传令马上召开国务会议。”

接着，他打发走了卫戍司令，同时还告诉他，如果城里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提防着他的命。美男子菲利普由三条狗陪伴着，沉思起来。

“那么，我的隆巴，咱们该怎么办呢？”他一边抚摸着那条大猎兔狗的脑袋，一边喃喃地说。同时，给那条狗取了个新的名字。

人们把出身意大利籍的银行家、商人，都叫隆巴①。既然这几条狗是意大利人送的，这个词就自然而然来到国王的脑子里，用来称呼这条狗了。

---

①隆巴(Lombard)这词是从伦巴第(Lombardy)来的，伦巴第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区，中世纪以来，法国人把意大利籍的商人都叫“隆巴”，有轻蔑意。

现在，御前国务会议已经开始。这次会议并没有象通常一样在法院的大厅里进行，那是专为开国务会议的地方，能容纳一百多人。这次是在隔壁的小单间开的，在这里点起了一个炉火。

围绕着一张长桌子，特别国务会议的成员都各就各位，来决定圣殿骑士们的命运。国王坐在桌子一端的主位，臂肘拄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掌托着下巴。他的右边，坐着昂盖朗·德·马里尼，国王助理和首相。接下去是纪尧姆·德·诺加莱，王家的掌玺大臣，拉乌尔·德·普莱斯勒，司法院的大法官以及另外三个司法人员：纪尧姆·杜布尼，米歇尔·德·布德奈，尼科尔·勒·洛克吉埃。国王的左边是他的长子，纳瓦尔亲王。人们终于找到了他。还有雨格·德·布维尔，侍从长。国王的私人秘书马亚尔。还有两个位子空着：一个是普瓦梯埃伯爵的座位，他到布戈涅去了；另一个是夏尔王子的，他早上去打猎了，没有接到通知。缺席的还有瓦卢瓦老爷，已经派人到他的府第去找。按惯例，每逢国务会议之前，他总要先暗中谋划一会儿。国王已经决定会议马上召开，不用等他。

昂盖朗·德·马里尼第一个发言，他是权力无边的首相，因为与国王私交甚密，更是声势赫赫，但并不出自贵族之家。他本是诺曼第地区的一个富商，名叫勒·包尔梯埃，到后来才变成马里尼老爷。他经营着财源茂盛的职业，这给他赢得了尊敬，也招来了忌妒。国王助理这个名目就是专门为他设的，使他成了国王的替身①。这人四十九岁，腰宽膀

①原文为拉丁语 L'alter ego

阔，肥厚的下巴，皮肤上疙里疙瘩。他靠着挣来的大量财产，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大家认为王国里他最能言善辩，在政治才能方面高出同代的一切人。

他只用了几分钟，就对当前形势作了个全面概括。他早已听了好几个人的汇报，其中就有他的兄弟，桑区的总主教。

“宗教法庭把大师和诺曼第导师交给您处理，陛下。”他说，“陛下可以全权处置他们，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连教皇在内。这再好也不过了，对不对？”

他正说时，门突然打开。当年在君士坦丁堡当皇帝的瓦卢瓦老爷，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他只向国王略略点了点头，并不屑于打听一下他不在时别人说了些什么，径自大声喊道：

“我听见什么啦？我的兄长陛下，包尔梯埃·德·马里尼老爷觉得事情从此好办了？（他特别强调包尔梯埃这个词儿。）我的兄长，您的顾问们为这点儿小事就高兴了。我倒要问问哪一天他们才会觉得事情不能再糟呢！”

他比美男子菲利普小两岁，可是模样反倒显得更为年长。他的哥哥安祥镇定，他却急躁好动。这位夏尔·德·瓦卢瓦老爷鼻子很肥。长年的军旅生活和酒宴上不大克制，使他落下了酒糟脸儿。他傲气十足地挺着个大肚子，衣着象东方人那样豪奢，如果穿在别人身上就会显得可笑了。想当年，他也曾经长得漂亮过。

他生来就离法兰西的王位很近，所以并没有告诫自己不去占据这个宝座。于是，这位二百五王爷，用了毕生精力走遍全世界，为了另找一个王位坐坐。在他少年时代，曾得到了阿拉贡王国的王冠，但他没有保住。接着，他又试图为自己

经营一个阿尔拉斯王国。后来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王位侯选人，但在选举时却惨败了。他的夫人安汝——西西里公主去世后，他又与卡特琳娜·德·古尔特奈结婚，她是东罗马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于是，他成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但是他这个皇帝徒有其名，真正的君主安东尼第二，帕利奥洛格①，当时还在拜占庭指挥一切。然而，由于第二次丧偶，连这虚幻的王权在前一年也从他的手里飞走了，落到了他的女婿达朗特亲王手里。

他最显赫的声名是1297年指挥过基耶纳战役和1301年指挥过托斯卡那战役。这次战争中，他支持归尔弗派攻打吉伯林派，他洗劫了佛罗伦萨并且放逐了诗人但丁②。因此，教皇博尼法斯第八封他为罗马帝国的伯爵。

瓦卢瓦过的是王家气派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小朝廷和官僚机构。他有很多理由憎恨昂盖朗·德·马里尼，因为那人本是平民出身，却得到了国王助理这尊重的位置，还在百货商廊树立了自己的雕像，与历代国王的雕像摆在一起。他还制定了专门与封建大领主作对的政策。总而言之，他的一切，瓦卢瓦老爷都看不惯。瓦卢瓦爵爷是圣路易的亲孙子，

---

①安东尼第二，帕利奥格格(Andronic Ⅱ Paléologute 1258——1332)1282年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1328年被他的孙子安东尼第三推翻。

②归尔弗派和吉伯林派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政局中激烈相争的两党。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大诗人但丁(Dante 1265—1321)青年时期参加代表市民阶级的归尔弗党。后来，归尔弗党分为黑白两派，争斗不已。但丁反对黑白两派的斗争，谴责两派的首领。以后，黑派得势，但丁被放逐。但丁是不朽的《神曲》的作者。

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王国由一个出身于草芥的平民来统治。

这一天，他的衣着，从风帽到皮鞋，一律是靛蓝和绣金两种颜色。

他说：

"有人对我说，这两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命运已经定了……是怎么决定的？呸！这四个人让王国的威信丧失净尽，大家还说有面子！老百姓朝法官吐唾沫……这是什么法庭啊？可以说是临时凑起来的。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个宗教法庭吧，还是有面子！人们喊：'杀死他！'他们反对的是谁？反对那些长老，卫戍司令，反对那些弓箭手，反对您，我的兄长！……都够有面子的！好哇，算了，咱们都来享受享受吧！多么风光啊！"

他举起两只手，那双手很美，戴满了戒指。接着，他坐了下来，并没有坐在特意为他留的位置上，而是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仿佛用这种疏远的办法来表示他不与其余的人沆瀣一气。

昂盖朗·德·马里尼还站着，在他那肥厚的下巴上，划出了一圈讥讽的皱纹。

"瓦卢瓦老爷大概情报不灵。"他平静地说，"在您所说的四个老头子里，只有两个拒绝接受判决。至于老百姓，据我所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并不一致？"夏尔·德·瓦卢瓦大叫着，"老百姓的意见竟然不一致，这已经够丢人的了……谁去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了？是您吗？马里尼先生？我明白您为什么这样做。您运筹帷幄，就是要这么一个结果。您把商人、平民和别的乡巴佬都召集起来，让他们赞同国王的决定。这年头儿，连审

判权都让平民染指了！”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总有两个对立派系：反对党和进步党。在国王的御前会议上，也有两股势力各不相让。夏尔·德·瓦卢瓦自认是大贵族的当然首领，代表封建反动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极力维护几个原则：大领主之间进行私战的权利，大采邑主在自己领地上铸造货币的权利；支持骑士制度的道德规范及法规的权利；尊罗马教廷为裁决一切的最高权威。而美男子菲利普受马里尼的唆使，把几世纪传下来的机构或惯例，有的已消灭殆尽，有的正在极力破坏。

昂盖朗·德·马里尼代表进步一方。他的主要思想是将政权和管理权集中于中央，统一货币制，使政府脱离教廷控制，在重要的城堡之间保持和平，建立常规的防卫部队，在王权所及范围之间严禁私战，保证贸易和经营的安全以发展生产。人们把他采取或鼓吹的这些措施，称之为“新法”。不过，这些新法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养一只越来越庞大的治安部队，要耗费大笔资财，构筑军事工事费用也很高。

昂盖朗处处受封建派系的攻击，努力找一个新的阶级来支持王权，这就是正在发展壮大并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许多困难时刻，特别在与教廷发生龃龉时，他往往把巴黎的资产阶级召到西特岛的王宫来，与大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同时出席会议。在外省的各个城市，他也按照此法办理。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已按期召开公社会议，这是他要效法的一个先例。

在法国的会议上，对王室的决定加以讨论还不成问题，然而，表示赞同和一致拥护却不那么容易。

瓦卢瓦尽管糊涂，但决不是个傻瓜，他不放过任何机会

来贬低马里尼。他们两人长久以来暗中的对立，近几个月发展成了公开的斗争。

马里尼说：

“老爷，如果以您为首的大贵族，甘心情愿遵守王室的法令，我们就用不着去寻求老百姓的支持了。”

“好一个支持！”瓦卢瓦喊道，“1306年暴动的时候，为了防备巴黎的老百姓，国王和您本人，不得不逃到圣殿里……对啦，我特别提醒一句：你们逃到圣殿里去避难……这事难道还没有给你们足够的教训！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们还这样一意孤行，那么，用不着多久，资产阶级就要撇开国王，自己来统治，你们的那个议会就不能自作主张，发号施令了！”

国王一言不发，他用手支着下巴，睁着一双大眼，直盯盯地朝前看，隔好长时间才眨眨眼皮，然而睫毛却一连几分钟始终不动，这就使他的眼光专注而尖锐，很多人一见就怕。

马里尼转向国王，仿佛是请求他使用国王的权威，来制止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

美男子菲利普微微抬起头，说道：

“我的兄弟，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议会，而是圣殿骑士。”

“好吧！”瓦卢瓦拍着桌子说，“咱们就说说圣殿骑士吧。”

“诺加莱。”国王低低叫了一声。

王室的掌玺大臣站了起来。会议一开始，他就憋着一股怒气，单等一个机会爆发。他狂热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王室

的权利。圣殿骑士团的案子成了他最关心的事，他不知倦疲地在这宗案件里花费了全部精力。再说，从1307年在莫利斯任职以来，就是由于处理圣殿骑士团案件，他才得到了王国内最高的职务。

那天，在莫比松宫堡召开国务会议。当时的掌玺大臣，纳尔榜的总主教吉尔·埃塞兰拒绝在逮捕圣殿骑士的命令上用玺。美男子菲利普一句话也没有说，把国玺从总主教手里夺下来，放在诺加莱面前。于是，这位法学家就被提升到了王国内第二号行政长官的地位。

诺加莱热情，严厉，铁面无私，就象死神手里的长柄镰刀似的。他骨瘦嶙峋，面目黧黑，长着一张大长脸，总是在摸弄衣服角或是啃那又扁又平的手指甲。

"陛下，刚才发生的事叫人一听就毛骨悚然，一想就不寒而栗！"他的口气很急切，也有些夸大其辞，"这已经证明，对那些魔鬼的走狗慈悲为怀，宽大仁慈，就是软 弱 可欺，这反过来会对您不利。"

"真的。"美男子菲利普转过身来对着瓦卢瓦说：

"我的兄弟，您劝我宽大处理，我那个嫁到英国去的女儿也写信要我宽恕，可是我觉得，宽恕了不会有好结果……您继续说，诺加莱。"

"这些癞皮狗根本不配再活下去，他们不但不感谢那些法官，反倒利用审判的机会把教廷和国王都骂了一通……"

"从前……"夏尔·德·瓦卢瓦冒出一句。

"您说什么，老爷？"诺加莱不耐烦地问。

"我说从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在法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也包括他们，被你们放逐，监禁，放在车轮上凌

迟，或活活烧死。现在，你们手里还有四个……相当难办，我承认，因为打了七年官司之后，他们还宣称自己无罪！诺加莱先生，不久以前，这种活儿您干得比这干脆利索，您还记得，您只用了一个耳光，就把一个教皇赶下了台①。”

诺加莱发起抖来，他脸上的皮肤配上他那发着蓝色的胡子，显得颜色更深。因为就是他这个人，到拉西奥姆区的中心，采取了不祥的冒险行动，要把博尼法斯赶下台。就在这次事件中，那位八十八岁的教皇，戴着教皇的三重法冕，挨了一记耳光。干了这种事之后，诺加莱被判驱逐出教。他需要美男子菲利普全力支持博尼法斯的继承者克莱芒第五，才能取消对他的判决。这段公案发生在十一年前。诺加莱的政敌一有机会就提起来，说一番。

诺加莱反驳道：

“老爷，咱们都清楚，您始终支持圣殿骑士团，显然，您要靠他们再去夺得君士坦丁堡的王位，哪怕把法兰西变成一片焦土，您也在所不惜，因为那个王位，您始终没有坐稳当，过足瘾。”

人家骂他，他也骂人，他已经满脸飞红。

“他妈的！”瓦卢瓦大吼一声，站了起来，把身后的椅子也碰倒了。

从桌子底下传来一阵狗吠声，参加会议的人都吓了一跳，只有美男子菲利普并不惊异，路易·德·纳瓦尔却神经质

---

①此处在细节上略有失实之处：1303年，法国王室与教廷发生争执，诺加莱率军进逼教皇驻地，逼博尼法斯第八教皇退位。打教皇耳光的是西亚拉·科隆纳。

地笑了起来。这是国王随身带着的那条大猎狗在叫，它还没有听惯这种争吵的声音。

“路易，不要笑……。”美男子菲利普说着，朝他的儿子冷冷地瞪了一眼。

接着，他用手指打着榧子说：“隆巴……卧下！”他又把那狗头向他的大腿按了按。

人们给路易·德·纳瓦尔起了个绰号，叫做爱抬杠的路易，也就是说整天争论，别别扭扭，不好相处。他低下头，把狂笑憋了回去。他二十岁了，可是，从智力上看，还不够个十五岁的孩子。他的脸有几分象他的父亲，但是，眼光游移不定，头发没有光泽。

侍从长给他扶起了椅子，夏尔·德·瓦卢瓦庄严地说：

“陛下，我的兄长陛下，我心里想的只有您的利益和您的权威，上帝可以给我作证。”

美男子菲利普转过眼睛看着他，于是，夏尔·德·瓦卢瓦感到他自己的话并不那么实在。然而，他还是接着说：

“我看到王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东西被人摧毁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您的利益。如果没有圣殿骑士团，骑士制度的一个堡垒，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如何组织得起一次新的十字军呢？”

这一回是马里尼来回答问题了，他说：

“在我们国王的英明统治下，我们没有组织十字军，正是因为各位骑士都安居乐业。老爷，用不着把他们引向海外去使用他们的精力。”

“还有信仰哩，先生！”

“圣殿骑士们积累的黄金增加了国库的财富。您扯着信

仰的大旗作虎皮，商人们的大宗生意就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作。没有了十字军，商人们才可以自由贸易。”

“先生，您说这话就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老爷，国王的仆人就是这样说话。”

国王轻轻敲了敲桌子，说道：

“我的兄弟，今天我们讨论圣殿骑士的问题……我要征求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瓦卢瓦重复了一遍，又打住了话头。

他总准备着改造世界，但又拿不出切实的主意。

“好吧，我的兄长，就让那些一直主持事件的人（他指的是诺加莱和马里尼）来告诉您，怎样结束这桩公案，至于我……”

他一摊手，表示从此不管了。

“路易，……你有什么看法？”国王问道。

路易身子一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

“我们是不是把这几个圣殿骑士送交教皇处理？”

“路易……你闭嘴吧！”国王说。

他跟马里尼交换了一下怜悯的眼光。

把大师交给教会，这等于说一切从头开始。从内容到形式，一切从头再议。经过了几次宗教裁判，好容易剥夺了犯人的一切权利，那样的话，就完全作废，七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并且会挑起各种争执。

“难道就是这个傻子，这个智力低下的可怜虫，命中注定要代替我登上王位？”美男子菲利普心里想，“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一直到加冕时，希望他会成熟起来。”

一阵三月份的急雨，劈劈啪啪地打着镶了铁条的窗户。

“布维尔，您觉得怎样？”国王问。

侍从长只是忠心耿耿，绝对服从，他关心的只是讨君主欢喜，自己却毫无创造性。他正在考虑王上愿意听什么样的回答。

“我考虑考虑……陛下，我考虑考虑……”他回答道。

“诺加莱，您的高见？”

“谁堕落成为异端分子，谁就应当受到异端分子应当受的惩罚，并且不要任何迟疑。”掌玺大臣回答。

“老百姓呢？”美男子菲利普转眼看着马里尼，又问这位国王助理。

“只要挑起骚乱的人不复存在，骚乱自会烟消云散。”

夏尔·德·瓦卢瓦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

“我的兄长，”他说，“您要考虑到，大师已经有亲王的级别，如果斩了他的头，那就触犯了保护列王头颅尊严的惯例……”

国王的目光，打断了他的话头。

使人颇感压抑地静思了一会儿，接着，美男子菲利普宣布：

“今晚，在正对着王宫花园的犹太岛，把雅克·德·莫莱以及若弗鲁瓦·德·夏尔内烧死。刚才的骚乱是老百姓掀起的，那么，惩罚也要当着老百姓进行。诺加莱爱卿负责起草判决书。我的决定就是如此。”

他站起身，所有的与会者也赶忙起立。

“我希望在场的各位老爷都去监督行刑，让我的儿子夏尔王子也去，派个人通知他。”国王又说了一句。

接着他叫了一声：

“隆巴！”

他走出了房门，那狗跟在他的脚后。

参加这次御前国务会议的，有父子两位国王，一位让了位的皇帝，一个国王助理和好几个重臣。两个能征惯战又在教廷里占有要职的老爷被判火焚之刑。人们想也没有想，这关系到有血有肉的人命。他们只不过是按原则办理罢了。

“我的侄儿，”夏尔·德·瓦卢瓦对爱抬杠的路易说，“今天，骑士制度寿终正寝了。”

第七章 爱情的塔楼

夜幕降临，轻风吹送着湿土和花坛的气息，吹送着正在生长的植物汁液的鲜味，在没有星光的夜空里，吹动了大块的乌云。

塞纳河里有一条小船，在正对着卢佛宫塔楼的地方离开河岸。河水闪闪发光，就象一块抹上油的盾牌。

两个客人坐在船的后舱，斗篷的襟幅撩在肩膀上。

“今天，天气真是变化无常。”那船夫慢慢地划着桨说，“早晨醒来，一片大雾，两个突瓦兹①以外就看不见了。以后，到了巳时②，太阳出来了，人们就想，春天快来

①法文古长度名，合1.954米。

②原文为tierce，是日课经的第三时。中世纪时间的概念不太准确，往往按照宗教活动的时间来区别早晚。日课经的第三时，大约相当于我国古时的巳时。另外，none是午时，répres是酉戌之交日落之前的时刻。

啦，话还没有说完，一场大雨，整个黄昏都没有停。现在，又起风了，肯定会越来越大……天气真是变化无常。”

“划快一点，汉子。”一个客人说。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你们知道，我已年老力衰，在圣米歇尔区干了五十三年。我不象你们，都是年轻人，我的小少爷。”那船夫回答道。

这人破衣烂衫，好象很愿意显得哼哼唧唧，怨天尤人。

远处，可以看到犹太岛上的灯光在闪耀。更远一点，西特岛的王宫里，窗户上已透出灯光。船只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那么，老爷们，你们不去看烧死那些圣殿骑士啦？”船夫说，“听说国王还去看哩，还有他的几位王子，是真的吗？”

“好象是的。”一个客人说。

“那么王妃呢？她们也都去吧？”

“我不知道，想必是吧。”一个客人说着，转过了头，表示不愿意继续谈话了。

过一会儿，他压低了声音对他的同伴说：

“我不喜欢这个汉子，他的话太多。”

第二个客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轻声说：

“你是怎么通知的？”

“象往常一样，通过让娜通知的。”

“亲爱的让娜伯爵夫人，我们欠她很多情分啊！”

每划一桨，内斯勒塔楼就靠近一些，那是巍然耸立在黑色的天空的一个黑色的高楼。

“戈蒂埃，”第一个客人把手放在同伴的手臂上说，“今天晚上我特别高兴，你呢？”

“我也高兴，菲利普，我觉得非常舒服。”

奥奈家的两兄弟，一面这样谈着话，一面去赴布朗歇和玛格丽特的约会。她们一知道今天晚上丈夫不在家，就立刻定了幽会的时间。担任传书带信的是普瓦梯埃伯爵夫人，她又一次为别人的爱情出了力。

菲利普·德·奥奈掩饰不住他的愉快心情，早晨的那一场虚惊，早已经过去了，他觉得一切疑虑都是多余的。玛格丽特又叫他了，玛格丽特在等着他。只要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把玛格丽特抱在怀里。他发誓要当一个世界上最热烈、最快活、最温柔的情人。

小船靠上了河岸的斜坡，塔楼的石基延伸到这里。最近的一次洪水，在这里留下了一片滩地。

艄公伸出手，扶两个年轻人下船。

“好吧，汉子，咱们说定了。”戈蒂埃·德·奥奈对他说，“你等着我们，不要走开，也不要让别人看见。”

“您如果需要，我会等一辈子的，小少爷，只要您给钱就行。”艄公回答道。

“只等到半夜就够了。”戈蒂埃回答。

他付了一块银币，差不多是船钱的十二倍，并且答应，回来时还给这么多。艄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两兄弟小心翼翼地走过了门前的几步路，唯恐滑倒，也害怕踩上泥。他们按照约好的信号，在门上敲了几下。门开了一条缝，一个使女拿了一个蜡烛头，让他们进去。她把门关紧之后，领着他们上了一道螺旋形楼梯。

她领他们走进了一个圆形的大屋子，带着通风罩的壁炉里点着火，火光照亮了屋子，在穹窿形的天花板底下，尖顶的窗户上，光线就照不到了。

这里，正象玛格丽特的卧房一样，飘荡着一股茉莉香精的气味，房里的各种物件都染上了香气。帐幔上绣着金，张在墙上作为壁衣。地上铺着地毯，低矮的床上蒙着大张的兽皮，照着东方样式，直垂到地上。

两位王妃都不在，女侍说她要通知她们，便走了出去。

两个年轻人脱掉他们的披风，走到火旁，下意识地把手向火伸去。

戈蒂埃·德·奥奈比他弟弟菲利普大二十个月，兄弟俩很是相象，但弟弟较矮，更结实，头发的颜色也较浅。戈蒂埃的脖子粗壮，绯红的脸颊，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他不象菲利普那样，有时被激情折磨得气急败坏，有时又喜不自胜。他已经结婚了，娶的是蒙茂朗西家的一个体面的姑娘，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他一面烤火一面说：

"我总在寻思，布朗歇为什么要找我当情夫呢？还有，她为什么非找个情夫不可呢？从玛格丽特那方面说，事情很好解释，只要看看那个爱抬杠的路易就知道了，他两眼无神，胸部下陷，放在你的旁边一比，马上就清楚。况且还有别的事，你我都知道……"

他这话，指的是床笫之间的秘密，年轻的纳瓦尔王，在爱情上缺乏力气，夫妻间暗中很不和谐。

"可是在布朗歇这方面，我就弄不明白了。"戈蒂埃·德·奥奈又说，"她的丈夫很漂亮，比我漂亮得多……不，

我的兄弟，不要反驳我的话，夏尔比我好看；他很象国王菲利普。他很爱布朗歇。并且，我很清楚，不管布朗歇对我说什么，她也很爱夏尔。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当然不放过我的运气，可是，我不明白她有什么理由要我。也许布朗歇只不过是想跟她的表姐一样？”

从主楼通往塔楼的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和低语，两位王妃出现了。

菲利普向玛格丽特走去，但走到一半却突然停住脚，他看见那个今天早上引得他大发一通脾气的荷包钱袋，就佩在他情妇的腰带上。

“怎么了，我美丽的菲利普？”玛格丽特问道。她伸出胳臂，已经把嘴唇送了过来，“你怎么不高兴？”

“我不高兴，娘娘……”他冷冷地回答道。

“发生什么事了，你又有什么不痛快？”

“这不是……瞧不起我吗？”菲利普指着钱包说道。

她热情地嫣然一笑。

“你真傻，多么爱吃醋，你这个人真让我开心。你还不明白，我那是闹着玩儿的。我把这钱包送给你吧！这样你就不再生气了。”

她赶紧把钱包从腰带上解下来，菲利普抬起手推开了。

“瞧你这个疯子。”她又说，“跟你说句笑话，你就急了。”

她加重了声音。她就喜欢逗菲利普生气来取乐。

“是一个男人的……这个男人是谁？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或是菲埃纳老爷的。”

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说道：

“是一个亲戚送给我的，爱疑心的老爷。既然你要刨根问底，那我告诉你布朗歇和让娜都得到了同样的一份。如果这是一件爱情的信物，你以为我还会给你看吗？现在送给你，倒是表示爱情的信物了。”

菲利普觉得羞愧，却又心满意足地欣赏着玛格丽特强塞到他手里的钱荷包。

玛格丽特转身对着她的表妹说道：

“布朗歇，把你的钱荷包给菲利普看看，我的已经给他了。”

她又对着菲利普的耳朵小声说：

“我敢打赌，用不了多久，你的哥哥也会得到同样的礼物。”

布朗歇正横躺在一张矮床上，戈蒂埃一条腿跪在地上，紧靠着她，使劲地吻她的脖子、手。她微微抬起身子，问道：

“玛格丽特，你这么作是不是太不小心？”

她正等着寻欢作乐，声音也模糊不清了。

“不要紧，”玛格丽特回答道，“谁也不知道，况且，咱们从来没有戴过这钱包。告诉让娜一声就是了。再说，对于为我们效劳的有教养的贵族子弟，送个钱包作礼物，不是表示感谢的最好方法吗？”

布朗歇嚷了起来：

“那么，我不愿意让我美丽的情人受慢待，装饰品不能比你的情人少。”

她把钱包解下，戈蒂埃毫不推辞就接受下来，因为他的弟弟早就要了。

玛格丽特瞧了一眼菲利普，那神情仿佛是说："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

菲利普朝她微微一笑，再也不能猜疑她，揣度她了。她不就是早晨的那个妇人吗？她又残忍又风骚，无信无义，千方百计地让他吃醋生气。而现在，这个妇人却送给他一件值二十个里弗尔的礼物，投入了他的怀中，又顺从又温柔，简直在微微地发着抖哩。

他喃喃地说：

"我爱你爱得这样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点也不了解你。"

再也没有更好的奉承话能使玛格丽特高兴的了。她的嘴唇贴着菲利普的脖子。突然，她挣脱了身，竖起耳朵静听一会儿，喊到：

"你们听见了吗？圣殿骑士……人们把他们拉到火刑堆了。"

她的眼睛放着光，好奇心使她容光焕发。她把菲利普拖到窗户旁边，那是在墙上斜着凿出的枪眼。她打开了窄窄的玻璃窗扇。

人群的嘈杂声涌进屋里。

"布朗歇，戈蒂埃，来看啊！"玛格丽特说。

可是布朗歇用满意的声调哼哼唧唧地说：

"啊，不，我不愿意动，我在这儿特别舒服。"

两位王妃和她们的情人之间，很久以来一切小心谨慎都不复存在了。她们已经习惯当着另一对儿的面放纵情欲。布朗歇还转过眼睛，或到暗处去脱衣服。玛格丽特却相反，看着别人的万种风情，更增加她的乐趣。同时，她也特别乐于把自

己的风流勾当作给别人看。

但是这一会儿，她靠在窗前，被塞纳河里发生的场面惊呆了。那边，犹太岛上，一百名弓箭手围成一圈，都举着点亮了的火把，形成明亮的穹窿，可以清楚地看到巨大的火刑堆以及几名行刑的助手，正在往木柴堆上爬。弓箭手站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小的地区只是一片草场，平常，人们把牛和羊牵到那里牧放，现在，却密密层层站了一大片人。成群的小船在河里穿梭来往，把要看行刑的人运载过去。

有一条船，比别的更重。上面站着一些武装人员，从右岸出发靠上了小岛。两个高大的灰色身影，戴着怪模怪样的帽子，下了船。这两人胸前露出十字架。这时，人群的嘈杂声更大了，嗡嗡的响成一片。

差不多就在这时，建在王宫花园角上的一个塔楼，就是人们所说的水宫上，有一个凉台，发出亮光。人群马上看出凉台上出现了人影，国王和他的大臣都在那里就了坐。

玛格丽特哈哈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忽高忽低，瀑布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笑什么？”菲利普问。

“路易就在那儿。”她回答说，“如果是在白天，他可能会看见我。”

她的眼睛熠熠发光，凸脑门上的几颗黑痣在跳动。突然，她把衣服从丰润美丽的肩膀上扯开，整件衫子褪到地上，仿佛是要羞辱那个隔着一大片夜色的，她所憎恨的丈夫。她拉起菲利普的手，按到她的腰上。

在房子的最里面，布朗歇和戈蒂埃已经躺下，紧紧地拥抱着，布朗歇的身体闪出珍珠般的光。

对岸，河中间，人群的嘈杂声越来越大。人们已经把圣殿骑士绑到火刑堆上，一会儿就要点火了。

玛格丽特在夜气中瑟瑟发抖，她走到壁炉旁边，两眼望了一会儿那火，烤着身子，一直到被炭火烤得受不住。火苗儿在她的皮肤上抹了一层闪动不定的光。

“他们在那里烧人，把人烧死……”她用断断续续的喑哑声调说，“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眼睛，在烧得正旺的火苗中心找寻地狱里的形象，来满足她的欢愉。

她突然转过身，对着菲利普，投入他的怀中，就象传说中的精灵一样。

他们的影子投到墙上，显得很大，一直伸展到天花板。

第八章　我在上帝的法庭上控告

王家花园跟犹太岛①只隔着一条河汊，火刑堆正设在王家水宫凉台的对面。

看热闹的人，不断涌向塞纳河两岸泥泞的斜坡，小岛上面密密层层的全是人。摆渡的艄公今天晚上发了财。

然而，弓箭手严阵以待，人群里到处都有维持治安的兵

---

①十四世纪时，西特岛下面还有一个小岛，起初叫山羊岛。后来，因为总在这里处决犹太人，所以又叫犹太岛。以后，在塞纳河上建“新桥”时，这小岛与西特岛合而为一了。现在，这里是一块绿地，名为“雅绿园”。

丁。执矛的武装人员，把守着几处桥梁和通往河岸的街口。

“马里尼，您可以向卫戍司令道贺了。”国王向王室助理说。

人们在上午还估计骚乱可能转为暴动，现在却变成了群众的节日，象赶集那么热闹，成了国王主持他的首都搬演的一出悲喜剧。到处是一片赶庙会的气氛，乞丐跟市民混在一起，资产者全家出动来看热闹。“野鸡”们涂脂抹粉，在小胡同里串来串去，就在巴黎圣母院后面拉生意。孩子们在大人的腿底下乱钻，想挤到第一排去。几个犹太人小心翼翼地挤在一堆，披风上缝着黄色的圆圈，也来看行刑。这一次被处死的不是他们了。漂亮女人穿着裘皮披肩，搔首弄姿引人注目，挤在男伴身旁，惊惊诧诧地叫着。

天气有些凉，风一阵阵吹来，火把的光照得水面上映出一条条的纹理。

阿兰·德·帕莱耶老爷头上戴着铁盔，脸上象往常一样，显出厌倦的神色，骑着马，站在弓箭手前面。

一人多高的火刑堆周围，刽子手和几个助手已经戴上了红色的风帽，正在忙忙碌碌整理柴堆，备用的干柴；一心一意要把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

火刑堆的顶上，圣殿骑士团的大师和诺曼第教区导师，已经肩并肩地绑在木桩子上。人们在他们头上，戴了专给异端分子预备的纸作的高帽子，表示要把他们斗倒斗臭。

一个修士，把一个杆子很长的基督受难像，举到他们脸前，向他们发出最后的劝告。人群都静了下来。听着修士们说什么：

“过一会儿，你们就要出现在上帝面前，现在，还可以

忏悔你们的罪过，表示悔恨……我以上帝的名义，给你们最后的命令……”

高处，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他们的胡须，他们一言不发。

“他们拒绝忏悔，他们毫无悔恨之意……”人群低低地说。

静默越加浓重，越加深沉。修士在火刑堆前跪下来，用拉丁文背诵祈祷文。执刑的刽子手从助手手里接过来用麻扎起的已经点上火的火把，转了好几圈，把火苗弄旺。

一个孩子哭了起来，又传来打耳光的声音。

阿兰·德·帕莱耶转身对着王家凉台，好象是在等待命令。所有的眼光，所有的人，也都转到这个方向，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美男子菲利普凭栏站着，他的智囊人员分别站在两旁，在火把的光亮中，象浮雕似的，凸现在塔楼上。

两个囚犯也向凉台抬起了眼睛，国王和大师的眼光遇到了一起。他们在互相打量，彼此盯住，目不斜视。

谁也不知道在这对敌手的脑子里有些什么想法，什么感情，什么回忆。但是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在他们无言的对视中，有某种意义重大、可怖和超乎人性的东西，正在酝酿发生。他们两人是人世间的君王。一个，目前威力无比；一个，从前权势无双。

圣殿骑士的大师终于自甘屈辱，请求怜悯了吗？美男子菲利普会采取宽大措施，饶恕这两个囚犯吗？

国王打了一个手势，人们看到他手指上的戒指闪了一下光。阿兰·德·帕莱耶又对刽子手重复了一下这个手势，刽

子手就把手伸到柴堆上，千万人的胸中舒出了一声巨大的叹息，这是解脱，也是恐怖，还有糊里糊涂的欢喜和惊惧、伤心、厌恶和高兴，都混杂在一起。

好几个女人喊了起来，几个孩子把头藏在大人的衣服里，一个男人说：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要来！”

烟升腾起来，形成一条螺旋形的烟柱。一阵风把烟向凉台吹去。

瓦卢瓦老爷咳嗽起来，故意咳得很厉害。他退到纪尧姆·德·诺加莱和马里尼中间，说道：

“照这样下去，圣殿骑士还没有烧死，我们先呛死了。至少，应该让人准备些干透的柴。”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话。诺加莱绷紧了全身的肌肉，眼睛放着光，急切地品尝着胜利的滋味。这个火刑堆是奋斗了七年，精疲力尽地到处奔走，为了说服别人而费尽唇舌，写了千百张陈情的公文所取得的结果。

“好哇，点火吧，烧死他们。”他心里想，“你们让我吃够苦头了。我得到了胜利，你们一败涂地！”

昂盖朗·德·马里尼也学着国王的姿态，极力显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他认为这次死刑是巩固政权必不可少的措施。“必须如此，必须如此！”他在心里不断重复。但是，看到别人被烧，他禁不住也想到死亡，尤其是自己的死亡。这个时候，那两个被烧死的人再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概念了。

雨格·德·布维尔在祈祷，可是没有让人看出来。

风转了向，烟越来越浓，越升越高，遮住了两个死囚，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们了，只听见两个老人在咳嗽，靠着木桩

子在打嗝。

路易·德·纳瓦尔傻呵呵地笑了起来，一面揉着发红的眼睛。

他的弟弟夏尔，国王的小儿子转过了头，显然，他觉得这景象惨不忍睹。他二十岁了，身体修长，金黄的头发，红扑扑的脸。曾见过他父亲在这个年龄的人说，他跟父亲十分相象。但是，不象他父亲那样有虎虎的生气和逼人的威势。就象一个伟大的原型的拙劣翻版，外形犹在，但是缺少灵气，既没有才能，又没有智慧。他对路易小声说：

"我刚才看到内斯勒宫，你的房里点上了灯。"

"一定是仆人们也想看看热闹，一饱眼福。"

"我倒情愿把我的位子让给他们。"夏尔小声说。

"怎么，看到伊莎贝尔的教父被烧死，你不觉得好玩？"路易·德·纳瓦尔问他。

"的确，雅克老爷曾经是咱们妹妹的教父……"

"路易……你闭嘴。"国王说。

年轻的夏尔王子为了消除不舒服的感觉，就极力去想一件能使他安心的事。他想起他的妻子布朗歇，想象着她那迷人的微笑，她那温柔的怀抱。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到妻子的怀里忘掉他看到的残暴场面。但是，他又不禁回忆起一件痛苦的事：他想起布朗歇为他生的两个孩子，几乎是刚一生下就立刻死了。他仿佛又看到那两个小人儿，安然无恙地裹在绣花的襁褓里。命运会不会让布朗歇再给他生几个孩子，并且能长大成人呢？……

人群的喊声把他从思索中惊醒，火从柴堆上冒起来。阿兰·德·帕莱耶一声令下，弓箭手都把火把在草地上碾灭，

只有柴堆上的火光照耀着黑夜。

诺曼第教区导师首先被火烧到，火向他烧来时，他向后退了一下，模样真是悲惨。他张大了嘴，好象要吸气而又吸不到。身体虽然被绑着，也弯了下来，纸帽子也掉了，刹那之间烧个精光。火苗在他四周冒了上来，接着腾起一股烟，烟散了时，若弗鲁瓦·德·夏尔内已经成了个火人儿。他在呼喊、喘息，试图从木桩上挣开，木桩也被他撼得直抖。大师把头转向同伴，对他说话。但是人人吓得直喊，声音太大，谁也听不清大师说了些什么，只听他叫了两声“兄弟”。

刽子手的助手们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拿备用的木柴，还用长长的铁钩子捅着火。

路易·德·纳瓦尔的思路转得慢，还在问他的兄弟：

“你真的看到内斯勒宫有灯光？我怎么一点也看不见呢？”

这时，他仿佛有些担心。

昂盖朗·德·马里尼用手遮住眼，好象要挡住强烈的火光。

“您让我们看到了绝妙的地狱景象，诺加莱老爷。”瓦卢瓦伯爵说，“您想到过您自己将来的日子吗？”

纪尧姆·德·诺加莱没有说话。

若弗鲁瓦·德·夏尔内变成了一块越来越黑的东西，在劈啪作响，冒着气泡，慢慢的在灰里塌了下来，也变成了一堆灰。

几个女人昏过去了。又有几个女人赶紧跑到河岸上，对着河水呕吐起来，几乎就在国王的鼻子底下。人群刚才喊得

很凶，这时却安静下来。有人在暗暗称奇，因为风一直朝一个方向吹，把大师面前的火苗都吹斜了，他还没有被烧着。他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他旁边的柴还没有烧起来。

忽然，柴堆塌了下来，火旺了，火苗朝着大师窜去。

“好哇，轮到他了。”路易·德·纳瓦尔喊道。

即使到了这时，美男子菲利普的那双大眼还是 眨 也 不眨。

透过一片火幕，猛地响起了大师的声音，仿佛是向每个人宣告，当着每个人的面呼喊。就象他在巴黎圣母院那次一样，声音里包含着使人惊愕的力量。他喊道：

“无耻！无耻！你眼看着无辜的人去死，你们大家都无耻！上帝会审判你们的。”

火舌扫上了他，烧着了他的胡子，一秒钟之间就把纸帽子烧成了灰，点着了他的白发。

人们被吓呆了，一声不出。一个可怕的声音发出预言：

“教皇克莱芒……骑士纪尧姆……国王菲利普……用不了一年，我要叫你们到上帝的审判台前，接受正义的惩罚！我诅咒，我诅咒，我诅咒你们家族的第十三代！”

火舌窜进了大师的嘴，堵住了他最后一声喊叫。接着，他在与死亡抗争，这个时候仿佛长得没有尽头。

他终于弯下了身，绳子断了，他扑倒在火上，人们看到他的手在火里扬了起来，就这样扬着，直到变成黑炭。

人群还在原地不动，窃窃私语，他们毫无理由地等着什么，惊恐不安，伤心失望，沉重的夜和恐怖的气氛笼罩在他们头上。火炭最后的劈啪声使他们心惊肉跳。火刑堆上的亮光逐渐衰微，黑暗袭来了。

弓箭手要把人们赶开，但人们还迟疑着不走，他们喊喊喳喳地说：

“他没有诅咒我们，他诅咒的是国王，对不对……还有教皇，诺加莱……”

人们向凉台望去，国王还靠在栏杆上，他看着红灰里竖着的大师的那只黑手，当年声势赫赫的圣殿骑士团，就剩了这只烧焦了的手，这只手仍保持着诅咒的姿势。

“好哇，我的兄长，”瓦卢瓦老爷带着恶意的微笑说，“我想，您现在高兴了？”

美男子菲利普转过了身：

“不对，我的兄弟，我一点也不高兴，我犯了一个错误。”

瓦卢瓦喜形于色，以为终于占了上风。

“真的，你承认了？”

“是的，我的兄弟，”国王说，“在烧死他们之前，我本该先拔掉他们的舌头。”

他走下塔楼的楼梯，回自己的私宅，身后跟着诺加莱、马里尼和布维尔。

现在，焚人堆已经变成了灰色，仍有几粒火星在跳动，随即也熄灭了。凉台上充满了人肉被烧焦的呛人的气味。

“真臭。”路易·德·纳瓦尔说，“我觉得太臭。咱们快走吧。”

年轻的夏尔王子心里想，即使是在布朗歇的怀中，他也未必能够忘却这可怕的一幕。

第九章　拦路抢劫

奥奈兄弟刚从内斯勒宫堡出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在黑暗里摸索着。

那个船夫不见了。

“我原来就疑心，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划船的。”菲利普说，“我们本来就该防备着点儿。”

“我给他的钱太多。”戈蒂埃回答道，“那个无赖觉得今天的钱挣够了，就去看火刑了。”

“如果是这样，那还算好哩。”

“你以为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这家伙要渡我们过河，抱怨说，他一天什么钱也没有挣。我们让他等着，他倒跑了。”

“你要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那时候，只有他一个。”

“正是如此，”菲利普说，“还有，他提的问题多了一点儿。”

他竖起耳朵，听一听有没有划桨的声音，但是，除了汩汩的流水声和分散回家的人们发出杂沓的喧哗之外，什么都听不到。犹太岛，今后也许被称为圣殿骑士岛了，在这个岛上，火已完全熄灭，一股烟味掺杂在塞纳河的水腥气中间。

“我们只能走着回去了。”戈蒂埃说，“我们的紧身裤，大腿都会溅上烂泥。反正已经痛痛快快玩了一气，这只

是一个小小的不快。”

他们沿着内斯勒宫堡外的壕沟往前走，两人手牵着手，免得滑倒。

“我在想，她们是从谁手里得到那东西的？”菲利普突然问。

“什么东西？”

“荷包钱袋。”

“你还在想这个呀！”戈蒂埃回答，“我告诉你，我才不管这事哩！管它是从哪儿来的，只要这礼物我喜欢就行！”

就在这时，他摸着腰带上的荷包钱袋，他的手指能觉得到那凸出来的宝石。

“一个亲戚……这不可能是宫里的某个人。”菲利普又说，“玛格丽特和布朗歇不会让别人看到钱袋佩在我们身上。除非……除非，她们表面上说有人送给她们，其实是她们从自己的首饰匣里拿出来贴给我们的。”

现在，他实心实意的以为玛格丽特用心细微，善于体贴人了。

“你到底喜欢哪样？是追根问底，还是得了礼物就算了？”戈蒂埃说。

就在这时，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人吹了一声口哨。他们惊得一跳，同时把手放在随身的匕首上。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遇见什么人，完全可能是坏人。

“是谁？”戈蒂埃问。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防卫，就又听见一声口哨。

从黑影里跳出六条大汉，直向他们扑来。三个强人冲向菲利普，把他逼到墙根底下，举起了他的手，防备他使用武

器；另外三个跟戈蒂埃交手，却不太顺利。戈蒂埃把向他冲来的一个人打翻在地，或者不如说，那人见匕首向他刺来，就赶紧躲开了。可是另外两个却把戈蒂埃拦腰抱住，扭住了他的手腕，使他松开了匕首。

菲利普感到有人试图把他的荷包钱袋解下来。

呼救是不可能的，援兵只能从内斯勒宫堡里出来。兄弟俩不约而同的想到不要声张。必须独立支撑，摆脱困难，不然就拼命。

菲利普靠在墙上，奋力拼搏，他不肯让人把钱袋抢走。这玩意儿，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决心不顾性命也要保住。而戈蒂埃却好商量。钱袋抢走就抢走吧，只要留他一条性命。他不知道强人肯不肯放他逃生，会不会把他们抢个精光之后，再把他们的尸首扔到塞纳河里去。

正在这时，从暗处又闪出一条人影。一个强人发出一声喊：

“小心，伙计们，小心！”

新来的人也加入了这一场恶战，只见一把短剑在闪光。

“嘿！无赖，骗子，土匪。”那人大喝一声，嗓音宏亮，同时，把短剑在空中乱挥。

强盗们四散奔逃，就象遇到了一座小风车。有一个强盗在他近旁，被他一手抓住了脖子，推到墙下。土匪们拔腿快跑，沿着壕沟响起一阵逃命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才静下来。

菲利普·德·奥奈喘着气，走到他哥哥面前。

“受伤了吗？”他问。

“没有。”戈蒂埃回答说。他喘息未定，直揉肩膀。

“你呢？”

“也没有，咱们能逃得性命真是奇迹。”

他们一起转过身去，看那救命恩人。那人正向他们走来，一面把剑插回剑鞘。这人身材高大，膀大腰圆，孔武有力，从鼻孔里呼呼喘着粗气。

“唉呀，先生，”戈蒂埃向他喊道，“我们承蒙您搭救，该点起大蜡烛来感谢您。要不是您，我们就得漂在水里当浮尸了。请问尊姓大名？”

那人仰天大笑，十分开心，但稍许有些做作。风吹动了浮云，推出一轮明月。兄弟二人认出了，那人原来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伯爵。

“唉，老天，原来是您，老爷。”菲利普喊道。

“嘿，见鬼，我的漂亮公子。”那人回答道，“我也认出你们来了，你们是奥奈家的两兄弟，是王宫里最漂亮的年轻人。真见鬼，我还以为……我正从河边经过，就听见了声音，我心里想，‘准是有人在打劫一个出来寻快活的阔老啦。’真的，巴黎城到处都有匪徒在滋扰生事，卫戍司令这个马屁精……真该把他叫做马屁精，他忙着舔马里尼的脚趾头，才不管城市治安哩。”

“老爷，”菲利普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表达对您的感激……”

“小事一桩！”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说着，把大手向菲利普的肩膀一拍，拍得他一个踉跄。“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开开心。每个贵族子弟看到有人受攻击，理所当然要拔刀相助。二位少爷是我的熟人，这更义不容辞。在我表亲瓦卢

瓦和普瓦梯埃跟前，曾保护过他们最好的执盾侍从，这对我也是个荣幸。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天太黑。嘿，如果月亮再早一会儿露出来，我会把这几个土匪开膛破肚。刚才我不敢认真厮杀，怕把你们戳个透明窟窿……不过，告诉我，漂亮哥儿们，你们干嘛到这么肮脏的地方来闲逛呢？”

“我们……我们来散散步。”菲利普·德·奥奈很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个大个子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来散散步？要散步，这真是个好地方，也真是个好时候！你们到烂泥能淹过屁股的地方来散步。你们说这话，也得要别人相信。唉！年轻人儿！”他快快活活地说着，又摸了摸菲利普的肩膀，“是来寻花问柳的吧？裤衩儿都热烘烘的！你们这个岁数，真是个好时候！”

突然，他看到了闪闪发光的荷包钱袋。

“好家伙！”他大喊起来，“裤衩儿都热烘烘哩！不过这玩意儿真好看，是个漂亮的装饰品，小少爷，是个漂亮的装饰品！”

他掂量着戈蒂埃的荷包钱袋。

“做工精细，质料名贵，崭新锃亮……这样的佩物不是执盾侍从的薪金能够置办的。土匪的这桩买卖不坏。”

在幽暗的光线中，可以看出他的面色发红，摇头晃脑，指手划脚，兴奋得有点出了格。他大说大讲的，满嘴粗话，这时已经让两兄弟有点恼火了。不过，对一个刚刚救了您的命的人，怎么好意思说：“别多管闲事！”

“风月场里就得花钱，我的漂亮爷儿们。”他夹在兄弟两个中间朝前走，一面说着：“看来您二位的情妇地位不

低，并且手面也很大。奥奈家的两位少爷！有谁能想得到呢？……”

“老爷，您弄错了，”戈蒂埃冷冷地说，“这两个钱袋是我们家祖传的。”

“完全正确，我敢保证。”阿尔杜亚说，“出自您二位刚拜访过的一个家庭，差不多在半夜时分，就在内斯勒宫堡的墙根底下……好哇，好哇！咱们什么都不说，为了保住您二位的美人儿的面子。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的漂亮爷儿们。自己搂过的女人，不要张扬她们的名字！上帝与你们同在。小少爷！以后别再戴着满身珠宝夜里出门啦！”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把两兄弟往一起一碰，力气大得让他们招架不得，然后又把他们稳稳当当地扶直。没有容他们来得及道谢，径自穿过壕沟的涵洞，朝着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方向走掉了。奥奈兄弟忐忑不安的站了一会儿，心里很觉别扭。然后，才向普希门的方向走去。

“但愿他不要对整个王宫里的人说在这个地方遇见了我们。”菲利普说，“你觉得他那张大嘴，能管得住吗？”

“我估计这家伙还不坏。”戈蒂埃说，“要是没有你刚才说的那张大嘴和两条长胳臂，咱们早就没命了。咱们不能这么快就显得忘恩负义。”

“还有，咱们当时本来可以问问他，他自己到这块地方来干什么。”

“他是来找浪荡女人的，我敢打赌。现在，他准是找地方喝酒去了。”菲利普说。

他却说错了。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只在普雷奥克莱绕了个圈，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河岸上，就在塔楼的旁边，

他吹了一声口哨，就是打劫以前的那种轻轻的口哨声。

黑夜里闪出六个人影，接着又从小船里冒出第七个。不过这一回，这几个人都显出毕恭毕敬的模样。

“好哇，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好。”阿尔杜亚说，“一切都是按我的要求进行的。拿着，卡尔朗。”他把这伙无赖的头头叫过来，又说：“你们把这钱分了吧。”

他递给那人一个钱包。

“您还在我肩膀上狠狠打了一下哩。”一个土匪说。

“得了，我付的钱里头已经包括这一下子了。”阿尔杜亚笑着说，“现在，大家散了吧，我以后需要你们的时候，会再叫你们的。”

他登上了泊在湾里的船。小船载着他划开去，划桨的人，就是那个渡奥奈兄弟过河的艄公。

“您满意了吗，老爷？”他问。

他说话不象以前那么哼哼唧唧地抱怨了，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显得精力旺盛。

“完全满意，我的格尔迈。你在他们面前表演得维妙维肖。”大个子说，“现在，我要打听的都打听到了。”

他在船里仰面躺下，把两条长腿伸开，一只大手垂到黑黝黝的水里。

第二卷　帷薄不修的王妃

第一章　托洛梅钱庄

斯皮奈洛·托洛梅老板满脸严肃地思索一会儿，压低了声音，仿佛怕人在门口听见他的话：

“两千里弗尔？要预支？您觉得这个数目合适吗，大人？”

他的左眼闭着，右眼却炯炯有神，一副心安理得，毫无顾忌的模样。

虽然他在法国已定居很久，但还没有改掉意大利口音。他圆圆胖胖，双重下巴，棕色的皮肤，灰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直垂到领子上。衣服由上等料子缝制，镶着裘皮的边，裹着他那圆鼓鼓的肚子。每当说话的时候，就举起一双尖尖的胖手，轻轻地搓弄着。他的宿敌总说，他那只睁着的眼是专管说谎话的，而管说真话的那只眼总闭着。

这位钱庄老板是巴黎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摆出的派头儿就跟一位主教似的。至少是现在，气势十足。他正在跟一位高级教士商谈。

那位教士是让·德·马里尼，一个身材单薄的年轻人，举止文雅。就是他，在头一天的主教级法庭上，起初显得有些疲乏，后来把圣殿骑士的大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是桑区的总主教，巴黎主教区归他管辖。作

为昂盖朗·德·马里尼的兄弟，他有权参预王国内的重要事务。

“两千里弗尔？”他问了一句。

他装作在膝盖上把淡紫色的袍子抹平，来掩饰他听见钱庄老板说出那个数目后又惊又喜的心情。

“好吧，我觉得这个数目还可以。”他又说了一句，作出并不在意的样子，“我希望这事尽量办得快些。”

钱庄老板瞄了他一眼，就象一只大肥猫，偷偷盯住了一只漂亮的鸟儿。

“我们可以当场付钱。”他回答。

“太好了，”年轻的总主教说，“您说，什么时候我给您送来……”

他停住了嘴，因为，他觉得门后面有点什么响动。其实不对，一切都静悄悄的，只不过能听到隆巴街大清早通常的那些杂沓的声音。小商贩的吆喝，有磨刀的，卖水的，卖青草的，卖洋葱、水田里的甜芥菜，白干酪、还有卖木炭的。

“牛奶，卖牛奶！”

“香槟省的优质干酪！”

“木炭，一个德尼一口袋……”

窗户按照锡耶纳城流行的式样，安装着三个尖形顶。通过窗户透过来柔和的光线，照耀着华丽的壁毯，橡木的餐具橱，包着铁皮的大箱子。

“那些东西，”托洛梅接着总主教的话头说，“您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送出来。”

他打开了一个箱子，从里面拿出两个口袋，放在写字的桌子上，桌上巳满满的堆着鹅毛笔、羊皮纸、小帐簿、铁签子。

“一个口袋里有一个。”他说，“如果您愿意，现在就可以拿走，这些钱早就为您准备好了。大人，您给我签一个收据吧……”

他把纸和笔递给让·德·马里尼。

“好哇。”总主教说着，把笔拿过来，并没有摘掉手套。

他正要签名的时候，却又犹豫起来。收据上，开列了“那些物品”的清单。他要把这些物品交给托洛梅，再由托洛梅转手卖出。有教堂里的祭器，黄金的圣爵，宝石的十字架，罕见的武器，就是不久以前由骑士团领地没收来而由总主教保存的那些东西。这些财物本来一部分应上交国库，一部分散给各修道院。年轻的总主教在这时干的勾当，就是挪用公款，是一种抓紧时机的手段高妙的贪污。圣殿骑士被火烧死的那天夜里，他正在这清单上签上名字。

“我倒觉得……”他说。

“不要在法国出卖这些东西，是吗？”托洛梅接着他的话，“那是自然，大人，我没有发疯①，就象我们国家的人说的，我也不是疯子。”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收据……”

“除了我之外，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看到，这不仅对您，对我也有利。我们开钱庄的，跟你们当教士的差不多一样，你们要接受灵魂的忏悔，我们接受钱包。咱们双方接受这些东西时，都得保密。我知道，这笔钱是要支付您那不可胜数的善举。虽然如此，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出去。除非您或我遭

---

①此文为意大利文NOn Sono pozzo。

到了什么不幸……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他签上名，然后，在桌子后面，用左手很快地作了一个长犄角的手势①。

“不太重吗？”他指着那两个袋子又说，仿佛他觉得事已办妥，无须再议了。

“我的仆人在楼下。”总主教回答。

“那么……在这儿，请您……”托洛梅说着，用手指在单子上主教应该签名的地方。

主教不能再推托了。如果不得不跟别人结党营私，也就不得不对这人表示信任……

“您可看清了，大人，”那钱庄老板又说，“拿出这样的一笔款，我并没有想着得利，我冒着风险，却一点好处也没有。不过，我愿意为您效劳，因为您有势力。跟一个有势力的人讲交情，比金子还值钱哩。”

他说这话时，口气十分慷慨大度，不过，他那只左眼还是闭着。

“不管怎样，他说的是真话。”让·德·马里尼心里想。他也在收据上签了名。

“顺便提起，大人，”托洛梅说，“您可知道，国王……愿上帝保佑他……国王昨天接受了我送给他的几条猎狗？”

“啊，怎么，那只他总带在身边，名叫‘隆巴’的猎狗是你送的？”

“国王给它起名叫‘隆巴’？知道这事我很高兴，我们的国王陛下真有风趣。”托洛梅笑着说，“您知道吗，昨天

---

①说了不吉祥的话之后，作这个手势可以解晦。

早上……”

他正要讲那个故事，有人敲门，一个管家进来说，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伯爵求见。

“好吧，我见他。”托洛梅说着，挥手让管家退出。

让·德·马里尼的脸膛胀成了猪肝色：

“我最好不要在这里遇见他……”他说。

“那当然，那当然。”钱庄老板不紧不慢地回答着，“阿尔杜亚老爷的嘴巴太松。”

他摇了一下铃，门帘掀开了，一个穿着齐膝紧身衣的年轻人走进了屋，他就是那个前一天差一点把法兰西国王撞个跟头的小伙子。

“侄儿，”钱庄老板对他说，“领着这位老爷绕过走廊，注意不要碰上任何人，另外把这些东西给他送到街上。”他一边说，一边把两袋金币放到他的手臂里。“再见了，大人。”

斯皮奈洛·托洛梅老板深深地鞠了一躬，吻了吻主教手指上的那个紫晶戒指，然后，他掀起了门帘。

让·德·马里尼走出去之后，这位锡耶纳人又来到桌旁，拿起那张已经签了字的收据，仔仔细细地折好，嘴里轻轻地说：

“笨蛋，贪心鬼，窃贼，确实是个大笨蛋①！”

就在这个时候，他那左眼才睁了一下。他把那张单据放到箱子里之后，也走出房去，接见他的另一位客人。

---

①原文为意大利文 Coglione; Vanesio, ladro, ma sopratutTto coglione.

他下到楼底，走过宽敞的穿堂，这里有六个窗户，光线照了进来，他的售货处就设在这里。托洛梅不仅开钱庄，还作进口货的生意，买卖紧俏的食品，从香料，科尔多瓦①的皮革，佛兰德的毛料，塞浦路斯的绣金地毯，直到阿拉伯的香精，他都经营。

十来个办事员在接待进进出出的顾客，会计在算帐，他们用着一种特殊的格架，在每个格眼里装着铜质的筹码。整个店堂里一片做生意的熙熙攘攘的嗡嗡声。

胖胖的锡耶纳人快步朝前走，不时跟一个人点头致意，查对一个数字，斥责一个办事员或是嘴里哼一下，拒绝别人要求赊账。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正弯着身子，看着专卖勒旺岛武器的柜台，他在手里掂量着一把沉重的金丝镶嵌匕首。

钱庄老板用手拍拍他的胳臂，那大汉猛地转过身来，脸上现出他通常那种又粗鲁又乐天的模样。

“喂，阁下，”托洛梅对他说，“有事要找我？”

“对，”那大汉回答，“有两件事找您商量。”

“我估计，第一件事就是借钱。”

“啧啧，你这喝人血的放债人，难道要大家都知道我欠你的钱吗！走，到你的屋子里讲去。”

他们走出穿堂，到了二层楼的一个小书房。关上门之后，托洛梅说：

“阁下，如果您又来借钱，怕不能遵命了。”

“为什么？”

---

①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城市。

“亲爱的罗贝尔阁下，”托洛梅从容不迫地说，“当初，您跟您的姑妈马奥打官司，为了得到阿尔杜亚伯爵领地的遗产，是我给您付的费用。这场官司，您却打输了。”

“因为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我才打输了官司，这您很清楚，我输了官司是因为马奥这条母狗使了阴谋诡计……让她不得好死……有人把阿尔杜亚的领地给她，是为了通过她的女儿把法朗士伯爵领地都归到王室的名下。这是无赖的买卖。要是公平合理，我本来可以跟王室分庭抗礼，成为法兰西最富足的贵族。我会达到这个目的，您就相信我的话吧，我会达到这个目的！”

他用那硕大的拳头敲着桌子。

“我得向您表示祝贺，”托洛梅还是从容不迫地说，“不过，您还没有变成首富呢，就先把官司给打输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刚才那谦恭有礼的样子，他跟阿尔杜亚打交道，比跟总主教要随便得多。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龚什的领地，他们还答应把伯蒙勒罗热的采邑也给我，加上五千里弗尔的年金。”大个子回答。

“不过，您的伯爵领地并没有到手，况且，您一个子儿都没有还过我。”

“因为我名下的收入，我还没有讨到，国库还欠我好几年的年金哩……”

“……这年金中，很大的一部分您已经抵押给我了，那时候，您需要钱去修理龚什的房顶，还有马厩……”

“那些地方都烧坏了。”罗贝尔说。

“好，后来您又需要钱，为了在阿尔杜亚领地上养一支

民团……”

“要是没有他们，我能干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弗埃纳，在苏瓦斯特，高蒙和别的地方有这些忠实朋友，有朝一日，我才能成一番事业，如果需要的话，就拿起武器……那么，您说一说……老板！”

这大汉换了一种口气，好象他再也不愿意当受人斥责的小学生了。他抓住钱庄老板的袍子，用拇指和食指就轻轻地把他拉过来。

“……您说一说……嗯……您为我付了诉讼费，我养马的钱，养军队的钱，好吧，难道您没有因为我而得到一些小小的报偿？七年以前，是谁告诉您说圣殿骑士团会落入圈套，就象兔苑中的兔子一样，并且建议您向他们借了几笔款，您永远也不必再还他们。是谁告诉您货币要贬值，您就把您所有的金币换成了货物，又转手卖出，得了三分之一的利，嗯，是谁呀？”

在金融界，这种风气由来已久，政府里总有给大银行家通风报信的人。斯皮奈洛·托洛梅老板最主要的情报员就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伯爵。因为伯爵是王弟瓦卢瓦殿下的朋友和吃喝伙伴。而王弟可以参加机密会议，什么事都对伯爵说。

托洛梅脱开身，把袍子上的皱纹拉平，说道：

“我承认，阁下，我承认，有时候，您告诉过我一些很有用的消息，不过，唉！”这时候，他的左眼还是闭着。

“不过什么？”

“唉！您让我得到的利益远远不能与我借您的款项相抵。”

“真的吗？”

“真的。”

他在说谎。他十拿九稳可以说谎而不受制裁。因为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即使善于耍阴谋，但是在钱的计算上却不甚在行。

“唉！”伯爵苦恼地叹了一声。

他捋捋胡子，把下巴摇来摇去。

“不管怎么说，圣殿骑士……您今天早上该高兴了吧？”他问。

“也高兴也不高兴，阁下，也高兴也不高兴。很久以来，他们就不能干涉我们作大宗生意了。现在，该拿谁开刀了？还不是我们这些人。就象人们说的，我们这些‘隆巴’①……买卖黄金这个行当不好作……可是，如果没有我们，什么事情都作不成。”托洛梅又接着说：

“顺便说说，瓦卢瓦老爷是不是听说巴黎铸造的货币比价要调整？……他以前曾说过的。”

“不，不，没有这回事……”阿尔杜亚说着，仍没有打断自己的思路，“可是，这一次，我抓住马奥的把柄了，我抓住了她女儿和她表亲的把柄，我就控制住了她。我要把她们都搞死，卡喳！就象掐死干坏事的黄鼠狼一样！”

仇恨使他的面容严峻起来，那张脸几乎显得英武了。他又走到托洛梅的身边。托洛梅心里想：

“这条汉子，为了报仇，什么事情都作得出……不管怎么说，我决定再借给他五百里弗尔吧……”他接着问道：

---

①见第一卷第六章注。

"发生了什么事？"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压低了声音，眼睛闪闪发光。

"那几个小婊子有了野男人啦。昨天晚上，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是谁。不过，莫作声！我还不愿意打草惊蛇！……现在先按兵不动。"

锡耶纳人想起来了，这种事人家以前就对他讲过，那时他还不信。

"这事对您会有什么好处呢？"他问。

"对我有什么好处？"阿尔杜亚叫了起来，"您看，大老板，您能想象到这种事多么丢人吗？法兰西未来的王后和她的兄弟媳妇作为淫妇，跟她们的姘头绑在一起……真是闻所未闻的丑事！两个布戈涅的家族陷在这滩烂泥里，连嘴巴都糊住了。马奥在宫廷里会失去一切信任，婚姻会解除，再也没有希望戴上王后的王冠。我就要重新起诉，我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沉重的脚步使地板、家俱和零星物品阵阵抖动。

"那么，您要把这件丑事公之于众？您要见国王？……"

"不，老板，我才不去哩。我说的话，人家不会听，要一个地位更合适的人，这人不在法国，这正是我要找您的第二件事。我需要一个可靠但又不引人注目的人，马上到英国去送一封信。"

"送给谁？阁下。"

"送给伊莎贝尔王后。"

"啊！嘿嘿……"钱庄老板小声哼道。

一阵静默，只能听到街上传来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托洛梅终于说道：

“的确，大家也以为伊莎贝尔娘娘并不那么喜欢她的三位法国嫂子。”托洛梅用不着听到再多的解释，马上明白阿尔杜亚怎样安排他的计策。“您跟她有交情。我估计，最近您曾去过她那里。”

“我是上星期从那儿回来的，一回来，我立刻着手办事。”

“可是，为什么您不派一个您的手下人或瓦卢瓦老爷的骑马信使去伊莎贝尔娘娘那里呢？”

“在咱们这个人人窥测别人行动的国家，我的人和瓦卢瓦老爷的人都太显眼，那样就会坏了我的事。我想要一个买卖人比较合适，不过，要一个信得过的买卖人。您有很多跑外的伙计……另外，我要带的书信不会让人担什么风险……”

托洛梅定睛看看那个大汉，考虑了一会儿，终于摇了一下青铜的小铃儿。

“我试着再帮您一次忙。”他说。

门帘打开，把总主教送走的那个年轻人又出现了。钱庄老板介绍道：

“这是古齐奥·巴里奥尼，我的侄儿，新近从锡耶纳来的。我估计，我的朋友马里尼手下的军官和密探不会认识他。”

托洛梅看看那个年轻人，放低了声音，装出严肃的样子说：“只不过，昨天早上，他当着法国国王的面，干了一件英雄业绩，出足了风头……您觉得他怎么样？”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端详着古齐奥：

“漂亮小伙儿，”他笑着说，“体态匀称，轻捷灵活，小巧玲珑……一双行吟诗人的眼睛。您要派他去吗，托洛梅老板？”

“跟我是一个模子，”钱庄老板说，“他不象我这么胖，也比我年轻。想当年我就跟他一个样，您能想象得到吗？可是，只有我自己能够回忆得起来了。”

“如果爱德华国王看见了他，国王的那毛病谁都知道，您可要当心，这个小后生怕就回不到您身边啦。”

说了这话，大汉哈哈大笑起来，叔侄二人也跟着笑了一通。

“古齐奥，”托洛梅说，“你要去见识见识英国了。你明天破晓时分起程，到了英国住在咱们的亲戚阿尔比齐家。”

“阿尔比齐，我听说过这个名字……”阿尔杜亚打断了那人的话，“啊，对了，就是专门供奉伊莎贝尔娘娘的……”

“您瞧瞧，老爷，……好啦，你就去阿尔比齐家，从那里，由他引见，你再去威斯姆蒂埃宫，把老爷写的信，交给娘娘，要交给她本人。我过一会再详细告诉你该怎么办。”

“那封信我还是口授吧，”阿尔杜亚说，“我拿一根长矛，也比拿你们那该死的鹅毛笔舒服。”

托洛梅心里想：“过于多疑，这家伙。他不愿意留下笔迹。”

“就按照您的意思吧，阁下，我听您的。”

他听着口授，亲笔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夫人

我们所怀疑的事已确凿无疑，并且，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无耻。我已知道那两个人，也有确实证据。我们如果揭发，她们不能拒不承认。不过，只有您一人才有能力完成我们预计的事。只有您亲临，才能结束使府上蒙辱的丑事。我惟一的希望即全心全意为您效劳。

“签名呢？”托洛梅问。

“在这里。”阿尔杜亚说，从他的钱包儿里拿出了一个很大的银戒指，递给了那个年轻人。

他手上还戴着一个相同式样的戒指，然而却是金的。

“你把这个交给伊莎贝尔娘娘，她就会知道了……不过，行吟诗人，你一到那里，肯定能得到接见吗？”

“嘿，老爷，”托洛梅说，“我们在英国王室圈子里关系还不错。去年，爱德华国王带着伊莎贝尔娘娘来的时候，他曾经向鄙庄借过两万里弗尔。我们是凑齐了给他送去的。至今他分文未还。”

“他也借钱呀！”阿尔杜亚嚷了起来，“顺便问一下，大老板，那个……我来找您商量的第一件事……”

“唉，既然您还要借，我总不能不给，老爷。”托洛梅叹了一口气说。

他又在箱子里拿了一个口袋，交给阿尔杜亚，补上一句：

“五百里弗尔，我能给的就这么多了。我把这笔钱和为您送信的差旅费都记在您的帐上。”

“嘿，老板，老板。”阿尔杜亚大声嚷嚷，脸上笑开了

花，“你真够朋友，我一旦得到我祖传的伯爵领地，我就叫你当我的钱财总管。”

“我就指望着您的提拔啦，老爷！”那人说着，鞠了一躬。

“不然的话，我就带着你跟我一起到地狱去，好让你为我使钱把魔鬼买通。”

大汉那狼一样的身躯从显得太小的门里走了出去。他象玩球似的，把装着金币的袋子在手里抛着。

“您怎么又给他钱了，叔叔？”古齐奥不赞同地摇着头说，“您以前不是说过吗……”

“我的古齐奥，我的古齐奥①，”钱庄老板温和地回答，（这时，他的两只眼全睁开了。）“你要永远记住这话：在这个世界上，大人物的隐私，就是我们借给他们钱所生的利息。今天上午，让·德·马里尼老爷和阿尔杜亚老爷都交给了我们借钱的字据，这比黄金还贵重哩。到时候，咱们会跟他们讨价还价的。至于金子嘛……咱们也要讨回来一部分。”

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

“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你绕个圈子，到诺夫勒走一趟。”

“好吧，叔叔。”古齐奥答应着，并没有什么热情。

“咱们的伙计到那里去，没有讨回来克莱塞城堡主人欠我们的一笔债。那一家的爸爸刚死，几个继承人拒绝付款。好象是已经没有什么家财了。”

---

①原文为意大利文 Cuccio mio, Cuccio mio。

"如果真的没有了咱们怎么办呢？"

"哼，他们还有房子，还有地，他们也许还有亲戚。他们只要向别处借来还我们就是了。如果他们不这么办，你就去找蒙特弗尔的治安衙门，你让他们没收家产，拍卖浮财。这有点心狠手辣。可是，一个作钱庄生意的应当习惯于心狠手辣。对于那些小主顾，毫不怜悯，不然的话，咱们就不能伺候大主顾了。你在想什么，我的孩子①？"

"在想英国，叔叔。"古齐奥回答。

他觉得到诺夫勒去绕个圈子是件苦差事，不过还是甘心情愿地答应了。此时，伦敦已经吸引着他全部的好奇心和少年人的憧憬。他将要第一次在海上航行。一个隆巴商人的生活肯定非常有趣，有十分开心的奇遇。离家外出，在大路上遨游，给王孙公子传送秘密信件……

老头儿满面慈祥地注视着他的侄儿，只有古齐奥一人才能在这铁石般的心中引起温情。

"你要去作一次很好的旅行，我真羡慕你。"他说，"在你这个年纪上，有机会游历这么许多国家的人不多。好好地学吧，什么事情都管一管，到处走一走，什么都看一看。让别人说话，自己别多嘴，谁请你喝酒就防备着谁，对于那些姑娘，她们的身价值多少就给多少，别给得太多。提防着点，别在迎神庙会上暴露你的身份……如果再在大路上碰到一位国王，这次就不要让我非送他一匹马或是一头象不可啦！"

"叔叔，"古齐奥问道，"伊莎贝尔王后娘娘真的象人

---

①原文为意大利文 figlio mio.

家说的那么漂亮吗？”

第二章　通往伦敦的大路

有些人总梦想着出门冒险，为的是在别人和自己的心目中显得象个英雄。以后当他们遇到了事故，有了危险时，他们就会想："我犯了什么傻才作出这事？干嘛非要到这倒霉的地方来呢？”年轻的古齐奥·巴里奥尼正是如此。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欣赏一下大海风光，可是现在，真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却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正是春分大潮的时候，要启锚出海的船本来不多。古齐奥在加来的海滨，腰间挂着匕首，披风搭在肩头，张张扬扬地雇船过海。终于找到了一位船老大，答应他上船。他们晚上才启航。可是差不多刚离开港口就起了暴风。古齐奥把自己关在主桅旁边甲板底下的一个小舱间里。船老板曾对他说："这是摇晃得最轻的地方。”他用一条木头隔板当床板，熬过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夜晚。

浪头象攻城锤一样，一下下打着船。古齐奥觉得周围的世界都在摇晃。他把隔板放到地上，在一片漆黑中挣扎了好久，一会儿撞上勾架，一会儿撞上被水泡硬了的绳捆。船仿佛马上就要裂开似的。在暴风雨的间歇时刻，古齐奥听到帆在啪啪作响，大股的水从甲板上涌过。他想，也许全体水手都被扫进大海，在这一会儿被波浪举上了天，一会儿又被扔进深渊的失去控制的小船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我肯定要送命，”古齐奥想，“这么个死法真是愚不可

及，象我这样年轻就要葬身海底，再也看不到巴黎，锡耶纳，也看不见家里的人，再也看不到太阳了。当初，本来应该在加来再等一两天。多么蠢呀！万一靠圣母玛丽亚的保佑，逃得一条命，我就呆在伦敦，当码头工，当听差的，干什么都行，再也不坐船了。”

最后，他用两只胳臂搂住主桅的下脚，在黑夜里跪着，哆哆嗦嗦地紧拉着不放，一个劲儿地恶心，衣服都已湿透，他等待着末日，同时，向奥维的圣玛丽亚，斯卡拉的圣玛丽亚，向奥尔维的圣玛丽亚和卡卡米纳的圣玛丽亚许愿，直把他所知道的锡耶纳的教堂数了个遍。

到了黎明时分，暴风停息了，古齐奥已精疲力尽，看了看他的周围：箱子、帆、苫布、锚和绳子，乱七八糟地堆着。船底，裂开的地板底下已积了一层水。

通向甲板的门拉开了，一个粗嗓子喊道：

“喂，先生，您睡得好吗？”

“睡？”古齐奥抱怨地回答，“我差不多已经死了。”

有人扔进来一个绳梯，帮他爬到甲板上。他吸了一大口冷气，穿着打湿的衣服不禁发起抖来。

“您怎么不告诉我会有暴风雨？”古齐奥问船老板。

“嗨，我的小少爷，的确，昨晚的天气是不太好，可是您当时那么急着要走……况且，对我们来说，您知道，这是经常的事。”老板回答着，“现在，我们快靠岸了。”

这是一条身强力壮的汉子，须发灰白。他有点嘲弄地瞧着古齐奥。

他伸手指着从雾中显现的一条白茫茫的线，又说：

“那边，就是多佛尔。”

古齐奥叹了一口气，把披风裹得更紧一些。

“再过多长时间才到？”

那人耸了耸肩，回答道：

“两三个钟头，不会再多，因为风是顺风。”

有三个疲惫不堪的水手躺在甲板上。另外一个水手把着舵柄，啃着一块咸肉，眼睛盯着船头和英国海岸。

古齐奥坐在那个老水手旁边，躲在一块挡风的板子后面。虽然天色大亮，气温又低，又有涌浪，他还是沉沉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多佛尔港已在他眼前，有长方形的几排矮小的房屋，墙壁砌得很粗糙，房顶上铺着石板。右面，可以看到市府衙门，有武装人员把守着。码头上，防雨棚底下堆满了货物。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忙来忙去。风送来鱼、沥青和朽木头的气味。很多打鱼的拉着网，肩上扛着沉重的木桨走过去。孩子们在石板路上拖着比他们的身量还大的口袋。

船收了帆，驶进泊位。

青春的朝气很快使人恢复了体力，也恢复了幻想，危险已过去了，这使人更增强了信心，并推动人们去进行新的冒险。古齐奥只睡了两个钟头的觉，就把他夜间的恐惧忘得精光。能在风浪中逃出一条性命，他认为几乎全得归功于他自己的勇气，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好兆头。他站在甲板上，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一只手紧抓着一条缆绳，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看着伊莎贝尔的王国离他越来越近。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的信，缝在他的衣服上，银戒指藏在包儿里，他觉得这些都是他远大前程的保证。他将要进入权力的中心，结识国王和王后，了解密约的内容。他乐得

忘乎所以，把时间大大提前了。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是位享有盛名的大使，是世上当权人物言听计从的心腹人，在他面前很多高级要人都得躬身施礼。他还有机会去参加公侯王爷们的国务会议……他的同胞，比西奥和穆尔亚托·瓜尔迪不就是他的榜样吗？法国人把这两位著名的托斯瓦纳财政家叫做比什和穆什，他们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当过财务总监和大使，是严厉的美男子菲利普的近臣。他将来比这两个人还要飞黄腾达哩！终会有一天，人们会传诵大名鼎鼎的古齐奥·巴里奥尼的故事，他刚在世上崭露头角时，就在大街上差一点撞倒了法兰西的国王……港上纷乱嘈杂的人声，好象是对他欢呼了。

老水手在船和码头之间搭了一块板子。古齐奥付了船钱，离开大海，踏上了结实的土地。

因为他没有带货，所以用不着受检查，也就是说用不着上关税。刚遇到了一个小孩，他就让这孩子带他到当地的“隆巴”店去。

那个时代，意大利的钱庄老板和生意人有他们自己的通信和运货组织，他们组成“公司”，用创建人的名字来命名。在各个重要的城市和港口都有商店，这商店是钱庄的分号，私家邮局，也是来往人员的招待所。

多佛尔的隆巴店，属阿尔比齐公司。他们很高兴能接待托洛梅公司总裁的侄儿，尽力款待他。古齐奥在这儿可以洗洗澡，把衣服晒干、熨平。他把法国金币换成英国金币，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这时候，有人给他备好一匹马。

古齐奥一边吃饭，一边讲他经过的那场暴风雨。他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

店里有一个前一天刚到的客人，名叫鲍伽乔或是鲍伽斯，是巴尔迪公司跑外的办事员，也是从巴黎来的。他出发之前，看过用火刑处死雅克·德·莫莱，亲耳听到了大师的诅咒。他用一种准确而又使人毛骨悚然的讽刺语调来描绘这场悲剧，使同桌吃饭的意大利人很是开心。这人有三十来岁，面容聪慧精明，薄薄的嘴唇，一双眼睛仿佛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也到伦敦去办事，古齐奥就决定跟他一起走。

他们在日中时分上路了。

古齐奥想到他叔叔对他的教导，就尽量引他的同伴说话。那人也巴不得谈天说地。鲍伽乔一生仿佛见过许多世面。他到处都逛过，到过西西里，威尼斯，西班牙，佛兰德，德国，甚至去过东方。他在千奇百怪的遭遇中都能灵巧地脱身，那些地方的风俗习惯他都知道。关于宗教的道德观念，他也能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瞧不起那些修士，憎恶宗教裁判所。他仿佛对女人很感兴趣，露出口风表示他颇有过些风流韵事。他知道很多女人的生活隐秘，其中，有的女人的确光彩照人，有的却平淡无奇，毫不出色。他并不重视她们的道德，用他独特的语言，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花容月貌，使古齐奥陷于沉思。这位鲍伽乔先生是位放荡不羁的人，不受俗见所拘。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真想把这些都写出来。”他对古齐奥说，“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我在旅行当中的一些想法。”

“那您怎么不写呢？”古齐奥问他。

那人象谈到未遂的心愿似地叹了一口气：

“太晚了……，在我这个年岁，当不了文人了……”他说，“我的职业就是挣钱，已经干了三十年，干不成别的

了。况且，如果我把心里想的都写出来，我很可能会被活活烧死……”

跟一位有趣的同伴在翠绿的田野上联辔而行，古齐奥觉得十分惬意，他兴致勃勃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马蹄得得，他听起来仿佛是一支欢快的歌曲。他对自己十分满意，就好象他与同伴一起也经过那些冒险一样。

晚上，他们在一个小客店停住脚。旅途中憩息的时刻，最宜于说些心腹话。鲍伽乔先生在炉火前，用小酒壶喝着加上刺柏子、辣椒和丁子香的烈啤酒，告诉古齐奥说他有一个法国情妇，去年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吉奥瓦尼。

“听说非婚生子比别人更伶俐，健壮。”古齐奥说教式地指明。他有不少这类淡而无味的知识来充作话题。

“上帝让他们更聪明，身体也更强，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继承权，又不受尊重，要用这一点来作补偿。”鲍伽乔回答。

“无论如何，您的孩子将会有一个父亲来教会他很多东西。”

“只要他不埋怨他的父亲让他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出生。”巴尔迪公司的跑外伙计说。

他们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到了清晨就又上路了，地面上还笼罩着一片薄雾。鲍伽乔一言不发，他不习惯大清早起床赶路。

天气很好，不久，天空完全亮了。古齐奥发现这个地区秀丽宜人。树上还没有叶子，但空气中已发出树木汁液的香气，地上有了柔嫩的绿色草芽，田野和山坡上有许多划分界限的树篱。到处是小小的山谷，边沿上长着森林。从一边的

陡岸上望去，泰晤士河的水面泛出碧绿和靛蓝的光。草地上走过一队猎犬，上面跟着几个骑士。这般景致使古齐奥看得入了迷，他心里想到：

“伊莎贝尔的王国真是美丽！”

走了一程又一程，这位王后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占的地位越来越重。在完成使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顺便玩一玩呢？历代帝国和王国的历史已经为很多使人拍案惊奇的事件提供了范例。

“她虽然贵为王后，可还是女人。她二十二岁，丈夫不爱她，英国贵族不敢勾搭她，怕的是惹国王不高兴。可是，我来了，我是个秘密信使。为了到英国来，我曾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我要把一条腿跪在地上，我要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行礼，我要吻她的裙边……”

他已经在酝酿措词，表示他要竭尽全力为年轻的金发王后效劳……“娘娘，我并不是贵族，不过，我是锡耶纳城的自由民，跟我们那地方的贵族有平等的地位。我十八岁了，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瞻仰您的风采……我要为您献上我的灵魂和满腔热血……”

“咱们快到了。”鲍伽乔先生说。

古齐奥不知不觉的当儿，他们已经到了伦敦的关厢地区。一座座房屋沿着大路挤在一起，清新的树林气息已经无影无踪，空中飘着一股泥炭的气味。

古齐奥惊奇地看着周围。他的叔叔托洛梅曾对他说，伦敦是个了不起的繁华城市，可是，他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大片破房子组成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村落。墙壁黢黑，肮脏的狭小街道上，来往着背着沉重包袱的女人，衣衫褴褛的孩子和

胡子拉碴的大兵。

突然，行人、马匹和车辆挤成一团，旅行的人已走到伦敦桥前。桥头有两个方形的塔楼，作为防御工事。晚上，在两个塔楼之间拉起铁链，关上大门。最让古齐奥吃惊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插在大门前尖形的铁栏杆上，一群乌鸦围着眼睛已被啄去的脸打转。

"英国国王的大法院，今天早晨宣布判决了。"鲍伽乔先生说，"罪人，或是人们说他有罪以便把他除掉的人，都是在这里毙命的。"

"用这种方式迎接外乡人真是奇怪。"古齐奥说。

"用这个方式可以让外乡人知道，他们到的城市并不是温柔旖旎之乡。"

当年，泰晤士河上只有这一座桥，真象水上建造的一条街，木头搭的房子一个接一个，里面作着各式各样的批发生意。

二十个六十法尺高的桥拱支撑着这个雄伟的建筑。为了造这座桥，大概花了一百年的时间，伦敦人为它感到自豪。

混浊的河水围着桥墩打旋，窗户上晾着衣物，女人们把泔水往河里倒。

跟伦敦桥相比，佛罗伦萨的维克奥桥就象是件玩具，阿尔诺河跟泰晤士河相比只不过是条小溪。古齐奥向同伴说了他的看法。

"反正，还是咱们意大利人教会别的民族很多东西。"那人回答。

走到桥那边去，差不多用了二十多分钟，因为人群太密，又有一些乞丐，拉着他们的靴子要钱。

到了河对岸，古齐奥在右手边瞧见了伦敦塔。一大片白色的建筑，耸立在灰色的天空中，很是显眼。接着，他跟着鲍伽乔先生走进伦敦内城。大街上人来人往，乱乱哄哄，说话的声音很奇怪。天空中一片铅灰，整个城里充满了浓重的烟气。小酒店里传出叫喊声，妓女们肆无忌惮，没羞没臊地拉客。粗鲁莽撞的士兵在大声喧闹。古齐奥见了，好生奇怪。

走了三百多步，两位旅人向左转弯，到了隆巴街，很多意大利人的钱庄就开设在这里。房子从外边看并不起眼儿，只有一层，最多两层，但是维护得很好，门上打着蜡，窗户上装着铁条。鲍伽乔先生把古齐奥领到阿尔比齐钱庄的门口，两位同路的旅伴热情地道了别，他们庆贺互相之间建立了友谊，并且说定了不久以后在巴黎再见面。

第三章　威斯敏斯特宫

阿尔比齐老板身材很高，又干又瘦，长着一张棕色的长脸，眉毛浓密，一绺绺的头发从便帽底下露出来。在客人面前他显出一副领主老爷式的沉静而和蔼的态度。他站着，身上穿一件深蓝色天鹅绒的袍子，一只手放在写字台上。阿尔比齐的气派就跟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位亲王一样。

寒暄客套一番之后，古齐奥看着几把高背的橡木交椅，大马士革产的挂毯，直到巨型壁炉上放着的银烛台，那年轻人不禁迅速地作出估价："地毯……四十个里弗尔，肯定……几个烛台……价钱还要高出一倍……整个的房子，如果每个房间都摆设得跟这间一样，就要比我叔叔的房子价钱高

出两倍。”尽管古齐奥想象着自己是位密使，是贵妇人的侍从骑士，他身上的商人气质一点都没有少。他父亲是商人，他祖父是商人，连他的曾祖也是商人。

“我的表弟，我也有船……您当初若是乘我的船就好了，您若是从布洛涅走，海上的旅行就会舒服得多。”

他让人端来肉桂滋补酒，这是一种加香料的白酒，吃糖沾果仁的时候喝的。古齐奥说明了他旅行的目的。

“令叔托洛梅说过要把您派到我这里来。”阿尔比齐一边说一边玩弄他右手上戴的一个红宝石的大戒指，“雨格·勒·迪斯邦索是我们的老主顾，也是我们的债户。我们通过他来安排接见吧。”

“他不是爱德华王心爱的朋友吗？”古齐奥问。

“您的意思是说情妇，宠姬，对吗？他是国王的娈童！不，我说的是老迪斯邦索。他的影响不为人所知，可是影响很大。他很善于利用他儿子的特殊地位。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他会进而在王国内发号施令的。”

“不过，”古齐奥说，“我要见的是王后，不是国王。”

“我的表弟，”阿尔比齐微微笑着回答道：“在这里也跟在别处一样，有些人不属于王党，也不属于后党。他们利用双方的势力，同时把双方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事我心中有数。”

他把秘书叫过来，很快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封好。

“您今天吃过晚饭就到威斯姆蒂埃宫去。”他让秘书拿着那封信走了之后说，“我估计王后会接见您。您的公开

身份是珠宝商和金银首饰商，是听我召唤特意从意大利赶来的。您把这些珠宝拿给王后看，就可以顺便把信交给她了。”

他走到一个箱子旁边，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细木镶嵌和带铜锁扣的盒子。

“这就是您的国书。”他又说了一句。

古齐奥打开了盖子，里面有几只戒指，别针，搭扣，珍珠镶的坠子，一挂祖母绿和红宝石的项链，都放在一块天鹅绒的垫子上。

“如果王后想买一件首饰，我怎么办呢？”

阿尔比齐微微一笑：

“王后不会直接向您买任何东西，因为她手头没有闲钱。有人管着她的花销。如果她想要什么东西，她会告诉我，我去给她订做。上个月她还从我这里要了三个钱包哩。”

晚饭桌上，阿尔比齐抱歉地说这只是一顿家常便饭。其实，菜肴的丰盛够得上一位王爷的宴席。吃罢了饭，古齐奥就到威斯敏斯特宫去了。有一个钱庄的听差陪着他，算是个保镖。这是一个象牛似的壮汉，拿着小匣子，匣子上有条铁链子拴在他的腰带上。

古齐奥昂首阔步，高傲自信地朝前走，一面打量着城里的风光，好象明天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王宫宏大雄伟，引人注目，可是零星的装饰过多，与托斯卡纳宫堡特别是锡耶纳近几年修建的宫堡相比，显得有些俗气。

“这里晴天本就不多，这里的人好象还想尽办法阻止那

一点点阳光照到屋里。”他心里想。

他从大门进去，警卫人员正围着炉子烤火。一个执盾侍从走过来。

“是巴里奥尼先生吗？正等着您哩。我来给您引路。”他说的是法语。

古齐奥跟着那执盾侍从往里走，拿着首饰匣的仆人还跟在他身旁。他们穿过一个四周有拱廊的院子，又穿过一个院子，登上一道石头的楼梯，走进了王宫内室。拱形的天花板很高，发出奇怪的回声。他们穿过一个个冰冷阴暗的大厅。越往里走，古齐奥就越得加把劲才能保住他那美好的自信情绪。他看到一群年轻人，穿着华丽的绣花制服，披肩上缀着裘皮，腰身左侧露出明光铿亮的剑柄，这是王家的卫队。

执盾侍从叫古齐奥等着，就径自走了。那些贵族子弟打量着他，露出轻蔑的神色，一面交头接耳地说些什么，他却听不清楚。

突然，古齐奥暗暗感到忐忑不安。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在这个充满阴谋、彼此猜忌的宫廷里，他会不会被人当作个嫌疑分子？他还没有见到王后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向他扑过来，搜查一番，把密信翻出来？

那个执盾侍从又来找他，拍了拍他的袖子，他吓得直跳起来。他从阿尔比齐的仆人手里抓过了那个匣子，但是慌忙之中，忘了匣子还拴在那人的腰带上，那人向前扑倒了，链子也断了。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古齐奥又羞又恼，他走进王后房里时，只觉得羞辱、窘困、尴尬，连走到了王后跟前都没有发现。

伊莎贝尔坐着，一个面孔很窄的年轻女人站在他旁边，

态度生硬。古齐奥一条腿跪在地上，想说些致敬的话，却张口结舌说不出来。有第三个人在场使他更加慌乱。不过，他以为王后会独自一人接见他，这不是愚不可及的幻想吗？

是王后先说话：

“迪斯邦索夫人，咱们看看这年轻的意大利人拿来的首饰吧，看看是不是真象人们说的那么好。”

迪斯邦索这个名字更把古齐奥闹糊涂了。一个迪斯邦索家的女人，在王后身边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伊莎贝尔摆手让他站起来，他立起身后，打开匣子呈了上去。迪斯邦索夫人略略瞧了一眼，就用干巴巴的声音说道：

“这些首饰果然好看，不过，我们要它干什么呢？我们也买不起，娘娘。”

王后有些恼火。

“那么，为什么你的公公还叫我接见这个商人呢？”

“我估计是因为拗不过阿尔比齐的面子。可是，我们欠阿尔比齐的钱太多，不能再赊帐了。”

“我知道，夫人，”这时，王后又说了，“您，您的丈夫和你们全家的人，对国王的钱十分关心，甚至把这些钱都当成你们自己的了。不过在这儿，我花的是我自己的体己，或者是给我的钱，您管不着。再说，夫人，我知道，每一次，有外国人或商人到王宫来，你们就假托偶然有事，把我的法国女官引开，好让您的婆婆或您本人来陪我。倒不如说是在监视我哩！我想，如果把这些首饰拿到我的丈夫或你的丈夫面前，他们一定会觉得有用，彼此赠送来装饰打扮，连女人都不敢这样肆无忌惮哩。”

她冷语伤人，滔滔不绝，每句话都发泄出她对王家的仇

恨。英国王室让王冠蒙上羞辱，同时又把国库的资财拱手让人。迪斯邦索家的老头儿、老太婆靠着国王对他们儿子的嬖幸发了大财，这还不算，连儿子媳妇也参预了这桩丑事，并且还想从中捞一把。

艾莉诺·勒·迪斯邦索被骂得难堪，就躲到大房间的角落里，然而仍旧观察着王后和年轻的锡耶纳人。

古齐奥通常十分镇定，这会儿却偏偏不合时宜地心慌。他略略定下心来，偷眼看看王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想让王后明白，他为她痛苦惋惜，并且希望为她效力。可是，他看到的脸却冷若冰霜，对他毫不注意，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伊莎贝尔的蓝色眼睛也象美男子菲利普那么专注。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向她说这话呢？“娘娘殿下，别人让您受苦，而我却想爱您。”

古齐奥能做的，就是指着他放在匣子一角的银质大戒指说：

“王后殿下，您鉴赏一下这个带印章的戒指，看一看这个雕刻吧！”

王后拿起戒指，认出了上面刻着阿尔杜亚的三个宫堡，抬起眼看着古齐奥说：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您还有这个工匠作的别的东西吗？”

古齐奥从怀里掏出那封信说：

“价钱都写在这里。”

“我们到亮的地方去，我好好看一看。”伊莎贝尔说。

她站起身，由古齐奥陪着，走到窗前，在那儿从容不迫地读信。

“您回巴黎去吗？”她大声问。

“只要陛下给我命令，我就立刻动身。”古齐奥小声回答。

“告诉阿尔杜亚老爷，我在几个星期之后就回国。我会按我跟他商定的办法行事。”

她的脸活跃了一些，但是，她的全部注意都在那封信上，对送信人却毫不理会。

堂堂王后，当然记着犒赏为她效过力的人。她说：

“我要告诉阿尔杜亚老爷，他犒劳您的会比我现在能够酬谢您的丰厚得多。”

“王后娘娘，能够一瞻尊颜并且听候您的调遣，就是对我莫大的酬劳。”

伊莎贝尔微微点头表示谢意。古齐奥这才明白，在圣路易先王的曾孙女和托斯卡纳钱庄老板的侄儿之间，有一条鸿沟，他永远也不能逾越。

伊莎贝尔提高了声音，为了让迪斯邦索听见：

“我买不买这个搭扣，以后叫阿尔比齐告诉您，先生。”

王后一挥手，把他打发走了。

第四章　讨　　债

尽管阿尔比齐礼数周到，要留他多住几天，古齐奥还是第二天就离开了伦敦。他对自己很不满意。然而，他的任务圆满完成，十分值得称赞。不过，他不能原谅自己：他，一

个锡耶纳城的自由民，他因而认为可以跟人世间所有的贵族子弟平起平坐，竟然在王室人物面前举止失措！不管他怎么努力，也不能掩饰这件事：在英国王后面前，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而英国王后连个笑脸都没有给他。“无论怎么说，这个女人跟别人一模一样，我怎么会哆嗦得那么厉害呢？”他气冲冲地想了一遍又一遍。他这么想着，离威斯敏斯特宫越来越远了。

他一个人孤孤凄凄地赶路，没有象来时候那样遇见几个同伴，一路上始终郁郁不欢，苦恼难言，越走越气。

他没有在英国王宫得到他预想中的接待，人家没有只凭他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就把他当成一个王子来欢迎。他一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英国人都属于一种野蛮民族。至于伊莎贝尔王后，就算她很不幸，就算她受到丈夫的轻视，那也是她活该！“怎么，人家为她漂洋过海，为她拼出性命，却只被当成个仆人来对待，她连谢都不肯多谢一声儿！这些人表面上雍容大度，行起事来真是小器！让最忠心的人都心凉了。没有人爱他们，大家都挖他们的墙脚，一点都不奇怪！”

年轻人总不肯放弃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就在这条路上，四天以前，他还以为自己就是个大使，是王家女子的情人；这时候，却气呼呼地想：“我要报仇。”怎么报仇？向谁报仇？他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他是非报仇不可！

首先，既然国王们无论对他重视还是对他轻视，都因为他是个绰号“隆巴”的意大利商人，那么，他就作为一个隆巴商人脱颖而出吧，这倒是不常见的。一个又胆大又精细的巨商，铁面无情的放债人。他的叔叔不是要他到诺夫勒的商

号去走一遭，收一笔债款吗？好吧，那些欠钱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头顶上将会落下多么厉害的一个炸雷！古齐奥取道蓬图瓦兹，然后拐弯穿过法兰西岛①，在圣雨克节②的那天到了诺夫勒。

托洛梅商号在教堂旁边占着一座房屋，就在镇子的广场上。古齐奥迈着当家的步子走进店堂，让人呈上来帐本，对手下人骂骂咧咧的。打头的管事是干什么吃的？难道每一笔债都得他，古齐奥·巴里奥尼，公司总裁的亲侄儿经受鞍马之劳才能收齐吗？先说说那个欠了三百里弗尔的克莱塞城堡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家？人们把情况告诉了他。父亲已经死了。对！这事古齐奥早就知道。还有呢？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二岁。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打猎？……显然是些游手好闲的败家子！他还有个女儿，十六了？准是个丑八怪。古齐奥马上下了结论。还有一个母亲，自从克莱塞老爷死后，独立支撑门户。这些人倒是真正的贵族，但是一文不名。他们的城堡和田产一共值多少？八九百里弗尔。他们还有一个磨房，三十来个农奴。

“你们没有办法让他们付钱？你们看看吧！我来了，他们还敢拖着不交？蒙特弗尔的主教叫什么？波特弗律？很好！如果今天晚上他们还不付款，我就去找主教③，让他把

①所谓法兰西岛，指的是巴黎附近的几个省，是塞纳河流域中最富庶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惯称。

②圣雨克节是四月一号。

③在中世纪，地方的宗教首长也管行政、财政和司法，是一竿子插到底的。

财产扣押起来，就这么办！”

他跨上马鞍，向克莱塞疾驶而去，好象要去独身一人攻克一座堡垒。“还我金币，不然就扣押财产……还我金币，不然就扣押财产！……让他们去向上帝或是他们的保命圣徒去祈祷吧！”

克莱塞离诺夫勒只有半里地，是在莫尔德河岸的漫坡上修建的一座小村子，这条河只要纵马一跃就能跳过。

古齐奥所见到的城堡只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庄园，没有防护的壕沟，那条河就算屏障了。矮小的塔楼，泥泞的河岸，显出一种穷困没落失于修葺的模样。房顶塌了好几处，都不能给鸽子遮蔽风雨，长着苔藓的墙上爬着壁虎，附近的树木也萎蔫枯黄，毫无生机。

“活该！还我钱，不然就扣押财产！”古齐奥走进门时，还这么想。

可是，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早想到这事，这正是波特弗律主教。

院子里，已经吵吵嚷嚷乱成一团，三个官府的兵丁，手里拿着饰有百合花的警棍，呼来喝去，把几个农奴都吓懵了。他们命令把牲畜都集中到一起，把牛都一对对绑起来，从磨房里扛出一袋袋的粮食，装到主教府的马车上。兵丁们在嚷，吓傻了的农奴跑来跑去，二十几头羊咩咩叫，真是鸡飞狗咬，乱七八糟。

没有人理会古齐奥，没有任何人来给他拉马，他只好自己把马拴在一个环子上。一个老农从他跟前走过，只说了一句：

“这家人遭了难，如果主人复活，也会为这事再死一

回。真是太不公平！”

住房的门大开着，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好象是，我来得不是时候。”古齐奥想，心头的火气更大了。

他登上了门前的台阶，朝着有人声的地方走去，进了一间阴暗的大厅。这里是石头砌的墙，天花板上刷着石灰。

一个姑娘迎向前来，他连正眼瞧都不瞧，只说：

“我来办事，要找克莱塞家主事的人说话。”

“我叫玛丽·德·克莱塞。我哥哥在那边，我的母亲也在那儿。”那姑娘向里面指着，用犹犹疑疑的声音回答道，“不过，他们这时候抽不出身……”

“那没关系，我等着。”古齐奥说。

为了加强他的意志，他走到壁炉旁边，把靴子伸向火炉烤着。

在大厅的那一边，人们吵得更厉害了。克莱塞太太身旁一边站着一个儿子；一个是大胡子，一个净面无须，两人都是大高个儿，脸胀得通红。克莱塞太太正跟一个男人吵得各不相让，古齐奥马上明白了，这第四个人就是本地区的主教。

克莱塞夫人，或者被邻居们称作艾丽亚贝夫人，眼睛放着光，胸脯很丰满，穿着寡妇的衣服①。她有四十来岁，身体已经发福。

---

①当时寡妇的衣服很象现在的修女服：一件黑色的长袍子，没有装饰，也不戴首饰，一个披肩，严严实实地围着脖子和下巴，头上再戴一块白头巾。

“主教老爷，”她大吵着，“当初我丈夫是买枪备马，为国王打仗才欠下债的。战争使他得到的只是遍体鳞伤，没有任何好处。而他的采地，因为没有男人，只能凑凑合合地维持。我们一向交纳人头税和间接税，还给教会布施。这个地区有谁这么奉公守法，您说说看！波特弗律先生，您来抢我的家产，就是为了养肥您这样的人，爷爷辈上还光着脚在水塘里踩呢！”

古齐奥向周围看了看，几个土里土气的条凳，两把靠背椅子，几处跟墙砌在一起的长凳，几个箱子，一大块木板上蒙着床单，底下的稻草都露了出来，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具。壁炉上面，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古旧盾牌，那是已故的克莱塞老爷打仗用的。

“我要到德勒伯爵那儿去喊冤。”艾丽亚贝夫人继续说。

“德勒伯爵不是国王，我是奉国王的命令来完成任务的。”主教说。

“我不信，老爷，我一点也不相信国王命令您把我们这样的人当坏人对待。我们家二百年以来就是骑士。真要这样的话，咱们的王国就要灭亡了！”

“至少，给我们一点宽限，”大胡子儿子说，“让我们一小笔一小笔地还清。”

“少废话。时间，我早给过你们了，可是你们一点钱也没有付。”主教打断了他的话。

主教的两只胳臂很短，脸圆溜溜的，说话的声调斩钉截铁。

“我的任务不是听你们抱怨，而是来讨债。”他又说，

“你们还欠国库三百三十里弗尔，如果你们拿不出，那就活该了，我就要查封财产，公开拍卖。”

古齐奥想：“这家伙说的话跟我打算说的正好一样。他一走，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好捞了。这次来得不巧。看来我得马上打主意。”

他觉得对这主教很恼火，这家伙来意不善，要把他脚底下的草先割走。

那个刚才迎接他的姑娘，现在离他不远。他仔细打量一番：这是一位金发女郎，软帽底下垂出波浪形的秀发。皮肤光洁细腻，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古齐奥承认，以前说她是个丑八怪，真是太冒失了。

而玛丽·德·克莱塞，让一个生人看到这个场面，很觉尴尬。并不是每天都会有个面目姣好的年轻骑士到乡下来的，从穿着上说明他相当有钱。这事偏偏在家里显得最狼狈的一天发生，真是不幸。

大厅里面，争论还在继续。

“我失去了丈夫还不够，还得花六百里弗尔，才保得住家产吗？我要到德勒伯爵那里去喊冤！”艾丽亚贝夫人又说了一遍。

“我们当初借钱是不得已，我们已经还了二百七十了。”大胡子儿子说。

“要扣押财产就是要我们挨饿；要公开拍卖就是要我们的命！”第二个儿子说。

古齐奥好象演员忘了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只觉得胸中升起一阵怒火。他对那个姑娘说：

“我看这个主教真可恨。他要把你们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的哥哥也不知道。这类事我们不大明白。”她回答，“好象他说的是，我父亲死后，得交财产转移税。”

“为了这个他就要六百里弗尔？”

“唉，先生，我们是倒了霉了。”她喃喃地说。

他们的眼光遇到一起，彼此对视了一会儿，古齐奥以为那个姑娘马上要哭了。然而，不对，她在逆境当中仍能坚持得住，只不过要保持庄重，她才移开了她那深蓝色的眼睛。

古齐奥考虑了一会儿，突然，他走到大厅的那一头，站在代表官府的人物面前，说道：

“对不起，主教大人，您这不是有点明抢暗夺吗？”

主教一愣，转过脸来对着他，问他是谁。

“我是谁有什么关系！”古齐奥顶他一句，“您如果一不留心，把帐算错了，我是谁，您还是不要知道那么早为妙。不过，我自有我的理由对克莱塞老爷的直系继承人也感兴趣。请您告诉我，您认为这块采邑值多少钱？”

那主教想以势压人，吓唬他说要叫宪兵。古齐奥又说：

“您小心一点儿。站在您面前的人，五天以前当过英国王后娘娘的座上客，并且也有能耐明天就告诉昂盖朗·德·马里尼老爷，说他手下的主教行为不端。好吧，您回答吧，这采邑值多少钱？”

这几句话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一提起马里尼的名字，那主教就吓慌了。母子几人一言不发，很惊异地注意听着。古齐奥觉得自己的身量高了两寸。

主教终于说：

“克莱塞采邑由裁判所估计的是三千里弗尔。”

“三千里弗尔，真的吗？”古齐奥喊道，“这么个乡下小田庄就三千里弗尔。内斯勒宫堡是巴黎最漂亮的一处住宅，纳瓦尔亲王的住处，在税收登记处注册的价值才五千里弗尔。你们裁判所估的价太高了。”

“还有土地哩！”

“所有的土地最高只值九百，我从最可靠的来源知道的。”

那主教眼眶上边，连着额头有一块酒糟色的胎记。古齐奥一边说话，一边盯着这块痣，这更使主教不痛快。

“现在，您可以告诉我吗？转移财产的税率是多少？”

“在本管辖区，每一里弗尔四个苏。”

“您撒谎，波特弗律先生。贵族只要付两个苏，每个管辖区都是如此。懂法律的人并不只您一个，咱们两个都清楚……这个人利用你们的无知，象个坏蛋似的骗取你们的财产。”古齐奥对克莱塞一家人说，“他打出国王的旗号来吓唬你们。可是他没有告诉你们，他也得向国库交人头税，交租佃金，这都在条例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要你们公开拍卖克莱塞宫堡，谁来买呢？买的时候并不付三千，只付九百，或是刚刚抵消您们的债务。主教大人，您是不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

古齐奥一肚子的埋怨、苦恼、气愤，都找到了痛痛快快发泄一番的地方，他越说越激动，终于有机会摆摆架子，让人尊重，充当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了。他轻而易举地克敌制胜，打抱不平，保护了孤儿寡妇。

那主教，一张胖脸变得苍白，只有眼睛上面那块紫痣颜色越来越深。他象个鸭子似的，两只小短胳臂挥来挥去。他

说他本人完全出自好心，帐并不是他算的，很可能算错了……责任在他的办事人员或是裁判所的会计……

“好吧，咱们再来算一算这个帐。”古齐奥说。

不一会儿，他就算清了，克莱塞一家人并不欠什么钱，连本带利，不过是一百个里弗尔再加上几个苏的零头。

“好了，现在，你让那些兵丁把牛解开，把麦子再扛回磨房去，不要再打搅这些老实人。”

他揪住那主教的袖子根，把他推到门口。那主教直道歉，对他的兵丁们喊着说弄错了，得先查对清楚，下次再来。现在，先把每类财物放回原处。他以为这就算完了，可是，古齐奥又把他拉到大厅中间，对他说：

“现在，把一百七十里弗尔还给我们！”

古齐奥完全站在克莱塞母子一边，保护他们的利益，甚至用“我们”这个词儿了。

听到这话，主教气得差一点昏过去，可是，古齐奥很快就让他平静下来：

“我刚才不是听见他们说您过去已经收了二百七十里弗尔吗？”

两兄弟说的确如此。

“好吧，主教先生……一百七十。”古齐奥一面说，一面伸出手。

胖胖的波特弗律想找个缝儿溜走。已经付的就算了，他得去查一查主教府的帐目。再说，他身上也没有带这笔款。他以后再来吧。

“您口袋里最好还是带着这笔钱。您敢说今天出来毫无收获吗？……马里尼老爷的巡查官很快就要到，当场了结这

件事对您有好处。”

主教犹豫了一会儿。去叫他的宪兵吗？可是这年轻人的模样特别精明强干，腰里还带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何况还有克莱塞家的两兄弟，个个身强力壮，打猎用的长矛就在手边的箱子上。那些农民肯定会帮助他们的主人。这事太棘手，最好不要冒险。特别是，消息会传到马里尼的耳朵里……他屈服了，从衣服底下掏出一个大褡裢，交出了多收的钱。这时，古齐奥才放他走。

“我们会记住您的名字，主教先生……”他在门口对主教喊。

他又回来，开怀大笑，露出了一口又整齐又白净的牙齿。

一家人马上围住了他，对他千恩万谢，把他当成大救星。玛丽·德·克莱塞激动之余，竟抓住古齐奥的手，把嘴唇贴了上去，事后，才觉得这太冒失，有点害羞。

古齐奥对自己非常满意，完全进入了他的新角色。他刚才的行动恰恰符合武士的最高准则。他是个游侠骑士，来到陌生的宫堡，搭救落难的姑娘，使孤儿寡母脱离了苦海。

“先生，请问尊姓大名。是谁对我们这样大恩大德？”

“我叫古齐奥·巴里奥尼，是托洛梅钱庄老板的侄子，来讨债的。”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一家人惊慌失措，面面相觑。古齐奥觉得他浑身的漂亮盔甲都被剥去了。

艾丽亚贝夫人最先打起精神，她赶快把主教留下来的那些金币收了起来，然后，强堆起笑容，用轻松愉快的声调说，别的先且不管，她首先要恩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她开始忙碌起来，打发她的孩子们分头去干活，然后，全家聚在厨房里，她对儿女们说：

"咱们得小心一点，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隆巴商人，对这种人永远不能信任，尤其是因为他曾帮过我们的忙。当初你们可怜的父亲真不该求他们。这人虽然脸蛋儿漂亮，咱们也得让他知道咱们没有钱，可也不能让他忘记咱们是贵族。"

幸亏两个儿子头一天去打猎，带回来了相当多的野味。于是，就扭断了几只飞禽的脖子，才凑够了两顿饭，每顿上了四个菜，这是大户人家必须有的礼教。头一顿上的是德国式肉羹，加上煎蛋，一个烧鹅，一个清焖兔子肉，还有一个烤全兔；第二顿吃的是红烧野猪尾，烧阉鸡，奶汁肉和肉冻。

菜虽然不起眼儿，但是比起来这家人平常吃的面疙瘩汤和荤油烧扁豆，总算是换了换口味。

要烹调出这几个菜，还得费点时间，他们从贮藏室拿出来蜂蜜饮料，苹果酒，甚至最后几瓶稍稍变了点儿味的白酒。就在大厅里靠着一条长凳，用几个支架支起了桌子。一块白桌布直搭拉到地上，吃饭的人就把它撩到膝盖，好用来擦手。两人使一把汤勺子，几盘菜放在桌子中间，每人用手抓着吃。

按照惯例，有三个农夫在后院管宰杀事宜，也叫他们到桌面上来伺候，三个人的身上还带着猪和兔子的气味。

"这就是我们的执盾侍从。"艾丽亚贝夫人带着点儿自嘲和歉意，指着一个正在切面包片的瘸子说。他把面包片切得象磨盘那么厚，吃饭的桌子就是用磨盘支起来的。"我得

告诉您，巴里奥尼先生，他特别善于劈木柴，所以……”

古齐奥大吃大喝，管斟酒的人大手大脚，酒倒得很多，简直就象饮马似的。

一家人引古齐奥说话，他也巴不得吹吹牛。他描述了一番在英吉利海峡遇到的那场暴风雨，真是绘声绘色，他的主人们听得都把野猪尾掉到汤里了。他什么都讲：路上的风光，圣殿骑士，伦敦桥，意大利，马里尼的行政措施。听那口气，他似乎是英吉利王后的密友。他特别强调他的使命具有秘密性质，人家会以为两个国家之间马上就会打仗了。“我不能对你们说得更多，因为这些都属于王国的秘密，我负不了这责任。”在别人面前自吹自擂就特别容易增强自信。古齐奥这时与早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这次出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克莱塞家的两兄弟是老实巴交的年轻人，脑子不太开窍，除了德勒之外，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他们又赞叹又羡慕地望着这个小伙子，这人比他们岁数小，然而那么多事他都经过见过。

艾丽亚贝夫人的衣服有点太紧，她也慈祥地望着这个年轻的托斯卡纳人。纵然她对隆巴商早有成见，但还是觉得古齐奥那卷曲的头发，光洁的牙齿，黑色的眼睛，甚至连有点咬舌子的口音都十分诱人。她伶俐乖巧地向他献着殷勤。

“对于阿谀奉承千万要小心，”托洛梅曾经对他的侄儿说过，“对于一个开钱庄的人，阿谀奉承比什么都危险。一听到说好话，人们总会招架不住。对于我们来说，一个贼比一个马屁精都好。”

可是古齐奥把那些赞扬一口儿吞下，就象喝蜂蜜水一

样。其实，他是专门说给玛丽·德·克莱塞听的，他是为了那个姑娘才说话。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闪动着一对金色的睫毛。她听得入神的样儿很是独特，两片嘴唇半张着，就象一个熟透了的石榴，这使古齐奥更想说呀说呀，说个不停。

因为从远方来，很容易抬高身价。照玛丽来看，古齐奥就象一个出门远游的王孙公子。他出其不意，乘其不备，是她经常作的一个梦，然而可望不可即；而现在却突然来到了她的门前，风度翩翩，衣饰鲜明，而且能听得见他在说话。

古齐奥从玛丽的眼神里看出这绵绵情意，这使他觉得玛丽是世上最美也最值得他钟爱的姑娘。跟她一比，他觉得英国王后就是坟墓上的一块凉石头。他寻思："如果她在宫里露面，再穿上几件合适的衣服，只要一星期，就会成为王宫内最受崇拜的美人儿。"

饭罢洗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醺醺然了。太阳刚刚落下。

艾丽亚贝夫人决断地说，这个时候，不能让年轻人上路，尽管她家境贫寒，还请他在这里下榻。

她还说有人已把他的坐骑牵到马厩，自会好生照料。游侠骑士的生活还在继续。古齐奥觉得这种日子丰富多彩，激动人心。

不久，艾丽亚贝夫人和她的女儿都告退了，克莱塞兄弟把旅客领到专为过往行人预备的一间客房去。这间房子好象很久以来就没有人住过。刚一躺下，古齐奥马上就沉沉睡去，心里还想着那张嘴唇，象熟透的石榴一样，在那上面，他畅饮着人世间的一切爱情。

第五章　通往诺夫勒的大路

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肩膀上，他醒了过来，差一点抓住这只手，贴在他自己的脸上……睁开眼之后，他看清了，眼前是艾丽亚贝那丰满的胸脯和一张笑脸。

“您昨晚睡得好吗，小少爷？”

天已经大亮了。古齐奥有些不好意思，说他昨夜睡得非常好，他现在想起床梳洗。

“在您面前这个样子，我觉得很害臊。”他说。

艾丽亚贝夫人叫来了昨晚伺候他们吃饭的那个瘸腿农夫，叫他把火弄旺，再拿来一大盆热水和“浴巾”，也就是说毛巾。

“以前我们的城堡，有一个很好的蒸汽浴室，带着个洗澡间，和专门用来出汗的休息室，可是如今都变成一片瓦砾了，因为，那还是亡夫的祖父盖的。要修复的钱总也不够。现在，那地方就用来堆放木柴。唉，我们这些住在乡下的人，生活不容易呀！”

“为了赖帐，她开始游说了。”古齐奥心里想。

晚饭喝多了，他觉得头还有些发沉。他打听克莱塞家的皮埃尔和让两兄弟在干什么。他们天刚亮就去打猎了。他犹豫一下，又打听玛丽的情况，艾丽亚贝回答说她的女儿得去诺夫勒购买一些家用的东西。

“过一会儿我也去，”古齐奥说，“如果我知道她也去，我本该用我的马驮着她，就免得她跑路了。”

他想，这个城堡里的小姐是不是故意离开她的家里人，好跟他单独相会呢。这时，那瘸子把大盆端来了，几乎把四分之一的水洒到地上。艾丽亚贝夫人还在那儿待着，在火上把浴巾烤热。这时，古齐奥更希望她走开。

“洗洗身子吧，小少爷，”她说，“我们家的使女都太笨，给您擦身的时候，会把您的皮擦破。我来伺候您，这只是小事一桩。”

古齐奥咕咕噜噜地道了谢，尽量不看那夫人，下决心脱了个光膀子。他在热水里照着自己的头和上身。他象同龄的小伙子一样，也相当瘦，虽然并不魁伟，但是很灵活。“幸好她没有让人拿来个大浴缸。那样的话，我就得当着她的面，脱个赤条条了。这些乡下人办出的事真奇怪。”

他洗完后，艾丽亚贝拿着热手巾向他走来，开始给他擦身。古齐奥想，从这里早些出发，纵马疾驰一阵，他就很可能在大路上赶上玛丽，或者在关厢地区找到她。

“您的皮肤多么好呀，小少爷，”艾丽亚贝突然用一种颤悠悠的声音说，“这么细腻的皮肤连女人都会羡慕哩。我估计会有许多女人想尝尝这美妙滋味，她们会喜欢这漂亮的棕色皮肤的。”

同时，她用手指尖沿着椎骨抚摸他的脊背，把古齐奥弄得很痒，他笑着转过身来。

艾丽亚贝夫人眼光迷离了，胸脯起伏不定，脸上出现一种奇怪的微笑。古齐奥赶紧穿上衬衫。

“嘿，青春少年真是个好时期，”艾丽亚贝夫人又说，“看您这个模样，我敢打赌说您没有辜负您的青春年华，年轻人能享用的机会，您一定都利用了。”

她停住了嘴，过了一会儿，才用同样的声调又说：

“那么，可爱的先生，我们的那笔债务，您打算怎么办呢？”

“谈到点子上了。”古齐奥心里想。

“您愿意对我们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她继续说，“您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为您祝福。您让那个坏蛋主教还回来的钱如果您想要，钱就是您的，您拿吧；您愿意的话，就拿一百里弗尔。不过，您了解我们的情况，您已经对我们表示了您的心眼儿不错。”

一边说着这话，她一边瞧着他系鞋带子。这种气氛，古齐奥谈起钱财的事很不适宜。

“救了我们命的人，难道还要把我们葬送吗？”她接着说，“你们城里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多么为难。我们没有还钱庄的钱，那是因为我们还不起。国王的人对我们敲骨吸髓，您刚才已经看到了，农奴也不象以前那么肯干。自从菲利普王爷发布命令，鼓励农奴赎身，他们就一心想获得自由；我们什么收成都得不到。而那些泥腿子简直以为自己跟您和我的社会地位都一样了。”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小会儿，让年轻的隆巴商估量一下“您和我”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奉承意味。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遇到了两年歉收，但愿下一个收成好一些，我们也算满足了……”

古齐奥心里只想着要去找玛丽，就试图转开话题：

“我不当家，是我叔叔说了算。”他说。

可是他心里觉得已经被说服了。

“您可以对您的叔叔说，放钱给我们万无一失，我祝他

永远不要遇见借钱不还的人。再给我们一年的期限吧，我们会把利息付出的。您为我办成这事，我会对您感激不尽。”艾丽亚贝拉住他的手说。

接着，她带着点难为情的样子，又接着说：

“您知道吗，可爱的先生，昨天，从您一来……也许，女人家不该说这话……我就觉得跟您很有情分，我身不由己地总想作点什么事来讨您高兴……”

古齐奥的脑子没有那么机灵，他没有说：“好吧，您把欠的帐还我，我就高兴了。”

很显然，这寡妇是准备拿她这个人儿来顶帐了。而别人也真该想一想，她到底是准备自我牺牲来顶帐呢，还是借着欠帐的机会巴不得自我牺牲。

古齐奥本是个放荡不羁的意大利人，觉得勾引女儿又同时勾引妈妈会十分有趣。艾丽亚贝夫人风韵犹存，一双胖胖的手还很细腻，胸口虽然过于丰腴，倒也不乏毅力，但只能是个多饶上的，不能耽误了他去追逐另一个猎物。

古齐奥摆脱了艾丽亚贝夫人的纠缠，对她说他自会尽力安排这件事。不过他要到诺夫勒走一趟，跟他的伙伴们商量商量。

他走到院子里，催着那瘸子给他备马，然后就向关厢的方向跑去。一路上并不见玛丽。他一边纵马飞跑，一边暗自寻思那姑娘是不是象昨晚见到的那么漂亮，他在那女郎眼神里所见到的许诺也许是对他的奚落，这一切也许只不过是吃饱了饭所产生的幻想，根本不值得这样风风火火地去追寻。因为，有这么一种女人，当她们看您的时候，那模样仿佛是当即就会委身于您，可是，她们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她们看

桌椅板凳，看树，都是这么个眼神，到最后，她什么都不会给您……

古齐奥在诺夫勒的广场上没有瞧见玛丽，他在邻近的街道上搜索了一遍，又走进教堂里去，在里面只待了划一个十字的功夫，接着，他走到商号里。他埋怨伙计们没有告诉他真实情况。克莱塞一家其实是有身份的人，完全诚实可靠，还得起钱。他们的债务应当缓期偿付。至于那个主教，纯粹是个坏蛋……古齐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窗外看。办事员们看着这个年轻的疯子直摇头，他头一天说的话，第二天又改了嘴，他们觉得如果钱庄落到他的手里，那就惨了。

“也许我会经常到这里来，这个分号需要多多照应。”他把这话当作临别的赠言。

他跳上了马鞍，石头子儿在他的马蹄下四处乱飞。“显然她抄了一条近路。”他心里想，“我到宫堡里会看到她。只不过，见到她一个人怪不好意思。”

刚出关厢城不多久，他就看到一个身影匆匆朝克莱塞赶路，他认出了那就是玛丽，这时候，他才突然发现鸟儿在叫，阳光灿烂。已经到了四月，树上已长满了小小的嫩叶儿。就因为在两片草地之间款款前进的那件女式衫裙，古齐奥两天以来丝毫未加注意的大好春光，突然向他展现了。

他放慢了马的脚步，赶到与玛丽相齐的地方。她看见了他，倒不显得十分惊奇，可是好象得到了世上最贵重的礼物一样高兴。她走得双颊红扑扑的，古齐奥觉得她比昨天晚上他看到的还要漂亮。

他让玛丽骑在马屁股上，她微笑着答应了。古齐奥傍着斜坡停下马，弯下身去，向玛丽伸出手臂和肩膀。那姑娘身

量很轻，灵巧地跳上马来，他们让马慢步走着又出发了。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古齐奥说不出来话。这位吹牛大王突然间竟找不出什么话了。

他感到玛丽几乎不敢碰他，就问她这样骑在马上习惯不习惯。

“只跟我父亲和哥哥一块骑过……”她回答。

她还从来没有这样走过路，身子紧靠在一个陌生人的脊背上。她的胆子大了一点，搂住了他好坐得稳。

“您急着要回家吗？”他问。

女郎没有回答，他就把马引到一条岔开的小路上。

“你们这个地方真美，”静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跟我的家乡托斯卡纳一样美。”

这话不仅是爱情上的献殷勤。古齐奥发现了法兰西岛的秀丽风光，简直陶醉了。一个个的山谷，边上长着树林，郁郁葱葱的地平线，肥美的草地上分布着一行行帷幕似的杨树，黑麦长高了，一片嫩绿，翠色欲滴，山楂树组成的树篱上，已长出了含满汁液的幼芽。

远远的西边，薄雾笼罩的那个塔楼是什么地方？玛丽勉强开口回答说这是蒙特福尔拉莫里的塔楼。

她感到又伤心又幸福，这使她说不出话，也不能思索了。这条小路是通向哪儿的？她并不知道。这位骑士要领她去干什么？她也不清楚。她屈从于一种目前尚且无可名状的东西，它的力量比未知的恐惧还要强大，比别人对她的告诫、忏悔神父对她的约束还要强大。她的手紧紧抓住那件斗篷，使劲靠着那男人的脊背；而他，在这一片摇摇晃晃当中，这会儿，成了全世界唯一确定的东西。

那匹马，缰绳早松了，自己停了下来，去啃嫩草芽儿。

古齐奥下了马，双手抱住玛丽，将她放到地上。不过，并没有把她放开，他的两手还搂住了她的腰，那腰身那么窄小，那么单薄，他好生奇怪。姑娘一动不动，由他摆布，心里很不安，然而又很顺从，任凭他用手指抚摸。古齐奥感觉到他应当说话，于是，表示爱情的一句意大利话来到了他的嘴边：

"Ti Voglio bene, tivogtio lanto bent." ①

她仿佛听得懂这话，因为那声调足以传达出意思。

古齐奥在太阳底下这样端详着玛丽，发现那姑娘的睫毛并不象他以前所想的那样是金黄的；头发也并不真是淡黄色。她的头发是栗色的，反着棕红色的光。她长着金发女郎那种肉红色的皮肤，眉毛底下一对深蓝色的眼睛，显得很大。她身上发出的那金黄色的反光是从哪儿来的呢？渐渐地，古齐奥心目中的玛丽更为确切，更为真实；而在这真实之中她仍保持着完整的美丽。他将她抱得更紧，慢慢的，用手轻轻顺着腰摸去，探索着这真实的肉体。

"不行……"她喃喃地说着，推开了那只手。

她仿佛害怕让他失望，向他微微仰起脸，嘴唇半启，闭上了眼睛。古齐奥向这张嘴，向他那么垂涎的鲜美的果子俯下了头。就这样，在清脆的鸟语中，在远处的狗吠中，在他们脚下支撑着土地的大自然博大的呼吸中，他们待了许久。

当他们的嘴唇分开时，古齐奥看到一棵大苹果树那扭曲的绿绒绒的树干。他觉得这棵树生机勃勃，出奇地美丽，仿

---

①意大利语，意为：我很想要你，我非常想要你。

佛直到今天他从来没有见过。黑麦田里，一个穗子在跳动。这位城里的少年自己也觉奇怪，竟在田野里这样亲吻。

“您来了，您终于来了。”玛丽喃喃地说。

她仿佛早就一年复一年地等着他，一夜复一夜地等着他。现在她要目不转睛地把他看个够。

古齐奥又想吻她的嘴，但是这一次，她拒绝了。

“不行，得回去了。”她说。

她已经确认，在她生活之中出现了爱情。此时，她觉得很充实，她并不期望任何更多的东西。

当她又在古齐奥身后骑到马上时，她用两只手臂搂住那年轻的锡耶纳人的胸膛，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就在马蹄的节奏中，这样被驮着向前走，她把自己与上帝派遣给她的那个男人联系在一起。

她相信奇迹，看事又很绝对。她根本都想象不到古齐奥在灵魂深处会跟她完全不一样，她也没有想到，他们交换的那个吻对于那年轻男子的意义远没有她看的那么重。

直到溪谷中出现克莱塞的房顶时，她才直起身，保持合宜的姿势。

两兄弟已经打完猎回家了。艾丽亚贝夫人看到玛丽由古齐奥陪着回来，并不高兴。虽然两个年轻人什么都没有露，他们那心满意足的样子却使胖胖的城堡女主人很恼火，并且使她想到她女儿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然而，当着钱庄老板的侄少爷，她什么也没敢说。

“我去接玛丽小姐，请她领我在你们的领地附近观光观光。你们的这块产地风景真是美丽。”

接着，他又说了一句：

“我已经命令伙计们，把你们还债的日期延长到明年，我希望我的叔叔会同意。对于一位这样高贵的夫人，什么要求我都不能拒绝。”

这时，艾丽亚贝夫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显出保持着分寸的得意样子。

他们对古齐奥感谢不尽，然而，他说他还要走，人家也并不十分坚持要留他。这个年轻的隆巴商是个很招人喜欢的骑士，况且他还帮了大忙……不过，无论如何，人们并不知他的根底。还债的日子延迟了，这是最主要的。艾丽亚贝夫人毫不迟疑地认为，她本人的魅力在这件事中起了积极作用。

唯一真正盼望古齐奥留下来的人儿，什么话也不能说，也不敢说。

为了消除尴尬的气氛，他们逼着古齐奥带走一块两兄弟猎得的狍子肉，并且要他答应下回再来。他答应了。他看着玛丽说：

“为了来取那笔帐的利息，我还会来的，你们放心吧。”他的口气很快活，还想瞒过人的耳目。

行李绑好，他又上了马鞍。

这位年轻人向着莫尔德河越走越远，克莱塞太太长出了一口气，对他的儿子们说：

“孩子们，你们的母亲还会跟这帮公子哥儿打交道哩。要不是我在私下里拿住了他，他就会对你们疾颜厉色啦。”这话，与其是说给儿子们听，不如说是继续她自己的幻想。

玛丽怕露出什么马脚，早已回她自己的房间了。

通往巴黎的大路上，古齐奥放马飞奔。他把自己看成任何人不能抵御的勾引妇女的老手，只要一出现在城堡里，就

能把人家的心抓住。他一直想着玛丽在苹果园里小河边上的形象。他决定还到诺夫勒来，很快就来，说不定就在几天之后……

晚饭时分，他到了隆巴街，跟他的叔叔托洛梅一直谈到了一点钟。关于那笔债款的事，叔叔毫无困难地同意了古齐奥对他的解释；他脑子里这会儿思虑着别的事。但是，他显得对波特弗律主教的行为特别感兴趣。

一整夜，古齐奥觉得玛丽出现在他的睡梦里。第二天，他就想得少一点儿了。

在巴黎，他认识了两位商人太太，是二十岁漂亮的小家碧玉，她们对他并不冷淡。几天之后，他把在诺夫勒的业绩完全忘却了。

但是，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经过长时间才组合起来的，在我们偶然撒下的各种行动中，就象树木一样，谁也不知道哪一个会发芽，开出花朵。任何人也想象不到，在莫尔德河边上交换的这一吻，竟将美丽的玛丽引导到一位国王的摇篮旁。

在克莱塞，玛丽开始了等待。

第六章　通往克莱尔蒙的大路

二十天以后，克莱尔蒙·德·瓦兹异常热闹。从城门到王宫，从教堂到主教府，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拥到大街上，挤进小酒店里，兴高采烈地又说又笑。节日的彩带在每家的窗口飘扬。一大清早，传令员就向民众宣告国王

的次子普瓦梯埃爵爷、王叔瓦卢瓦老爷以王室的名义来欢迎他们的妹妹和侄女，美丽的伊莎贝尔英国王后。

三天以前，伊莎贝尔已弃船登上法国土地，走上横贯皮卡尔迪地区的大路。她是上午离开亚眠的，如果一切都顺利，会在傍晚时分到达克莱尔蒙，她要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她的英国扈从人员与法国扈从队会合，她到莫毕松宫堡，就在蓬图瓦兹附近，她的父亲美男子菲利普在那儿等她。

晚祷前不久，地区的主教，本城的督统和各级行政长官知道法兰西的两位亲王驾到，就走出通往巴黎的城门，献上本城钥匙。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和夏尔·德·瓦卢瓦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欢迎，走进克莱尔蒙城门。

他们身后，跟随着百十来个贵家子弟，有执盾侍从，内侍和武装人员。他们的马扬起了一大片尘土。

有一个人的头高出众人之上，这就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骑手高大魁伟，坐骑也肥壮神骏。这位身躯庞大的老爷坐在一匹佩尔什种的杂色高头大马上。他脚登红色战靴，身披红色斗篷，下著一条红缎子战裙，十分引人注目。很多骑手面带疲惫之色，而他在马背上身腰笔直，仿佛刚刚骑上去似的。

其实，为了耐住疲劳并且显得精神抖擞，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从蓬图瓦兹出发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复仇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年轻的英国王后此次归宁的真正目的，只有他一个人猜得出这事件发展的后果。因而，他事先就从这些事里暗自享受到极大的快意。

一路上，他不停地监视着奥奈家的戈蒂埃和菲利普，他们是迎亲队伍中的一员。老大是普瓦梯埃王府的执盾侍从，他兄弟是瓦卢瓦王府的执盾侍从。由于出来旅行，又有这样豪华的王家排场，兄弟俩都乐滋滋的。他们一味天真，又虚荣好胜，为了打扮得衣饰鲜明，他们在华丽的衣服上又佩上他们的情妇赠予的漂亮荷包钱袋。看到这个物件在他们腰间闪光，罗贝尔·德·阿尔杜亚感到一股巨大而残忍的欢快浪潮在胸膛里奔腾。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没有大笑起来。“好哇，我的小乖乖，我的小哥儿们，我的傻瓜蛋，”他在心里想，“想起你们那女人的酥胸，你们就迷迷地笑吧，你们就好好地想吧，因为你们再也摸不着那玩意儿啦；好好呼吸几口阳光下的自由空气吧，因为我估计，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

这只大老虎不时把爪子缩进肉里，玩弄着它的猎物。他热诚地跟奥奈家两兄弟打招呼，或是提高嗓门跟他们开玩笑。

自从他们在内斯勒宫的塔楼外，从假冒的劫路强盗手里被搭救出来之后，两个少年人觉得很承他的情，理应对他表示友谊。迎亲队伍停歇的时候，他们就邀阿尔杜亚由他们陪着在旅店门前喝一壶淡红葡萄酒。

“为你们的爱情干杯，”阿尔杜亚把大口杯举起，对他们说，“好好记住这种酒的滋味吧！”

大街上密密层层的一片人，使马放慢了脚步，微风轻轻吹动挂在窗口的五颜六色的旗幡。一个骑马的人飞奔而来，宣告英国王后的队伍已经望得见了，人群马上更加忙乱起来。

“让我们的人快一些！”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对戈蒂埃·德·奥奈大喊。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夏尔·德·瓦卢瓦说：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叔叔。”

夏尔·德·瓦卢瓦穿着一身蓝色的服装，累得满脸通红，只是点了点头。他本来可以不作这次长途的骑马旅行；他的心里不太痛快。

队伍走到亚眠的大路上。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走到两位亲王身旁，跟瓦卢瓦联辔而行。虽然被剥夺了阿尔杜亚领地的继承权，罗贝尔还是王室的近亲，他的地位是法兰西王室最高一级的贵族。他看到菲利普·德·普瓦梯埃用戴着手套的手握住他那黑马的缰绳，心里就想：“体质瘦弱的表弟，就是因为你，就是要给你一份法朗士伯爵领地，才把我的阿尔杜亚抢去的。但是到不了明天日落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致命的创伤，受了这样的伤以后，一个男人的荣誉和财富，就不容易再恢复了。”

菲利普·德·普瓦梯埃伯爵，让娜·德·布戈涅的丈夫，已经二十一岁了。由于他的体质和举止，跟王室的其他成员都不相同。他没有他父亲那种端庄威仪和镇定的态度，又不象他叔叔那么吵吵闹闹，丰腴结实。他很象他的母亲，纳瓦莱兹。脸长，身子长，胳臂腿都长，个儿很高，举止总很合乎分寸，声音很准确，有点缺乏情感。他的眼神，简朴的衣着，注重礼节的说话习惯，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是个颇有心计的人，脑子里的理智能克制住心里的冲动。在王国里，他已经有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离克莱尔蒙半里的地方，两支队伍相遇了。法兰西王室的四名传令官，聚在大路中间，举起长喇叭，吹奏了几段庄严的乐曲，英国的乐师吹起同样的乐曲作为应答。王爷们走上前来，体态窈窕的伊莎贝尔端端正正骑在白色的溜蹄马上，听取了她的哥哥菲利普·德·普瓦梯埃为她致简短的欢迎词。夏尔·德·瓦卢瓦随即走上前来吻她侄女的手，然后就轮到了阿尔杜亚伯爵。他深深地低头行礼，然而他对年轻王后使的那眼色，已确定地告诉王后，在他们共谋的事变里，没有任何障碍，也不会发生意外变故。

就在他们互致寒暄，彼此问候的时候，两队人马一边等着一边互相打量，法国的骑士们品评着英国的服装，而英国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十分矜持，太阳正照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喜气洋洋地穿着战甲，拿着英国制造的武器。尽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祖籍本是法国，仍保留着法国的姓氏，然而人们感觉到，他们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十分注意保持体面。

王后的身后，跟着一乘由蓝色和金色装饰的大型驮轿，从那里面传来一声孩子的呼喊。

“我的妹妹，”菲利普说，“这次旅行您又把我的小外甥带来了？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这不太劳累吗？”

“我不在家，绝对不会把他留在伦敦的。”伊莎贝尔回答。

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和夏尔·德·瓦卢瓦问她这次归宁要干些什么，她只是对他们说，她要看看她的父亲，于是，他们明白不会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了，至少在这时候。

长时间骑马，她有些累了，她从那匹白色的骒马上跳

下，坐到大驮轿上。那驮轿由两匹带着天鹅绒障泥的骡子驮着。迎送的人马又向克莱尔蒙走去。

普瓦梯埃和瓦卢瓦走在队伍的前头，阿尔杜亚利用这个机会，催马来到驮轿的旁边。

“每次我见到您，您都比前一次更加漂亮，我的表妹。”他说。

“不用撒谎，我走了一星期的路，风尘仆仆，肯定不会漂亮的。”王后回答说。

“一连几个星期有人对您朝思暮想，倾慕不止，他就看不见尘土，只看得见您的眼睛。”

伊莎贝尔深深地坐在软垫子上，当初在威斯敏斯特宫当着罗贝尔的面，她曾突然感到意志薄弱，现在她又有了这奇怪的感觉。“莫非他真的爱我？”她想，“或者只不过是他在奉承我，就象他奉承所有的女人一样？”在驮轿的帷幔里，她在那圆鼓鼓的马肋旁看到一只巨大的红靴子和镀金的马刺。她看见这巨人的一条腿，上面一条条的肌肉在马鞍架上跳动。她暗自思忖，每次，她在这个男人面前，莫非总会感到这样慌乱，有这种放纵情感的欲望？……她努力控制住情绪。为了她自己，她也绝不能这样。

“我的表哥，”她说，“趁我们能谈一谈的机会，把您要对我说的事告诉我吧。”

他假装跟王后谈论风景，很快对她说了他打听到的事和他已作的安排，在王妃周围安插了监视的人，内斯勒宫堡塔楼外的拦路打劫。

“这些让法兰西的王冠蒙受耻辱的人是谁？”

“他们就在离您二十步远的地方走路。他们就在迎接您

的队伍里。”

他介绍了奥奈家两兄弟的主要情况，他们的封地、亲属和社会关系。

“我要见见他们。”伊莎贝尔说。

阿尔杜亚大声招呼，把两个年轻人叫来了。

“王后注意你们啦。”他一边说一边对他们挤挤眼。

两个青年容光焕发，又高兴又自豪。

阿尔杜亚把他们推向驮轿，仿佛为他们经营飞黄腾达似的。他们深深地行礼，头低得都超过了马脖子，阿尔杜亚装出快活声调说：

“王后娘娘，这是奥奈家的戈蒂埃先生和菲利普先生，您的哥哥和叔叔最忠诚的执盾侍从。我恳请您对他们多多关照。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我所保护的人。”

伊莎贝尔冷冷地打量着两个年轻人，寻思他们的面孔和气度上有什么特点，竟使国王的儿媳妇忘却了她们的义务。不用说，他们很漂亮，而男人的美丽总使伊莎贝尔感到有些慌乱。她立刻向罗贝尔递个眼色，罗贝尔微微一笑。

从今以后，他可以退到暗处了，甚至在宫里也不必扮演令人不快的告密者的角色。“干得漂亮，罗贝尔，干得漂亮！”他想道。

奥奈家的两兄弟，满脑子都是美梦，又回到队伍中他们的位置上。

克莱尔蒙的大小教堂，各个修道院都敲起了钟，从这欢乐的小城里，钟声经久不息地在空中回荡，向这位二十二岁的王后表示欢迎，而她，给法兰西的王室带来了最为出人意料的不幸。

第七章　有其父必有其女

一个镶着乌银的烛台，上面插着一支大蜡，周遭围着一圈小蜡烛，照耀着桌上一摞羊皮纸的文件，国王刚刚批阅完毕。房子的另一边，一列几个窗户。花园已溶在一片暮色之中；伊莎贝尔转过脸看着黑夜，看着一棵接一棵阴影笼罩着的树木。

从布朗什·德·卡斯蒂耶时代起①，蓬图瓦兹附近的莫毕松宫堡成了一处王家宅第，美男子菲利普把这里作为他经常居住的地方。他很喜爱这一处安静的领地，周围有高墙围绕；他喜爱这里的花园，喜爱这里的修道院。本笃会的修女们过着安静的生活，按时举行宗教仪式。宫堡本身并不大，可是美男子菲利普喜欢这里的安静。

“我在这里自己跟自己商量。”有一天，他曾这样说。

他跟家里人住在这里，宫廷随侍人员不多。

伊莎贝尔王后旅行终了，下午到了这里。她面带笑容，已经跟她的三位嫂嫂：玛格丽特、布朗歇和让娜见面谈过话，用合体的声调回答了她们的欢迎和问候。

晚饭占的时间不多。接着伊莎贝尔单独在屋里，跟她的父亲面面相对。这是她父亲喜欢独居静思的房间。菲利普王观察着她，眼光跟看所有的人一样，冷冷冰冰，尽管她是他

---

①布朗什·德·卡斯蒂耶（Blanche de Castille 1188—1252）法国的一位王后。

的亲生孩子。他等着她说话，但是她不敢说。“我会使他非常痛苦。”她心里想。突然，就是因为女儿就在面前，就是因为这花园，这些树木和这一片静寂，国王回忆起伊莎贝尔儿时的一大堆琐事，同时觉得对她十分心疼。

“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她说，“我很不幸，唉，自从我当上了英国王后，我觉得法国离我多么遥远！我对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是多么留恋！”

她必须努力克制着，才没有流出眼泪。

“伊莎贝尔，您作了这样一个长途旅行，难道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国王问道，声调里并没有热情。

“我不幸福，这话不跟我的父亲说，又跟谁去说呢？”她回答。

国王看了看窗户。窗外一片漆黑，风吹动了窗上的玻璃。接着他看看蜡烛，又看看壁炉里的火。

“幸福……”他慢慢地说，“我的女儿，除了安于命运之外，我们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他们面对面地在橡木的扶手椅上坐着。

“我是王后，这倒是真的，”她低声说，“可是，他们把我当王后看待吗？”

“他们对您怠慢了？”在他的问题里，并没有多少惊异的成分，因为他早就知道女儿会怎样回答。

“您难道不知道您把我嫁给了什么样的人？”她说，“他难道象个丈夫吗？第一天，他就没有在我的床上睡觉；无论我怎么对他关心，对他尊重，对他笑脸相迎，都不能让他对我说一句话。他避我惟恐不及，好象我得了麻疯病。我的父亲，他用本来应该对我的宠爱，倒不是去爱那些宠姬妖

妾，而是去爱一些男人，去爱一些男人。”

美男子菲利普早就了解这些情况，他也早就准备好了他的回答。

“我不是把您嫁给了一个男人，伊莎贝尔，而是把您嫁给一个国王。我不是由于错误才把您当成了牺牲品。难道还要我来告诉您我们对国家有什么义务？我们生来就不应当被我们个人的痛苦所左右。我们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我们的王国的。所以……如果我们安于命运，也只能在这个义务中找到满足。”

他一边说着，一边靠近蜡烛，烛光清清楚楚地照出他那象牙浮雕般美丽的面庞。

“如果要爱，我也只能爱象他这样的人，”伊莎贝尔想，“但我永远不会有爱情了，因为我找不到跟他一模一样的男人。”

接着，她提高了声音说：

“我到法国来，不是要痛哭我的不幸，父亲。我很高兴您对我提起王室人员都应当自尊自重，并且说我们不应该仅仅追求个人的幸福。只不过，我希望在您周围的人，每一人也都这么想。”

“那么您来干什么？”

她喘了一口气：

“因为我的几个哥哥娶的是淫妇。父亲，这事我知道，而且，为了保持荣誉，我跟您一样严厉。”

美男子菲利普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您不喜欢您的几位嫂子。不过，你们不和的原因……”

“父亲，让我们不和的就是荣誉。别人瞒过您的事，我知道。您听我说吧，我给您带来的并不只是几句话。您认识一位年轻人叫作戈蒂埃·德·奥奈的吗？”

“他们是两兄弟，我总搞混。他们的父亲曾跟我一起去过弗兰德。您说的那个人娶了一个蒙莫朗西家的姑娘，对不对？他是我的儿子普瓦梯埃手下的人，当执盾侍从……”

“他也是您的儿媳布朗歇的人，只不过当的是另外一种职务。他的弟弟菲利普在我的叔叔瓦卢瓦府当差……”

“是的，”国王说，“是的……”

在他那一向光整无纹的前额上，出现了一道微微的横褶。

“……这个人，跟您选来有朝一日要当法兰西王后的玛格丽特有染。至于让娜，人们还不知道她的情人是谁，可是人们至少知道，她掩护她妹妹和表姐寻欢作乐，并且保护那些奸妇到内勒斯塔楼去幽会，她的这个行当有一个十分古老的名字……您要知道，全王宫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只不对您讲。”

美男子菲利普伸出了手：

“您有什么证据，伊莎贝尔？”

“您会在奥奈兄弟的腰带上找到证据。您会看到他们腰带上挂着个荷包钱袋，那是上个月我送给几个嫂子的，昨天我却在这两个贵家子弟的身上看到了。他们就在迎接我到这里来的队伍中间。您的儿媳妇拿我的礼物去送人，为这一点小事我决不生气。可是，这么漂亮的东西，送给执盾侍从，只能是因为他们帮过忙而酬谢他们，您想一想他们能帮什么忙呢？如果您还想知道别的事实，我能够很容易提供给

您。”

她毫不犹豫地提出控告，一点也不退缩。在她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确定不移，不屈不挠的毅力，他觉得这里有他自己的性格，她真是他的女儿。

他站起身，在窗前待了好长一会儿。

“走，”他终于说，“到她们房里去。”

他打开门，穿过一个阴暗的房间，又推开第二个通着回廊的门。夜里的风一下子吹透了他们的全身，吹得衣襟啪啪作响，在身后飘动起来。一阵阵的冷风吹动了房顶上的石板，从下边，腾起土地的潮气。听到国王和公主的脚步，弓箭手们沿着雉堞站了起来。

三个儿媳的住所在莫毕松宫堡的另一侧。美男子菲利普走到王妃们的门前，停住了脚步。他静听了一会儿，透过橡木的屏风，传过来愉快的说笑声。他看着伊莎贝尔说：

“必须进去。”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国王推开了门。

玛格丽特、让娜和布朗歇惊慌地喊了一声，她们的笑声立即停止了。

她们正在玩布娃娃；她们曾独出心裁编造出一些场景，有一天，在万森，由一个杂耍师傅调排，让她们玩得很高兴，但国王却为这事很恼火。

布娃娃都是按宫里主要人物的模样制作的，小小的布景表示国王的内室，扮演国王的娃娃躺在床上，盖着绣着金线的毯子。瓦卢瓦老爷来敲门，要跟他的哥哥说话，雨格·德·布维尔，王宫的侍从长回答说国王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也禁止人来打搅他；瓦卢瓦老爷生着气走开了。随后，扮

演路易·德·纳瓦尔和夏尔王子的布娃娃前来敲门，布维尔也用同样的话把国王的儿子打发走。最后，有三名经济警察开道，昂盖朗·德·马里尼出现了，人家立刻大开房门，对他说："老爷，欢迎，国王正要接见您哩！"

这种讽刺剧好象是歪曲了美男子菲利普的形象，他下令禁演。不过，王妃们到别的地方去秘密进行，正因为这玩意儿被禁止了，所以，她们玩得更高兴。

她们改换着台词，加上更多的内容和笑料，尤其在玩弄扮演她们的丈夫的娃娃时，更是添枝加叶。

国王和伊莎贝尔一进来，她们就象三个干坏事的小学生被抓住了似的。玛格丽特慌慌忙忙捡起一件扔在椅子上的衣服，穿了起来，好遮住她露得太多的胸脯。布朗歇把为了假装瓦卢瓦叔叔发怒而拆散了的辫子盘起来。

让娜最能保持镇定，她赶紧说：

"我们收拾完了，陛下，我们刚好收拾完。您大概什么都听见了，所以没有什么理由惹您生气。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她拍拍手。

"喂，博蒙，高曼热，我的使女……"

"用不着叫你们的使女了。"国王的话很干脆。

他刚刚瞧见了一点她们的玩意儿。他盯着她们。最年幼的一个，布朗歇，十八岁，另外两个二十一。她们差不多是十二、三岁来的，分别嫁给他的三个儿子。从那以后，他看着她们越长越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不过，当初她们什么也不懂，现在智力方面也毫无出息，还在玩布娃娃呢……也许伊莎贝尔说的是真的？也许在他还以为是孩子的生灵身

上，已包含了女性最大的狡黠？他心里想："也许，我对女人一无所知。"

"你们的丈夫在哪儿？"他问。

"在武器室，父王陛下。"让娜说。

"你们都看到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又说，"你们经常说你们的小姑子不喜欢你们，可是有人告诉我她送给你们每人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

伊莎贝尔看见玛格丽特和布朗歇的眼睛里，仿佛闪了一下亮光。

美男子菲利普慢慢地接着说道：

"你们愿意把你们从英国得到的那几个荷包钱袋给我看一看吗？"

一阵静默把世界分成了两半。一边是法兰西的国王，英国王后，宫廷，贵族，王国；另一边是三个不忠诚的妇女，她们的丑行已经败露，由此，开始了漫长的噩梦。

"嗳，孩子们，"国王说，"你们为什么不回答？"

他继续用他那极大的眼睛盯着他们，眼睫毛动也不动。

"我把我的钱包留在巴黎了。"让娜说。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另外两个马上也这样说。

美男子菲利普慢慢地向门走去。几个儿媳满面灰白，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伊莎贝尔王后靠在墙上，屏住了呼吸。

"既然这几个荷包在巴黎，咱们派两个执盾侍从去，当场把它拿来。"

他打开门，叫来一个卫兵，命令他去找奥奈家的两兄弟。

布朗歇支持不住了，她仰倒在一张凳子上，头晕目眩，心跳也停止了，她的头歪在一边，仿佛昏厥过去。让娜用手扶着她，催她振作起来。

玛格丽特用她那棕色的小手下意识地扭着一个布娃娃的脖子。

伊莎贝尔一动不动，她感到玛格丽特和让娜的眼光向她射来。告密者的角色她承担起来很觉沉重。她忽然觉得疲乏之极。“我得坚持到底。”她心里想。

奥奈家的两兄弟走了进来，慌里慌张，糊里糊涂的。在乱忙中还想尽力效劳，好提高身价哩。

伊莎贝尔伸出了手：

“父亲，”她说，“两位贵家公子仿佛预先知道您的愿望，您看，他们在腰带上挂着您要看的那两钱包。”

美男子菲利普转身对他的儿媳们说：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两个执盾侍从怎么得到了你们的小姑子送给你们的礼物呢？”

没有一个人回答。

菲利普·德·奥奈惊奇地看着伊莎贝尔，好象一条狗，不明白为什么挨打，接着，又转眼看他的哥哥，好象寻求保护。戈蒂埃微微张着嘴。

“卫兵，来听国王的命令！”美男子菲利普大喊一声。

他的声音使在场的人脊椎发凉，穿过宫堡和黑夜，显得不同寻常，阴森可怖。当初在蒙桑佩万勒战役上，他曾召集起人马，夺得了胜利。自那以后，十多年以来，人们还从来没有听他喊过，人们也忘记了，在他的喉咙里竟还有这么大的力气。再说，他这样高喊的，就是那几个字。

"叫你们的队长来。" 他对跑过来的一个卫兵说。

他又命令其余的人在门口布上岗。围绕宫堡巡逻的小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跑步声。过了一会儿，阿兰·德·帕莱耶先生跑来了，头上没有戴帽子，还正在把衣服整好。

"阿兰先生，" 国王对他说，"逮捕这两个执盾侍从，打入土牢，加上铁镣，让他们听候我的法院审理。"

戈蒂埃·德·奥奈还想上前辩解：

"陛下，" 他结结巴巴地说，"陛下……"

"够了！" 美男子菲利普说，"现在，你有话就对诺加莱先生去说吧……阿兰先生，" 他又说道，"让您的人在这里看守着几位王妃，一直到我给你们新的命令为止，禁止她们出门，禁止任何人，包括她们的使女，她们的父母甚至她们的丈夫来这里，或是跟她们说话。您要向我汇报情况。"

这些命令虽然这么出人意料，阿兰·德·帕莱耶听着竟一点不动声色，一个逮捕过圣殿骑士团大师的人，对任何事都不会表示惊奇。国王的意志就是他唯一的法律。

"走吧，先生们！" 他指着门，对那两兄弟说。

戈蒂埃迈开了步，小声说：

"向上帝祈祷吧，菲利普，一切都完了……"

他们的脚步声被武装人员的脚步声掩过，一起在石板上越走越远了。

玛格丽特和布朗歇听着这一串鞋底的响声带走了她们的爱情，她们的荣誉、财富以及全部的生命。让娜寻思着能不能辩解清楚自己无罪；玛格丽特一下子把撕破的布娃娃扔到火里；布朗歇又一次几乎要晕倒。

"你跟我来，伊莎贝尔。" 国王说。

他们走出了大门。年轻的英国王后胜利了。然而，她觉得非常疲乏，并且异常激动，因为她的父亲刚才对她说："你跟我来，伊莎贝尔。"从她儿童时期以来，这里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她①。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走上回廊，东风将大块的阴云推到天空。国王又回到他的书房，拿起了银烛台，起身去找他的儿子们。他高大的身影印在螺旋形的楼梯上。他觉得心情沉重，没有感觉到几滴蜡泪已流到他的手指上。

第八章 马奥·德·布戈涅

当天的午夜，曾参加过迎接伊莎贝尔仪式的两个骑士，离开了莫毕松宫堡，这就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和他的仆人洛尔迈，这人是他的仆役、心腹人、打仗时的战友、行路时的伙伴，同时，也是他一切机谋的忠实执行者。

出于某一个应该把他绞死的原因，洛尔迈·勒·多洛瓦背叛了布戈涅伯爵一家，投靠了罗贝尔。从那以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主人一步，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分钟。这个矮墩墩的人，脊背厚厚实实，头发可已花白了。看到他每时每刻都在照料他那年轻而魁伟的主人，真叫人觉得好笑。他

---

①法国的习惯，互称"您"以表示尊重；互称"你"则表示亲昵。旧时贵族为了端架子，甚至亲子之间也互称"您"。这里菲利普王第一次称他女儿"你"，表示了较多的合乎人情的骨肉亲密关系，所以，伊莎贝尔很是感动。

在一切事情中，都亦步亦趋地给主人当助手，就象不久以前对奥奈家两兄弟拦路抢劫一样。

两个骑手走到巴黎城门时，天已大亮了。他们让汗气蒸腾的马放慢脚步，洛尔迈一连打了十几个哈欠。他虽然已经年过五十，还象一个年轻的执盾侍从一样，禁得住骑马长途驰驱，可是，缺乏睡眠他就受不了。

沙滩广场上，通常总聚着很多人在等着受雇， 这 是 人市。国王开的各个作坊的工头，海船的老板，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招募帮工、装卸夫和伙计。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穿过广场，走到莫孔塞耶街，他的姑妈，马奥·德·阿尔杜亚就住在这里。

“你看吧，洛尔迈，”那大个子说，“我要亲口把这件不幸告诉那条大肥狗。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就要到了。我要把莫毕松宫堡发生的事讲给她听，我很愿意看看那时候我姑妈那倒霉的嘴脸。我倒很高兴让她到蓬图瓦兹去，到国王面前大吵大嚷，从而加速她倒台。我愿让她为这事 气 破 肚皮。”

洛尔迈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

“她会气破肚皮的，老爷，她会气破肚皮的，您就放心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该作的您都作了。”他说。

他们来到阿尔杜亚伯爵壮丽的公馆。

“我的祖父让人建造的这么宏伟的府第，却让她在里面享福，这不是太混帐吗！本来应当是我住在这里的！”

“您会住到这里来的，老爷，您会住到这里来的。”

“你就当我的门房，每年给你一百里弗尔的工薪。”

“谢谢，老爷。”洛尔迈说着，就好象他已经荣迁，并

且已把钱装在口袋里了。

阿尔杜亚从他的佩尔什种马身上跳下来，把缰绳扔给洛尔迈，抓住击门锤，使劲打了几下，几乎把门都砸裂了。

装着铜钉的门扇打开了，出来一个看门人，身段很好，模样也机灵，手里拿着胳臂那么长的大铁锤。

“谁呀？”看门人问了一声，这么吵吵嚷嚷的，他很不高兴。

可是，罗贝尔把他推到一边，径自走进了公馆。十来个仆役和使女，清早正忙着打扫庭院、走廊和楼梯。罗贝尔把大家都推开，上了有起居间的那层楼。

“喂！”

一个仆役惊慌失措地跑过来，手里还提着个水桶。

“我的姑妈呢？皮卡尔，我要马上见我的姑妈。”

皮卡尔长着个平脑袋，没有几根头发。他把水桶放下，回答说：

“她在吃饭，老爷。”

“好哇，我正好可以办事。告诉她，说我来了，快去！”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立刻装出个愁眉苦脸的样子，跟着仆人进了房。

马奥，富埒王室的阿尔杜亚伯爵夫人，法朗士——孔泰的前摄政女主，她是一位四十到四十五岁的健壮妇人，骨骼又高大又结实，身躯庞大。她的脸已经发胖，显出力量和意志，宽大的额头凸了出来，头发仍然是栗色的，唇上的汗毛重了些，红红的嘴唇。

这个妇人身上，什么都大：脸，四肢，胃口，脾气，占

有欲，野心，权欲。她用军人的毅力和法学家的韧性，统治着阿拉斯和杜勒两处领地上的小朝廷。她经管领地上的行政事务，要求她的附庸服从命令，她支配着别人的力量，同时无情地打击她所发现的敌人。

跟她的侄儿斗争了十二年，使她认清了那人的本性。每次发生什么棘手的事，每次阿尔杜亚领地上的贵族造反，每次某个城镇抗拒捐税，马奥很快就会发现罗贝尔在暗地里进行了活动。

“他是一头野狼，一头又残忍又虚伪的大狼。”一提到侄儿时，她总这么说。“不过，我的脑袋更结实，他作得过了分，终于会自取灭亡。”

好几个月以来，他们几乎没有说过话，只是在上朝的时候，不得已，才互相见面。

这天早上，马奥伯爵夫人坐在摆到她床脚的一张小桌子旁，一块接一块地在大嚼兔肉馅饼，这是她早晨醒来的第一道菜。

就在罗贝尔努力装出伤心悲切的时候，马奥看见他过来，也努力装出从容自若，冷漠淡然的模样。

“嘿，我的侄儿，一大清早您就这么活跃，您到这里来，就象急风暴雨一样。为什么这么忙？”

“姑妈，”罗贝尔喊到，“一切都完了！”

马奥面不改色，不慌不忙地把一满杯红宝石色的阿尔布瓦酒倒进喉咙里，这是她最喜欢喝的。

“怎么？完了？罗贝尔？要再打一场官司吗？”她问。

“我的姑妈，我向您发誓，这不是咱们互相讽刺挖苦的时候，咱们的家遭到了灾祸，不能再开玩笑了。”

“是什么事能让咱们一家遭了灾，另一家也遭灾呢？”马奥说，仍保持着满不在乎的平静。

“我的姑妈，咱们都在国王的手里攥着哩！”

马奥的眼神里露出一些不安。她在寻思别人会对她布下什么陷井，这些序言又是什么意思。

她捋起袖子，露出又粗又胖的前臂，这是她习惯的一个动作。接着，她把手往桌上一拍，叫道：

“蒂埃利！”

“除了您之外，我绝不当着任何人的面说话。”罗贝尔喊到，“我要跟您说的事，关系到咱们家的荣誉。”

“呸！你当着我的管家什么话都可以说。”

她有点不放心，想找个旁听的人。

他们互相望着，彼此打量了一会儿。她专心等着，而罗贝尔对他扮演的这出滑稽戏很觉有趣。“把你的人都叫来吧。”他想，“叫吧，让所有的人都来听。”

这两个人的面貌有很多共同之处，是两头同一品种，同一血统的公牛，他们彼此非常相似，又彼此极为仇恨，他们在互相观察、彼此打量，面面相对，看起来真是件怪事。

门打开，蒂埃利·德·伊尔松出现了。他是阿拉斯主教区教务会议的议事司铎，马奥的大管家，也是她的情夫。这个虚胖的小个子男人长着一张圆脸，尖尖的白鼻子，倒不乏自信和权威。

他跟罗贝尔打招呼，从眼皮儿底下望着他，这样就非把头向后仰着不可。他说：

“您可是个稀客，老爷。”

“我的侄儿好象有一件很严重的不幸消息要告诉我们。”

马奥说。

“唉！”罗贝尔叹一声，一下子坐到一张凳子上。

他还不开口，马奥显得不耐烦了。

“我们中间曾经有些分歧，姑妈……”他开口了。

“不止于此，我的侄儿，我们曾争吵得很厉害，而争吵结束的时候，您并没有得到好处。”

“当然，当然，上帝可以给我作证，我曾经祝愿您倒最大的霉。”

他又使用他最喜欢的一个计谋，坦白地承认他的恶意，好把手中拿的武器隐藏起来。

“不过，我从来没有祝愿您碰上这种事。”他接着说，“因为，您知道，我是一个响当当的骑士，在有关荣誉问题上，从来不含糊。”

“到底是什么事？快说吧！”马奥喊道。

“您的两个女儿，我的两个表妹，被指控犯了通奸罪，国王下令把她们逮捕了，玛格丽特也跟她们在一起。”

马奥并没有对这个打击马上作出反应，她根本不相信。

“你从哪儿知道这种奇谈怪论的？”

“我自己知道的，姑妈，而且，在莫毕松宫堡所有王室里的人都知道。这是昨天傍晚发生的事。”

他想磨炼一下马奥的神经，从而取乐，把事情一小点一小点地告诉她，或者至少，只告诉她想要她知道的那一部分。

“她们承认了吗？”蒂埃利问道，仍旧在眼皮底下看人。

“我不知道。”罗贝尔说，“但是，这个时候，奥奈家

的两个年轻人正在您的朋友诺加莱手里替她们承认哩。”

“我的朋友诺加莱……”蒂埃利·德·伊尔松慢慢地重复一句，“即使是她们清白无罪，由他来审判，最后也会变得象沥青那么黑了。”

“姑妈，”罗贝尔又说，“我深更半夜跑了十里路，从蓬图瓦斯到巴黎，为的是来告诉您，因为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么作。您还以为我这样是出于恶意吗？”

马奥看了她侄儿一会儿，在她目前所处的困境中，她想，“也许，有时候，他也能作出些好事。”

接着，她用怒冲冲的声调问：

“你吃饭了吗？”

听到这话，罗贝尔明白，她已经真正被击中了。

他从桌子上抓起一只凉了的野鸡，用手掰成两半，就大嚼起来。突然，他看到他的姑妈奇怪地变了颜色。首先，胸口上，在镶着白鼬皮边的衣服下面，变成了鲜红色，接着是脖子，然后是脸的下半部。血好象是涌到她的脸上，直升到了她的额头，于是前额变得一片绛红。

马奥伯爵夫人用手捂着胸脯。

“好啦，”罗贝尔想，“她气破肚皮了，她就要气破肚皮了。”

他马上又很失望，因为伯爵夫人站了起来，用胳臂一下子把兔肉馅饼、酒杯和银盘子扫掉，家什和食物在地上叮当乱滚。

“臭丫头们！”她大吼起来，“我为她们精心安排，替他们结下这样的亲事……象个婊子似的让别人搂着！呸！让她们把一切都丢掉吧，让人家把她们绑在刑桩上，把她们吊

死吧！”

那位仪事司铎兼管家一动不动。伯爵夫人发脾气，他已经看惯了。

“您看看，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姑妈。”罗贝尔说着，嘴里满塞着东西，“您为她们千辛万苦，她们就这么忘恩负义地报答您……”

“我得马上到蓬图瓦兹去。”马奥说，并没有听见罗贝尔的话。“我得去看看她们，告诉她们怎么答话……”

“我估计您办不到，姑妈，她们已经被幽禁，任何人都不……”

“那么，我就去找国王。贝亚蒂丝，贝亚蒂丝！”她叫道。

门帘掀开，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儿姑娘走了进来。她长着棕色的头发，胸脯浑圆结实，髋部突出，两条长腿。她走起路来不慌不忙的。罗贝尔一看见，就对她垂涎欲滴。

“贝亚蒂丝，你都听见了，是吗？”马奥问道。

“是的……夫人……”那姑娘拖着长声，用揶揄的调子回答，“按照惯例，我就在门后边……”

她的声音和动作中有一种奇特的迟缓，她走动和看人时也是一样，使人觉得她象波浪般柔软，并且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但是，眼睛里却闪动着讥讽的光芒，睫毛又黑又长。她肯定觉得别人的不幸，别人彼此间的争斗，他们的悲剧，都十分好玩。

“这位是蒂耶利的侄女。”马奥指着她对罗贝尔说，“我认为，她是我这里的第一位贵家女郎。”

贝亚蒂丝·德·伊尔松凝视着罗贝尔·德·阿尔杜亚，眼光里暗含着些唐突意味。显然，她很愿意认识认识这个大

个子男人。她总听人谈起他，把他说成个坏人。

“贝亚蒂丝，”马奥又说，“准备驮轿，套上六匹马。我们到蓬图瓦兹去。”

贝亚蒂丝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贝尔，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在这个漂亮姑娘身上，有某种让人生气而又乱人心曲的东西。她刚跟男人一接触，马上就建立起了一种串通一气的关系，仿佛她从来就不对他们有一点儿抗拒。但同时，她也让那些男人们自问，她难道完全是个傻子？或者，莫非她拿男人们闹着玩……

“脸蛋倒漂亮……说不定将来能跟她消磨一个晚上。”罗贝尔心里想，这时她正不慌不忙地走出去。

那只野鸡，只剩下骨头了，他就把骨头扔到火里。现在罗贝尔觉得渴，他从碗橱拿出马奥日常用的水壶，把满满一杯水倒进喉咙里。

伯爵夫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又挽了挽袖子。

“在这样的日子我不能让您一个人去，”阿尔杜亚说，“我来陪您吧，咱们都是亲戚，这是该当的。”

马奥抬眼看了他一下，还有些怀疑，最后，她终于决定把手伸给他：

“你经常危害我，罗贝尔，我敢打赌，你以后还会害我。不过，今天我得承认，你的行为象个好人。”

第九章 王家的血胤

蓬图瓦兹古堡又矮又长的地下室里，诺加莱刚刚审讯过

奥奈兄弟。微弱的天光透了进来。一只公鸡在啼，有两只接着啼叫。人们打开气窗换换空气，一只鸟儿从气窗旁边飞过。一只火把插在墙上，发出哔哔叭叭的响声，烟气与受刑的肉体的气味合在一起，更加刺鼻。纪尧姆·德·诺加莱用疲惫的声音说：

“火把。”

一个刽子手正靠在墙上休息，这时抬起身，到地窖的一个角落去拿了另一只火把，他在三脚支架的炉子上，把火把点着，炉子上还红通通地烧着动刑用过的烙铁。他把快烧完的火把从架子上取下来，熄灭了，再换上新火把。然后，他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跟他的同伴们待在一起。两个行刑人眼睛累得网着红丝。他们系着皮围裙，垂着手，肌肉发达长满汗毛的前臂上沾满血，浑身发出血腥气。

审讯的时候，诺加莱一直坐在板凳上，这时站了起来，他骨瘦嶙峋的身子在灰色的石头上印出两个颤巍巍的重影。

地窖的一头传来喘息的声音，不时还有一声哭嚎，奥奈兄弟一迭一声地在呻吟。

诺加莱弯身看看他们。两张脸异常相似，一样的灰白色的皮肤，上面有血渍渍的长条伤口；头发被汗和血粘住，显出脑壳的形状，他们一阵阵地颤抖，又从撕裂了的嘴里发出不断的呻吟声。

奥奈家的戈蒂埃和菲利普以前曾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后来又是锦衣玉食的年轻人。生活中要什么有什么，只顾吃喝玩乐，满足他们的虚荣和野心。就象他们这个阶层的男孩一样，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军队这个行当；可是除了小有病痛或心里不大痛快之外，从来没有受过苦。昨天，他们还在显贵

组成的迎亲队伍中间，理所当然地抱着美好的希望；只过了一个晚上，他们就象被打垮了的牲口一样，一钱不值了。如果他们还能有什么希望的话，他们只求一死。

诺加莱对这两个年轻人观察了一会儿，脸上既没有显出怜悯，也没有露出恶心，他又直起身来。别人的痛苦，别人的血，牺牲者对他的咒骂，他们的仇恨或是绝望对他丝毫不起作用。这种无动于衷是一种天然的品性，有助于他为王国的最高利益服务。他的天性就是恪尽公职，就象别人的天性是追求爱情一样。

天职是个充满激情的高尚字眼儿，他这一副铁石心肠，一旦要满足国家的利益，就毫不迟疑，也不知限度。在他的眼里，个人的尊严甚至生命可以略而不计，就连他自己的形象也可以不必顾及。

历史上，有一群对秩序的狂热崇拜者，代代相传，永世不绝。他们忠实于一种抽象和绝对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如果妨害了某种制度的教条，那就毫无价值。他们仿佛忘记了，他们所维护的集体正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

诺加莱给奥奈兄弟上刑的时候，根本听不见他们痛苦的叫喊，他把事情简化到达到目的就是一切。

“圣殿骑士比他们的骨头更硬哩！”他只是这么说。

尽管当他助手的只是当地的行刑手，并不是巴黎裁判所的刽子手，他的工作热情并未减弱。

他腰酸背痛，心里想：“因为这里太凉。”

他让人把通气窗关上，走到三角火炉旁，炉上的火还烧着。他伸出手烤火，两手搓搓，接着一面哼哼，一面按摩腰部。

两个行刑手还靠在墙上，好象在打盹。

一整夜，诺加莱都在一张小桌子上亲自作记录，因为国王不想让书记或档案员参加听审。他把桌上的审讯记录归拢到一起，放在一个犊皮纸的封套里，然后，叹了一口气，向门走去，出去了。

这时，行刑手才走到戈蒂埃和菲利普的身旁，想把他们扶起来，但是扶不起来。于是，就拉着他们的手臂，拖着两个被他们严刑拷打过的身体，一直拖到隔壁的土牢去。

蓬图瓦兹的古堡只用来作审判所和监狱，离莫毕松王室住宅约有半里之遥。诺加莱由两名主教府的护兵卫护着，徒步走完这个距离。在早晨清冽的空气中，充满了湿润森林的香气。他走得很快。

他没有回答弓箭手向他的敬礼，径自穿过莫毕松宫堡的院子，走进了内宫。他走过时，有人在窃窃私语，王宫的前厅里，内侍和王公象守灵似的愁苦满面，他对这些一概没有理会。

“见国王。”他说了一句。

一个执盾侍从赶紧跑过来，引他进了内室。掌玺大臣见到国王的一家人。

美男子菲利普坐着，臂肘拄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托着下巴，眼睛下边清清楚楚地显出青色的泪囊。伊莎贝尔坐在他旁边，金色的发辫垂在脸旁，更显出面色的严峻。她是这次灾难的制造者，在别人看来，她也应当为这一悲剧负责。由于告密者和犯罪的人总有一种奇特的联系，她感觉到自己仿佛也在被告席上一样。

瓦卢瓦老爷下意识地敲着桌子边，他头摇来摆去，好象

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的脖子。国王的第二个兄弟，精确的说是他的异母兄弟路易·德·法兰西老爷，又称埃弗勒伯爵，也在这里，他面容安静，衣着朴实。

最后，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国王的三个儿子，罪犯的三个丈夫垂头丧气的挤在一起。落在他们头上的是一场灾祸，同时，又是一出可笑的滑稽戏。路易·德·纳瓦尔一阵阵神经质地干咳；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强自镇静却显得更为紧张；最后是夏尔，他那美少年的面孔显出第一阵愁苦忧伤。

“他们承认了吗，诺加莱？”美男子菲利普问。

“唉！陛下，他们承认了，这件事真丢人，骇人听闻！”

“给我们读一读记录。”

诺加莱打开犊皮纸的封套，读了起来：

微臣纪尧姆·德·诺加莱骑士，王国书记长及法兰西掌玺大臣，奉最最敬爱的菲利普第四国王陛下恩旨，于我主降生之第一千三百一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子时，在蓬图瓦兹宫堡，由该城主教府行刑人员陪同，对戈蒂埃·德·奥奈，菲利普·德·普瓦梯埃伯爵府候补骑士及菲利普·德·奥奈，夏尔·德·瓦卢瓦伯爵府执盾侍从的审讯……

诺加莱喜欢工作一丝不苟。肯定，奥奈兄弟最初曾一口否认，但是掌玺大臣懂得如何进行审问，在他的逼供面前，奸夫们不能坚持多久。他从那两个年轻人那里得到了完整而详尽的口供。几位王妃的风流勾当，什么时候开始，幽会的日期，在内斯勒塔楼过夜的时间，同谋仆役的姓名，还有奸夫淫妇怎样心急火燎，急不可待，怎样行欢作乐，都在审讯的记录稿上条条列开，一一写明，笔笔不漏。

伊莎贝尔几乎不敢看她的几位哥哥，几位王子也不敢对视一眼。差不多四年的时光，他们就这样被愚弄，被欺骗，受蒙蔽了；诺加莱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们又痛苦又羞愧。

宣布这些日期，使路易·德·纳瓦尔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结婚的头六年，都没有生孩子，只是奥奈上了玛格丽特的床之后，才来了个孩子……那么，那个小让娜……"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全身的血在翻滚，耳朵里嗡嗡直响，心里反来复去的想："我的女儿不是我的……我的女儿不是我的……"

普瓦梯埃努力一字不漏地听着宣读。诺加莱还没有让奥奈兄弟说出普瓦梯埃伯爵夫人有情夫，也没有指出情夫的姓名。既然他们什么都承认了，完全可以认为，如果他们知道情夫是谁；如果只有一个情夫，他们是会交待出来的。反正，让娜伯爵夫人所扮演的同谋犯罪这可耻角色，已确定无疑了……菲利普·德·普瓦梯埃沉思起来。

鉴于案情已审查清楚，罪犯所述不堪入耳。微职决定立即结案，并将审讯记录呈交吾王陛下。

掌玺大臣读完了记录，把文件收好，等候着。

过了一会儿，美男子菲利普从手掌上抬起了下巴。

"纪尧姆先生，这个痛苦的事件，您向我们叙述得很清楚。将来审判以后，您就将这些全部销毁……"

他指了指那犊皮纸的封套。

"除了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之外，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诺加莱行礼以后，走出去了。

静默了好长时间。突然，一个人叫了起来：

“不行！”

这是夏尔王子在喊，他站了起来，又喊了一声：“不行！”好象是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的手在发抖，脸上显出块块红斑，止不住流出了眼泪。

“那些圣殿骑士……”他说着，脸上显出迷乱的样子。

“您在说什么，夏尔？”美男子菲利普问道。

他不愿意有人再唤起这不久以前的回忆。就象除了伊莎贝尔之外所有在场的人一样，大师的声音还在他耳边振荡：“我诅咒你们，一直到你们家族的第十三代……”

可是，夏尔想到的并不是这句诅咒。

“就在那个晚上，”他叽哩咕噜地说，“就在那个晚上，他们还在一块儿哩。”

“夏尔，”国王说，“您当个丈夫没有骨气，至少得装出强而有力的王子模样。”

年轻人从他父亲那里就听到这一句话作为支持。

瓦卢瓦老爷还没有说话，这么长时间保持静默，对他来说就象受罚一样。他利用这个时候大声说：

“老天爷，王国里发生了奇事，甚至闹到国王的家里来。我的王兄陛下，骑士制度寿终正寝，连荣誉的概念也没有了……”

这时，他大声咒骂起来，说了许多让他愤愤不平的事。在瓦卢瓦看来，一切还是老样子，以马里尼为首的国王御前会议总想铲除这个骑士团体，弄得世风日下。由“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的法律人员，参考着罗马法，制定了天晓得的什么新法，来代替好端端的古老封建成规，后果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在十字军的那年代，女人们好几年守着空房，她

们都能保持贞节，没有一个臣属胆敢破坏她们的名誉。怎么？这时候，连两个执盾侍从……

"有一个侍从是您府上的，我的兄弟。"国王不动声色地说。

"另外一个也一样，我的兄长，是您儿子的候补骑士。"瓦卢瓦指着普瓦梯埃伯爵，顶他哥哥一句。

普瓦梯埃摊开两手，表示无可奈何。他说：

"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是我们所信奉的造物主的玩物。"

"就是这话。"瓦卢瓦喊道，他在每件事上都能找到他的论据，"就是这话，臣属竟然试图引诱和拐骗领主家的妻女，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奥奈家的小子，差一点……"

"您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死了，我的兄弟。"国王打断了他的话。

他举起手，随意作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这就等于一篇长长的宣判词。他接着说：

"我们要商量的是几个犯了通奸罪的王妃的命运……您喘喘气，我的兄弟，让我先来问问我的儿子……您说吧，路易。"

路易·德·纳瓦尔刚要开口，突然发出一阵干咳，咳得颧骨上升起两块红晕。大家静静等着，他终于缓过气来时，喊道：

"大家马上就会说我的女儿是个私生子。大家会这样说的，私生子！"

"路易，如果您首先就这么大喊大叫，某些人当然不肯

放过机会要重复您的话。”国王说。

“其实……”夏尔·德·瓦卢瓦说。他最初还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时，他那蓝色的大眼睛突然放出异样的光芒。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大喊大叫呢？”路易又重复一句，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

“您不要说了，路易……”法兰西的国王拍着椅子的扶手说：“只就如何惩罚您的妻子提出您的建议。”

“把她杀了！”爱抬杠的路易回答说：“杀了她，还有另外两个，三个一起，都杀了，都杀了，都杀了！”

他咬着牙，不断重复“杀了，”又挥起手直敲脑袋。

这时，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先用眼睛要求他父亲让他说话，然后才开口说：

“路易，您伤心得糊涂了。让娜在灵魂上并不象玛格丽特和布朗歇犯了那么重的罪。当然，她不该给她们的放纵提供方便，因此她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过，诺加莱先生并没有得到证据说她背叛了婚姻。”

“您把她交出来让他严刑拷打，您看她承认不承认！”路易喊着说。“她帮着别人玷污我和夏尔的荣誉。如果您爱我们，您也会让人象处置那两个女骗子一样去处置她。”

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停了一会儿，才说：

“我很珍视您的荣誉，路易，但是，孔泰·法朗士的领地我也同样珍视。”

在场的人互相望了一眼。菲利普又继续说：

“您有纳瓦尔领地作为您自己的产业，路易，这是我们的母亲留给您的，您已经是亲王了，况且将来，但愿您还有可能当上法兰西的国王。而我，我只有普瓦梯埃领地，那是

我们的父亲恩赐给我的。我甚至还不是法兰西王国的重臣。由于我的妻子让娜，我才成了宫内兼职的布戈涅伯爵，还是萨兰地区亲王，这地方的盐矿是我最大的一部分收入。就把让娜关进一个修道院吧，一直到大家忘了这件事。如果为了你们的面子，要把她永远关在那里也行，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不用指望我要她的命。”

路易·德·埃弗勒老爷直到这时都没有说话，他赞成菲利普的意见。

“无论是面对上帝，还是面对王国，我侄儿说的都有道理。”他的声音切实动人，却没有夸大其辞，他说，“人命关天，处死别人我们自己也痛苦。再说，我们不能在一怒之下就替别人作决定。”

路易·德·纳瓦尔狠狠地瞪他一眼。

家里的人分成两派，这由来已久。瓦卢瓦偏向他的侄儿路易和夏尔，这两人孱弱无能，易受影响，对于他的胡吹乱扯，传奇式的生活和丢掉的宝座只能啧啧称奇；而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属于埃弗勒叔叔一派，这位王爷为人沉静正直，深谋远虑，一辈子并不野心勃勃地追求功利，只满足于合理地经营他在诺曼第的地产。

在场的人看到他支持他偏爱的侄子一点都不惊奇，大家早就知道这派系关系。

最让大家吃惊的是瓦卢瓦的态度，他刚才怒气冲冲地说了一通之后，却撂开路易·德·纳瓦尔不去支持，也来反对判处死刑。他觉得关进修道院对于那些罪犯来说责罪太轻，他主张关进监牢，终身监禁，而且他特别强调终身这个词。他的建议就是如此。

君士坦丁堡的这位前任合法皇帝，采取宽大态度，并非出自他的本性，这是一番盘算核计的结果。当路易·德·纳瓦尔说私生子这个词的时候，他立刻进行了这个盘算核计。实际上……

实际上，王室目前子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路易·德·纳瓦尔除了那个小让娜之外，没有别的继承人，而这小让娜的合法地位，刚才受到了严重的怀疑，这可能造成她承继王位的障碍。夏尔还没有后代，他的妻子布朗歌只生下了几个死胎。菲利普·德·普瓦梯埃有三个女儿，也很可能受到这桩丑事的牵连……那么，如果把这几个犯了罪的妻子处以极刑，三位王子会很快续弦，这样就会还有孩子。然而，如果把这几个女人终身关禁起来，王子们仍然算是有老婆，不能跟别的人联姻来保证他们的子嗣。

夏尔·德·瓦卢瓦是一位想入非非的老爷，就象出兵打仗的统领一样，一心只想好运气，他希望所有比他高的官儿统统都被打死，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成了全军首脑。作为国王的兄弟，他看到爱抬杠的路易侄儿那凹陷的胸口，菲利普·德·普瓦梯埃那瘦弱的体质，心里想，一场重病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还有车祸，投出的长矛会误伤人命，马会摔跤。何况叔叔承继侄儿的事并不少见。

“夏尔！”那个眼皮一眨也不眨的人叫了一声。目前，只有他才是法兰西真正的国王。

瓦卢瓦吓得一抖，好象害怕人家看透他的心思。但是，美男子菲利普叫的不是他，而是国王的第三个儿子。

年轻的王子把捂着脸的两只手放下来，他正在哭哩。

“布朗歌，布朗歌！这怎么可能？她怎么能？……”他

哼哼唧唧地说，“我的父亲，她曾亲口对我说过她爱我；她也明明白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伊莎贝尔不耐烦而又鄙视地动了一下，“他们有的只是男人们对肉体的眷恋。”她心里想，“只要能贴上女人的肚子，他们就那么容易相信谎言！”

“夏尔，”国王又问一句，好象跟一个不懂事的人说话，“您建议如何处置您的妻子！”

“我不知道，爸爸，我不知道。我想躲一躲，我要走，我要进修道院。”

因为他的妻子欺骗了他，过一会儿，他也会要求惩罚她的。

美男子菲利普明白，他再也问不出别的话。他盯着他的儿子们，看了好一会儿，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似的。他思索着几个王子的长幼次序，觉得大自然的安排有时候对于王位真是不利。这个轻率冲动而又残忍的路易将来会使王国的决策首脑变得多么愚蠢？而他的兄弟们又能给他什么支持呢？刚遇到第一个悲剧他们就闹翻了。最宜于承继大统的无疑是菲利普·德·普瓦梯埃。但是路易会答应吗？这是显而易见的。

“你的意见？伊莎贝尔。”他俯过身来，用相当低的声音问他的女儿。

“声名狼籍的女人永远不配为王室生儿育女，”她回答，“对她们的惩罚应当公布于众，让百姓们明白，王家的妻儿犯了罪，比农奴的女人所受的惩罚更为严厉。”

“这个想法很好。”国王说。

在他所有的孩子里，其实只有她才是天生造就最好的君

主。

"晚祷以前宣布判决。"国王站起身说。

象以往一样，他去跟马里尼和诺加莱商量最后的决定。

第十章 宣　判

从巴黎到蓬图瓦兹一路上，马奥伯爵夫人坐在驮轿里，寻找各种论据去平息国王的怒气。但是她的思想不能集中，脑子里千头万绪，又害怕又气恼。她埋怨女儿们发了疯，埋怨她们的丈夫太愚蠢，埋怨她们的情人过于粗心大意。所有这些人，有的由于轻率盲目，有的是专门故意，把她惨淡经营的权力化为泡影，她对这些人真是恨恨不已。成了被休弃的王妃的母亲，马奥将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她已经决定尽量把纳瓦尔王妃抹黑，把错处都推在她身上。玛格丽特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关于她自己的女儿，马奥就说她们被坏人带坏了……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领着这队人马快速前进，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诚心似的。看到议事司铎兼管家在马鞍上一跳一跳的，他觉得好笑，尤其是听到他姑妈的呻吟声，他更是乐不可支。每次骡子晃动了驮轿，从里面传来一声叹息，罗贝尔就好象偶然似的，让骡子走得更快些。就这样，在一排树木上面，终于看到莫毕松的塔楼时，伯爵夫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久，全队人马就走进了宫堡的院子。里面静悄悄的，间或听到弓箭手的脚步声。

马奥下了驮轿，问值班的军官国王在哪里。

“他在宗教议事厅宣布判决，夫人。”

马奥跟在罗贝尔、蒂耶利·德·伊尔松和贝亚蒂丝后面，向修道院走去。虽然很疲乏，她的脚步却是又快又坚定。

这一天，议事大厅里的气氛不同寻常，在阴森森的拱形天花板底下，通常只有修女来这里集会，而今天，全体宫廷人员都直挺挺地站在国王面前。

马奥伯爵夫人走进来时，有几排人转过脸来，同时，响起了窃窃的耳语声。诺加莱正在读宣判词，这时也停住了。

马奥看到了国王，他头戴王冠，手持王杖，睁大眼睛，一动不动。美男子菲利普担当着审判官这可怕的职务，仿佛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者说，他正神游于比尘世更广大的世界中。

伊莎贝尔王后，马里尼，夏尔·德·瓦卢瓦，路易·德·埃弗勒，还有三个王子以及许多贵族坐在他的两旁。讲台下面跪着三个小修士，他们那剃得光光的头俯在石板上。阿兰·德·帕莱耶在后面站着，双手交叉着放在剑柄上。

“感谢上帝，”马奥心里想：“我来得刚巧，他们正在审判一个巫术案或是同性恋的案子。”她正准备登上讲台，她是王国的高级贵族，可以占那个位置。突然，她觉得她的腿绊到了什么，一个跪在那儿的忏悔修士抬起了头，马奥认出来原来是她的女儿布朗歇。三位王妃早已被剃光了头，穿着棕色的粗呢衣服。马奥踉跄一下，低低地喊出了声，好象挨了当头一棒。她下意识地拉住她侄儿的胳臂，因为只有他伸出了手臂。

“太晚了，我的姑妈，唉！我们来得太晚了。”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一面说，一面尽情品尝着复仇的滋味。

国王向掌玺大臣略一示意，那人就继续读判决书：

上述旁证及所取口供皆已证实本案二犯已构成通奸之罪。现宣布将纳瓦尔亲王之配偶玛格丽特夫人及夏尔殿下之配偶布朗歇夫人监禁于卡亚尔要塞，了其余生，直至上帝将彼等召回之日。

“终生监禁。”马奥心里想，“她们被判处终生监禁。”

查得普瓦梯埃殿下之配偶，让娜王室伯爵夫人并未触犯神圣婚姻，未曾通奸。然确已构成同谋罪。现将该犯监禁于杜尔丹古堡主塔，俾使独居思过，直到国王满意时为止。

静默了一会儿，这时，马奥看着诺加莱心里想：“就是他，就是这条狗干出了这些事。他发疯似的窥人隐秘，揭人阴私，苦刑折磨，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用生命付出代价。”

可是，王室的掌玺大臣还没有读完哩：

鉴于戈蒂埃·德·奥奈及菲利普·德·奥奈冒渎王家荣誉，叛离封建纲常，竟与国王陛下眷属私通。判决二犯服车轮之刑，兹宣布将二犯剥皮、阉割、枭首、悬尸于蓬图瓦兹绞架示众。行刑之期定于明晨。

最为圣明，最有威力，最最敬爱之吾王陛下判决如是。

两位王妃听到她们的情人将要受到这样的酷刑，连肩膀

都发起抖来。诺加莱把羊皮纸卷好。国王站了起来，大厅里的人开始走出。在通常只有祷告声的四壁之中，发出一阵窃窃私语。马奥伯爵夫人发现人们都离她很远，并且避开她的眼光。她想到女儿身边去，可是，阿兰·德·帕莱耶拦住了她：

"不行，夫人，"他说，"两位王子如果要跟他们的夫人道别或听她们忏悔，国王都不答应。"

她马上又想找国王说话，但是国王早已出去了，连路易·德·纳瓦尔和菲利普·德·普瓦梯埃都走了。

在三位王子中，只有夏尔留了下来，他走到布朗歇身边。

"夏尔，我当初不知道……我本来不愿意，……"她一边说一边哭起来。

她的头被剃光了，还留着几块剃破的红斑。

马奥站在几步之外，她的骑士和她的侍女扶着她。

"母亲，"布朗歇对她喊，"告诉夏尔说，我当初不知道，叫他可怜可怜我。"

让娜·德·普瓦梯埃用手摸着她那有点招风的耳朵，仿佛不习惯让耳朵裸露着。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靠在门旁的一个柱子上，交叉起双臂，端详着他的杰作。

"夏尔，夏尔。"布朗歇不断地叫。

这时，响起了伊莎贝尔·德·英吉利那严厉的声音：

"不要心软，夏尔，要当一个堂堂的王子！"

这话让第三个被判刑的女人玛格丽特·德·布戈涅愤怒得跳了起来。

"不要心软，夏尔，不要怜悯！"她喊叫着，"要学您的姐姐伊莎贝尔那样，她不可能明白什么叫爱情的冲动，她

心里只有刻毒和怨恨。如果没有她，您还什么也不知道哩！她恨我，她恨您，她恨我们所有的人。”

伊莎贝尔按着怒气，冷冷地打量着玛格丽特。

“愿上帝饶恕您的罪恶。”她说。

“上帝很快就会饶恕我的罪，但是不会很快把你变成一个幸福的妇人。”玛格丽特对她喊。

“我是王后，”伊莎贝尔反驳，“即使是我没有幸福，至少，我还有我尊重的王杖和王国。”

“我呢，即使我没有过幸福，至少我有过欢乐，这比世界上所有的王冠都贵重得多。我一点也不后悔。”

玛格丽特的头发被剃光了，伤心的脸上满布泪痕，她对着头戴王冠的小姑子的脸，还有力量张口大骂，恶语伤人，为自己辩护。

她气喘吁吁地，用急切的声音说：

“只要有青天，就有男人的爱情，男人的热诚和力量，拥抱和被拥抱的欢乐……这些你都没有尝试过，你想尝想得要死，但是你永远不会尝得到。哼，你大概是在床上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所以你的丈夫宁愿到男人身上去找快乐！”

伊莎贝尔脸气得灰白，但一句话也答不出，只向阿兰·德·帕莱耶招了一下手。

“不，”玛格丽特又喊，“你用不着对帕莱耶先生说什么，我早就对他下过命令了，几天以后我也许还会给他命令，他为我的命令而奔走时，他也会难受的。”

她转过了身，向弓箭队长表示她已经准备好。三个判了刑的女人被押着穿过莫毕松的院子，走到给她们作牢房的一间小屋子。

阿兰·德·帕莱耶在她们身后关上门时，玛格丽特跑过去，扑在床上，咬住了毯子。

“我的头发，我美丽的头发。”布朗歇嚎啕大哭。

让娜·德·普瓦梯埃试图回忆起杜尔丹主塔的模样。

第十一章 行　　刑

对于那些夜不得眠，没有希望又不能忘却的人，晨光来得很慢。

在蓬图瓦兹主教府的土牢里，奥奈兄弟并排躺在一堆稻草上，等待着死亡。按照掌玺大臣的命令，给他们裹了伤，伤口不再流血了。他们的心脏跳得很正常，在被撕裂的肌肤里，又恢复了一些力气。但这只是为了让他们能禁得起注定要受的酷刑。

莫毕松宫堡里，被判刑的几位王妃，她们的丈夫，马奥和国王本人都没有睡着觉。伊莎贝尔也彻夜未眠，脑子里总纠缠着玛格丽特的话。

相反，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因为骑马跑过了二十里，困劲一来，连靴子都不及脱下，就躺倒睡着了。洛尔迈要在早祷以前把他叫醒，不要让他错过好机会，观看那些牺牲品出发去受刑。

在修道院的院子里，刚刚排好三辆马车，上面蒙着黑布。阿兰·德·帕莱耶老爷已在粉红色的晨光里集合起六十名骑手。个个穿着皮制服，连环锁子甲的战袍，头戴铁盔。他们负责押解车队，先到杜尔丹，再到诺曼第去。

宫堡的一扇窗子后面，马奥伯爵夫人把头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她那宽大的肩膀惊骇得抽动起来。

“您哭了吗……夫人？”贝亚蒂丝问她，说话时仍然拖着长声。

“我应当碰到这种事。”马奥生硬地回答。

看到贝亚蒂丝已经穿好了衣服，梳好头，戴上围巾，她又问：

“你要出门？”

“是的……夫人，我想去看行刑……如果您答应……”

奥奈兄弟要在蓬图瓦兹的马特卢瓦广场被处决。贝亚蒂丝来到这里时，已经挤满人了。商人，农民，士兵从一清早就向这里蜂拥而来。广场旁边那些房子的房东，把正面的窗户高价出租，这时窗口已挤了好几层人。

清晨，传令吏已在城内四方宣布了判决书……“车轮之刑……剥皮，阉割，枭首……”被判刑的人很年轻，是贵族，很有钱，尤其是他们的罪行是发生在王室的恋爱丑闻，这就撩拨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断头台是夜里搭起来的，离地面有一个突瓦兹高①，上面水平支起两个车轮，就象橡木的砧板似的。后面，竖着绞架。

两个行刑刽子手就是对奥奈兄弟逼供的那两个人，现在已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和外衣，分别站立在通向平台的小梯子两旁，身后跟着两名助手，捧着两只黑色的箱子，里面放着干活的家什。一个刽子手转了一下车轮，那车轮就吱吱地响了起来。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就象看到跑江湖的玩了个戏法

---

①一个突瓦兹等于1.949米。

似的。人们互相开玩笑，用胳臂肘互相碰来碰去，把一壶酒由一人传给另一人，一直递给两个刽子手。他们喝了酒，人群鼓起掌来。

由弓箭手簇拥着一辆双轮大车出现了，上面载着奥奈兄弟，广场上响起一片喧嚣，越看清了那死囚，嘈杂的声音就越大。戈蒂埃和菲利普都一动不动，绳子把他们绑在两个木桩上，要不是这样，他们早就挺不起来了。明晃晃的两个钱袋挂在腰带上，就在撕破了的长袍外面。

一个教士陪着他们，接受了他们含糊不清的忏悔，并且询问了他们最后的要求。两个人筋疲力竭，喘不出气，痴痴呆呆，仿佛并没有真正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刽子手助手把他们举起来，放到平台上，剥掉了他们的衣服。

人们看到这两个人赤条条地由着刽子手摆布，感到恐怖，有人叫了起来。广场上有人在嘲笑，有人说下流话发表议论。刽子手把两个贵家公子平放在车轮上，绑紧，让他们仰面朝天，然后停下手来等着。

过了好长时间，一个刽子坐在砧板上，另一个用手试验斧子的刃口。人群不耐烦了，纷纷提出问题，乱哄哄的一阵骚动。

突然，人们明白为什么要等。三辆四轮车出现在大街的入口，黑色的帷幕撩起了一些。诺加莱要把惩戒安排得天衣无缝，取得了国王的同意，命令几位王妃来观看行刑。

露天绑着的两个赤身露体的死囚和剃光了头受到监禁的王妃，都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人群乱挤起来，弓箭手不得不维持秩序。

一看见断头台，布朗歇立刻昏了过去。

让娜紧紧抓住车上的帷幔，对着人群喊：

“告诉我的丈夫，告诉菲利普殿下，我是清白无辜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她还支持得住，但是她的精力也在减退。看热闹的人笑着对她指指点点，就象动物园笼子里的一头野兽，几个泼悍的女人对她骂了起来。

只有玛格丽特·德·布戈涅还有勇气正视这个场面，那些在近旁仔细观察她的人不禁寻思，把因为占有过她而引颈受死的男人公开展示在众人眼前，她莫非感到一种残忍而又恐怖的快意！

当刽子手举起铁锤要砸断死囚的骨头时，她喊了起来，“菲利普！”在她的喊声里并没有痛苦。

人们听见喀嚓喀嚓的响声，天空似乎怜悯奥奈兄弟，堆上了一片阴云。他们的大腿小腿首先被砸断，接着，刽子手把车轮转了半圈，再用铁锤把他们的前臂和上臂砸断。轮辐和轮毂震得直响，骨头和木头一齐发出喀啦啦的声音。

接着，两个刽子手按照条例上规定的细则，拿起装有很多铁钩子的一种工具，一大块一大块地把两个人身上的皮肉钩下来。

血喷射出来，哗哗地流到平台上，一个刽子手擦了擦眼睛。这种酷刑清楚地证明了行刑的刽子手须穿红色，这是根据需要而制定的。

“……处以车轮之刑，剥皮，阉割，枭首……”奥奈兄弟俩的身上，即使还有一丝生命，一切感觉，一切意识却都已消散了。

两个刽子手接过助手递过来的屠户用的大长刀，切开奸

夫的尸体时，人群歇斯底里地动荡起来。有的人往前挤，好看得更清楚；几个女人对她们的丈夫喊到：

“你这个下流货，就该这么整治整治你！”

“你要敢这么待我，看你遭到什么下场！”

两位刽子手很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在这么热情的观众面前，这么全面地表现他们的才能。他们交换了一个眼光，一齐作了个魔术师一般准确的动作，然后，把那个闯下这场大祸的物件抛上空中。

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指着王妃们大喊：

“应该把这东西交给她们！”

人群轰地一下笑起来。

受刑的人从车轮上卸下来，被拖到砧板上，斧头的光闪了两下，接着，助手把奥奈家的戈蒂埃和菲利普的残尸拖到绞架旁边。这两位漂亮的执盾骑士，前一天还在克莱尔蒙的大路上卖弄骑术，如今只剩下了血肉模糊、支离破碎、没有头颅也没有阳物的身体，被人绑着腋窝，吊在绞架的横梁上。

紧接着，三辆黑色的四轮车，两边各有头戴铁盔的骑手押解，按照阿兰·德·帕莱耶的命令，又走动起来。主教府的宪兵开始驱逐人群离开广场。

人们缓缓地散开了，每个人都想从断头台的旁边走过，为的是最后再看一眼。人群分成一小股一小股，七嘴八舌地发表着评论，有的回到铁匠铺或是作坊，有的回到小店或小园子，心安理得的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

那个年代，一半的妇女死于产褥，三分之二的孩子在摇篮里夭折，流行病在成年人里肆虐，宗教的教育，首先给人

灌输出世思想，什么基督受难，殉教的圣徒，安葬仪式，最后的审判等，都在扮演临终的场面，每个人的思想里对死亡都很熟悉，只有一种极为独特的死法，才能使人们激动一小会儿。

当着一小堆迟迟不肯离开的看热闹的人，助手们在洗刷行刑的用具，两个行刑刽子手在分从他们的牺牲品身上剥下来的衣物。按规矩，犯人身上的，从腰带到鞋子，都归他们所有，这是他们的一部分报酬。

于是，英国王后当礼物送人的钱包，由于少有的意外，终于落到蓬图瓦兹刽子手的手里。

一位漂亮的棕发姑娘，一身大户人家使女的装束，走到两位刽子手身旁，拉着长声，压低了嗓门，向他们要受刑人的一条舌头。

“听说这治痛经……”她解释说，“两个人中无论哪个人的舌头都行……这无所谓……”

刽子手怀疑地看着她，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巫术？因为他们听说过，被绞死的人，特别是在星期五绞死的人，他的舌头能招来魔鬼。难道被砍了头的人的舌头也有这个用途吗？

贝亚蒂丝手心里托着一个明晃晃的金币，两个刽子手接了过来，假装着把钉在绞架上的头颅摆正，却从上面挖下了她要的舌头。

“您只要舌头吗？”身体较胖的那个刽子手含糊不清地问，“为了把交易作得公平，您要别的我们也给。”

这次处决死囚，的确是不同一般。

通往普瓦西的大路上，三辆黑色的囚车，缓缓前进。最后一辆车上，一个剃光了头发的女人，每经过一个村子时，都对到门坎上来看热闹的农民喊道：

“告诉菲利普殿下，说我是清白无辜的！告诉他，我没有丢他的脸！”

第十二章 暮色中的骑马送信人

奥奈兄弟的鲜血流在马特卢瓦广场的黄土地上，几条狗一边哼哼一边来嗅，但终于也晾干了；这时，莫毕松宫堡里的人也慢慢地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国王的三个儿子整天不露面，除了专门伺候他们的几个贵族子弟之外，任何人也不接见。

马奥还徒然地试图谒见美男子菲利普，诺加莱却对她宣布国王正在办公，不希望受到别人打搅。“就是他，就是这条狗安排了一切，现在又阻止我去拜见他的主子。”马奥心里想。所有这一切迹象都使马奥坚信，她丢了女儿，个人也失却了宠信，都是掌玺大臣一手造成的。

“让上帝怜悯你吧，诺加莱老爷，让上帝怜悯你。”她用威胁的口气对他说，然后就登上驮轿，回巴黎去了。

莫毕松，又有另一种热情，另一种利害关系在活动。被放逐的王妃的娘家人，想尽各种办法与当权或潜在的势力建立起不露形迹的关系，哪怕对以前的朋友会带来损害也在所不辞。恐惧、贪婪和野心轮番出场，将顷刻间被砸坏的房顶又织补了起来。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老于世故，并没有露出得意之色，他期望摘取更多的果实。通常人们对布戈涅集团的尊重，现在转过来集中到他身上了。

晚上，他与国王共进晚餐，从这个迹象人们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得宠了。

晚饭很简单，几乎象守灵时吃的一顿饭。在座的只有美男子菲利普的两个兄弟，他的女儿，马里尼，诺加莱和布维尔。用膳的狭长餐厅里，一片静寂，气氛沉重。连夏尔·德·瓦卢瓦也缄默不语，猎狗隆巴一声不出，仿佛感觉到了一桌的人，谁心里都不痛快。它离开了主人的脚，卧到壁炉前面。

罗贝尔·德·阿尔杜亚极力想遇到伊莎贝尔的眼光，而她却极力躲开他的视线。尽管她跟这个大个子一起产生过罪恶的激情，但她不愿表示出可以接受他的这种意图。她只肯在审判嫂子们的罪过时，跟他同谋共事。

"我没有享受爱情的命。"她心里想，"我必须甘心情愿安于这个命运。"不过，她也必须承认，即使甘心认命，她也是十分勉强的。

执盾侍从们趁着上两道菜的功夫，换上了盛着面包片的盘子，就在这时候，冒尔第梅夫人抱来了小爱德华王子，要在睡觉前让他母亲吻一吻。

"汝安维尔夫人，"国王叫着冒尔第梅夫人娘家的名字，"把我唯一的外孙子给我抱过来。①"

美男子菲利普把孩子接过来，在眼前举了很久，端详着

---

①此处原文是孙子。在欧洲人的概念中，外孙与孙子处于同等地位。他们的语言就反映了他们这种概念，孙子与外孙没有区别。在某些条件下，外孙与孙子具有等同的继承权。欧洲许多次争夺王位的战争就是因此发生的。

这张粉红色的，天真无邪的小圆脸，颊上印着浅浅的酒窝儿。他的面容和品性将来会象谁呢？是象他的父亲那么变化不定，荒淫无度，还是象他的母亲伊莎贝尔？国王想道："为了给我的血统争光，我希望你象你的母亲；不过，为了法兰西的幸福，愿上天只让你象你那没出息的父亲。"因为，继承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酷地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有朝一日一位英国的王子要求法国的王位，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爱德华，向你的外公①国王陛下笑一笑。"伊莎贝尔说。

小王子对国王的眼光仿佛一点也不惧怕。突然，他把胖胖的小手，向君王那金黄色的头发伸过去，揪住了一绺卷发。这使美男子菲利普微笑起来。

于是，所有同桌吃饭的人都放心地叹了一口气；每个人连忙陪着笑起来，终于有人敢说话了。

饭吃完了，国王打发走了他的客人，只留下了马里尼和诺加莱。他坐到壁炉旁边，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的顾问人员也不敢打破沉默。

"狗是上帝创造的，那么狗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吗？"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陛下，"诺加莱回答说，"关于人，我们知道的很多，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人；但是，自然界其他的东西，我们知道的很少……"

美男子菲利普又不说话了，探寻似的看着大猎狗那围着黑圈的黄褐色的眼睛，那条狗在他面前卧着，嘴巴放在爪子

---

①此处原文为爷爷。

上。狗的眼睛有时眨动一下，国王的眼睛却一眨也不眨。

正象那些掌握着权力而又承担了悲剧性的责任的人，菲利普国王此时在思考着一些虚无飘渺极为广泛的问题，他在看不见的虚空中探求一种确定的规律，好用来安排他的生活和行动而不犯过失。

他终于振作起精神，说道：

“昂盖朗，我觉得我们审判得很公道，不过，王国怎么办呢？我的几个儿子已经没有继承人了。”

马里尼回答道，

“如果他们再娶老婆，他们还会有继承人的。”

“他们已经在上帝面前娶了老婆了。”

“上帝可以宣布他们不受这次婚姻的约束。”

“上帝不会听从人间帝王的命令。”

“教皇可以准许他们离婚。”马里尼说。

国王转眼看着诺加莱。掌玺大臣立刻回答道：

“通奸不能构成取消婚姻的理由①。”

“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美男子菲利普说，“我用不着遵从普通的规矩，即使是教皇的权力也在内。作为一个国王，应当时刻准备好当即就死。为了保证延续王室世系，我不能把王位传给可能没有后代的鳏夫。”

诺加莱举起了一只骨瘦嶙峋平平板板的大手：

“那么，陛下，”他说，“您为什么不下令处死您的儿媳呢？至少处死两个。”

---

①旧时，欧洲人认为婚姻是上帝缔结的，不可更改。只有教皇才有权批准离异。

"如果这样不会让我失去布戈涅家占有的两块采地，我当然是会这样作的。"美男子菲利普冷静地回答说，"王位的延续是一件重要的事，可是，王国的统一也并非不重要。"

马里尼一声不响地点头表示赞同。国王继续说：

"纪尧姆先生，您亲自去找教皇克莱芒，您可以对他说，国王的婚姻关系与普通人的婚姻不同。我的儿子路易是我的继承人，他应当首先获准离婚。"

"我将竭尽全力，陛下。"诺加莱回答，"不过，毫无疑问，布戈涅公爵夫人①会千方百计在法座方面设置障碍。"

从宫堡的外面，传来骑马奔驰的声音，接着，栏杆吱吱咔咔响，正门上响起马蹄声。马里尼到窗户旁边，一面说道：

"教皇法座欠我们很多情分，首先他的教皇三重冠就是我们支持他得到的，所以他不会拒绝我们陈述理由。宗教法规上已经规定了……"

马蹄声已经到了宫院里的石板地上了。

一个骑马送信人，陛下，"马里尼说："他好象跑了很长的路。"

"他是从哪儿来的？"国王问。

"我不知道，看不清他的纹章②。"马里尼又接着说：

---

①指的是玛格丽特的母亲。

②中世纪时，教廷、各王国以及大领主都备有骑马送信的人。制服上绣着主子的纹章，专管传递公文信件。所谓纹章就是代表一个家族或政治势力的特殊图案。

“必须告诫一下路易殿下，别让他作出一些不合宜的举动，破坏了他自己的事。”

“我会注意这件事，昂盖特。”国王说。

这时，雨格·德·布维尔进来了。

“陛下，从卡尔宠特腊①来了一个信使，他要求您亲自接见。”

“让他进来。”

“教皇的信使。”诺加莱说。

这个巧合一点也不使他们感到奇怪。在教廷与宫廷之间通信往来即使不是每天都有，却也十分频繁。

那信使是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满身灰尘和污泥。黄黑两色的铠甲上，锈着表示教皇权力的十字架，说明他是教廷的臣仆，左手拿着帽子和表示职务的节杖。他向国王走来，一条腿跪在地上，从腰带上解下一个镶银的乌木匣子，书信就装在里面。

“陛下，”他说，“克莱芒教皇已经去世了。”

在场的人都惊得一跳。特别是国王和诺加莱，他们对视一下，脸都白了。国王打开乌木匣子，拿出信，敲碎了阿尔诺·德·奥克红衣主教加上的封泥。他很注意地读着信，好象是为了核实一下那消息是否确实。

“我们拥立的教皇现在已经回到上帝的怀抱了。”他小声说着，把羊皮纸递给马里尼。

---

①当时，受法国国王菲利普控制的教皇克莱芒将教廷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卡尔宠特腊就在阿维尼翁附近，是属于教皇的领地。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诺加莱问。

“刚刚六天以前，”马里尼回答道，“在十九号到二十号的夜里。”

“一个月以后……”国王说。

“是的，陛下，一个月以后……”诺加莱说。

他们一同计算了一下。三月十八日，在大火之中，圣殿骑士团的大师曾经对他们喊：“教皇克莱芒，骑士纪尧姆，国王菲利普，用不了一年，我要在上帝的法庭面前控告你们……”现在第一个人已经死了。

国王招呼信使站起来，又问他：

“告诉我，我们的圣父是怎么死的？”

“陛下，克莱芒教皇在他的侄儿，卡尔宠特腊的高特老爷家。他忽然发烧，觉得很难受，他就说要回到圭耶纳去，要死在他的诞生之处维朗特罗城。但是刚走了一站就走不了啦，就在夏多诺夫附近的罗盖莫尔停了下来。他的保健医生用了一切办法来维持他的生命，甚至让他吃碾成粉的绿宝石，为了治他的病，据说那是最好的药。但是没有起作用，他还是喘不出气。各位红衣主教都在他身边。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闭住了嘴。

“去吧。”国王说。

信使走出去了。大厅里静悄悄的，只有睡在炉火前的大猎狗发出喘息声。

国王和诺加莱不敢对视，他们想：“难道那诅咒真的要在我们身上应验？……现在该轮到我们两人中的哪一个呢？”

这位君王的脸色出奇的苍白，在他长长的王袍里，身子变得石像一般僵硬冰凉。

第三卷　上帝的手

第一章　布尔多纳街

围绕着通奸的王妃受审这件事，巴黎的老百姓只用了三天，就编出了一套污秽离奇的传说。十字街头的添枝加叶，小铺子里胡吹乱扯。有的人说他有个熟人，专给内斯勒宫送食品杂货，他从这人口中探知了第一手详情；又有人说他有个亲戚，在蓬图瓦兹宫当差……民间特别给玛丽格特·德·布戈涅编排了些故事，让她担任一个荒谬绝伦的角色。人们说纳瓦尔王妃的情人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个，五十个，一晚上一换……人们又害怕又好奇地对内斯勒塔楼指指点点，又叙述许多传闻，宫堡门口日夜有人把守，把看热闹的人赶开。因为事情还没有完。附近捞上来好几具尸体。人们说王位的继承人在公馆里闭门不出，拷打仆人，让他们承认早知道他妻子品行恶劣，然后就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塞纳河里。

上午，快到日课经第三时，美丽的贝亚蒂丝·德·伊尔松从阿尔杜亚府走出门。此时正是五月上旬，阳光照耀着各个房屋的窗户。贝亚蒂丝不慌不忙地朝前走，暖风吹拂着她的额头，使她觉得十分惬意。她呼吸着初春的气息，招引着男人的眼光，特别是那些下层男子的眼光，觉得很得意。

她走到圣斯塔什区的布尔多纳街。民间的作者在这里摆着小书摊，卖蜜蜡文具的商人在这里制造写字板、蜡烛和上光蜡。这里也经营着另外的生意。在几座房屋的最里面，极其小心谨慎地，用黄金的价格买卖各种巫术的必需用品：蛇的灰，捣碎的癞蛤蟆，猫的脑壳，浪女人的汗毛，以及在某种月相时采集的草药，用这些东西来制造春药或使敌人“一命归阴”的毒药。所以人们时常把这儿叫做“巫师街”。这是一条窄小的通道，魔鬼在这儿跟蜂蜡一起出卖，也出卖魔法害人的必备原料。

贝亚蒂丝体态轻盈，眼波四流，走进了一家小铺，铺子的招牌是彩绘的小房里点着一支大蜡烛。

这家铺子铺面很窄，里面却又长又阴暗，房顶上吊着大小不等的蜡烛。靠墙的架子上，也堆着蜡和封信用的红色、棕色或绿色的面团。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油蜡味，所有的东西摸上去都油渍渍的。

卖货的是个老头子，戴着一顶生羊毛织的大帽子，正在用算盘算帐。看到贝亚蒂丝进来，他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一下。

“昂热拜尔师傅……”贝亚蒂丝说，“我来付给您阿尔杜亚府的欠款……”

“啊，这是件好事，我的好小姐，这是件好事。这个年头儿，钱总是流出去比流进来快。向我们供货的人，谁都要当即付款。尤其是，苛捐杂税压得我们喘不出气。我每卖给您一个里弗尔的货，就得付一个德尼的税。我干活，可国王比我得的还多哩！”

他在他的帐本里找阿尔杜亚府的那笔帐，然后就凑近他的耗子眼。

“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儿记的是四个里弗尔，八个苏，外加四个德尼。”他又赶紧加上一句，因为他的惯例是让买主负担让他怨天尤人的那笔苛捐杂税。

“我呀……我算的是六个里弗尔……”贝亚蒂丝慢慢地说着，把两个埃居的金币放在柜台上。①

“啊，您算得真准，我们正要花大笔的钱哩！”

他把金币放在嘴唇上，然后现出串通一气的样子说：

“您一定想见一见您所保护的那个人吧？我对他很满意。他肯干活，话却不多……埃弗拉尔师傅！”

一个男人从后堂走进来，这人是个瘸子，三十来岁，很瘦，但很结实。长着一张骨瘦嶙峋的脸，阴沉的眼睛眍瞜进去。

昂热拜尔师傅马上想起来有一批货急着发出，他对瘸子说：

“我走后，插上门闩，我要出去一会儿。”

那瘸子等他一走，就抓住贝亚蒂丝的手腕说：

“跟我来。”

她跟着他走到店堂的后面，掀开门帘走了进去，到了一间贮藏室，这里堆着一块块的生蜂蜡，一桶桶的油脂和几捆蜡烛芯。在胡乱涂着石灰的墙和一个旧木箱之间，还有一个窄窄的草榻。

---

①里弗尔是法国古时的记帐单位，相当于一古斤银子的价值。埃居是法国古币名，价值不一。此处，看来二埃居至少相当于六个里弗尔。

“我的宫堡，我的领地，埃弗拉尔骑士的大本营。”那瘸子指着这穷酸的住处用凄楚的自嘲口气说，“这总比死强，对不对？”

他又抓住贝亚蒂丝的肩膀说：

“还有你，”他喘着气：“我情愿要你也不愿要永生。”

贝亚蒂丝的声音迟疑徐缓，埃弗拉尔的声音迅速急切。

贝亚蒂丝微微一笑，她的模样总是那样，对人对事都有一种含含糊糊的嘲弄。知道有人离不开她，她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意。而这个男人，她更可以随意摆布了。

一天早上，她在阿尔杜亚公馆马房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他，他象一头被猎获的野兽似的，又怕又饿，浑身发抖。这个埃弗拉尔从前是法国北方军团的圣殿骑士，他在要被烧死的前一天晚上，越狱逃了出来。他逃脱了火刑，却受尽了苦刑。他受了三次刑讯，被打折了腿，神经也有些错乱了。人家打断了他的骨头，要他承认曾招来魔鬼附身，而他并没有犯过这样的罪。为了报复，他决定信仰魔鬼。他学会了仇恨，把他的信仰全部忘却了。

他想的全是巫术、起哄、亵渎信仰的敌意。干这种事，布尔多纳街是个理想的居处。贝亚蒂丝把他安排在昂热拜尔家，昂热拜尔供他吃，供他住，特别是给他提供证明，瞒过主教区的眼目。埃弗拉尔就这样，在他沾满油污的洞穴中，把自己当成真正魔鬼的化身，用复仇的希望和重过豪华生活的幻想来支持自己。

要不是他脸上有时会不自主地抽搐，破坏了他的容貌，

他仍保持着一种坚定而又粗犷的魅力。他的眼光明亮热情。他激动地用手抚摸着贝亚蒂丝，她也任凭他抚弄，仍用平静的声音说：

“你该高兴了……教皇死了……”

“是的，是的！”埃弗拉尔说着，显出恶意的快活，“他的保健医生让他吃捣碎的绿宝石，这是好药，能刮断肠子。不管怎样，那些医生算是我的朋友。雅克大师的诅咒开始应验了。一个人已经死了！只要有人的手来帮忙，上帝的手很快就会打击他们的。”

“还有魔鬼的手。”她微笑着，又说了一句。

他把她的裙子撩起来，她一点也没有反对。这位当年的圣殿骑士用沾满蜂蜡的手，抚摸着一条美丽的、结实、光滑又温热的大腿。

“你愿意为打击他出点力气吗？”她又问一句。

“谁？”

“你最痛恨的敌人……就是因为他，你的腿才被打断的……”

“诺加莱……”埃弗拉尔低声说。

他退后一些，脸上又抽搐了三次。

她倒走近他身边：

“你可以报仇……如果你愿意……他不是在你这里买照明的东西吗？他的蜡烛不是你们卖的吗？”

“是的。”他说。

“蜡烛是怎么造的？”

“大长蜡是用白色蜂蜡作的，蜡芯特别处理过，冒的烟小。他公馆里用的黄色蜡烛不是从我们这里买的。那白蜡烛

人们都叫作法学家的蜡烛，他只在书房写公文的时候才用，每星期要用两打。”

“你说的确实？”

“他的门房来买，一买就是一批。”

他指着货架子说：

“下次卖给他的货已经准备好了，旁边还有卖给马里尼的，给国王的秘书马亚尔的。他们脑袋里罗织罪名时，就是用这些东西来照明的，我恨不得把魔鬼的毒汁喷在上面。”

贝亚蒂丝在微笑：

“我可以给你同样顶用的东西。”她说，“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在蜡烛上加毒药……”

“这可能吗？”埃弗拉尔问。

“如果对着点着的蜡烛吸一小时的气，那就除了地狱之外再也看不见别的了。这个方法不留痕迹，也没有解救的药。”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嗳……是这样……”贝亚蒂丝扭了扭肩膀，低下眼皮说：

“只要把一种粉末和在蜂蜡里……”

“你为什么想害诺加莱呢？”埃弗拉尔又问。

她还好象卖弄风情似的扭着身子回答道：

“也许，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人也愿意报仇。你不冒任何风险……”

埃弗拉尔考虑了一会儿，他的眼光更加尖锐，更加明亮。

“那么，事不宜迟，”他话说得很快，“很可能我马上

就要走。你不要对别人说，大师的侄子，让·德·隆威老爷开始召集我们，他曾发过誓，要给莫莱大师报仇。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死绝，尽管我们现在交了恶运。有一天我还看望了从前的一位弟兄，让·德·布雷，他给我带来一封信，告诉我准备到朗格莱去。如果把诺加莱的灵魂给隆威老爷带去作礼物，那倒不错。我什么时候能够得到那种粉末？”

“我就带着……”贝亚蒂丝用平静的口气说着，打开了她的钱包。

她递给埃弗拉尔一个封袋，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有两种混合得不太均匀的物质。一种是灰色的粉末，一种是白色的结晶。

“这是灰。”埃弗拉尔指着那灰色的粉末说。

“对了……一个人的舌头的灰，这人是被诺加莱害死的……我在当天夜里放在炉子里烤干……这是为了召唤魔鬼的……”

接着，她又指着白色粉末说：

“这个，是法老蛇……①只有烧着时才能致人死命。”

“你说把这两种东西都放在一个蜡烛里？”

贝亚蒂丝肯定地点点头。埃弗拉尔犹豫了一会儿，看看封袋又看看贝亚蒂丝。

“不过必须当着我的面作。”她又说一句。

那位圣殿骑士找了一个火炉，把炭火烧旺，又拿了一支给掌玺大臣准备的蜡烛，放在模子里烧软，用刀把它切开，

---

①这种毒药很可能是硫化氰与汞化物的混合体。中世纪很多巫术中的毒药都含汞。

然后顺着烛芯把封袋里的东西倒进去。

贝亚蒂丝围绕着他走，口中念着咒语，其中有三次提到纪尧姆的名字。模子又放到火上，然后，放到一个装满水的盆子里去冷却。

重新焊好的蜡烛一点也没有留下做过手脚的痕迹。

“对于一个惯于使剑的人，这个工作并不坏！”埃弗拉尔说着，脸上恶狠狠的，对自己很满意。

他把蜡烛放回原处，又说：

“但愿这蜡烛成为通往永恒的使者。”

那根放上毒药的蜡烛跟别的放在一起，毫无区别。现在，它是一桩罪恶赌博中的一个大赌注。哪一天专给掌玺大臣换蜡的仆人才会拿到它呢？贝亚蒂丝轻声一笑。但这时埃弗拉尔又走到她身边，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相会了。”

“也许是……也许不是……”她说。

他把她拖到破床旁边。

“你当圣殿骑士的时候，是怎么保持童贞的？”

“我从来就没有保持过。”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这时，美丽的贝亚蒂丝抬眼望着顶棚，在那儿挂着许多教堂里用的蜡烛。她在想象着自己被魔鬼占据住了。再说，埃弗拉尔不也是个瘸子吗？

第二章　幽灵的审判台

每天晚上，骑士、法学家兼王室掌玺大臣都要在他的办

公室里工作到很晚的时候，他一生向来如此。每天早晨阿尔杜亚伯爵夫人得知她的敌人看起来身体很好，迈着坚定的脚步，腋下夹着公文包，到王室去上班，伯爵夫人这时总要狠狠瞪她的侍女一眼。

“耐心点……夫人……一大捆，有十二打哩，每星期才用两打。”

然而，马奥的优点并不是耐心，她开始发表议论，说法老蛇未必有效。得弄清楚那支有毒的蜡烛是不是送到了目的地，是不是被掉换或送错了，或是某一个仆人会不会碰巧一屁股坐在这支蜡烛上。为了保证成功，当初本来应当亲自把蜡烛插在烛台上。

“那舌头不会误事的，夫人……”贝亚蒂丝让她放心。

马奥并不太相信巫术。

然而，到了晚上，贝亚蒂丝把烛台给她拿来时，她却没有忘记有点不放心地问一问：

“这不是法学家用的蜡烛吧？”

“不是……夫人……”贝亚蒂丝回答。

终于，五月末的一天早晨，诺加莱一反常例，到议会去迟到了，当他走进大厅时，国王已经坐在那里。

诺加莱深深地鞠躬道歉，但是一弯腰，只觉得天旋地转，赶紧走到桌子旁。

最紧急的事就是遴选教皇。

如今，教皇法座已经空缺四个星期了，各红衣主教按照克莱芒第五的最后指示，都聚集在卡尔庞特腊的选教皇会场上，开始了一场争夺战，看来，短期不会结束。

大家都知道法兰西的想法和立场，美男子菲利普要把教廷设在他早就安排好的阿维尼翁，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还要尽量选法国人作教皇，并且组成教廷的庞大政治机构，不要象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反对法兰西王国。

二十三名红衣主教来自世界各地：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西西里、德国，都聚集在卡尔庞特腊，几乎是有几顶帽子就分成了几派。

神学的争论，利益的敌对，家族的宿怨使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是从意大利来的几位主教，在卡埃塔尼人，科仑纳人和奥尔西尼人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这八个意大利主教之间，只有一点意见一致，”马里尼说，“那就是把教廷挪到罗马。幸亏，在选谁当教皇上，他们完全不一致。”

“时间长了就会取得一致的。”瓦卢瓦老爷说。

“正因为如此，千万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时间。”马里尼回答。

这时，诺加莱觉得一阵恶心，胃里沉重，出不来气。他想在椅子上挺直身体，又觉得肌肉不听使唤。过了一会儿，难受减轻，呼吸得畅快了些，他擦了擦额头。

“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罗马就是教皇的城市。”夏尔·德·瓦卢瓦说，“世界的中心在罗马。”

“当然，这对意大利人合适，对法国的国王并不合适。”马里尼说。

“多少世纪传下来的事实您总不能改变，昂盖朗老爷。圣彼得的法座已经安置在那里，您不能阻止它留在那儿。”

“不过，即使教皇愿意留在那里，他也待不住！”马里尼喊了起来，“城里各派作乱，他避之惟恐不及，他不得不逃到某一个宫堡内，由不属于他的军队保护。他住在罗内河口地区我们的维尔诺夫要塞里，会得到更好的照看。”

“教皇将来还要住在阿维尼翁的宅邸。”国王说。

“我很了解弗朗塞斯库·卡埃塔尼，”夏尔·德·瓦卢瓦又说，“这个人博学多才，品德高尚，对于他，我很有影响力。”

“我一点也不赞成这个卡埃塔尼，”国王说，“他出自博尼法斯家族，代表着教皇谕旨那种可恶论调①。”

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弯着他那长长的上半身，表示他完全同意他父亲的意见。

“我觉得这件事错综复杂，谁也消灭不了谁。”他说，“我们应该坚持不懈，寸步不让。”

静默了一会儿，美男子菲利普转身向诺加莱：

“您的高见，诺加莱？”

掌玺大臣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吃力地说道：

“是的……陛下。”

他用颤抖的手摸了摸额头：

“请原谅……这里又热又闷……”

“这里一点也不热呀！”雨格·德·布维尔说。

诺加莱费了很大力气才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

①博尼法斯第八曾颁布教皇谕旨道：“普天下之人皆臣属于罗马教皇，为灵魂得救必须甘心臣服。”美男子菲利普一直极力争取世俗权力对教廷的独立地位，并设法进而控制教廷。

“王国的利益与信仰的关系，都需要朝这方面努力。”

然后，他不说话了。大家都很奇怪他的话这么少，并且表达的思想又这么模糊。

“您的高见，马里尼？”

“陛下，我建议，借口将教皇的遗体按照他表示的愿望送回吉耶纳，去向选举教皇会议施加一点压力。诺加莱老爷可以担任这种神圣而光荣的任务，授予他必要的权力，再由一队精良的卫队陪同，装备着合适的武器。这卫队可以保证他行使权力。”

夏尔·德·瓦卢瓦老爷转过了头，他不赞同武力胁迫。

“我的离婚会很快办妥吗？”路易·德·纳瓦尔问。

“您不要说了，路易……我们现在忙忙碌碌，也是为了办这件事。”

“是的……陛下……”诺加莱也说了一句，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说了些什么。

他的声音又沙哑又低沉，脑子里浑浑沌沌，眼前的景物都改变了形体，大厅的天花板一忽而变得非常高，就象圣夏伯尔教堂①似的；一忽而又直向他塌下来，变得非常矮，就象他通常审讯犯人的地下室。

“这是怎么了？”他想着，要把上衣松开。

他突然蜷起了身，膝盖缩到肚子上，头垂下来，两只手抓着胸口。国王站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站起身……诺加莱低

---

①夏伯尔教堂，巴黎有名的一个教堂，建于1246年，尖顶有75米高。

低地哼一声，一面呕吐一面栽倒在地上。

雨格·德·布维尔，国王的侍卫长把他送回公馆，几位御医立刻去诊治。

他们会诊了许久，但是给国王的报告中什么也没有说清。不久，从王宫到整个城市，大家都在谈论一种不知名的病。莫非是中了毒？人们说肯定已经用了最有效的解毒药。

这一天，王国里的事务，仿佛都搁置不办了。

马奥得知这个消息，只说了一句：

“好哇，让他付出代价！”

说着，她就坐在桌前吃饭了。她答应贝亚蒂丝，如果掌玺大臣死了，就给她一套六件的衣裳，也就是说，衬衣，衬裙，连衣裙，上衣，大衣，还有围巾，都用上好的衣料，外加腰带上还要挂一个漂亮钱包。

诺加莱果然在付代价。几个小时以来，他谁都认不得了。他躺在床上，浑身抽搐，一直吐血。甚至连俯身到唾盂去吐的力气都没有。血就从他嘴里流出来，一个仆人用一块折着的大手巾接着，不时换一块。

房间里挤得满满的，朋友和仆人一批批轮流到病人身旁来探视。房子的一角，一小撮面色阴沉的人在窃窃私语，那是几个亲属在估计有多少动产，已经想到要争夺财物了。

诺加莱只觉得这些人象模糊不清的幽灵，在遥远的地方毫无来由地飘忽不定。他已经被另外一些只有他自己能见到的幻象缠住了。

教区的神甫来听他忏悔，他只发出了喘息的声音，说了

些不可理解的话。

“走开！走开！”人家给他涂圣油时，他用吓坏了的声音叫喊。

医生赶快跑来。诺加莱惊慌万状，在床上扭成一团，眼睛象入了魔似的，仿佛看到了可恶的幽灵……他在经受临终的痛苦。

他的记忆，原来也不是为他自己服务的，这时突然倒空了，就象把一个要扔掉的瓶子倒翻一样；然而，却向他展示了他亲眼见过的一切临终景象，所有由他的命令而处死的人，在监牢里被刑讯时折磨死的，在火里烧死的，在车轮上凌迟死的，在绞架上被绳子吊死的，都跌跌撞撞地向他拥过来，在他眼前再表演一回死亡的景象。

他的手放在胸口，极力推开在想象中烫着他胸膛的红烙铁。他的腿在抽筋，人们听到他喊：

“拿开这些钳子，可怜可怜吧！”

他觉得他自己吐出的血发着那些受刑人的鲜血气味。

诺加莱在最后的时刻，终于也体会到了别人的处境，这就是对他的惩罚。

“我干的事完全不是为我自己！只是为国王……我是为国王服务的……”

这位法学家，在临终的审判台前，试图按照诉讼的程序给自己做最后的辩护。

旁边的人看着王国内这一位真正的铁腕人物，沉向生命的彼岸，他们与其说是感动，不如说是好奇；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恶心。

到傍晚时分，屋子里人都走了，诺加莱身旁只有一个剃

须匠和一个多明我会的修士。仆人们在前厅的地上躺着，用大衣盖着头。

半夜时，布维尔奉国王的命令来打听消息，不得不迈过那些仆人的身体。他问剃须匠情况如何。

“任何办法都没有。”剃须匠低声回答，“他吐得少一些了，可是不停地说胡话。我们只能等着上帝把他接去了！”

诺加莱微弱地喘息着，只有他自己才看到已死的圣殿骑士们，正在黑暗的另一边等待着他。他们的肩膀上缝着十字架，站在一条下临深渊的光秃秃的大路上，几个火刑堆的火光照耀着他们。

“海蒙·德·巴尔包纳……让·德·富尔纳……彼埃尔·絮飞……博兰丹亚……蓬萨尔·德·任吉……①”

他的声音已变得辨认不出来了，死人就用他的声音介绍自己。

“是……陛下，我明天就出发……”

布维尔，王室的老仆，听到他低声答应为国王奔走，心里很是难过。

突然，诺加莱挺直了身，下巴向前伸着，脖子挺得笔直。对着他，威吓地喊：

“卡达尔的徒子徒孙②！”

---

①出于各种原因，死在诺加莱手里的人，他们的事迹不详。

②卡达尔是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意大利中部伦巴第地区及法国南部，香槟地区，布戈涅地区等流行的一种新摩尼教派。罗马教廷将这个教派视为异端。

布维尔看了看那个多明我会的修士，两个人都赶紧在身上划十字。

“卡达尔的徒子徒孙！”诺加莱又说了一句。

他又一下子倒在枕头上。他仍记忆着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山坡和谷地中扮演的那些悲惨的场面，就是这些事件引导他走向了最后的审判。诺加莱仿佛又出发去进行远征。九月的一天，在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他跨着马，率领六百名骑士和一千来名步兵，直向阿纳尼①岩礁地区进逼。与他并肩前进的是西亚拉·科隆纳，教皇博尼法斯第八的死敌，这个人宁愿在柏柏尔人②的船上划三年桨，也不愿被教皇俘获。还有蒂埃利·德·伊尔松，也在远征的大军中，阿纳尼小城自动打开了城门。侵略者闯入了教堂，冲进了卡埃塔尼宫堡和教皇的住宅。就在那里，八十八岁的教皇头上戴着三重冠，手里拿着十字架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眼看着一群全身披挂的人闯进来。人家逼迫他放弃权力，他说：“我的脖子在这儿，我的头在这儿，我可以死，但我死也是教皇。”西亚拉·科隆纳用铁的护手甲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博尼法斯对着诺加莱喊：“卡达尔的徒子徒孙！卡达尔的徒子徒孙③！”

“我曾经阻止过别人杀掉他。”诺加莱呻吟着说。

他还在抱怨，不久，他就痛哭起来，就象博尼法斯被人

---

①阿纳尼，意大利城市，教皇博尼法斯的故乡。

②柏柏尔人指北非各伊斯兰国家。

③这件事发生在1303年9月7日，这是美男子菲利普控制教廷的决定性的一个步骤，后来，博尼法斯死于罗马，菲利普拥立克莱芒教皇，并将教廷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

从宝座上推下来时痛哭流涕一样。他又体会了一下别人的处境……

老教皇忍受不住攻击和凌辱，人家把他送到罗马之后，博尼法斯还是哭得象个孩子。以后，他神经失常了，谁到他旁边他就骂谁，在他被禁闭的那个屋子里，四脚着地爬来爬去。一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在狂怒中，连最后的圣事都拒绝作。

多明我会的修士看着诺加莱，不住地划十字，他不明白这个从前曾被宣布开除出教的人，几个钟头前曾答应作最后的涂油式，而现在他又坚持拒绝。

布维尔走了。那剃须匠知道现在无事可干，要等以后让他整理遗体，所以就摇摇头，自去他的下处睡觉。多明我会的修士不时放下念珠来擦擦蜡泪。

到了早晨四点钟，诺加莱的嘴里轻轻地说：

“教皇克莱芒……骑士纪尧姆……国王菲利普……”

他那棕色的细指头使劲抓着毯子。

“我烧得难受。”他又说。

终于，黎明透进了胆怯的光线，窗户成了灰白色。塞纳河对岸，一口钟响起又尖又细的声音。仆人们在前厅里忙碌起来。一个仆人走进内室，迈着慢步过去打开一个窗户。巴黎洋溢着一片春光和树叶的气息。整个城市已经苏醒，恢复了嘈杂的声音。

诺加莱死了，一丝干血凝在他的两个鼻孔里。圣多明我会的修士说：

“上帝把他接走了！”

第三章　一个朝代的档案

诺加莱咽气后的一个钟头，阿兰·德·帕莱耶老爷由国王的秘书马亚尔陪着，来拿掌玺大臣家里放着的全部文件、记录和卷宗。

接着，国王亲自来向他的大臣的遗体告别。他在遗体前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那淡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死者，好象在提习惯的问题："您的高见，诺加莱？"由于再也得不到回答，他仿佛有些惋惜似的。

今天早上，美男子菲利普并没有象往常一样到大街和市场去散步，他径直回到王宫，由马亚尔帮着，开始检查从诺加莱家里取来放到他书房里的文件卷宗。

不久，昂盖朗·德·马里尼来到了国王的房间。君王和他的副手互相看了一眼，秘书退了出去。

"教皇，一个月之后……"国王说，"又过一个月，是诺加莱。"

他说这话时，显得很忧郁，甚至很伤心。马里尼坐在国王指给他的坐位上，先静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显然，这些都是很奇特的巧合，陛下，不过，这样的事无疑每天都在发生，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感到吃惊。"

"我们都年事已高，昂盖朗。这样的诅咒对我们是足够了。"

国王四十六岁；马里尼四十九。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

会活到五十岁。

“应该把这些东西分选一下。”国王指着那些卷宗又说。

他们开始工作。一部分文件送交王国档案馆，就在王宫里，另一部分与日常事物有关的交马里尼或他手下的法学家们保管，还有一部分，为了慎重起见，将用火销毁。

书房里一片静寂，间或远远传来商人的叫卖声和巴黎的喧闹。

国王低头看着打开的一叠叠的文件，仿佛看到他所统治的朝代从他眼前逐年流过，在二十九年当中，他决定着千百万人的命运，使他的影响遍及全欧洲。

突然，他觉得这一连串的事件、问题、争执、决定，是与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命运毫不相干的东西。用另一种观点看他白天的工作，夜晚的思虑，它们就显出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他突然发现了别人在怎样看他，如何描绘他，于是他就能从外面来看一看他自己。诺加莱保留着各国大使的信件，审讯的纪录，和公安机构的报告。字里行间显示出的国王的形象，连他自己都不认得了。那是一个孤僻的典型，铁石心肠，不关心人间的疾苦，不通人情，是一个绝对权威的化身，与他的同类格格不入。读到贝尔纳·德·赛萨特的这两句话，他觉得十分震惊，那位主教曾引起了他与博尼法斯第八那次影响深远的争论，他说：“他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然而这并无意义。他只能看着人们却无话可说，于是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牲畜，只不过是个雕像而已。”

他也读到了这话，是他统治时期的一个人说的：“任何

事都不能使他屈服，他是一个铁国王。”

“铁国王，”美男子菲利普轻轻说道：“我的弱点难道隐藏得那么深？人们对我的了解多么少啊，他们对我的评价多么不公正！”

他又遇到了一个名字，使他回忆起他统治初期接见的一位不同一般的外交使节，那就是拉帮·科马斯，中国景教的主教①，他从波斯来，代表波斯的大可汗向他建议缔结一个联盟协议，共同组成一支十万人的队伍去攻打土耳其人。

美男子菲利普当时只有二十岁。对于一个年轻人，组成一支欧亚两洲都参加的十字军，这种前景多么诱人，简直是可以跟亚历山大相媲美的功业！然而，他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不要再组织十字军，不要再进行战争冒险，他决定努力巩固法兰西，缔造和平。他这样作对不对呢？如果他同意与波斯的可汗结成联盟，他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他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呢？刹时间，他梦想着，大规模地征服基督教徒的土地，这会在一连几世纪中保持他的荣誉……当初路易第七②和圣路易③也都追逐过这样的美梦，不过这种梦想后

①景教是基督教的支派。五世纪初，叙利亚人聂斯托良所创。唐代贞观九年（即公元六三五年）由波斯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太宗曾诏准建寺传教，初称波斯教，后称景教，信奉者多为来华的西域人。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景教在中国活动的重要纪录。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这位拉帮·科马斯主教的事迹不详。

②路易第七（1120—1180）1137为法兰西国王，曾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

③圣路易，即路易第九（1214—1270）自1226年起为法国国王，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时，死于鼠疫。是美男子菲利普的祖父。

来都变成了灾祸。

他又回到现实，拿起了另一叠羊皮纸。在封皮上，他看到日期：1305，他的妻子让娜王后就是这一年死的，就是她，把纳瓦尔并入了王国的版图，也是在她这里，他才尝到了平生唯一的爱情。自她死后的九年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别的女人，甚至对别的女人看都没有看过。然而，他刚刚脱下丧服，就不得不对付暴动，巴黎的百姓揭竿而起，反对执行他的法令，逼得他逃到圣殿里去避难。第二年，他却下令逮捕了那些曾让他栖身并对他提供保护的圣殿骑士……诺加莱还保存着有关这桩公案的文件。

现在呢？死了这么多人之后，诺加莱的面容也将在世间消失，在他身后，只留下这一捆捆的文件，作为他工作的见证。

“有多少本应遗忘的东西睡在这里，”国王心想，“这么多的专案，肉刑，死人……”

他的眼睛呆定定地在沉思：

“这是为什么？”他又一次自思自忖，“为了什么目的？我的胜利在哪里？统治国家是一桩永远不会圆满结束的事业。也许我只有几个星期好活了，我作了些什么能够保证在我以后继续我的事业呢……”

就象一个想到自己会死亡的人一样，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欲望，要无尽无休地行动。

马里尼用拳头拄着宽大的下巴，一动不动地待着。国王的严峻神色使他有些不安。对于国王助理来说，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比明白君主在沉默之中有什么含义要容易得多。

“我们曾让博尼法斯把我的祖父列为圣品，”美男子菲

利普说，“可是，他真是个圣人吗？”

“把他列为圣品对王国是有利的，陛下。”马里尼回答说，“一个王族里如果有一位圣人，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可是到后来，有什么必要使用武力来威逼博尼法斯呢？”

“因为博尼法斯要把您驱除出教，陛下，您在您的王国里执行的政策不符合他的愿望，您恪尽国王的职责，您的地位是上帝安排的，除了上帝之外，您亲自掌握您的王国，别人不得干涉。”

美男子菲利普指着一张长长的羊皮纸说：

“犹太人的问题呢？咱们是不是烧死的多了一点？他们也是人，跟我们一样有生老病死。上帝并没有要我们烧死他们。”

“您是按圣路易留下的规矩作的，陛下，而且，王国需要他们的财富。”

王国，王国，总是王国。

“为了王国，必须如此……为了王国，我们应该这样……”

“当年，圣路易崇尚信仰，热爱伟大的上帝，而我爱什么呢？”美男子菲利普低声问。

“您崇尚公正，陛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公正是不可少的；有了公正，就可以打击那些不遵奉世界规律的人。”

“在我统治的整个过程中，不遵奉世界规律的人有的是，如果把这个世纪加在一起，那数量更多了。”

他拿起诺加莱的那些文件，一份又一份地放在桌子上。

“政权是一种严酷无情的东西。”他说。

“无毒不丈夫，没有仇恨也就没有伟大可言。”马里尼回答说，“陛下，您想一想，您的政绩光辉伟大，您把夏尔特、博让西、杜埃、蒙特伯利埃、孔泰——弗兰什、里昂和卡耶纳的一部分都并入了王室的版图，您按照您父亲菲利普第三的愿望，给各个城市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使这些城市不受别人的任意欺凌，外抗侵犯，内制政敌……您按照罗马法的模式修订了我们的法律。您给议会订出章程，使它可以作出最好的判决。您给很多臣属王家自由民的称号①，您在很多地区解放了不少农奴。不，陛下，您完全不用害怕作错了事。原来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您使它变成了一个开始只有一个核心的国家。”

美男子菲利普站起来。国王助理那万无一失的论断使他放下心，他要依靠着这些论证抵制并非出自他本性的软弱。

“也许您说得有道理，昂盖朗。不过，就算以前的事您觉得满意，对现在的事您有什么看法？昨天，在圣迈利大街上，靠着弓箭手的弹压，那些人才保持了安静。您看一看香槟区、里昂区和奥尔良区的大法官写的报告吧，到处人们都在表示不满，到处都在抱怨麦价飞涨，工资低微。可是，

---

①十三世纪时，所谓王室自由民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受王室的法律保护，摆脱了与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的臣属关系。从法律地位上来说，可以认为现代的公民是从王室自由民发展来的。由这些措施来看，美男子菲利普的确是一个运用铁腕来抑制封建势力，促使资产阶级发展的君主。

这些表示不满的人，他们不明白，昂盖朗，他们要求的东西，我完全乐意给他们，不过这不取决于我的意志，这取决于时间。他们只想我要收税，忘了我还会取得胜利哩。有人害得老百姓吃不饱饭，从而让我为难，他们的日子……”

马里尼听着，现在国王说话比沉默更使他不安了。他从来没有听见国王承认心里这样没有把握，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丧气话。

“陛下，”他说，“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作出决定。”

美男子菲利普又对着散放在桌子上的他这个朝代的文件看了一会儿。接着，他挺起身，仿佛给了自己一个命令。

“是的，昂盖朗，”他说，“必须如此。”

强而有力的人也并非没有犹豫和迟疑，这本来是人类的共同天性，只不过，他们能够很快地克服这种情感。

第四章　国王的夏天

诺加莱死后，美男子菲利普在这个国家里，仿佛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接近。春光照暖了田野和房屋，巴黎阳光灿烂，可是国王仿佛被放逐到内心的冬天。大师的那些预言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脑子。

他经常到乡下的居所去，走很长的路去打猎，这显然是他唯一的消遣。但是，来了告急的报告，他又很快被叫回巴黎。王国内，粮食供应的情况很糟糕，富余地区不愿意把余粮运到贫困地区去，人们说：“官吏太多，小麦太少。”老百姓抗捐抗税，聚众造反，攻击行政长官和税收人员。跟这些

危机相呼应，布戈涅和香槟地区大贵族的联盟又组织起来，要求旧有的封建特权。罗贝尔·德·阿尔杜亚利用王妃出了丑事，以及普遍的不满，开始在马奥的领地上策划暴乱。

“这是王国的一个倒霉的春天。”有一天，美男子菲利普在瓦卢瓦老爷面前说。

“现在是本世纪的第十四年，王兄”，瓦卢瓦回答说，“这一年命中注定要发生不幸。”

说到这里，他举出各个时代每遇到“14”都会有麻烦：714年西班牙的穆斯林入侵；814年，查理曼大帝驾崩，罗马帝国分裂；914年匈牙利人入侵，同时还发生了大饥荒；1114年，布列塔尼沦陷；1214年，奥顿第四的联军在布维纳被战败①，……这是公理在灾祸边缘的一次险胜。只是1014年还没有发生灾祸。

美男子菲利普望着他的弟弟，仿佛没有看到他一样。他垂下手，放在猎犬隆巴的脖子上，逆着毛抚摸着。

“我的兄长，这一次，灾祸就是您左右的坏人干的事。”夏尔·德·瓦卢瓦老爷又说，“马里尼不知分寸，利用您对他的信任来欺骗您，他让您在对他有利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其实倒葬送了我们。如果当初您在弗兰德的问题上听我的劝告……”

美男子菲利普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在这件事上，我已无能为力。”

---

①奥顿第四（1174—1218）1198年被拥立为日耳曼帝国皇帝，由教皇伊诺桑加冕。后因征服西西里与教皇失和，被逐出教。1114年在法国北部诺尔地区的布维纳战败，从此一蹶不振。

与弗兰德的关系中，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出现麻烦。富庶的城镇布鲁日①，顽固强悍，总在教唆各市镇造反。由于规章制度定得不明确，弗兰德伯爵领地之内不愿执行法国王室的法令。既定的条约拒不履行，商定的协议又被撕毁。这个棘手的事件是王国肩膀上一块不易治愈的创伤②。蒙斯佩威尔的胜利还剩有多少影响呢？仿佛又要使用一次武力了。

不过，进行军事行动就得花钱，如果再打一次仗，国库的开销肯定比1299年还要多，而那一次在大家的记忆中，是王国最大的一笔开支：1642649里弗尔，造成了差不多有七万里弗尔的赤字。而若干年以来，正常的收入维持在五十万里弗尔左右。到哪里去找补这个差额呢？

马里尼不顾瓦卢瓦的反对，于1314年8月1日在巴黎召开了国民大会。以前，特别是与教廷有纠纷时，他曾求助过这个舆论工具，资产阶级也就是因为帮助王家的政权摆脱教皇的从属地位，才取得了发言权。现在，又要求资产阶级的赞助来解决财政困难了。

马里尼认真仔细地准备这次会议，他派遣使者和书记，到各个城市找人谈话，经营斡旋，预先许愿。

---

①布鲁日，现在比利时。中世纪时是弗兰德一个手工业很发达的城市。

②弗兰德是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手工业中心之一。从13世纪末起，许多城市取得了自治，政权掌握在城市贵族手里，城市中的手工业行会展开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贵族向法王求援，法国就出兵占领了弗兰德。然而，当地民众不甘心屈服，手工业者与农民掀起了多次起义。

大会在百货商廊举行。那一天，这里的所有店铺都关门停业。临时搭起了一个高台，国王、国务会议成员以及大臣和主要贵族，在上面就坐。

马里尼站起来讲话，离那大理石的雕像不远。他的声调比平时更加自信，他用确切的语气，论述了王国的目前形势。他的衣著朴素，有着演说家的手势和气度。他的那篇演说辞从形式上说，是给国王的汇报，然而他却扭过了身子对听众宣读，于是听众也就觉得自己仿佛也象主宰王国的君主了。

在两个穹顶宽阔的正厅里，从法国各地来的几百个人听着演说。

马里尼说，食品缺少，价格昂贵，人们不应该觉得奇怪。菲利普国王所支持的和平政策，促使他的子民繁衍增殖。"我们吃的还是那么些麦子，但是来分麦子的人增多了。"于是，就应该播种更多的小麦；而为了安居乐业，就得国泰民安，就得服从国王的法令，要每个地区对全国繁荣富强作出贡献。

不过，是谁威胁了和平呢？弗兰德。是谁不愿给总体的利益作出贡献？弗兰德。是谁囤积起麦子和布匹，宁愿卖给外国人，也不运到物资匮乏的王国内地？弗兰德。弗兰德的各个城市不肯完粮纳税，于是就增加了国王其他子民的负担。必须打退弗兰德的嚣张气焰，用武力迫使他们就范。而为了进行这一番事业，就得要资金。既然各个城市在这里都有资产阶级作为代表，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就该同意额外提高赋税。

"这样一来，就对反对弗兰德的行动提供了帮助。"马

里尼作完了他的报告。

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不久，艾蒂安·巴尔贝特的声音压住了众人。

巴尔贝特是巴黎造币厂的总裁，市行政长官，管理全市商人，他本人也是经营布料和马匹的富商，一向与马里尼一唱一合。他的发言早已准备好了。他代表王国首府的商人答应一定提供帮助。他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 力 出 力。于是，四十三个模范城市的代表异口同声，一致支持国王、马里尼和巴尔贝特的倡仪。

大会倒是开得轰轰烈烈，但是财务上的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开支还没有着落，军队就先组织好了。

国王和他的助手只愿很快地显示一下武力，并不要真正打仗。这次出征只不过是个军事演习。大军刚一出发，马里尼立刻通知对手准备谈判并且匆匆忙忙地达成了协议。九月初，签定了马尔凯特协约。

可是，刚一撤兵，罗贝尔·德·贝杜那的儿子，弗兰德的伯爵路易·德·诺威尔就宣布协约作废。对于马里尼，这是全盘失败；而瓦卢瓦，即使王国遭到失败，只要能损伤国王助理的面子，他也高兴。他就在公开的场合攻击马里尼接受了弗兰德的收买。

战争的开支必须付，而国王的军事人员继续横征暴敛，使地方当局很为不满，因为这些额外的开支，都是在支持一项早已失败，毫无出路的事业。

国库已经枯竭，马里尼不得不想出新的花样来搞钱。

已经向犹太人强收过两次钱款，就是再从他们身上刮一次，也剪不下多少毛来。圣殿骑士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金

子象雪融化似的无踪无影了。剩下的只有隆巴商人。

早在1311年，就下过命令要驱逐隆巴商人出境，其实并不想真正执行，只不过要他们拿出巨额现款，来赎买在法国的居留权。这一回，不能再让他们交赎金了，马里尼考虑到，要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再把他们押解出境。尽管王室有明令，隆巴商人还与弗兰德人进行非法贸易，并且在财政上支持贵族联盟，这使马里尼的打算更有正当理由。

不过，隆巴商这一大块也不易啃得动，这些意大利出身的钱商和批发商，已有王室自由民的资格，他们有牢固的组织，他们组织了公司，有总裁作为首脑，他们控制着对外贸易，掌握着信贷活动。运输、私人通信，甚至一部分收税工作，都得经他们的手。他们向贵族、市政府或是国王放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布施。

马里尼就这样，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他的计划。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目前的局势更使他卖力气。

可是，诺加莱不在了。另一方面，巴黎的隆巴商人消息都很灵通，又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打听政务机密，他们肯花大价钱。

托洛梅用那睁开的一只眼，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第五章　金钱和权力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三十来个人在斯皮奈洛·托洛梅老板家关着门开会。

最年轻的是古西奥·巴里奥尼，这家主人的侄子，他有

十八岁；年龄最大的有七十五岁，是博卡纳格拉，隆巴公司的总裁。尽管这些人年岁不同，相貌各异，可是，他们的举止、表情和穿衣服的样式，却有使人惊奇的相似之处。

手工锻造的树枝形烛台上，点着几支粗大的蜡烛，这些棕色皮肤的人组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大家庭。他们也是在战争之中的一个部落，其威力可以与贵族的联盟和资产阶级的行会相比。

这里有佩鲁齐公司的人，阿尔比齐公司的人，还有古阿迪尔，巴尔迪以及他们最重要的跑外伙计鲍伽乔，有布齐家的人和卡西奈利人，他们跟老博卡纳格拉一样，祖籍都是佛罗伦萨。还有几个人，出自萨兰贝纳，布西尼奥里，阿莱哈里和扎卡利亚各家，都是热那亚人，还有皮亚琴察的斯科第家，以及围绕着托洛梅的锡耶纳帮。这些人之间，有争名誉的对立，有商业上的竞争，甚至有因为家族或爱情上的原因存有根深蒂固的怨恨。但是，在这生死关头，他们都团结得象亲兄弟一样。

托洛梅不慌不忙地说明了当前形势，他一点也没有掩饰严重性。这对任何人都不是意外事件。在这些专作钱庄生意的人中，很少有人毫无预见，而且大多数人早已把一部分财产转移出了法国，放在可靠的处所。不过，总有些东西不能运走。他们得抛弃豪华的住宅，地产，店铺里的货物，已经挣得的社会地位，熟悉的顾主，已有的习惯，友谊，美丽的情妇，私生的儿子……一想起这个，他们就又伤心又恼火，心痛欲裂……

于是，托洛梅说话了：

“我也许有一个办法，即使不能把马里尼打倒，至少牵

制住他们的手脚。”

“那么，不要犹豫，宰了他①！”布西尼奥里说。他是热那亚最大的公司的的经理。

“你有什么法子？”斯科第公司的代表问。

托洛梅摇了摇头：

“我现在还不能说。”

“一定是他欠了你的债？”扎卡利亚说，“那又怎么样呢？象他那样的人，这种事能让他为难吗？相反，如果他们把我们驱逐出境，那正是个好机会可以忘掉欠我们的钱……”

扎卡利亚心里酸溜溜的，他只开着个小公司，很羡慕托洛梅有富贵人家的大老爷作主顾。托洛梅向他转过身，用深沉的自信声调回答道：

“比欠债要严重的多，扎卡利亚。是一个加了毒药的武器，它的毒性连我都没有办法减轻。可是，为了使用这件武器，朋友们，我需要你们大家的帮助。我要跟他针锋相对，威胁他，向他提出一个条件，让他选择，或是达成谅解，或是战斗到底。”

他详细说明了他的想法，他说，马里尼之所以要诈取隆巴商人的钱财，是为了填补国家的财政亏空。他要想尽办法来充实国库。那么，隆巴商人可以装作模范臣民的样子，主动建议提供一笔巨额的低息贷款。如果马里尼还拒绝，托洛梅就要从套子里拿出武器了。

“托洛梅，你得对我们说清楚，”巴尔迪家的老大说，“你说了半天的那个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

---

①原为意大利语：ammazzalo！

托洛梅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既然你这样坚持，我可以对总裁说，只对他一个人说。”

人们互相看看，发出一阵低语声，探询彼此的意见。

“好吗……同意……就这么办吧①！”有人这样说。

托洛梅把博卡纳格拉拽到屋角去，大家都看着老佛罗伦萨人的那张脸，在那上面，鼻子又细又长，嘴唇皱缩着，眼睛已经昏花了。大家只听懂了两个字：

“修士……总主教②”。

“两千里弗尔，用得很好，对吗？”托洛梅低声说，“我早就知道，终会有一天这些钱会对我有用的。”

博卡纳格拉在他那衰老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笑了一声，接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用手指着托洛梅只说了一句：

“大家信任他吧③！”

这时，托洛梅手里拿着小板儿和铁签，开始问每个人可以拿出多少贷款。

博卡纳格拉第一个登记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一万零十三里弗尔。

“为什么还要十三里弗尔的零头呢？”有人问他。

“为了让他们倒霉④。”

---

①原文为意大利语：Si…d'accordo…facciamo cosi…；fratello……arcivescovo，

②原文为意大利语：fratello d'arcivescovo，

③原文为意大利语：Abbiate fiducia。

④原文为意大利语：Per Porfar loro scarogna。按：欧洲人认为十三这个数字是不祥的，能给人带来恶运。

“佩鲁齐，你能拿多少？”托洛梅问。

佩鲁齐说：

“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你呢，萨兰贝纳？”

萨兰贝纳和布西尼奥里周围的几个热那亚人愁眉苦脸，就象别人要剜下他们一块肉似的。他们在生意上是出名地刁钻，一说到他们，人家总说：“一个热那亚人只要瞧一下你的钱包，那包儿里就立刻空了。”不过，他们也按照决定拿出了钱。有一个小伙计说出了心里话：

“如果托洛梅让我们度过这一关，终有一天他会继承博卡纳格拉的位置。”

托洛梅又走到巴尔迪两兄弟的身边，他们正在跟鲍伽斯低声说话。

“你们的公司出多少？”

巴迪尔家的老大微笑着说：

“跟你出一样的数，斯皮奈洛。”

锡耶纳人的左眼睁开了：

“那么，比你原来想的数目要多一倍了。”

“如果把全部家当都丢了，损失还会更大哩。”巴尔迪耸了耸肩膀说，“是不是，鲍伽乔？”

鲍伽乔点了点头。接着，他站起来，把古齐奥拉到一边去。他们在去伦敦的路上见过面，两人之间已经有交情了。

“你的叔叔当真有办法掐断昂盖朗的脖子？”

古齐奥非常严肃地回答道：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叔叔说了话又不算数的。”

他们的会开完时，各教堂里圣体降福仪式也作完了，巴

黎已是一片夜色。三十个银行家从托洛梅的宅子里出来，仆人们擎着火把给他们照亮。他们互相陪伴着，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走过了整个隆巴商人居住的地区，在黑黝黝的街道上，好象受着威胁的财富在作奇特的游行，黄金在作忏悔的游行。

斯皮奈洛·托洛梅在书房跟古齐奥一起查点提供贷款的总数，就好象在打仗以前大点兵一样。算完之后，他笑了笑，眯缝着眼睛，叉起双手放在肚子上，看着渐渐变成灰的炉火，他轻轻地说：

“马里尼老爷，您还没有被打败哩！”

又对古齐奥说道：

“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在弗兰德要求更多的特权。”

尽管托洛梅濒临灾祸，但他已经在想，一旦脱灾免祸，就要从中得到好处。他走到箱子旁，打开了箱子：

“由总主教签名的收据，”他一面说，一面拿起那张文书，“如果他们要象整圣殿骑士一样来整我们，我不愿让昂盖朗老爷的兵丁在这里找到这张收据。你骑上最好的马，立刻到诺夫勒去，把这个藏到我们的分店里，你就在那里待着。”

他正面看着古齐奥，严肃地说：

“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幸……”

他们两个赶紧用手指头作了个犄角的形状，并且摸了摸木头①。

---

①欧洲人认为，如果说了不吉祥的话，这样作就可以解除晦气。

“……你就把这个文件交给阿尔杜亚老爷，让他交给瓦卢瓦伯爵，瓦卢瓦会知道怎么利用它。你要小心点，因为，诺夫勒的分店也不能免受弓箭手的骚扰。”

“叔叔，叔叔，”古齐奥赶快说：“我倒有个主意。与其放在分店，不如到克莱塞去，那儿的城堡主人欠我们的情分。我不久以前曾帮过他们的大忙，我们还是他们的债主。我想，如果情况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他家的女儿不会拒绝给我帮助。”

“这是个好主意，”托洛梅说，“你成熟了，我的孩子。咱们开钱庄的，好心总该得到好报……就这么办吧。不过，既然你有求于这些人，你去的时候该带些礼物。拿些布料，还有布鲁日的花边，送给女人。你不是对我说过，还有两个男孩子，爱打猎？把别人从米兰给我们送的两只猎鹰拿去。”

他又走到箱子旁边。

“这是几张由阿尔杜亚老爷签署的借据，你如果感到需要，他不会拒绝给你帮助，不过，如果你一只手提出请求，另一只手把帐单还给他，那就肯定会支持你……这里还有爱德华国王的借据……我的侄子，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让你发财，但至少能让人家怕你。好啦，不要再拖延了。快去让人给你备马，打行李。只带一个仆人作保镖，不要引人注意。告诉仆人，拿上武器。”

他把那些文书契约等都放在一个铁皮套子里，递给古齐奥，同时还给了他一袋金币。

“现在，我们公司的命运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我手里。”他又说了一句，“这话你不要忘记。”

古齐奥很激动地拥抱了他的叔叔。这一次，他用不着给自己制造或是想象一个角色了。重要角色自动找上来要他承担。

一个钟头以后，他离开了隆巴街。

这时候，斯皮奈洛·托洛梅老板穿上他那裘皮里子的大衣。十月份天气已经凉了。他叫来个仆人给他拿着火把和短剑，动身到马里尼的公馆。

他等了好久，最初在门房，后来又到充作前厅的警卫室。国王助理日理万机，回到家里来也要忙到深夜。托洛梅老板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他时常想着当前的处境，知道一定得跟国王助理亲自谈一谈。

“请进，先生。”秘书终于对他说。

托洛梅穿过了三个大厅，终于见到昂盖朗·德·马里尼的面，他正独自待在书房里，一面吃晚饭，一面工作。

“您这次来访很出我意料。”马里尼冷淡地说，“您有什么事？”

托洛梅也用冷淡的声调回答道：

“国家大事，老爷。”

马里尼指着一张椅子让他坐，又说：

“您就明说吧。”

“老爷，几天以来，有谣传说国王的国务会议准备采取某个措施，这涉及隆巴公司的利益。谣言很盛，使我们不安，并且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信誉下降，买主不多，供货的人要我们立即付款，我们的债主不想还债。”

“这并不是国家大事。”马里尼说。

“那可不一定，老爷，那可不一定。无论在本地还是在

别处，很多人都心神不安，甚至法国以外的地方，也有人在谈论这事……”

马里尼用手摸了摸下巴和脸。

“人们的闲话太多。托洛梅先生，您是个通晓情理的人，您不该相信这些谣言。”他一面说，一面镇定地看着这个人，这就是他打算整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老爷，您若肯定地对我这么说，那就是了……不过，跟弗兰德打仗要花很多钱，国库急需现金。于是，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计划……”

“我再说一遍，您生意上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托洛梅举起一只手，仿佛是说：“请您耐心点，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哩。”他又接着说：

“虽然在大会上我们没有发言，但我们仍然急切的愿意为我们敬爱的国王提供资助。我们准备了一笔巨额的贷款，各个隆巴公司都参加了股份，这笔款没有归还限期，利息很低。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个消息。”

托洛梅俯过身，低低地说了个数目字。马里尼惊得一跳，马上就想：“既然准备牺牲这个数目，那就是说他们还掌握着二十倍的财物。”

他批阅文件太多，又这样熬夜，眼睛很累，眼皮红红的。

“这个主意很好，这种愿望也值得称赞。我为此对您表示感谢。”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说，“不过，我还是应该向您表示我很奇怪……我曾经耳闻某些公司要把大批的黄金转移到意大利去……这些黄金不可能捐给了我们同时又在意大利……”

托洛梅的左眼完全闭上了。

“老爷，您是个通晓事理的人，您不该相信这些谣传，”他说着国王助理的原话。“我们提供的贷款，不就证明了我们的忠心吗？”

“我希望能够相信您说的话。这样，国王就不会因法兰西的财政匮乏而忧虑。这种亏损状态必须结束。”

托洛梅不动声色。隆巴公司转移资金是因为受到没收财产的威胁才开始的，而马里尼可能用这件事来证明他的措施正确。这是恶性循环。

“我发现，至少在这件事上，您也把我们生意上的事当作国家大事了。”那银行家回答。

“我觉得，我们在谈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托洛梅老板。”马里尼下了结论。

“当然如此，老爷……”

托洛梅站起身，走了一步。忽而，仿佛刚想起了什么事：

“桑区总主教老爷在城里吗？”他问。

“在。”

托洛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您比我遇到他的机会多，请阁下费心告诉他，我希望明天跟他谈一谈。什么时候都行，谈的内容他知道。我的意见对他是很要紧的。”

“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我不知道他跟您还有来往！”

“老爷，”托洛梅说着，鞠了一个躬，“开钱庄的第一条职业道德就是能保密。不过，因为您是桑区老爷的哥哥，

我可以告诉您，这跟他的财产，我们的财产以及我们亲爱的教廷的财产都有关系……”

说完，他走出了门，又不动声色地重复一句：

“请他明天就来！”

第六章　托洛梅赢了这一局

这一夜，托洛梅可以说一点没睡。“马里尼会不会告诉他弟弟？”他在思索，“总主教会不会对他承认他交到我手里的东西？他们会不会在夜里就得到国王的手令，赶到我的前边？或者，会不会商量好把我暗杀掉？”

托洛梅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怀着凄楚的心情想到他的第二祖国。他觉得他用劳动和金钱，出色地为第二祖国作出了贡献。他是在这里富裕起来的，他跟法国的关系比对他的故乡托斯卡纳还要紧密。他用他特有的方式真心诚意地热爱法兰西。再也不能在脚底下感到隆巴街的石板；正午再也听不到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再也呼吸不到塞纳河的水气；再也不能到资产者组织去开会，一旦丢掉这一切，会使他十分伤心。“我这么大岁数了，再到别处去重新建起家产……再说，会不会给我一条命让我重新开始呢？”

到天亮的时候，他才打了个盹，但又立刻惊醒了，因为有人敲门，院子里还有脚步声。他以为有人来逮捕他，就赶紧穿上衣服。一个仆人满脸惊异地进来：

“总主教大人在楼下。”他说。

“有谁跟他一起来？”

“四个穿着修士袍的仆人。不过，他们不太象教士会的圣职人员，倒象主教府的兵丁。”

托洛梅作了个鬼脸。

“把我书房的百叶窗打开。”

让·德·马里尼老爷已经登上了楼梯。托洛梅站在楼梯口等着他。身体单薄的总主教胸前挂着个金质的十字架，立刻与这位钱商狭路相逢了。

“先生，我哥哥昨晚给我传的那个奇怪的口信是什么意思？”

托洛梅把尖尖的肥手举起来，要他平静一些。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您这样不安，也不值得让您起动大驾。我本来想到总主教府去，那样对您更方便……请到我的书房去谈好吗？”

仆人已把屋里画有彩绘的百叶窗都拿下来，又在炉膛里添了劈柴。不久，火苗儿就劈劈啪啪地升起来。托洛梅给客人推过来一把椅子。

“您还带了随从来，大人，有这样的必要吗？”他说，“难道您还不信任我？您到这里来还有什么危险吗？我得说一说，您早就让我养成习惯，用另一种方式与您相交了……”

他努力显出诚挚的口气，不过，他那托斯卡纳的腔调却比平常更重。

让·德·马里尼坐在火炉前边，戴满戒指的手伸向火边。

“这家伙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对付我。”托洛梅心里想，“他兴师动众地到这里来，好象要把一切砸个稀巴烂，可是到了现在，他却要看看他自己的手指头了。”

“您这么急着要见我，使我心里很不安。”总主教终于说道，“我本来可以选个更合适的时间来看您的。”

“您已经选到这样的时候了，大人，您已经选到了……您还记得吗？您曾经从我这里接受两千里弗尔，作为……一些很贵重的东西的预付货款……这些东西是从圣殿骑士那里得来的，您委托我把它卖出去。”

“那些东西卖了吗？”总主教问道。

“卖了一部分，大人，一大部分。按照我们约定的，这些东西已经运出了法国，既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脱手……我等着给我送来帐单。我希望还能补给您一些余款。”

托洛梅那胖大的身躯稳稳当当地坐着，两手的指头叉在一起放在肚子上，天真善良地点着头。

“那么，您就不用留着我签了字给您的那收据了！”让·德·马里尼说。

他想掩饰他的不安，但是，他没有掩饰住。

“您不冷吧，大人？您的脸怎么那么白。”托洛梅弯下腰，又把一块柴放到火里。

接着，仿佛忘记总主教刚才的问题似的，他又说：

“大人，您对国务会议这个星期讨论的问题，有什么看法？难道人家真的要抢夺我们的家财，让我们倾家荡产，扫地出门，丢掉性命？……”

“我没有什么意见，”总主教说，“这是国家大事。”

托洛梅摇了摇头。

“昨天，我曾向国王助理阁下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觉得他并没有发现这个建议有什么好处，这真令人遗憾。因为王国没有钱，所以有人就要没收我们的财产。于是，大人，我

们准备提供一笔巨额贷款，来为王国报效。可是，令兄却对此装聋作哑。他没有对您提起过吗？这真令人遗憾，真令人遗憾！”

让·德·马里尼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

“对于国王的决定，我没有权力再来评论。”他说。

“这还不是决定哩。”托洛梅反驳道，“您能不能向国王助理再次说明一下：我们这些隆巴商人，连我们的性命带我们的金钱，都是属于国王的。既然有人勒令我们交出性命和金钱，我们还能保得住吗？人家要用武力夺走我们的财产，现在我们甘心情愿把金子献出来，为什么还对我们不理睬呢？大人，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想跟您见见面的。”

一阵沉默。让·德·马里尼一动不动，仿佛看着墙壁外头。

“您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托洛梅又说，“啊……对了，那张收据。”

“您把它还给我吧。”总主教说。

“大人，如果您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办呢？您想象一下……这种想象当然十分荒谬，不过，您想，如果有人想要您倾家荡产，而您却掌握着……一件东西……一个护符，就是这个玩意儿，一个护符！它能够让您避开破产的恶运……”

他走到窗户旁边，因为他听得院子里有声音。几个脚夫正搬箱子和几卷布匹。托洛梅下意识地估算这天运到他铺子里的货物的总价。接着他叹了一口气。

“对了……一个护符，可以避免破产……”他喃喃地说。

“您的意思是不是……”

“对了，大人，我的意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托洛梅毫不含胡地说，“这个收据证明您倒卖了圣殿骑士团的财物，而这些财物本来应当是国王保管的，这收据证明您贪污，您贪污了国王的财产……”

他正视着总主教，心里想：

“这一回，该说的都说了，就看谁先屈服了。”

“人家会把您看作我的同案犯！”让·德·马里尼说。

“那么，我们会一起在蒙特弗松的绞架上荡来荡去。”托洛梅冷静地回答，“反正，我决不会独自上绞架……”

“您是一个大无赖！”让·德·马里尼喊了起来。

托洛梅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总主教，大人，我也没有把当初圣殿骑士团供奉基督肉身的圣体显供台倒卖出手，我只不过是个商人。这个时候，咱们再谈一桩生意，看对您合适还是不合适。咱们说了半天，只有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不没收隆巴商人的财产，也就不会揭发您的丑事。如果我垮台，大人，您也得垮台，您地位高，跌得更重。而令兄，财产攒得太多，不可能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也会跟着您垮台。”

总主教站起来，他的嘴唇苍白，下巴、两手和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把收据还给我！”他拉住托洛梅的胳臂说。

托洛梅轻轻地挣脱开，说道：

“不还。”

“我把您给我的两千里弗尔还给您，”让·德·马里尼说，“卖得的钱也给您。”

“不行。”

“我再给您一些也值同样价钱的东西。”

“不行。”

“五千里弗尔！我给您五千里弗尔，买这张收据！”

托洛梅微微一笑：

“您到哪儿去拿这些钱？难道还要我借给您吗？”

让·德·马里尼握紧了拳头，又说一遍：

“五千里弗尔，我凑得出来，我哥哥会帮我的忙。”

“就让他按照我的要求来帮你的忙吧。”托洛梅伸出了手说，“只是我的一份，我就拿出一万七千里弗尔，送交国王的金库。”

总主教明白他必须改变策略：

“如果我让我的哥哥把您作为例外处理，您看怎么样？让您把财产带走，出钱买下您的不动产……”

托洛梅考虑了一会儿，人家让他一个人逃出恶运。任何一个清醒的人，听到这样的建议，考虑之后，都会认为只有拒绝才能增强自己的自尊。

“不行，大人。”他回答，“大家有什么命运，我也要遭受什么命运。我不愿意在别的地方重整旗鼓，也没有理由这样作。现在，我跟您一样，也在法国。我是国王的自由民。我愿意住在巴黎自己建造的这所房子里。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三十二年，大人，如果上帝允许，我也要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他又说：“另外，即使我想把收据还给您，我也还不出，那收据不在我手边。”

“您撒谎！”总主教喊道。

“没有撒谎，大人。”

让·德·马里尼抓住他胸前的十字架，使劲捏着，象要把它捏碎似的。他看看窗户，又看看门。

“您可以去叫您的警卫，您可以叫他们来抄我的家，”托洛梅说，“您甚至可以把我的脚放在壁炉里烤，就象您在宗教裁判所干的一样，您闹得满城风雨，臭不可闻，可是，不管我是死是活，您怎么来的还得怎么走，万一我死了，您要知道，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我在锡耶纳的家人已经得到了命令，万一我死于非命，他们就要把这张收据拿给国王看，拿给大贵族看。”

他那肥胖的身体里，心脏跳动得很快，汗水从他的胸前流下来。

“在锡耶纳？”总主教说，“您曾经对我保证过，说这个文件决不拿出您的保险柜。”

“从来没有拿出来，大人。我的家和我，就是一个整体。”

总主教屈服了，托洛梅就是在这时候，才感到他赢了第一局，目前的局势正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

“怎么样？”马里尼又问。

“大人，”托洛梅镇定地说，“除了刚才我对您说的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对您讲，您去找国王助理，趁还来得及，让他赶快接受我给他的献礼，不然的话……”

钱庄老板没有说完他的这句话，走到门旁边，把门打开。

就在当天，总主教跟他哥哥大吵一通。马里尼家的两兄弟在此之前，向来是配合默契的，这时突然面面相对，都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们的本性，一下子吵翻了。

国王助理把他弟弟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弟弟也厚颜无耻地辩解：

“您还有脸骂我！”他大喊道，“您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个被剥了皮的犹太人那里抢来的？是从哪个被烧死的圣殿骑士那里夺来的？我不过学您的样子罢了。我帮您干事帮够了，现在您也该帮帮我了。”

“如果我知道您是这种东西，我决不会让您当总主教。”昂盖朗说。

“您找不到任何人肯去惩罚大师！”

当然，国王助理明白，搞政治就得找些痞子结成联盟。不过，看到会影响他自己的家庭，他也吓坏了。一个肯出卖良心去换一顶主教帽来戴的人，当然也能贪污盗窃，卖主求荣。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情况就是如此……

昂盖朗·德·马里尼一怒之下，拿起迫害隆巴商人的法令草案，扔到火里去了。

“花了那么多力气，到头来一场空！”他说，“花费了那么大力气！”

第七章　古齐奥的秘密

在古齐奥的想象中，克莱塞仍是一个幸福的仙境：一片明媚的春天，树上长着嫩绿的叶子，莫尔德河上闪动着银色的水光。十月的一个上午，这年轻的锡耶纳人走在路上，不住地回头张望，看看是不是有弓箭手在盯梢。当他望见克莱塞城堡时，却寻思他是不是弄错了。他觉得秋天仿佛把那庄

院变得更小。“塔楼怎么这么矮？”古齐奥在心头自问，“只经过了半年，竟把记忆中的东西改变得这样大？”院子变成了一个泥泞不堪的水坑，连马蹄都陷下去了。古齐奥心想：“至少，不大可能到这里来找我。”他把缰绳扔给仆人。

“让他们把马刷一刷，再喂点料！”

庄园的门打开了，玛丽·德·克莱塞走出来。

她又惊又喜，一下子靠在门框上。

“她长得多美呀！”古齐奥想，“而且，她还在爱我。”这时，墙上爬着的壁虎他也看不见了，庄园的塔楼又象他记忆中的那样合乎比例了。

玛丽朝着房子里面喊：

“妈妈，古齐奥少爷来了。”

艾丽亚贝太太热情地欢迎这个年轻人，亲他的脸，把他搂在她那结实的胸前。古齐奥的形象经常在她睡梦中出现。她拉着他的手，叫他坐下，吩咐人给他拿来苹果酒和肉馅饼。

古齐奥满心喜欢地接受了这些欢迎，用他早已考虑好的话说明来意。他到诺夫勒来整顿一下管理不善的分店，这里的伙计们不能按时把债款追索回来……艾丽亚贝太太马上心里不安了。

“您原来给了我们一年的期限，”她说，“冬天以前，收成很不好，我们还没有……”

古齐奥已经飘飘然、糊里糊涂了。克莱塞城堡的人既然是他的朋友，他当然不允许别人找他们的麻烦。只不过，他想起他们曾邀他来这里小住……艾丽亚贝夫人听到这话很高

兴，“附近地区再也没有比这里更舒服更美丽的乡村住宅啦。”她发誓诅咒地说。古齐奥叫人把仆人马上驮着的衣箱拿过来。

“衣箱里有几块布料……我希望你们能喜欢。”他说，“至于彼埃尔和让，我给他们带来了两只调教好的猎鹰，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帮他们更好地打猎。”

衣料、花边、猎鹰，让全家人乐得发昏，他们又嚷又笑，千恩万谢地接受了。彼埃尔和让的衣服上仍发着一股浓重的泥土、马匹和猎物的气味。他们向古齐奥提了一大堆问题。在这漫长的秋日，他们正过得百无聊赖，这位伙伴却奇迹般地突然出现，比第一次来时更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好象是结识很久的老交情了。

“咱们的朋友波特弗律主教现在怎么样了？”古齐奥问。

“他还在想尽办法敲诈勒索，可是不到我们这里来了，感谢上帝……也要感谢您。”

玛丽悄悄地走进屋来，俯身把火拨旺，或者把吊着幔子的木板上铺上新鲜的稻草，她的两个哥哥就在这里睡觉。她一句话也不说，但不时地看着古齐奥，一旦没有别人时，古齐奥就抓住她的胳臂，把她拉到身边。

“在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想起我们往日的幸福吗？”他说。这句话是他从新近读的一本骑士小说上背下来的。

“啊，是的，先生，”玛丽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不管你离我多么远，我仿佛总看到你还在我身边。我什么都没有忘记，我的爱一点儿也没有减弱。”

他找个托辞，说明他一连六个月没有来，也没有捎来一点消息的原因，但是玛丽一点也没有埋怨他，这使他很惊奇，玛丽还因为他来得比她预料的还要早在感谢他哩。

“您曾经说过年底才来取利息，”她说，“我也不希望您来得更早。不过，您即使不来，我也要等您一辈子。”

当初古齐奥离开克莱塞的时候，微微带着点儿遗憾，因为他那件风流韵事还没有作圆满。说良心话，这几个月他很少想起这件事。然而，他却又找到了这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就象一棵树一样，从春到夏，长得更加繁茂了。

“我的运气多么好！”他暗自想着。“她本来可以把我忘记，去嫁别人的……”

天生薄情寡义的男人，尽管表面上多么自命不凡，在爱情上往往是凡夫俗子，因为他们总按自己的逻辑去想象别人。古齐奥未费吹灰之力就引起了这样顽强又这样不同一般的感情，他觉得又惊又喜。

“我也是这样，玛丽。我一直觉得您就在我身边，任何人也不能让我们分离。”他说着，表现出撒一个弥天大谎的全部热情。

他们俩面面相对，都十分激动，都为他们的言语和动作感到窘困不安。

“玛丽，”古齐奥又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整顿分店，也不是为了讨债，我是专为您来的，对您，我什么都不能隐瞒。如果瞒您就对不住您我之间的爱情。我托付给您的秘密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也关系到我自己的性命……我叔父和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委托我把这些手抄文件藏到可靠的地方，这牵涉到国王的命运，也牵涉到他们的身家性命……

这个时候，肯定有几个弓箭手在追捕我。”

他说得收不住嘴，又把他这人的重要性吹嘘了一通。

“我有二十多个地方可以藏身，不过，玛丽，我还是到您这里来了。我的性命就取决于您是不是守口如瓶了。”

“我的性命就取决于您了，少爷。”玛丽说，“我只相信上帝和第一个把我搂在怀里的人。我的生命也就是您的生命，您的秘密也就是我的秘密。您要瞒着我就瞒着，您要不说我就不说，我死，这个秘密也就死了。”

一层眼泪蒙上了她那深蓝色的眼睛。

“我要藏的东西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还没有两个手掌大，”古齐奥说，“这里有地方吗？”

“也许……在以前的蒸汽浴室里有一个炉子……”她回答说，“不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在教堂里。明天早上我们去。我的两个哥哥一清早就出门去打猎。明天，他们走后，我的母亲也马上走，她要到城关地区去。如果她要带我去，我就说我喉咙痛。您也假装多睡一会儿。”

古齐奥住在二楼，在他住过的那间干干净净但是很冷的房间里，他睡下了，身边放着匕首，铁皮盒子压在头底下。他不知道此时马里尼家的两兄弟已见了面，并且吵了个一塌糊涂，迫害隆巴商人的那张法令早已化成了灰。

克莱塞兄弟出发时他被惊醒了，他走到窗户旁边，看到彼埃尔和让骑着驽弱的小马，从门廊走出去，拳头上架着猎鹰。接着，门响了。过了一会儿，艾丽亚贝夫人牵着一匹老得走不动的灰骡马也走了出去，身后还跟着那个瘸腿的仆人。这时，古齐奥穿上靴子，静心等着。

又过了一会儿，玛丽在一楼叫他。古齐奥下了楼，把铁

盒掖到衣服下面。

小教堂是个圆顶的小房间，就在庄园的里边，朝东，墙已经用石灰刷白了。

在传道者圣让①的一个相当粗糙的木雕像前面有一盏油灯，克莱塞一家长子的教名就是让。玛丽在那盏油灯上点亮了一支蜡烛。

她把古齐奥领到祭坛那面。

“这块石板可以掀起来。”她指着一块不大的方石板说。那块石板上还带着一个生锈的铁环。

古齐奥很费力地挪动了那块石板。借着蜡烛的光，他看到一个脑壳头和几块碎骨头。

他赶紧用手指作出犄角的模样，问道：

“这是谁？”

“一个祖先，”玛丽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古齐奥把那铁皮盒子放到洞里，放在那个白森森的头盖骨旁边。

“我们的秘密封存在上帝旁边了。”玛丽说。

古齐奥把她搅在怀里，想亲亲她。

“不行，不要在这儿，”她用恐惧的口气说，“不要在教堂里。”

他们又回到了起居室，一个女仆正把早饭用的牛奶和面包摆在桌子上。古齐奥背靠着壁炉，一直到女仆走了出去。这时，玛丽走到了他的身边。

---

①通常译作圣约翰，此处用《法汉译名手册》规定的标准译名。

他们手拉着手，玛丽把头放在古齐奥的肩膀上，她就这样待了许久，来熟悉、猜测这男人的身体。在她和上帝之间早已决定了，她将来是属于这个人的。

“即使您将来不能爱我，我也要永远爱您。”她说。

接着，她走过去，把热牛奶倒在小盆里，把面包掰碎放在里面。她的每个动作都显示出她十分幸福。

四天就这样过去了。古齐奥陪着两兄弟去打过猎，他在这方面并不笨拙。他也到诺夫勒的分店去了好几次，显得他住在这里有正当的理由。有一次，他遇见了波特弗律主教，这主教认出了他，并且很殷勤地对他行礼。这倒使古齐奥放下心来。如果当真颁布了迫害隆巴商人的什么法令，波特弗律就不会对他这么客气了。“如果日后他要来逮捕我，”古齐奥心里想，“我带来的金子也可以往他手里塞一些。”

艾丽亚贝夫人并没有显出来已经怀疑她女儿跟年轻的锡耶纳人之间有什么事儿，一天晚上，古齐奥无意中听到女主人跟她小儿子的谈话，更确定了这一点。当时他正在楼上他的房间里，艾丽亚贝太太跟彼埃尔·德·克莱塞在大厅的炉火旁边谈话，声音顺着壁炉传到了上面。

“古齐奥不是贵族，这真让人遗憾，”彼埃尔说，“他跟我妹妹倒是一对儿。他长得漂亮，受过教育，在社会上也有地位……我想这事倒可以考虑考虑。”

艾丽亚贝太太不赞成这个建议。

“绝对不行！”她喊起来，“钱让你昏了头，我的儿子。我们现在虽然家境败落，可是我们出身高贵，完全有权利结一门更好的亲事。我决不把我的女儿给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况且，他连法国人都不是。这个小少爷，当然了，很招人

喜欢，可是他别打算向玛丽献殷勤，我要来管一管这事……一个隆巴商！况且，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层。要不是我已经人老珠黄，我对你说吧，他会看上我而不会看上她。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在这里住着不走，就象树上接上了个枝儿似的。”

女主人想入非非，古齐奥觉得好笑，但是她鄙视他的出身和职业，却很伤他的自尊。“这些人向您借钱吃饭，赖了帐不还，还要把您看得还不如乡下佬。好太太，要是没有我们隆巴商人，您的日子怎么过？”古齐奥越想越气，“好哇，您就试试把您的女儿嫁给一个大老爷吧，您看看她答应不答应。”

但同时，他也觉得非常自豪，因为他勾引上了一个贵族家的女孩儿。就是在这天晚上他决定要娶她，不管会遇到什么障碍，他都要达到目的。

吃下一顿饭的时候，他一边看着玛丽一边想：“她是我的，她是我的。”整个的脸，那扬起来的美丽的睫毛，半开半闭的嘴唇，都仿佛在对他说：“我是您的。”古齐奥不禁想：“别人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第二天，古齐奥在诺夫勒接到他叔叔捎来的信，告诉他危险暂时过去了，要他立刻回来。

年轻人不得不说要办一件重要的事，非回巴黎不可。艾丽亚贝太太、彼埃尔和让显得极为惋惜。玛丽什么也没有说，继续绣她的花。可是当她单独跟古齐奥在一起的时候，就露出了伤心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古齐奥会有危险吗？

他让她放心。相反，由于他经营奔走，由于她帮了忙，

那些想葬送意大利金融家的人都被打垮了。

于是，玛丽痛哭起来，因为古齐奥要走。

“您要离开我了，”她说，“这就跟我要死了一样。”

“我还要来，一有可能马上就来。”古齐奥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使劲亲着玛丽的脸，隆巴商人的公司得救，他只有一半高兴，他倒宁愿危险继续存在。

“我还会来，美丽的玛丽，”他又说一遍，“我向您发誓，因为我除了您之外，在世上没有别的愿望。”

这一次，他的确是诚心诚意。他来的时候不过是找个藏身之处；走的时候心里却有了爱情。

因为他的叔叔在信里并没有提起藏好了的文件，古齐奥就假装以为叔叔要把文件留在克莱塞。这样，他为下次再来打点好了借口。

第八章　蓬圣马克桑斯会猎

十一月四日，美男子菲利普要到蓬圣马克桑斯的树林里去打猎。头一天，他跟他的侍从长雨格·德·布维尔和秘书马亚尔以及几位家人亲属在克莱尔蒙的宫堡过夜，离会猎地点只有二里路。

国王仿佛松弛了一些，很久以来人们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好脾气。国事的间隙他可以休息休息。隆巴商人提供的贷款使国库充裕了一些。随着冬天到来，香槟省以及弗兰德各团体的贵族们造反的活动也渐趋平息。

夜里下了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太早，似乎还

没冻结实。清晨的寒气把白粉似的雪花牢牢地粘在田野和树枝上，形成了一片银装素裹的冰晶世界。

寒冷的空气里，纷纷扬扬飘着棉絮般的雪花，再加上人喊马嘶狗吠，闹哄哄地乱成一团。

隆巴跟着主人的坐骑快步跑着。虽然它是只猎兔狗，但是为了它自己的好处，也参加了这次猎鹿的活动，并且常把鼻子放到路上嗅着。猎兔狗之所以珍贵，是因为眼力好，跑得快，但嗅觉却出名的不行。而这条狗的鼻子却象普瓦梯埃狗那么灵。

各路人马在林间空地上会齐，在马嘶狗吠和鞭子叭叭的响声中，国王用了好长时间察看他那一群出色的猎狗，打听下崽的母狗的情况，并且还跟他的狗说话：

"噢，我的伙计们！嗨嗨，好样儿的！嗨，嗨！"

猎师们来向他报告，已经把好几头鹿赶到树林里了，其中还有一头六七岁的大鹿，据管猎犬的仆役说，这头鹿长着十二个叉角，是树林当中能遇到的最高贵的野兽。另外，这头鹿好象还是从一个树林到另一个树林游荡的雄鹿，非常强壮，凶悍不驯。

"就打这一头吧！"国王说。

狗都放开了，被领到有折断树枝的地方，开始搜寻。猎人们四散分开，到了可能出现鹿的地点。

"看到了！看到了！"不一会儿，听到了喊声。

看到那头鹿了。树林里响起一片狗叫声，猎角声和人马奔跑，折断树枝的声音。

通常，鹿一旦被发现，总要在树林里绕着圈子，把踪迹弄乱，找一个更年幼的鹿来骗过猎狗的鼻子，然后再回到围猎场来。

可是这头鹿却让大家吃惊，它并不躲藏，却径直向北方跑去。它感觉到了危险，于是本能地向远处的阿登树林跑，显然它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它就这样领着猎人们跑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并不加快步子，刚好保持着猎犬与它之间的距离。后来，它感到猎犬队的力气不支了，就突然加快了速度，一下子不见了。

国王很兴奋，从树林间穿过去，想超到前边，赶到树林边上，从鹿跑出来的地方在平地上截住它。

然而，打猎的时候，情况变化得再快不过，刚才还觉得离猎犬只有一百突瓦兹远，别人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一会儿之后，竟然只剩了一个人，周围一片静寂。密密丛丛的参天大树中间，刚才还叫得山响的猎犬队现在忽而销声匿迹，而同伴们也不知被哪位仙人或巫师变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是这一天，声音在空中传得不远，天寒地冻，气味传不出来，猎犬追踪起来很困难。

国王迷了路，他仔细打量着一块白皑皑的平原一直伸展到天际，草场，矮矮的树篱，场院上的小茅屋，村子里的屋顶，起伏绵延的树林，一切都盖上了一层洁白无瑕闪闪发光的棉被。太阳透过了云层。

国王忽然觉得他是世界以外的一个陌生人，他在马鞍上觉得一阵昏眩，摇晃了一下。不过，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身体强壮，力量从来没有衰竭过。

他最关心的是要弄清楚那头鹿是不是从树林里跑出来了。他让马迈着慢步，沿着树林的边沿走，想在地上辨明那牲畜的脚印。“在雪地上，很容易看清楚。”他想。

他看到一个农民在不远的地方赶路。

“喂！汉子！”

那农民转过身，朝他走来。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乡下人，腿上戴着粗帆布的护腿套，右手拿着一个粗木棒。他脱下便帽，露出花白的头发。

“你看到一头很大的鹿跑过去了吗？”国王问他。

那人点点头回答道：

“嗯哪，陛下，您说的那头动物刚才从我的鼻子底下跑过去了，它已经筋疲力尽，舌头都拖了出来。准是您要打的那头动物。象它那个样子，您用不着再跑很远，它在找水，您到水塘旁边就会找到的。”

“后面有猎狗在追它吗？”

“没有猎狗，不过，您顺着它走的路，朝着那棵高大的山毛榉走，就会追上它。它到水塘去了。”

国王有些惊奇。

“你这个模样象是对这个地区很熟，也很爱打猎。”他说。

乡下人很开心地笑了，他那棕黑色狡黠的眼睛盯着国王。

“我熟悉这个地区，打猎我也略懂一些。”那人说，“我还祝愿上帝赐福给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王，让您长享快乐。”

“你认识我吗？”

那个人又点了点头，很自豪地说：

“您以前来打猎的时候，我曾经见过您。还有您的兄弟瓦卢瓦老爷，他曾来领地，给一些农奴发放自由民的身份。”

“你是一个自由民？”

“托您的福，国王陛下，我生在农奴之家，现在是自由民了。我能写会算，如果需要，我还能拿个铁笔来算帐哩。”

“你得到自由高兴吗？”

“高兴，……当然高兴。也就是说，我们觉得生活变了个样儿。幸亏您公布了这个法令，我们时常说起上面的条文，就象我们在世间的祈祷一样：‘让所有依照我主上帝的形象所创造出的生灵，依据自然的权利都获得自由……’当时我们本以为我们今生今世跟牲口一点也没有不同，听到这法令当然高兴。”

“你为赎身付了多少钱？”

“六十三里弗尔。”

“你当时有这么多钱吗？”

“那是我干了一辈子的积蓄，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烈，树林里的安德烈，人们就这么叫我，因为我就住在树林子里。”

国王平素为人行事一点也不大方，这时却很想送这人一点东西，不是给他一种施舍，而是送给他一件礼物。

“好好地作国王的臣仆吧，树林里的安德烈。”国王对他说，“把这个拿着，留作纪念。”

他把猎角给了他，那是一件用象牙雕成的美丽的工艺品，上面还镶着金子，这东西的价值比那人付的赎身金还要多得多。

那农民又感动又高兴，手都发抖了。

“噢！这个……噢！这个……”他喃喃地说，“我把它

放在圣母的塑像底下，来保护我们家宅平安……愿上帝保佑您，陛下。”

国王走开了。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在杳无人迹的田野上，一个人跟他谈过话，而这个人，由于他的睿智，获得了自由并且感到幸福。多少年来操持政务的积劳一下子轻松了。他把国王的事务，处理得一直很好。“高居于王位之上，知道得很清楚要打击谁。”他心里想，“但是要办的好事是不是办成了，谁真受了益就不清楚了。”从他臣民的最低层对他发出意料之外的赞颂，对他来说比宫廷里所有阿谀之辞都珍贵，更使他高兴。

“我本来可以把解放农奴的法令扩大到所有的管辖区……我刚才见到的这个人，如果从年轻时就受教育，说不定能成一个比很多人还要称职的主教或城市的行政长官哩。”

他想到所有的树林里的、山谷里或草地上的安德烈，田野上的让一路易，村里或园子里的雅克，他们的孩子们，从小在农奴的条件下生活，却给王国组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我要跟昂盖特一起再次执行那项法令。”

这时，他听见右边有“汪、汪”，喑哑而短促的叫声。他听出了隆巴的声音。

“好样儿的，我的伙计，好样儿的！追上去，追上去！”他喊道。

隆巴已经找到了踪迹，正顺着一串脚印往前跑，鼻子在地上嗅着。并不只国王一人在打猎时迷了路，其余的人也迷失了。一想到要独自一人跟心爱的狗打到一只有十多个杈角的大鹿，美男子菲利普象年轻人一样觉得兴奋。

他放马奔驰，忘掉了时间，穿过田野和山谷，越过坡坎

和篱障，一直跟着隆巴。他觉得很热，汗顺着脊背流下来。

突然，他瞧见黑乎乎的一团东西在白茫茫的原野上奔逃。

“看见了，”国王大喊，“向前冲，我的隆巴，向前冲！”

这正是要打的那头鹿，一头健壮的黑色动物，肚子是驼色的。它跑得已不象围猎开始时那样轻快，从脊梁骨上已看出那农民所说的疲乏迹象。它有时停下来，朝右望一望，然后再沉重地向前逃去。

隆巴叫得很凶，直向前跑，跑了很长一段路。

这头大鹿的角引起了国王的注意，有个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光，又熄灭了。这头鹿完全不是很多传说都提到的那种神奇的动物，就象圣雨贝尔打的那头鹿一样，不知疲倦，额头上带着一个表示宗教的十字①架。而这头鹿只是一头力气用尽的大个子野兽，被围猎时毫无机谋，吓得直往前跑，现在，马上就要陷入重围了。

隆巴就在鹿的腿后紧追，那鹿窜进了一个山毛榉小林子，再也不出来了。不久，隆巴发出的叫声又长又尖，愤怒之中还夹着些威胁。猎狗把野兽围住时就是这样叫的。

国王也进了小树林，太阳的光线穿过树枝照射进来，一点也不热，只是把雪地照得映出粉红色。

国王站住，抽出短剑的手柄。他感觉到在两腿之间马的

---

①圣雨贝尔，生活在七世纪。据说他在猎一头鹿时，发现在鹿角上出现了一个基督受难的十字架，这个奇迹坚定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后来，成了猎人的保护神，节日在11月3日。

心脏在跳动。他本人也气喘吁吁，大口地呼吸着凛冽的空气。隆巴还不停地叫。那只大鹿就在那儿，背靠着一棵树，低着头，鼻端几乎碰到了地。身上汗气蒸腾，顺着毛往下流。在它那杈杈椏椏的角上，仿佛挂着个十字架，稍稍有些歪斜，闪闪发光。这只是国王刹那间的幻觉，但他的惊异立刻变成极端的恐怖，因为他的身子仿佛不听使唤了。他想下马，但是脚离不开马蹬，两条腿变成了两个石头的靴子。两只手也麻木了，放开了缰绳。他想喊，但喉咙里出不来一点声音。

那头鹿仍旧拖着舌头，用惊恐的大眼睛望着他。那个十字架隐没了，又闪了出来。树木，土地，世上的一切在国王的眼前都改变了形状，他觉得脑袋仿佛惊天动地炸裂了，接着，完全陷入了黑暗。

过了一会儿，别的猎手们赶到时，发现法兰西的国王在他的马蹄边躺着，隆巴继续朝着那只游荡的大鹿吠叫，鹿的杈角上挂着两个枯枝，显然是在哪个矮树丛中钩住的，上面结着的冰壳在太阳光里闪闪发亮。

人们已经没有功夫管那头鹿了。枪手们叫住了猎犬的时候，它就又跑了起来，由于休息了一会儿，力气又恢复了一些，身后只跟着几只发起性儿来的狗，它们会跟着它一直追到深夜，或是把它逼到水塘去淹死。

雨盖·德·布维尔俯身看着美男子菲利普，喊道：

“国王还活着。”

人们用剑就地砍了两棵幼树，在中间绑上腰带和斗篷，作成一个临时的担架，让国王躺到上面。国王一动不动，只是恶心，翻肠兜肚地呕吐，象是塞呛了的鸭子似的。他的眼睛

暗然无神，半睁半闭。

人们就这样把国王抬到克莱尔蒙宫堡，半夜里，他部分恢复了知觉，有了说话的能力。当时叫来的医生给他放了血。

布维尔看守着他，他对布维尔说的第一句依稀可辨的话就是：

“十字架……十字架……”

布维尔以为国王要祈祷，就去给他找来了一个基督受难象。

接着美男子菲利普说：

“我渴。”

到了早晨，他结结巴巴地要人把他抬到枫丹白露去，他本是那儿出生的。正象教皇克莱芒第五一样，感觉到死亡临近，就要回到他的出生之地。

人们决定让国王走水路，免得晃动得太厉害。人们把国王安置在一个大型的平底船上，沿着瓦兹河顺流而下。家人，仆役，警卫的弓箭手坐着别的船跟在后面，或是骑马沿着河岸走。

这奇怪的行列还没有到，消息早就传出去了。沿河的居民跑来，想看一看这座高大的塑像一蹶不起。农民摘下了帽子，就象祈求丰年的宗教行列经过他们的田地一样。经过每一个村子时，弓箭手们去找几个烧炭的烤火炉，放到船上暖一暖国王周围的空气。天空一片灰白，沉重的云雾象要下雪。

伏里亚尔亲王在瓦兹河湾上管辖着一块领地，他从庄园赶来向国王问安。国王只是低了低眼睛来回答他的敬礼。他发觉国王脸上已有不祥之色。当年这位大力士，只要在对手

肩膀上略压一下，就能让两个军人退避，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天黑得很早，人们在船头点起了几个大火把，红色的火苗跳动着，照耀着河岸，这一队人马在漆黑的夜里仿佛从一个布满火把的岩洞中经过。

走到了塞纳河的汇口处，从这里又到了普瓦西。国王被抬到城堡里。

他在那儿住了十多天，身体终于有些恢复。又可以说话了，又可以站起来了，然而动作还很僵硬。他坚持要到枫丹白露去，并且十分固执地要人把他搀到马上，于是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埃松。然而在这里，他不得不下马。他已经力不从心了。

最后一段路他坐上了驮轿。雪又下了起来，马蹄踏在雪上，声音很轻。

全体宫廷人员已经在枫丹白露聚齐，城堡里所有的壁炉都烧起了火。

国王进门的时候，喃喃地说道：

"太阳，布维尔，太阳……"

第九章　王国上空一片阴霾

十二三天以来，国王象个迷途的旅人一样心神不定。有时候，尽管他很快就感到疲劳，但仿佛他又恢复起了日常的工作，又关心王国的事务，要查核帐目，迫不及待地要人把信件法令等交给他签阅。对于签阅文件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过这

么大的兴趣。接着，又突然陷于呆痴迟钝，很少说话，即使说，也不相连贯，毫无目的。他用无力的手摸摸额头，手指头已很难弯曲。

宫廷里人说他已经神不守舍。实际上，他已经开始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四十六岁的人，只病了三个星期，就变成了一个面孔瘪缩的老人，在宫堡的一间房子里过着半死半活的日子。

他总是渴得难受，总要喝水。

医生们说他已不能康复。星相学家马丁用谨慎的措辞预言月底一位西方的君主将会遇到大凶之事，再则这种不祥又正好与一次日蚀巧合在一起。马丁大师写道："到了此日，王国上空将有一片阴霾。"

一天晚上，美男子菲利普又突然觉得脑袋要裂开似的，又仿佛沉入黑暗之中，就象他在蓬圣马克桑斯遇到过的一样。这一次，既没有鹿也没有十字架，只有一个衰弱的硕大身躯躺在床上，对于人们忙碌着对他的照顾毫无知觉。

当他从昏厥中醒来时，自已也不知他失去意识的时间是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他首先能够分辨的就是在一个窄窄的黑圈儿上有一大块白，这个东西正俯身对着他，跟他说话。

"啊！雷诺修士，"国王微弱地说，"我认得您……我觉得您的周围都是雾气……"

接着，他立刻又说：

"我渴。"

普瓦西的多明我会修士雷诺，用一点圣水润了润病人的嘴唇。

“通知彼埃尔主教了吗？他来了吗？”国王又问。

垂死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总要回忆起遥远的过去。国王在最后的几天一直想着要把他儿时的一个伙伴叫到他的床头来，那就是彼埃尔·德·拉第耶，夏龙地方主教，也是国务会议的成员。国王的这个愿望引起了大家的疑问，纷纷猜测是否有暗藏着的原因，其实人们本来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记忆障碍罢了。

“是的，陛下，已经派人去通知了。”雷诺修士回答。

他确实曾派了一个骑马送信人到夏龙去，但去得越晚越好，他希望那位主教不要按时到来。

因为雷诺修士自有重要角色要扮演，他不希望任何别的神职人员来分沾他的利益。国王的忏悔神父实际上同时就是全法兰西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他们的良心问题时常与重大的机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是权力无边的君主，也没有法子按他自己的意思选他的一个朋友来主持他大行的仪式。

“您刚才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是吗，雷诺神甫？”

雷诺神甫的下巴完全缩到肉里去了，精神专注地睁着眼，他目前的职务就是在执行上帝意志的掩盖下，从国王这里得到活人们希望从他那儿得到的东西。

“陛下，”他说，“您留下的王国事务都已安排得有条不紊，上帝是会感激您的。”

国王待了一会儿，没有回答。

“雷诺修士，我已经忏悔过了吗？”他问。

“当然忏悔过了，是前天作的。”多明我会的修士回答，“您作的忏悔非常好，得到了我们大家的赞颂，也会得到您所有臣民的赞颂。您说您向臣民收取的赋税太多，特别是

也向教会抽了税，您非常后悔，您还说您没有要求宽恕那些由您的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您很后悔，因为信仰和上天的公正也应该得到尊重。”

大法官提高了声音，为了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清。

“我说过这些话？”国王问。

他已经不知道了。是他真的说过这些话呢，还是雷诺神甫正在给他编造一个所有的大人物都应该有的，有教育意义的临终场面？他只喃喃地说了一句：

“被判死刑的人……”

“您应当把您最后的意愿告诉我们，陛下。”雷诺修士坚持地说。

他闪开了一点，国王看到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

“唉！”他说，“我认出来你们了，你们都到这里来了。”

他还能这样清楚地分辨相貌仿佛真是件怪事。

这些人都在他的周围。他的保健医生，他的侍从，身体魁伟的兄弟夏尔；另一个兄弟路易稍稍靠后一些，低着头；他的秘书马亚尔，唯一坐着的人，在靠着床榻的一个小桌子旁边……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那么静寂，那么模糊，真好象在一个非真实的永恒之中一下子停止了。

“是的，是的”，他又说一遍，“我都认出来你们了。”

远处站着一个大个子，他的头比所有人都高，那是罗贝尔·德·阿尔杜亚，他那位爱吵闹的亲戚……一个高个子妇人站在远处，象个接生婆那样挽着袖子……看到马奥伯爵夫人，国王想起了被判了罪的几位王妃……

“教皇选出来了吗？”他问。

“没有，陛下。”

在他已经枯竭的脑子里，很多问题乱七八糟纠缠在一起。

每一个人大概都以为世界跟他本人是同时诞生的，所以在生命，世界尚未完成时就不得不舍弃的时候，表现得万分痛苦。一个国王更是这样。

美男子菲利普用眼睛找寻他的长子。

路易·德·纳瓦尔，菲利普·德·普瓦梯埃，夏尔·德·法兰西都站在床头，肩并着肩，在他们生身之父弥留的床前，他们仿佛联结在一起了。国王仰起头，看着他们。

“路易，好好掂量掂量……掂量掂量……”他喃喃地说，“当法兰西国王的沉重责任……要尽早地了解您的王国的情况。”

马奥伯爵夫人想靠近一些，人们猜得很清楚，她要从临死的人这里要求什么样的原谅和宽恕。

雷诺修士向瓦卢瓦伯爵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老爷，您来干涉一下吧！”

现在路易·德·纳瓦尔就是法兰西的国王了，人人皆知瓦卢瓦完全控制着他，所以瓦卢瓦老爷的权威大大增长。大法官求助于他就是求助于真正的君主。

瓦卢瓦站在床和马奥伯爵夫人的中间，拦住了她的路。

“我的兄长，”他问，“您在1311年立的遗嘱上，还有什么改动吗？”

“诺加莱已经死了。”国王回答。

瓦卢瓦朝着大法官悲伤地点了点头，那大法官也伤心地摊开手，仿佛是表示他们不该期望得过多。不过，国王马上又说：

“他是我遗嘱的执行人。”

“那么，我的兄长，您可以再口授一个追加遗嘱，重新任命遗嘱的执行人。”瓦卢瓦说。

“我渴。”美男子菲利普喃喃说道。

人们又在他的嘴唇上放了些圣水。

瓦卢瓦又说：

“我估计，您一直想让我来监督执行您的意志。”

“当然了……还有您，路易，我的兄弟。”国王一边说，一边看着埃弗勒伯爵。

马亚尔早已经开始记录了，他小声宣读着王家遗嘱惯用的套语。

除了路易·德·埃弗勒，国王又指定了几个遗嘱执行人。他的眼白已经浑浊，然而眼睛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随着眼睛转动，在周围遇到谁的脸就任命谁。就这样，他任命了菲利普·勒·孔威尔，彼埃尔·德·布尚里，这人是他二儿子的近亲，还有雨格·德·布维尔。

这时，昂盖朗·德·马里尼挤上前来，让他那胖大的身子正好能让垂死的人看见。

国王助理知道，两个星期以来，夏尔·德·瓦卢瓦不断地向已经衰弱的国王抱怨，并且总进谗言：“我的兄长，就是马里尼才让您不得安生……就是马里尼才让人盗用了国库的资金……就是马里尼出卖了与弗兰德的和平，使王国丢了脸……就是马里尼劝您烧死了圣殿骑士团的大师……”

美男子菲利普会象一个明智的人所预计的那样指定马里尼作为他的一个遗嘱执行人，从而证明在死后也对他信任吗？

马亚尔举起鹅毛笔，看着国王。可是，瓦卢瓦赶紧说：

“我的兄长，我估计，数目已经够了！”

他威严地向马亚尔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名单已经完了。马里尼很失望，握紧拳头放在腰带上，提高了声音说道：

“陛下！……我一向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要您把我推荐给您的儿子。”

这两个敌手，瓦卢瓦和马里尼，他的兄弟和他的首相都在争夺他的宠信。国王犹豫了一会儿。他们都为自己想得很多，然而却完全没有想到他！

“路易，”他疲乏地说，“既然马里尼证明他一直忠实，就不要损害他的利益。”

于是，马里尼明白，诽谤已经起了作用。面对这样明显的抛弃，他想美男子菲利普也许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然而，马里尼也知道他掌握着的权力。他手中握着行政权、财务权以及军队，就是他，了解“王国的情况”。没有他，别人就无法发号施令。他交叉着双臂，抬起他那肥厚的下巴看着床那边的瓦卢瓦和路易·德·纳瓦尔，而在床上，他这一代的君主正在咽气。他仿佛对以后的统治完全不信任。

“陛下，您还有别的意愿吗？”雷诺修士又问。

雨格·德·布维尔在快要烧完的烛台上又插上一支蜡烛。

“为什么这么暗？”国王问道，“还是深夜吗？天还没有亮？”

虽然是大白天，但有一片不正常的，使人忐忑不安的阴影很快笼罩了整个宫堡。预言中的日蚀已经开始，现在已经

到了全蚀时分，法兰西王国的上空一片阴霾。

“我把我的女儿以前送我的这个戒指送还给她。”国王突然说道，“上面镶着一颗人们叫做樱桃的红宝石。”

他停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

“彼埃尔·德·拉第耶到了吗？”

因为没有人回答，他就继续说：

“我把美丽的祖母绿宝石送给他。”

他继续给各个教堂留下了遗赠，他给布洛涅的圣母院留了遗赠，因为他的女儿在那里举行的结婚典礼。他给图尔的圣马丁教堂几朵金质的百合花，给圣德尼教堂“一笔一千里弗尔的赠款”。这两处他说的很准确。

雷诺神甫俯下身对着他的耳朵说：

“陛下，不要忘了我们普瓦西隐修会的长老。”

美男子菲利普的脸上，人们看到闪过一种厌烦的表情。

“雷诺神甫，”他说道，“我把我亲手注释的美丽的圣经送给您的修道院，这一定会有用，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法兰西国王所有的忏悔师都是如此。”

那位大法官，虽然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倒还能够掩饰住他的失望。

“给普瓦西圣多明我会的修女们，我遗赠圣殿骑士团的大十字架，我的心也在上面。”

国王结束了他遗赠的名单，马亚尔又高声朗读了一遍补充遗嘱，他读到最后几个字：“立嘱人国王。”瓦卢瓦把王位的继承人拉到他身旁，并用手使劲抓住他的胳臂说道：

“您再添上一句：‘纳瓦尔王同意’。”

美男子菲利普低下了头，用几乎看不出的动作表示甘心

情愿。他的统治结束了。

得扶着他的手，让他在羊皮纸上签名。

他低声问到：

“完了吗？”

没有，法兰西国王的最后一天还没有完。

“陛下，现在请您来行王家的奇迹。”雷诺神甫说。

他让在场的人退席，让国王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这不许外人旁观，只跟王族的人有关系，老王来行治愈瘰疬病的奇迹。①

美男子菲利普仰面倒在垫子上，呻吟着说：

“雷诺修士，您看世界还有什么价值。法兰西的国王竟成了如此模样。”

就在他要死的时候，人家还要求他再作努力，把这种真实或是假设的能力传给他的继承人，让他能够消灾免疫。

倒不是美男子菲利普念那奇迹的祈祷文，念祷词的是雷诺修士。路易·德·纳瓦尔跪在他父亲的身旁，他用两只很热的手拉住国王那冰凉的手，秘密接受了继承权。

这个仪式作完了，宫廷人员又进了屋，雷诺神甫开始念临终的祈祷。

宫廷人员重复祷词中的一节：“交到您的手中，上帝……②上帝，我把我的灵魂交到您的手中……”这时，门开了，国王儿时的朋友，彼埃尔·德·拉第耶主教到了。大家都

---

①在法国和英国有这样的习俗：新王加冕时老王摸一下就表示他的一切瘰疬病都治好了。

②原文为拉丁语：in monus tuas, Domine.

转过眼来看他，嘴里都还念着祈祷文。

“在您的手中，我的上帝①……”彼埃尔主教也跟大家一起念。

人们又回身看那床，喉咙里的祈祷都停了下来，铁国王已经死了。

雷诺神甫走过去给他合上眼。但是，那从来没有垂下过的眼睑又自动抬了起来。大法官又一次把它按下来，但是没有用。人们不得不在眼睛上盖了一块布。这位君主就是这样睁着眼睛进入了永恒。

①原文为拉丁语，见279页注②。这句祈祷文完整的意思是，我把我的灵魂交到您的手中，上帝……。

译 后 记

《铁国王》的作者莫里斯·德吕翁（Maurice Druon 1918—）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曾在高等政治学院学习，1940年毕业于索穆骑兵学校。德国法西斯侵占法国后，他逃往伦敦，加入戴高乐领导的抵抗组织，曾与爱国音乐家约·凯赛夫合力创作《游击队之歌》，在当时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跟随军队，当战地记者。1948年，他的长篇小说《大家族》荣获龚古尔奖。1966年，他又以小说、散文、戏剧等多方面的写作成就获得摩纳哥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72年至1974年，担任法国文化部长。

他的重要长篇小说有《最后的军旅》（1944），《大家族》（1948），《躯体的崩溃》（1950），《地狱中的会晤》（1951）和《被诅咒的国王》等。《铁国王》是《被诅咒的国王》中的第一部。

“铁国王”指的是菲利普第四(1268—1314)，史称美男子菲利普。他在1285年十七岁时登上王位，统治法国，直到1314年。菲利普第四在位的三十年是法国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首先是与英王爱德华第一时常发生磨擦，教皇博尼法斯第八进行干预，遭到法国使臣的污辱，失去了教皇的位置。克莱芒第五得到法国王室支持，被选为教皇，把教廷移至法国的阿维尼翁。接着，1302年佛兰德地区自由民造反，王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乱平息下去，但战争耗尽了国库

的积蓄。菲利普第四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又引起更深刻的阶级斗争和派系倾轧。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屠杀圣殿骑士团的惨案。与此同时，王室私生活的丑事被揭露，也造成了宫廷大乱。

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传下来的一个宗教性的军事组织，当时已成为一股强大的、足以与国王的尊严抗衡的势力。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国王、贵族甚至是教皇的债主。美男子菲利普要建立高度集中的王权，就得铲除这股势力，他也渴望把圣殿骑士团的财产攫夺过来，改变王国财政上的困难处境。于是，制造了一起假案：诬陷圣殿骑士团在巴黎的领袖人物雅克·德·莫莱不敬上帝，不认基督，犯了重罪。国王下令将他逮捕进行审判，并用火刑处死。

莫莱在被烧死之前大声诅咒："国王菲利普，掌玺大臣诺加莱，教皇克莱芒，你们马上就要和我一起去见上帝，我诅咒法兰西王朝，直到第十三代！"系列历史小说《被诅咒的国王》这总名，就是从这个情节得来的。

圣殿骑士团被摧毁以后，王宫里传出了丑闻：国王的两儿媳帷薄不修的秽行被揭露了。

原来菲利普第四有三个儿子，长子路易，娶布戈涅公爵的女儿玛格丽特；次子菲利普，娶马奥伯爵夫人的长女让娜；季子夏尔，娶马奥的次女布朗歇。菲利普第四的女儿伊莎贝尔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第二。玛格丽特和布朗歇与人私通，让娜为她们的私情帮忙，掩护。这些事被伊莎贝尔公主发觉，告诉了父亲。菲利普第四下令将两个奸夫凌迟处死，把三个王妃都监禁起来。

这时，玛格丽特生的女儿是否王家血胤已成疑问；菲利

普第四没有孙辈的直系继承者了。按照法国的习惯，伊莎贝尔的儿子即爱德华第三有权到法国来争王位。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发生的。

圣殿骑士团的大师被烧死后不久，教皇和掌玺大臣先后死亡，国王菲利普第四也得了暴疾，卒于枫丹白露，法国的政治危机更加深刻了。

这部小说公正而又忠实地反映了法国中世纪的这段历史，描写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又是一幅细腻的风俗画，在描绘当时生活的细节方面，都有历史的根据。

小说的语言流畅，生动，微微带着点儿讥讽，表示作者居高临下的史家风度，轻松悦人，不乏风趣。

法国曾用这部小说为蓝本，拍摄了电影和电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相信中国读者一定会象喜爱大仲马的《达达尼昂三部曲》一样，喜爱德吕翁的历史小说。

王晓峰

1986年5月

于北京西郊邮电学院寓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铁国王　《被诅咒的国王》第一部
作者=（法）莫里斯·德吕翁著　王晓峰译
页数=283
SS号=10503969
DX号=
出版日期=1987年10月第1版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